

震泽镇志续稿

震 泽 镇 编
吴江市档案局

广陵书社

编委会

主任：张炳高

副主任：张志远 石 荣

委员：王 怡 朱小松

沈伟荣 周根表

薛治华

主编：王 怡

副主编：俞芹芳

编辑：张 园 徐 铭

点 校：沈春荣 沈昌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震泽镇志续稿 / 震泽镇, 吴江市档案局编. —扬州: 广陵书社, 2009.9

ISBN 978-7-80694-494-3

I. 震… II. ①震… ②吴… III. 乡镇—地方志—吴江市
IV. K295.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7455 号

书 名 震泽镇志续稿
编 者 震泽镇
吴江市档案局
责任编辑 刘 栋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文昌西路双博馆 邮编 225012
<http://www.yzglpub.com> E-mail:yzglss@163.com
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2.5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94-494-3
定 价 40.00 元
(广陵书社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均可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震泽镇是吴江市西部的重镇，是吴江乃至上海通往浙北皖南和江西的大门。

震泽，是古太湖的称谓。“震泽”用于地方名始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湖州刺史张景遵在此设震泽馆。古人对此颇有争议，认为明代卢熊《苏州府志》上说，二十八年将南浔以东划给苏州，则湖州就没有资格在此设馆。也有人提出，湖州天宁寺尊胜陀罗尼经石幢上的落款：“大唐国浙西道湖州乌程澄源乡宜阳里，住平望驿南，弟子芮文琛舍钱五十五贯文造，乾符六年（879年）四月二十五日”，似乎直到公元879年，平望还属于湖州管辖。最后的结论是，卢熊“失考”。其实，用现代人的观点，在非管辖区的临近地方，设类似于当今的接待站、驻在所未尝不可；原籍是湖州，迁居平望也未尝不可。但由此，我们可以知晓，震泽镇存在的历史已经很长，不是志书中所说，是南宋绍兴时为皇畿重地，设了军镇才开始的。慈云古塔的美丽传说：孙权把妹妹孙尚香软禁在震泽，孙太夫人造这座塔，让她登高西望，寄托对刘备的思念之情，塔名“望夫”；宋徽宗赵佶的女儿慈云公主避难到震泽，重建后改为慈云塔。

不论这些传闻是否真实，但毋容置疑的是，震泽镇的历史，震泽镇的文化积淀，是久远、深厚的。

震泽镇历来商贸兴盛，经济繁荣，商业辐射在江浙交界久负盛名。清末民初，辑里干经风靡欧美，茶干、香大头菜远销南洋。至今，蚕桑、缫丝仍是震泽的主导产业。改革开放后，震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新兴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把震泽带向了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旧方志《震泽镇志》刊刻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震泽镇志续稿》眉批下限至民国26年（1937年），这是吴江市内惟一一部将一个地区，在清代及以前封建社会时期的风土民情、社会演变情况，予以完整记载的志书。出版这部志书，是承上启下，是对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也可以使读者对震泽镇的历史有更清晰的认识，为建设震泽更加美好的明天，作出各自的努力和贡献。

祝愿震泽镇在新的征途上更加光辉灿烂。

周志方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标点说明

道光《震泽镇志》由震泽沈眉寿、南浔纪磊纂修。《震泽镇志续稿》由震泽龚希髯执笔，眉批下限至民国 26 年（1937 年），系在木刻本上，按原门类，在后面续写的手稿本。其中，第四至第八卷木刻本缺，为多人的手抄本，并撤去了三幅地图。续志稿约 4.4 万字。

沈眉寿（1797—1846），字子绥，号退甫。注重乡邦文献，重定王蘋的《王著作集》，着力搜辑明末清初天文学家王晓庵的著作，为王晓庵成就的推介发挥了积极作用。

纪磊，字位三，号石斋，湖州府长兴人，工诗。道光十八年（1838 年），在震泽镇藕河周氏设馆授徒。著作颇丰，有《周易消息》、《读易随笔》、《虞氏逸象考正》、《风雨楼文集》等。

龚希髯（？—约 1946），本名应鹏，字季抟，钱塘籍。京师法律学堂专科毕业生，宣统二年（1910 年）部试奖给副榜贡生，以正七品推检官用，曾任法官。民国 19 年（1930 年），与沈秩安、杨剑秋等集资修整康庄别墅。抗战期间，整理《龚氏族谱》。为了编写续稿，特意印了页脊标有“震泽镇志续稿”的十行稿纸。

本次标点以《震泽镇志·续》为底本，木刻版参照

了《纵览吴江·震泽镇志》、吴江图书馆藏《震泽镇志》和《中国地方志集成·震泽镇志》。纵览吴江本与图书馆藏本是同一版本，刊刻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而地方志集成本对个别字作了删除，“震泽镇巡检司所辖全图”中，将十七都的“北窑浜”、“十字”和南麻通往严墓的出境河道删去，应是稍后的刊本。

木刻本《震泽镇志》除列有第十二卷“集文”、第十三卷“集诗”外，还收录了大量的诗文，夹在相关门类中，用双行小字编排。为保持原书的风格，仍用小号字编排，其中的注释采用楷体字，以示区别。

为了清晰区分木刻本和续稿各自的内容，续稿除诗文的作者、题目，与木刻本用同样的字体、字号外，正文、注解一律用仿宋字体，以字号的大小来区别两者。除独立成段外，与木刻本连在一起的续稿，以及对木刻本的眉批和注释，用【】、【眉批：】、【注释：】标出。第十一卷“书目”《古诗选·自序》，注释多，恐夹在中间妨碍阅读，特将注释集中列于文后。

为了便于现在的读者阅读，通假字尽可能采用通行字。除人名、地名、书名外，异体字一律改用规范字。木刻本的“按（语）”均用“按”，只有三处用“案”，一律改成“按”。年号明“弘治”，刻本一律写成“宏治”，统一作了改正。

点校工作得到李廉琛、顾永翔两先生的指点和帮助，谨此表示感谢。

由于续稿是手稿本，许多字不易辨认，标点中一定存在诸多差错，敬请识者指正。

目录

序	1
标点说明	1
启	1
叙	3
序	4
跋	6
原目录	7
凡例	9
续修震泽镇志管见	12
附图	13
卷一	17
沿革	17
乡都畠圩	21
附镇村落	29
卷二	31
道里	31
水	31
物产	38
风俗	41

卷三	51
灾祥	51
卷四	74
公署	74
镇学	78
营汛	83
坊表	84
桥梁	85
古迹	92
卷五	99
园第	99
墓域	109
卷六	115
祠庙	115
卷七	139
寺观	139
卷八	161
职官	161
科举	168
贡生	174
荐辟	177
钦取	178
议叙	179
例仕	180
封赠	182
卷九	185
宦绩	185
儒林	188

孝友	193
节义	195
文苑	199
隐逸	205
艺能	206
卷十	209
列女	209
流寓	231
释道	236
卷十一	240
书目	240
卷十二	287
集文	287
卷十三	320
集诗	320
卷十四	356
杂录	356
卷末	381
刊讹	381

震泽镇志续

里人 沈眉寿 子绥 乌程纪 磊位三 同辑 龚希馨 续

夫芳草生十步之内，忠信存十室之间，古所云尔，今何让焉。至若有作而无述，责在儒生。代远而年湮，宜留信史，此往昔竹帛所以记载，而地方志乘贵乎续纂也。按：吾《震泽镇志》修自前清道光十九年，阅时固迭更世变，存帙且寥若晨星，今若不续，后更无征。况夫水大遭殃，陈迹繇洪杨劫烬；金猪转运，新旗扬汉族光辉。事实既恐就湮，老成亦怆代谢。长兹以往，终古堪虞。且或汾阳之富贵寿考，谁表勋贤；庐陵之道德文章，谁崇乡望。畸行绝艺，谁冠儒林；松节柏操，谁遵女诫。同人等怅触于怀，联翩而起，谨订于甲子夏历月日，假丝业公会开会，集议续修镇志。深冀如磋如切，他山助攻玉之资；庶几纪日纪年，沧海泯遗珠之憾。是为启。

发起人：倪鸿孚、周家圻、周积芹、汤之铭、施肇震
龚应鹏、龚应翔、沈建勋、戴士荣、周积萱

《续志稿》悉依旧志体例，搜自道光朝二十五年起，迄清宣统帝三年九月二日止。见闻有限，未免挂漏，敬请政示。

(一) 事实上有无遗漏或加考证。

(二) 文字上述录有无错误。

有清开国，康乾而后人文为盛，于是各乡土志都有纂述。明代，鼎革节义之士，夙称繁多。故编纂之馀，大笔淋漓，颇为可观。其时，浙之史狱案，及江之《南山集》案。阅时既久，文网亦稍稍宽大，是为一大助也。所嫌者粉饰承平，非趋于风月觞咏，即装点衣冠科第，华夏自大之习，倚赖之性，成为风气。渐至丧师失地，不可收拾。幸我民族复兴，辛亥革命。而清帝亦自知末运，下诏禅让。计廿馀年来，过渡时代所难免。扰之者如军阀割地称雄，议会倒乱不公，政治不上轨道。此为世界各国之常例。今则全国统一，内乱已息，外交转机，再越数年必大有可观。伫看珥笔文坛，发扬我民族进步程度，是意中事尔。民二六年三月，希髯偶书。

吴江古无陆路。自唐苏州刺史王仲舒始壅土为塘，至元时易以石塘，长二千八十丈，凿窦一百卅六。明永乐九年，通政使赵居仁治水东南，始奏收之。

叙

曩余权高邮牧⁽¹⁾，纂志乘，得茅君雩水《甓社馀闻》一书，订讹辨正多取资焉。癸卯冬，来治震泽。甫下车，披阅邑志，则乾隆丙寅岁所修，洎今盖百年焉。余纂邮志，距前修之年，仅三十稔。非茅君之书采访者，已不免文献无征。况百年间，遗老既尽，即散见于简策者，又涣漫无归，搢绅先生，亦不能道之。余深虑一日修志之无可考证也。越旬月，俞少甫学博以沈君子绥所著《震泽镇志》见示。余受而读之，始知沈君穷数年之力，又得乌程纪君互相讨论，故其为书，据事精核，下笔谨严，与茅书名异而实同，皆可以励风俗维人心，匪特备一方掌故也。余又闻沈君积学力行，不求闻达，课里中子弟，循循有礼法，所谓君子为善于乡者耶。异日簿领之暇，苟得与邑中士大夫取是书及《平望志》、《江震人物志》集为一编，如高邮故事，此则余之所愿也。沈君其有以匡我不逮焉。

道光二十四年春二月上丁日，湘乡左辉春序。

[1] “高”原文作“皋”。左辉春，字子仁，号青峙，更名左仁，湖南湘乡人，署震泽县知县。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任高邮知州，主持修《续增高邮州志》。

序

震泽，故乡也。宋绍兴初，始为镇。自宋以来，荒远难稽。虽间有遗迹，若唐张景遵之震泽馆、陆鲁望之震泽别业，已不能尽指其地。故风土人物，必至宋而详。然自宋至今，历年七百，文人之纪述，故老之流传，亦仅十存一二，而前后修邑志者，又以蕞尔偏隅，不复加深考。诚于此，网罗散失，缀辑前闻，以垂信将来，非生斯土者之责与？吾友沈君子绥，笃学好古。自弱冠时，即留意里中文献，思创为镇志，未及成书。道光七年，乌程纪君位三，客授我镇。两人晨夕过从，因相约分纂。自邑志外，博采群书，参以故家谱牒，又时时访残碑，寻废址，怀椠握管，躑躅于荒榛宿莽之间。有获而归，则篝灯编次。每一篇成，辄互相讨论。凡再易寒暑，三易稿，可付胥钞，而纪君别去。今年春，同里周君事贞见之，谋为刊行。于是，沈君竭旬月之力，重加删润，而问序于余。发而读之，自沿革、道里、物产、风俗，以至为表、为传、为杂录、为刊讹，凡分卷十六，列目数十。其搜摭广，其考核精，而其立传之例又简而严。苟事无实征，虽见邑志者必削。苟人无足传，虽其子孙求请，不

以徇。迩者与吾接壤诸镇，若黎里、同川、平望、盛泽，及乌程之南浔，莫不有志。是志出，当翕然称服矣。抑闻世之论者，谓我镇虽小，独以儒术重。盖在昔绍兴时，则有若王著作师、弟；在嘉定时，则有若白鹿书院长沈伯时；在国初时，则有若王寅旭先生；自寅旭先生之后，学者众矣。求其能自拔等夷，希踪曩哲，岂遂无人也。因序是志，为眷焉者久之。

道光二十二年【旁注：癸卯】孟冬月，同里张履书于句容学舍。

跋

余家自桐乡迁震泽镇，已历三世，其风俗固知之稔矣。至欲考其文献，以无志而莫可征也。夫古人不出户而知天下，今生于是乡，而乡之前言往行且茫焉不知，又何论其他。己亥岁，乌程纪君位三馆余家，出其所为《震泽镇志·序》示余，始知沈君子绥与纪君已有创稿，思一睹为快。惟余虽与沈君同里閈，而踪迹殊疏，未敢造次，独心识之不忘。今春特造庐相访，得而读之，乃知鲁望高风尚存遗迹，著作儒教未坠真传。两君于此书，其用力勤，而为功亦良伟矣。于是力怂恿沈君成书。沈君因余言，遂更加删润，精核谨严，殆无遗憾。余固陋，不能以一辞赞，而深幸两君之益我也多，为述其欣赏之意如此。

道光壬寅嘉平月，同里周榦书。

原目录

卷首 凡例 图

卷一 沿革 乡都图圩

卷二 道里 水井泉塘路 物产 风俗

卷三 灾祥 竭赈 平粜

卷四 公署 公所 仓 废署 镇学 义学 营汛 水栅 急递铺 坊表
桥梁 古迹

卷五 园第 墓域 义冢

卷六 祠庙

卷七 寺观

卷八 职官 科第 武科 贡生 荐辟 钦取 议叙 例仕 封
赠

卷九 宦绩 儒林 孝友 节义 文苑 隐逸 艺能

卷十 列女 流寓 释道

卷十一 书目

卷十二 集文

卷十三 集诗

卷十四 杂录

卷末 刊讹

参阅姓氏

乌程 纪庆曾 师泉	乌程 沈登瀛 金坡
同里 沈玉渠 成甫	乌程 孙 燮 吕扬
同邑 俞 岳 子骏	同里 周 桂 仰诜
乌程 丁 桂 子香	同邑 王之佐 翼如
同里 周士爌 守坚	同里 周士炳 文五

分校姓氏

同里 庄 丙 舜珍	同里 沈 钰 坚甫
同里 吴邦燮 立三	归安 章槐生 季侪
长兴 王福昌 景文	同里 宓星灿 景三
同里 徐汝梅 鼎臣	同里 周士耿 介甫
同里 周士煦 志仁	乌程 钮承慤 逊脩
同里 黄 纯 端甫	

捐资姓氏

钦加知州衔震泽县正堂左
师俭堂徐 研华堂周 乃济堂沈 敦善堂徐
奕庆堂程 德星堂陈 宽裕堂龚 雪步村王
乌程纯佑堂沈 长兴大雅堂王 燕翼堂谭 寿康堂童
存敬堂施 致和堂吴 四谓堂程 尚义堂倪

凡例

一、震泽镇旧有吴允夏《志》，而传本绝少。近有沈金渠《备志》，亦未成书。故今惟就府县志，及所见闻者录为若干卷，以备一隅掌故。第学识肤浅，墨漏良多，识者鉴之。

一、震泽镇巡检司所辖，居县之半，详考未能。故今惟就附镇数里以内者志之，东至双杨，西至马赋，南至蠡泽，北至塘白漾。余不泛及。而乡、都、图、圩则全载焉，以备稽核。

一、是编篇次略仿《县志》，先地后人，而稍易其前后。有细目，无大纲。每篇之首不列序、引。义有应发明者，即于凡例中著之。

一、图为志地要务。震泽巡检司所辖方数十里，形势、要害颇具。兹绘全图及附镇水道图、镇图各一，以便循览。

一、凡设官防遏者，谓之镇。震泽镇之设官，始宋南渡，则镇之名应断自宋。而其地即《禹贡》“震泽”地，其得名又先于县，故自虞夏，迄国朝，历详其所属云。

一、震泽水乡，尤以水为重。今特考其源委、分合

次于篇，而以井泉、塘路附焉。

一、风俗大抵一县所同，然亦间有小异，故详列之，以备参考。

一、灾祥亦一县所同，然自《县志》创修以来，历年几百，缺之则无所考证，故自宋元迄明，志其尤者。国朝则备书之，蠲赈、平粜即附见。

一、坊表所以旌善。今自本镇人外，有人非震泽而坊建于此者，亦列之，使不没其实。

一、桥梁以通往来。镇为水乡，所在多有。然率架木者多，并无名目可称，今故列其尤著者，馀不悉载。

一、祠庙悉遵《县志》。凡祀典所载，及镇所应祀者列于前，馀悉附后。

一、寺观例不志女庵。存“守真”一庵，所以重贞节也。

一、职官并无名宦可列，间有事迹可述者，即附著表中。

一、人物自府县志后，或向来府县志所遗者，自应随时增入，然必博考舆论，非确有可据，概不敢滥。其传闻异同者，于旧志稍有增损，非擅删改，亦取其详核而已。

一、封赠所以勤忠而教孝也，《县志》未载，兹特补人。

一、列女。《县志》只载节烈，兹循史例，于节烈外

增孝妇、贤妇。其节烈之已旌、未旌者仍析为二类。

一、流寓。必考其久寓，及生卒于斯者志之。若偶焉托足，或无确据者，概从割爱。或疑范蠡、张志和之类似嫌附会，然地以人传，蠡泽、张墩之名由来已久，兹故录之。

一、书籍。《县志》只存其目，兹仿朱彝尊《经义考》例，注明存佚、未见及已刊、未刊。或其人未经立传者，即于书下注明履历。其有采入四库馆者，恭录钦定《提要》于前。而序文之有相发明者，亦间附录。

一、凡名人诗文，悉依吴江旧志例，并系各条下，使阅者有所考证。疏引虽非碑记可比，然叙其事之缘起，亦足以资考证，兹择其文之雅饬者存之。其有难以分系及投赠、寿挽等作，仍纂入“集文”、“集诗”。

一、《县志》人物，于正传外有“别录”，而旧事、异闻另为编辑。兹则无分人事，总为杂录以附于后。

一、凡府县志所误，及来自传闻异词者，另刊正数条，附卷末。然未敢自信必是，尚俟博雅君子正之。

一、凡篇中引用书目，自石修《府志》、沈修《县志》外，必注明本某书、参某书，全文则竟称某书，庶阅者了然有所参考云。

续修震泽镇志管见

龚希舜

一、志首重体例。体者，学有本原。例者，条分部次井然。乡土志亦然。

一、乡土志为乡土小史，本春秋之旨。以原有名物为经，经过事实为传，证以其他诗文，亦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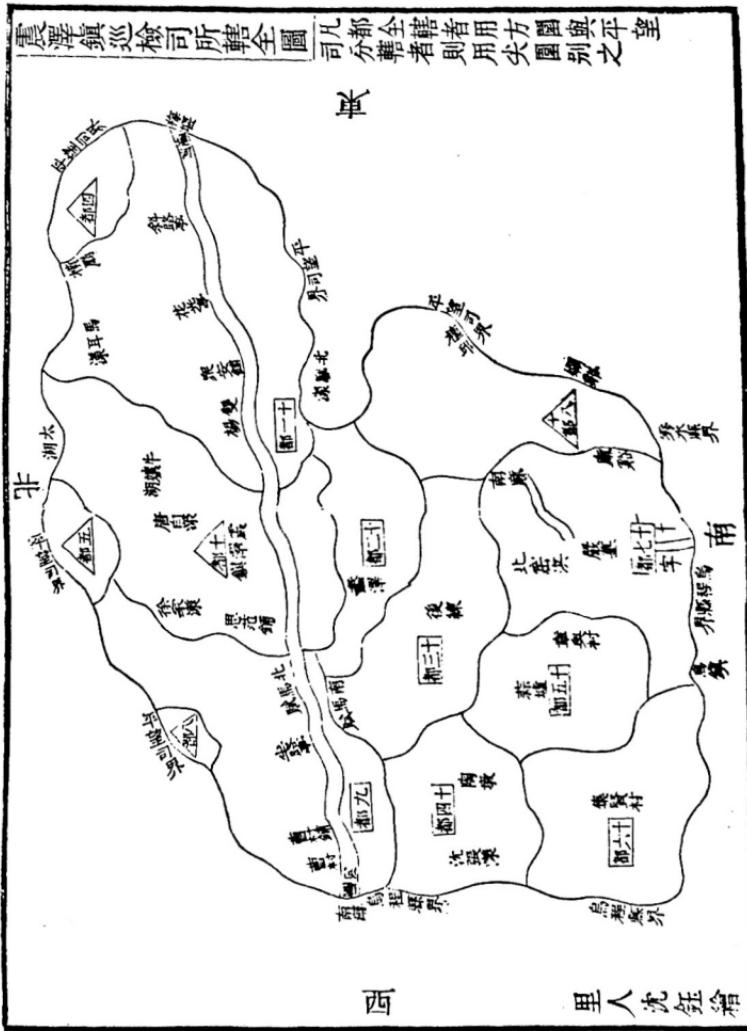
一、诗文附各门后，本范成大《吴郡志》例。乡土志亦可。

一、志非创作，宜酌述旧，不谬创新，恐蹈庄注化书之嫌。章实斋言：“志当递续，不当迭改”，可师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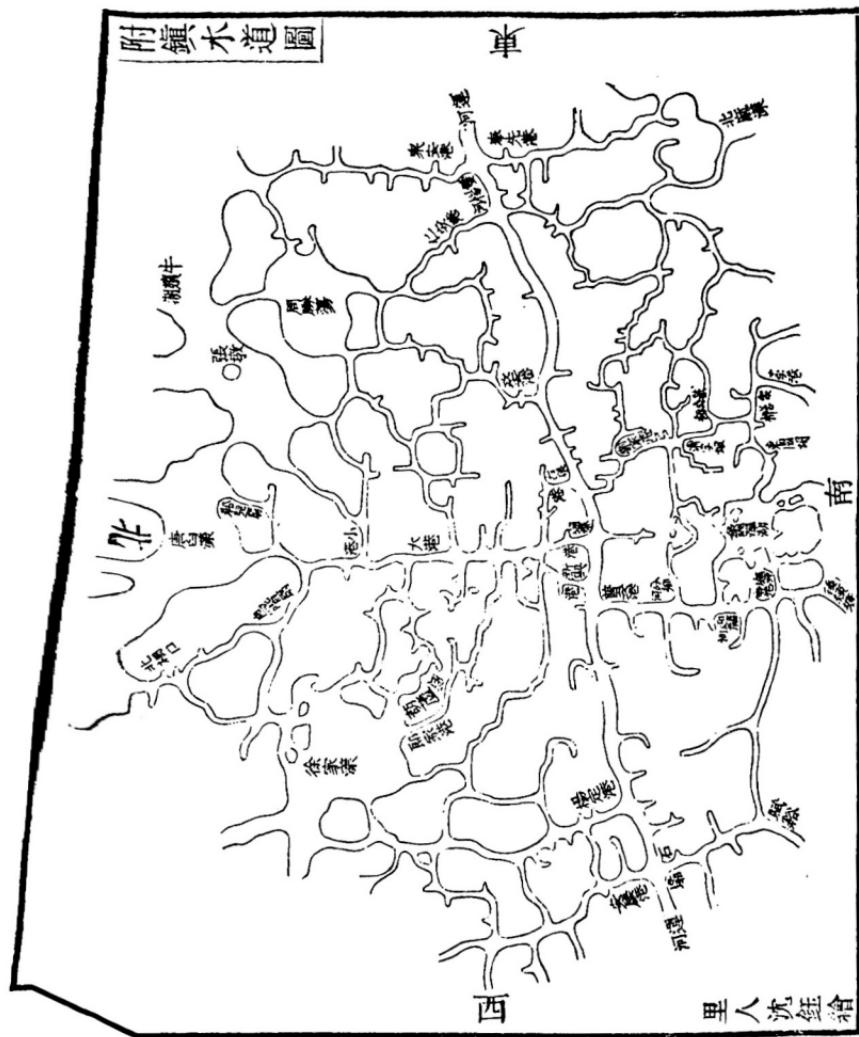
一、有因时势关系而改易名称者，如书院等，改设学堂，可比类附益之。

一、书目中，凡稿已刊行者，序、跋、题辞，可勿赘录。集诗文，凡有关政治、学术、名节散见其他诗文集者，概应搜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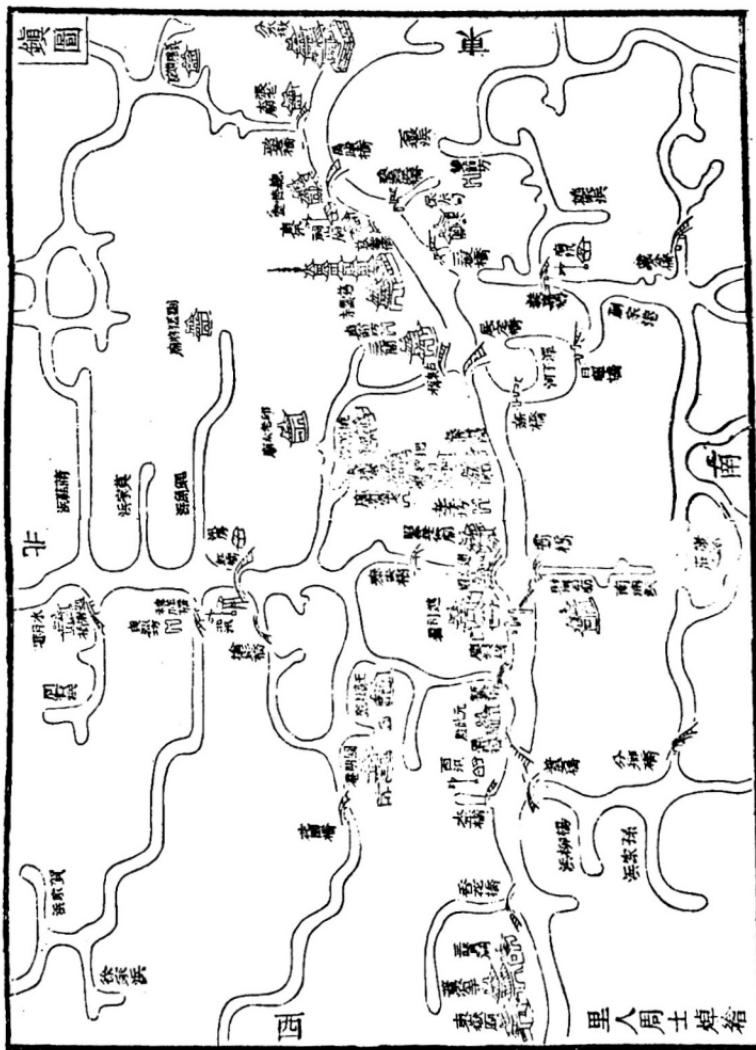
一、续稿悉依旧制体例，搜自道光朝二十五年起，迄宣统帝三年止。纵无璞鼠之嫌，难免续貂之诮，愿就有道正焉。



震泽镇巡检司所辖全图



附镇水道图



镇图

震泽镇志续稿 卷一

里人 沈眉寿 子绥 乌程纪 磊位三 同辑 龚希髯 续

沿革

震泽镇在县治西南九十里，《禹贡》扬州之域，所谓“震泽底定”是也。周曰“具区”，《职方》所谓“扬州其泽薮具区”，《尔雅》所谓“吴越之间有具区”是也。见王锡阐《震泽五湖异同考》。春秋时属吴，后属越，战国时属楚。置菰城，为春申君封邑。秦属乌程县，改菰城置，隶会稽郡。汉因之。高祖六年属荆，十二年属吴。吴废，隶会稽郡。东汉永建四年，隶吴郡。三国属吴。隶吴兴郡。晋太康三年，属东迁县。析乌程之东乡置，仍隶吴兴郡。梁隶震州。隋开皇九年，仍属乌程。并东迁入乌程，隶苏州。仁寿二年隶湖州。大业间，仍隶苏州。唐因之。武德四年隶湖州，天宝元年改吴兴郡。乾元元年复为湖州，仍隶湖州。五代属吴越忠国军。开元二十九年，湖州刺史张景遵即其地设震泽馆，而震泽之名始见于志。宋太平兴国三年，分浔溪以东五十七里属吴江县，乃改属吴江。隶苏州。政和三年，隶平江府。按：卢熊《苏州府志》谓，分浔溪以东乃唐开元二十八年事。然震泽馆之设，在开元二十九年，既分属吴，不应更设馆矣。又《湖州府（李）志》，归安天宁寺尊胜陀罗尼经石幢下，引郑元庆《湖录》云：“断石四，其一题云‘大唐国浙西道湖州乌程澄’。

源乡宜阳里，住平望驿南，弟子芮文琛舍钱五十五贯文造，乾符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故张承吉诗云：“一派吴兴水，西来此驿分”，斯其证矣。如开元时已属吴，不应乾符时尚属乌程矣。又归安县《疆域志》云，归安本乌程所析，故界多距乌程始，东西相距一百六十七里，后割浔溪以东平望官河一带隶吴江，与《乌程志》所载同。归安分县既在太平兴国中，则分浔溪以东非开元事可知矣。《府志》疑误。【眉批：唐宋之间有吴越国，恐境界又有混统。】绍兴初为皇畿近地，设巡检一员以镇之。镇之名自此始。元元贞元年，吴江例升中州。户五万者至十万者为中州，隶平江路。至正十六年，张士诚据之，隶隆平府。十七年，仍隶平江路。明洪武二年仍改县，隶苏州府。而镇属如故。国朝因之。雍正三年，析吴江西偏地置震泽县，仍隶苏州府。遂改属焉。【眉批：民国纪元，并江震二县为一，称吴江。】

国朝·王锡阐《震泽五湖异同考》：《周礼》：“扬州，其泽薮具区，其浸五湖。”具区即《禹贡》之震泽也，五湖即今太湖之菱、莫、贡、胥、游五湖也。或云周五百里，故名五湖；或云稟咸池五车之精，故一湖而五名，皆指太湖也。若以洞庭、彭蠡、太湖、青草、长荡为五湖，则非扬州之五湖矣。一曰泽薮，一曰浸，则具区、震泽固与五湖异矣。郑注：具区、五湖在吴南。贾疏云：吴南，郡名，又以具区、震泽即为五湖。夫泽薮与浸不同，必如贾疏，则一水而故殊其名，且杂陈以疑后之学者。周公之书也，吾不能为公彦解也。【眉批：贾逵，字公彦。】况吴南之为郡名，前此未闻。郑亦只为吴郡之南耳。然五湖实环吴郡西北，惟具区乃在吴南。郑注亦未详明也。《尔雅·十薮》：“吴越之间有具区。”郭璞注：今吴县南太湖，即震泽是也。《尔雅》明以具区为十薮之一，与孟猪、云梦并称，非太湖，明矣。

而郭注浑焉无辨。此其疏误，与贾疏等耳。杨泉《五湖赋》云：“苞吴越之具区。”李颙诗曰：“震泽为何在，今惟太湖浦。”昔人之所称咏，固区以别矣。叶梦得曰：“今平望、八尺、震泽之间，水弥漫而极浅，与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太湖入于海，虽浅而犹弥漫，故积潦暴至，无以泄之，则溢而害田，所以谓之震，犹言三川皆震者。然蒲鱼菱芡之利，人所资者甚广，亦或可堤而为田，是以谓之“泽”。此最核，可释注疏之惑。盖叶氏以可堤而为田者为“泽”，则贾疏解“泽”者非。贾氏谓水希曰“薮”，则郑注解“薮”者非。大约《职方》之“泽薮”，《尔雅》之“泽薮”，皆谓弥漫而极浅者。叶氏之说是也。《禹贡》言震泽而不及五湖者，何也？怀襄之世，水土未分，故独言震泽可兼五湖，况泽浅而易溢，湖广而害稀，治泽犹急于治湖也。底定之后，震泽愈浅，沮洳数十里，故周公谓之“泽薮”，而五湖则别为浸，后渐淤为土田，至今且成沃壤矣。即邑志观之，吴江当江湖之汇，风波漂泊，王荆公所谓“漫漫漫北斗，浩浩浮南极”者也。平望旧临太湖之滨，渺然一波，颜鲁公所谓“际海蒹葭色，终朝兔雁声”者也。今皆奠为民居，广隰平畴，去湖甚远，漠然不知有波涛之险。则震泽之始为洪流，继为泽薮，卒为阡陌，亦其势也。其与五湖，古虽相合，至《职方》所载已判。今欲强指为一，则广陵之扬州可称丹阳，越之会稽可称吴苑乎？【眉批：今南太湖又淤涨为田，不知凡几，离湖更远矣。】考《南史·张彪传》云，为东扬州刺史时，陈伯先已据震泽，将及会稽。若以太湖为震泽，则茫茫巨浸不可言据，且去会稽甚远。盖吴越之间，凡滨太湖而沮洳者，皆得名震泽。自唐以后，生聚既繁，地利益辟，而震泽之旧不复可考。然则今日吴江一邑，正当吴越之交，厥壤疏决，可堤为田者所在皆是。震泽虽小市，不足当“底定”之全，而其遗迹犹可想见，则《禹贡》之“震泽”，《职方》、《尔雅》之“具区”，当在此，不在彼。而谓即“五湖”者，盖臆说也。朱鹤龄《震泽

太湖辨》：《禹贡》“震泽底定”，《孔氏传》“震泽，吴南太湖名”，孔颖达《正义》因之云：“徐州浸薮皆异，惟扬州浸薮同处”，论其水谓之“浸”，指其泽谓之“薮”。《周礼·职方氏》扬州“泽薮”曰“具区”，“浸”曰“五湖”。郑氏注：具区、五湖在吴南。《尔雅·十薮》：吴越之间有具区。郭璞亦因仍旧说。以余详考，“具区”为《禹贡》“震泽”。班固《地志》得之古文，无可疑。孔氏、郑氏所云“在吴南”者，是也。但以为即“五湖”，则其说不然。按《风俗通》云，水草交厝曰“泽”；又云，“薮厚也，有草木鱼鳖，厚养人也”。《周礼》凡言“薮”者，皆人可资之以为利，故曰“薮以富得民，而浸则但为水之渊渟”而已。如颖达所云，则一水，而故殊其名，于义何取乎？诸州皆有泽薮，不应扬州水国反独无之，而与浸同处。况孔、郑所云“吴南”者，谓吴县治之南也。吴县治之南为今吴江至嘉兴一带，禹时具区当于其地求之。若五湖乃今太湖，自环吴郡之西北，岂可合之为一哉？石林叶氏梦得曰：“今平望、八尺、震泽之间，水弥漫而极浅，与太湖相接，而非太湖。”惟浅而弥漫，故积潦暴至，无以泄之，则溢而害田，所以谓之“震”。然蒲鱼菱芡之利，人所资者甚广，亦可堤而为田，与太湖异，所以谓之“泽薮”。他州之泽无水暴至之患，则一名而已。具区与三江通塞为利害，故二名以别之。《禹贡》方以既定为义，是以言震泽，而不言具区也。斯言也，可以释孔、郑之惑，而折其角矣。然则《禹贡》之不及“五湖”何与？曰“怀襄未平，三吴一壑，湖水西来氾溢，则泽水奔腾震荡，陂障难施，且下夺松江入海之路”，经书“震泽底定”，而五湖之治，从可知矣。况松江为太湖下流，上云“三江既入”，则上流之治自见，不必复出“五湖”，此固史臣书法也。然则震泽何源，曰：《山海经》云，“浮玉之山，北望具区，苕水出乎其阴”。后人既以具区为太湖，遂谓湖水发源天目。然古时，大江之水直注太湖，其西北上源有宣歙、金

陵诸水，由荆溪、百渎以入焉。其西南则纳苕、霅七十二溪之水。具区之源当亦来自苕水，而浅而易溢，与太湖相为盈缩，所以其害甚大。自底定之后，泽水可陂，沮洳十百里，民仰其利，故《尔雅》谓之“薮”，《职方》谓之“泽薮”。而五湖则别之曰“浸”。迨乎日久填淤，生殖日繁，渐成沃壤。汉以后，诸儒求其地而不得，遂合五湖而一之。颖达又曲为之说。岂知三代以前，固有泽、浸之不同也哉？吾意今吴越之交，凡滨湖而沃衍者，皆古震泽地。特世代荒远，川隰更移，其故迹不可详耳，抑非独此也。《尔雅·周礼》所载“泽薮”，如冀州之阳纡，并州之昭馀，祁、幽州之溪养，衮州之大野，荆州之云梦，青州之望诸，晋之大陵，郑之圃田，周之焦获，今皆变为原隰，不能定其所在。盖川浸通流终古不改，泽薮潴水最易淀淤，历数千年而湮没不可考，无足怪者。奚独于具区而不然邪？然则扬州薮、浸之非一处，章章矣。近吾友王子寅旭有论，亦持叶氏之说，而其义未尽，余故详著之。【眉批：今近在江城之庞山湖，首都建设委员会已开办农田灌溉场，将来潴薮之处变为原隰，亦所难免。】

钟鼎《荻塘棹歌》（摘录）：一变桑田震泽枯，职方留取古舆图。诸儒不是扬州产，漫道具区即五湖。浙水西头路旧谙，阿谁半翦入江南。太平兴国三年后，吴会分疆极乐庵。

乡都畧圩

震泽镇巡检司所辖○此本《县志》。从万历时，吴江县知县霍维华《履亩清册》所定。而国朝康熙五年，吴江县知县刘定国所编《鱼鳞清册》附注于下，以“今”字别之。

乡	都	嵒	圩
范隅上乡 领全都一、不全 都四。震泽司 辖不全都一。	四都 领嵒 二十。震 泽司 辖 二。	十四嵒 今十四都六 嵒 领圩六	爌、眠盘、烛、西房、炳、基 举
澄源上乡 领全都二，不全 都二。震泽司 辖全都一、不全 都一。	十二都 领 嵒五。 十八都 领全 嵒十一， 不全 嵒 三。震泽 司 辖全 嵒八。	一嵒 今十四都十八嵒 领圩三 二嵒 今二十都六嵒 领圩二 三嵒 今十八都八嵒 领圩五 四嵒 今二十五都七嵒 领圩三 五嵒 今九都十一嵒 领圩二 十嵒 今二十五都九嵒 领圩四 十二嵒 今十七都 十五嵒 领圩五 十四嵒 今二十都 十一嵒 领圩五 十五嵒 今十七都 十六嵒 领圩五 十六嵒 今十七都 十七嵒 领圩二 十七嵒 今二十都五 嵒 领圩二 十八嵒 今十七都 十八嵒 领圩四 十九嵒 今二十都 十二嵒 领圩一	南扶、北扶、亢 微、弱 济、须、为、匡、仁 雅、汉、角 曲、合 斗、省、尾、逼 耻、物、林、勉、疏 房、建、组、烟、两 皋、机、辰、抗、幸 观、率 北黠、延 南黠、涉、稷、琴瑟 女
澄源下乡 领都五。	十三都 领 嵒十五。	一嵒 今十四都十九嵒 领圩四 二嵒 今十四都二十嵒 领圩二 三嵒 今二十五都四嵒 领圩二	精、银、阜、公 周、旦 河、熟

	四畠 今十四都二十一 畠领圩二	结、发
	五畠 今十七都一畠 领圩四	最、军无 今无无字、寒、及
	六畠 今十五都三畠 领圩二	天、西
	七畠 今十四都二十二 畠领圩四	盈、丹、清、字
	八畠 今十七都二畠 领圩二	西惠、东惠
	九畠 今十七都三畠 领圩四	更、楚、辰、约
	十畠 今十七都四畠 领圩四	土、践、密、霸
	十一畠 今十七都五 畠领圩四	阳、弊、体、又会
	十二畠 今十四都 二十三畠领圩四	扱、立、艾、物
	十三畠 今十四都 二十四畠领圩二	晋、靡 今作糜
	十四畠 今十八都七 畠领圩六	起、刑、颇、牧、南无、北无
	十五畠 今十七都六 畠领圩三	低、会、亢
十四都 领 畠十。其 第十畠旧 不领圩。	一畠 今十九都一畠 领圩三	灭、途、扱
	二畠 今十七都十九 畠领圩三	富、角、横
	三畠 今十九都二畠 领圩二	西魏、史
	四畠 今十七都七畠 领圩二	士、困
	五畠 今十七都二十 畠领圩一	东魏
	六畠 今十九都三畠 领圩一	假
	七畠 今十七都九畠 领圩三	良、虢、盛

		八畠 今十七都八畠 领圩四	武、多、效、过
		九畠 今十九都五畠 领圩三	实、黄、男
	十五都 领畠十四。 其第四畠旧不领圩。	一畠 今十七都十畠 领圩三	久、驰、田
		二畠 今十七都十一畠 领圩三	赤、鸡、中角
		三畠 今十七都十二畠 领圩六	天、南严、绵、竭、料、地
		五畠 今二十五都八畠 领圩二	城东、城西
		六畠 今十七都二十一 畠 领圩二	庭、东昆
		七畠 今十九都四畠 领圩三	南鸟、宜、北鸟
		八畠 今十一都十七畠 领圩三	南石、北岩、远
		九畠 今十七都二十二 畠 领圩一	冥
		十畠 今十九都六畠 领圩三	兹、农、杳
		十一畠 今十七都 二十三畠 领圩三	南旷、北旷、巨
		十二畠 今十七都 二十四畠 领圩三	庄、野、无
		十三畠 今十八都九 畠 领圩二	北石、西昆
		十四畠 今十八都十 畠 领圩二	西角、洞
	十六都 领畠十二。 其第七畠旧不领圩。	一畠 今二十五都一畠 领圩三	北柰、我、南
		二畠 今二十五都二畠 领圩二	子、南文
		三畠 今十八都十一畠 领圩二	本、西无
		四畠 今二十五都三畠 领圩四	色、淑、料、戴

	五畠 今十一都十八畠 领圩三	南官、北官、岳
	六畠 今十八都一畠 领圩四	又文、北文、秦、绍
	八畠 今十八都二畠 领圩三	郡、粒、南柰【郡粒、南柰】
	九畠 今十八都三畠 领圩三	光、主、北【光、主】
	十畠 今十八都四畠 领圩四	周、柏、夜、角
	十一畠 今十八都五 畠 领圩四	訾、霜、雁、赛
	十二畠 今十八都六 畠 领圩二	金、珍
十七都 领 畠十八。	一畠 今二十都一畠 领圩四	宇、贡、增、南鱼
	二畠 今十九都七畠 领圩四	奔、蒋、南柏、北柏
	三畠 今二十都二畠 领圩三	精、宣、无
	四畠 今十三畠 领圩 五	黍、艺、抽、招、药
	五畠 今二十都七畠 领圩三	寻、奏、累
	六畠 今十四畠 领圩 五	东欢、圆、戚、忻、吉
	七畠 今二十都八畠 领圩三	东甲、孟、熟
	八畠 今十九都八畠 领圩三	周、东迹、西迹
	九畠 今十九都九畠 领圩一	沙
	十畠 今十九都十畠 领圩二	威、漠
	十一畠 今十九都 十一畠 领圩二	南忠、北忠
	十二畠 今二十一都 六畠 领圩二	黜、机

		十三畧 今二十都三 畧 领圩三	史、越、北鱼
		十四畧 今十九都 十二畧 领圩五	馀沈、的、西欢、北禹、何
		十五畧 今二十都四 畧 领圩四	东亭、西亭、南禹、角
		十六畧 今二十都九 畧 领圩二。	轲、北城
		十七畧 今二十都十 畧 领圩二	西甲、北角
		十八畧 今二十三都 六畧 领圩三	零、西乘、直
震泽乡领都七。 震泽司辖全都 二、不全都三。	五都 领畧 二十二。 震泽司 辖三。	十八畧 今十一都 十四畧 领圩十三	始烟、斗亢、南炷、外河潜、 姜俄、楓场、西南俄、外煙、 炬俄炬今作炬、虹炬、虹、 南俄、煙
		二十一畧 今十一都 十五畧 领圩九	重、宙、女、东淡、耀、泗、 鱗浴、下潜、西淡
		二十二畧 今十一都 十六畧 领圩七	东潜、西潜、中潜、艺、东 师、西师、煌
	八都 领畧 十四。 震泽司 辖一。	七畧 今九都十二畧 领圩二	频、底 今作大底
	九都 领畧 十二。	一畧 今同 领圩二	永、跃
		二畧 今同 领圩二	新、晦
		三畧 今七畧 领圩三	磨、矩、熟
		四畧 今三畧 领圩二	虽 今作绥、房
		五畧 今八畧 领圩一	吉
		六畧 今九畧 领圩三	义、短、稳
		七畧 今十畧 领圩四	浮、引、燧、邵
		八畧 今十二都九畧 领圩四	元、小干、小基、大基
		九畧 今四畧 领圩二	树、大干
		十畧 今五畧 领圩五	施、环、童、璇、南小珍
		十一畧 今八都二畧 领圩五	大珍、东小珍、北小珍、获 珍、尔

		十二畠 今六畠 领圩四	珠、亢、角、爚
十都 领畠二十。其第二十畠旧不领圩。震泽司辖十八。	一畠 今十二都八畠 领圩六	烽、无、稔、小南扶、小扶、大南扶	
	二畠 今十一都十三畠 领圩八	西斗亢、东长、大成、虹炷、小成、小斗、潘乡坝、和尚	
	三畠 今十九畠 领圩六	小合、北塍角、大合、南洲、城角西斗亢、安塍坝	
	四畠 今十三都一畠 领圩五	龟、大斗亢、南斗亢、西角、东付	
	五畠 今十三都七畠 领圩四	凉角、西长、天、新添	
	六畠 今十三都二畠 领圩九	执、娜、东炊 今炊作欢、北凉、归、隆、民、凉、彭	
	八畠 今十三都八畠 领圩三	仰、领、焯	
	九畠 今十三都九畠 领圩三	城角、愿、西付	
	十畠 今二十畠 领圩四	特、大亢、草荡中浮、接	
	十一畠 今二十一畠 领圩一	驴	
	十二畠 今二十二畠 领圩五	浴东南扇、浴东北扇、浴西南扇、浴西北扇、庙拂	
	十三畠 今十三都十畠 领圩三	束、排、镇西	
	十四畠 今十三都三畠 领圩一	廊	
	十五畠 今十三都四畠 领圩二	镇中、镇北	
	十六畠 今十三都十一畠 领圩三	带、宾、步	
	十七畠 今十三都五畠 领圩一	想	
	十八畠 今二十三畠 领圩二	镇东、庄	
	十九畠 今十二都八畠 领圩二	义斗、斗义	

十一都领畜 二十三。 其二十三 畜旧不领 圩。	一畠 今十四都十三畠 领圩三	骡上、骡中、骡下
	二畠 今十四都十四畠 领圩四	收、较、娟、奉先
	三畠 今十九畠 领圩 三	盗南、吊、轸
	四畠 今十四都十五畠 领圩三	盗北、上灯、盗揩
	五畠 今十四都十六畠 领圩四	城、天、浦、燠
	六畠 今二十畠 领圩 四	煎、秋、骧、芒
	七畠 今十三都十二畠 领圩三	攘、燁、小泽
	八畠 今七畠 领圩三	阶、漾、大泽
	九畠 今十三都六畠 领圩二	跃、焯
	十畠 今八畠 领圩四	希、食、小美、获
	十一畠 今二十一畠 领圩三	大美、殊、获
	十二畠 今二十二畠 领圩四	北亢、斩 乾隆二年知县沈运 泰改称召和、月、岬
	十三畠 今二十三畠 领圩五	角、粉、岬玉、心、庙
	十四畠 今十四都一 畠领圩四	磷 今作磷、旺、福、东小美
	十五畠 今十四都二 畠领圩四	上撩、房、底、利
	十六畠 今九畠 领圩 八	盈上扇、盈中扇、盈下扇、 俗、下撩、叠、叠脚、壁
	十七畠 今十畠 领圩 六	并、下灯、宿、大扶、小扶、 丹扶
	十八畠 今十四都 十七畠 领圩六	东斗、西斗、荣斗、丹斗、 南斗、燠
	十九畠 今十四都三 畠领圩九	南基斗、东斗北揩、小宿、 东斗、西基南揩、东斗东西 揩、西基下脚、千、千日

		二十畠 今二十四畠 领圩六	神仙斗、宿、小荣民、荣升、 小荣、大荣
		二十一畠 今十四都 四畠 领圩四	小基、北际、小基斗、西基
		二十二畠 今十四都 五畠 领圩五	大日、月湾、东基、基日、 小日

附镇村落

在镇东，曰张家浜、曰南庄浜、曰仁安港、曰小港、
曰南浜、曰双杨村；

在镇西，曰小孙浜、曰陶家浜、曰南马赋、曰北马
赋；

在镇南，曰济字坝、曰官子坝、曰徐家浜、曰独圩
墩、曰蠡泽；

在镇北，曰鲤鱼浜、曰莫家浜、曰蒲鞋浜、曰穆祥桥
河、曰周耆浜、曰大港、曰小港、曰庙拂浜、曰麻波扇、
曰鸟嗜扇、曰计家坝、曰船儿扇、曰北栅口；

在镇东南，曰蒯家港、曰计家湾、曰姚家浜、曰石墩
浜、曰北周埭、曰茄麻堰、曰张千坝、曰范家坝、曰豆淇
浜、曰蒋家浜、曰石柏桥、曰茶匙头、曰庞家埭、曰拉缺
浜、曰北洞、曰徐家埭、曰山茶花；

在镇东北，曰黄家庄、曰谢庄浜、曰西黄浜、曰乌鹊
浜、曰萝卜兜、曰漆匠港、曰箬帽港、曰枫林湾、曰网船
潭、曰连珠浜、曰藕池湾、曰蓬檣汇、曰苑花庄、曰何家
桥、曰贾家桥；

在镇西南，曰杨柳浜、曰孙家浜、曰梅家浜、曰朱家

浜、曰长浜；

在镇西北，曰后浜、曰花园桥、曰砻糠桥、曰孔家桥、曰李家浜、曰张家桥、曰青鱼扇、曰施家湾、曰计横港、曰箬帽桥、曰绿葭庄、曰徐家浜、曰贺家浜、曰郎家港、曰十都村、曰史家浜、曰葫芦泾、曰西潘、曰潘祥桥、曰苍葭汇。

清丈附同治八年起，迄十一年止。

龚树纬《潜庐笔记》：按，清粮必先清田，清田必先清丈。慨自庚申乱后，民间田单大半遗失。乱平，清田为难。当时，督董俞正威等，将清田、清丈、给单收费办法，妥议章程呈县去后，旋奉设局办理。而震泽主其事者，为先叔讳福祺莲塘公。以原有丘领户、户领丘办法，尚未能彻底清晰，而泯争端。乃首创圩圩起墐，墐墐起号之议，盖一圩之内，如不分墐，易浑淆也。一墐之内，如不编号，易凌乱也。自此议行，条分缕晰，~~纤~~悉无误，乡间纠纷胥泯。故当日言清丈者，首推震泽。

震泽镇志续稿 卷二

里人沈眉寿子绥 乌程纪磊位三同辑 龚希髯续

道里

镇南北广三里，自蒯家桥至虹桥。东西袤五里，自政安桥至普济寺。东至平望镇四十二里，西至浙江乌程县南浔镇界十二里，南至乌程县乌镇界五十四里，北至太湖口十八里，东北至府治一百二十里，至县治九十里。

水 井泉 塘路

震泽河，即运河。国朝嘉庆十三年，知县黄翼堂、巡检郭湧浚。河源于湖州之天目山，由荻塘，经乌程之南浔镇东一里，入震泽界。水东北流三里，至曹村驷马桥；又东五里，至蠡思桥；又东二里，至安庆桥。南流，由石坝入赋溪。其北流，由安庆、杨定二港，潴为徐家漾。自安庆桥，又东三里，至思范桥。南流，由普安港会赋溪之水于分乡桥，东流，合蠡泽湖来水，复由蒯家港北流入河，为镇南关钥。自思范桥，又东五里至政安桥，又东五里入双杨河。其北流，由新兴、通泰二桥，行三里至大港。徐家漾之水，西自郎家港、葫芦泾来会。

其折而东南流者，复自古泉、政安二港入河，为镇北关钥。自大港，又北一里至小港东，渚为牛娘湖。又北三里，至船儿扇，渚为唐白漾。又北十里入太湖。

元·王原杰《震泽道中》：村市萧条数十家，扁舟夜泊傍芦花。江空岁晚归心切，水远山长去路赊。带水野田鸣落雁，连云烟树绕昏鸦。劳生徒负灯窗志，只合西园学种瓜。明·王云《和友〈游震泽〉》：震泽来游日已曛，漫看归鸟宿荆榛。舟航笑坐无贤主，鸡黍空闻有丈人。绿树阴阴聊映月，清波漠漠自通津。巍然塔耸溪边寺，欲觅高僧话所因。周应愿《震泽道中》：雪霁寒逾峻，溪回道始长。圮垣千祀柏，荒市几家桑。鹤鹤云为路，鱼虾水是乡。月明何处笛，吹落满天霜。郭谏臣《晚泊震泽》：宴罢司空宅，舟回笠泽滨。霞明鸡误晓，沙白鹭迷津。虾菜湖乡味，羊裘客路贫。蓬窗闲立久，月色正宜人。国朝·潘柽章《震泽道中》：官道花仍发，轻桡动已前。方中晴日丽，不正布帆悬。沙暖眠凫稳，云斜掠燕连。避人踪迹近，烟树引平川。温棐忱《过震泽》：泛泛一孤舟，风光烂不收。绿杨藏小市，红杏傍高楼。有客歌匏叶，无人挈酒筭。网罗随处有，应不到沙鸥。凌树屏《至震泽暑甚》：偶思钓鲈去，片席趁宵氛。自倚乌皮榜，其如豹脚蚊。风纤难起水，月昃漫流云。未便捐团扇，驱招赖尔勤。程世泽《和汪谦谷〈震泽道中〉》：苔青溪流接，甘泉试汲炊。蒹葭含绿意，杨柳漾青丝。鸭自天随养，花从少伯移。渔舟声欸乃，似向客催诗。袁景辂《震泽道中》：片帆斜挂晓霜清，路出浔南客思生。寺报午钟曾寄食，向曾借榻应天山房。市酣秋酿旧知名。前村木脱鸦巢露，野渚芦荒蟹簖横。计取江城须止宿，虹桥月色早关情。

双杨河，一名柳塘河，在镇东五里。会南来北麻漾之水，东行二十八里，入莺脰湖。其北流，由仁安、众安

二港，潴为周胜荡，入牛娘湖。

明·史鑑《双杨夜泊》：冉冉西日下，悠悠归路迷。聊将一棹舣，暂入双杨栖。断云微露月，中夜独闻鸡。林僧笑相指，前度此留题。崔澄《和史西村〈宿双杨村〉韵》：暮入双杨路，村深野雾迷。迎人一犬吠，争树乱鸦栖。影漏邻船火，梦惊遥店鸡。明朝醒病酒，犹自改前题。国朝·殳丹生《柳塘词》：水泊长天烟树低，吴淞直下遁村西。渔舟沽酒唱歌去，十里青青叶未齐。徐崧《柳塘月夜偶成》：东林月出映溪流，贾客船稀草店幽。牧雨犁云村外陇，买鱼沽酒市边楼。柴门明灭波光动，碧浪依微树影浮。何处散人饶野兴，数声横笛起高秋。沈德馨《柳塘春泛》：柳痕如雾复如烟，画出芳塘欲暮天。望远目穷飞鸟外，惜春心在落花前。禹王庙畔潮初长，范蠡湖头月正圆。夜静沧江足清兴，不妨更泛米家船。【释智潮《柳塘》：大堤杨柳拂晴烟，尽日春风送客航。不断王孙芳草路，绿阴莺啭艳阳天。见《县志》。镇志“释道”门载有“著《归来堂诗稿》行世”。】

赋溪在镇西南三里。北受荻塘之水，东流三里，至应天寺。由迎福桥北流，与普安港来水会于分乡桥。其东流，与后练塘来水合，潴为蠡泽湖。【眉批：石坝。】

蠡泽湖详“古迹”。在镇南三里。西南受赋溪、后练塘诸水，东行五里入北麻漾。其北流，与分乡桥来水合，由蒯家港入震泽河。

明·钮仲玉《月夜泛蠡泽怀谢九》：石壁翻残照，芙蓉明素秋。不忘康乐兴，故作子长游。树绕龙池月，云移蠡泽洲。回桡乘一醉，中夜发吴讴。国朝·沈金渠《过蠡泽》：数里南塘路，名因少伯称。溪来先见艇，寺近屡逢僧。龙每神潭蜕，狐还佛榻升。钓台遗址在，斜照挂渔罾。【张履《晓过蠡泽》：晨光树冥冥，白敛清溪雾。微漪活水华，小沚立沙鹭。

禅关忆远公，长此住无住。鸦轧一舟移，遥和呗声度。】

徐家漾在镇西北三里。西南受荻塘之水，东由郎家港、葫芦泾，与震泽河之水会于大港。其北流，由鸟嗜扇、北栅口诸港，潴为唐白漾。又北十里，入太湖。

牛娘湖，一名长漾，在镇东北五里。西南受震泽、双杨诸水，东北流为马耳漾，为翁周漾。又北十里，入太湖。

明·王培恒《舟回长漾遇雨》：短艇孤蓬归思偏，一湖疏雨称吟肩。水村拥雾迷还见，沙渚横云断复连。岂为濯缨妨鹭浴，漫因击楫起鸥眠。渔翁独少风波畏，犹著蓑衣钓碧烟。国朝·徐崧《长漾晓发》：十里烟波几点星，一身残梦暗扬舲。鸡鸣始觉前村曙，两两渔家桔树青。又《晚过长漾望张墩》：蒲帆横渡带遥岑，落日浮光几万寻。却怪盈盈西望远，菁葱一点出波心。○不是仙坛是道场，一竿风雨钓牛娘。自从抱璞莲亡后，闲煞龙池曲录床。【眉批：曲录床，禅床。】吴祖修《牛娘湖打鱼词》：渔郎十五能荡桨，渔女十三能结网。忽闻打鱼牛娘湖，与郎一心同鼓掌。○南船逆风来复缓，北船乘风急如箭。一时齐集澄潭中，两两鸣榔撒网牵。【眉批：榔，击船之木。】张萼《牛娘湖晚眺》：落日湖烟净，高天转沉寥。桥横危岸仄，波映晚山遥。曲水倚孤楫，荒村归暮樵。要寻浮玉去，无数荻花飘。【眉批：周雄声，名家仁，自号牛娘湖畔一书生，有《孤赏斋诗稿》，待搜集。】周白《牛娘湖即景》：牛娘湖住卅年过，领略湖干风物多。好把春秋冬夏景，吟成诗当竹枝歌。○明湖如镜晓天开，三五渔舟簇一堆。要把鱼儿惊入网，鸣榔声里走轻雷。○罱泥拈草趁春晴，沿岸家家为壅耕。叉手交竿人独立，不帆不楫一舟横。○轻舠泛泛逐凫浮，我替舟中人代愁。三月春风狂似虎，一湖碧浪大于牛。○熊熊夏日眩人睛，水底金盘分外明。

顷刻片云头上黑，半湖阴晦半湖晴。○风定雨馀月未升，夜阑无赖小楼登。
开窗指与小儿女，白是天星红是灯。○天欲晴时山爽峻，天欲雨处山模糊。
侬家要识阴晴易，但启窗看山有无。○远景收来别样幽，天然图画此凝眸。
平湖如掌明似鉴，寸许人儿尺许舟。○天高风急响萧萧，两岸秋生景物凋。
夜月芦花浑是白，数声雁唳欲魂销。○雪封汉港水粼粼，一白无天四绝人。
我欲持竿摇桨去，孤舟蓑笠钓前津。○岁朝无税快扬舲，贾舶纷如织不停。
时见连帆高下白，往来遮断远山青。○日饮牛娘湖中水，夜卧牛娘湖里船。
老渔世世湖心住，捕一年鱼过一年。

五泉在古泉桥下。

桃源洞泉在定轩，今湮。【眉批：泉源或出自太湖，故讹传为此洞通太湖。】

七井在慈云寺。详“杂录”。

义井在文武宫前。宋嘉熙四年，里人朱念五建。

国朝·沈金渠《古井》：窣堵聳慈云，其旁列井七。【眉批：窣堵，佛家图名。】岁久堙息壤，土人难尽识。【旁注：上咏七井。】灵秀钟象纬，辉光烛辅弼。【眉批：象纬，指井宿也，星在三台星侧。旁注：转入义井。】巍然辟琳宇，春风旧里北。当阶芝草秀，玉醴忽喷溢。搜剔得古甃，下瞰蛟龙窟。扪藓识漏痕，字半土花蚀。可读十有五，虹采蟠郁律。【眉批：郁律，烟上升貌。】大书宋嘉熙，某年某月日。朱氏号念五，建造义井一。其文质而详，宛出史臣笔。时当理宗朝，金人迭枋国。【眉批：借宋嘉熙，写出义字，慨乎言之。】伊岂无清流，何异渫不食。醴泉走宰相，瓶羸汔未繙。慕义乃片土，勿幕筮元吉。【眉批：井勿幕，见《易经》。】忽忽六百载，改井复改邑。水德聿灵长，真源讵终塞。奎躔井宿连，煜爚拱辰极。受福迈千秋，永永食旧德。不数梵王家，日夕军持汲。周桢《古井》：一

泓古井已千年，不信嘉熙尚有钱。时里人因建文武宫，掘井旁地，得嘉熙钱数十。南渡园陵何处所，玉栏犹自水涓涓。【方廷楠《一穗轩诗钞·古井》：碧井古风遗，道侧堙曾未。想见嘉熙人，甘饮南宋味。朱姓廿五名，泐名永沾溉。何当淘汰之，重吐潜龙气。】

荻塘以地多芦荻，故名。东自平望，西至南浔，五十三里，镇在其中。始筑无考。唐贞观中，湖州刺史于頔修，故又名頔塘。【眉批：按《南浔志》，贞元时，刺史于頔重筑，又曰頔塘。汪志。按，《震泽镇志》作贞观中，误。】宋庆历二年，转运使徐蘋修。西至湖州九十里。治平三年，权知吴江县孙觉修。宣和后，坏。元至顺元年，知州《县志》作知县，误。详“刊讹”。孙伯恭修。明永乐初，通政使赵居仁修。国朝雍正中，重修。自东汎至政安桥。里人张姬篆记。【眉批：民国纪元九年，自镇至浔十二里，里人施子英、吴兴庞莱臣修筑石塘。有碑记，费树蔚撰。】

国朝·张姬篆《石塘记》：我镇东汎运河之北堤，东迄张湾桥，广延百丈有奇，东西行者肩相摩踵相接也。堤绕而南，漕艘至此，值北风飘折，则以绠系犁，锲犁于堤以挽舟。既则递锲其犁以行，弗恤堤之如啮如锯也。阴雨经旬，崎岖泞淖，隆者锐其上，窊者汨其下，黄童白叟颠踣号呼，见者心怛之，莫一筹展也。里之某君慨然任其事，集议分募，鸠工庀材，为联巨石以甃焉。若鳞之次，若栉之比，焕然坦途矣。由斯堤者，啧啧诵其功，盖万口如一云。既又念堤不可复施犁，如漕运之屈于风，何也？量越数武，植石为楹，俾得挽绠于楹以代犁，可谓周且密矣。先儒有言，存心利物于人，必有所济。夫利在一二人，或数十人，皆谓之利物，所及犹有限也。由斯堤者，日不知其几，所利可更仆数乎？是役也，诸君既已任

其劳，又捐资以倡之，其和而输者，勒石以表之。所谓己乐为善，而不没人之善者，君子之行也。抑予更有望焉。有其开之，不可无以继之。今之焕然坦途者，历年久远，或圮而倾，未可知也。后之人，其亦若某君之志乎，从而修之，且踵事而增华，则斯堤之利人无涯。而创始与继美者之功，亦与无涯矣。故乐为之记，以告来者。

唐·释皎然《同颜真卿送李侍御萼，赋得荻塘路》：落日车遥遥，客心在归路。细草暗回塘，春泉萦古渡。遗迹叹芜没，远道悲去住。寂寞荻塘空，行人别无数。又《与李司直会荻塘联句》：画舸悠悠荻塘路，真僧与我相随去。寒花似菊不知名，霜叶如枫是红树。倦客经秋夜共归，情多语尽明相顾。遥城候骑来仍少，旁岭哀猿发无数。心闲清净依禅寂，兴逸纵横问章句。虫声切切草间悲，萤影纷纷月前渡。撩乱云峰好赋诗，婵娟水月堪为喻。与君出处本不同，从此还依旧山住。宋·沈与求《舟过荻塘》：野航春入荻芽塘，远意相传接渺茫。落日一篙桃叶渡，熏风十里藕花香。河回遽失青山曲，【眉批：指二洞庭山。】菱老难容碧草芳。村北村南歌自答，悬知岁事到金穰。明·于元凯《塘行即事》：回首昔时路，苍茫极水波。折梅临古驿，解缆答行歌。夜色村家断，风声荻岸多。岁寒归思切，犹畏雨滂沱。国朝·徐崧《晓行荻塘》：晓风残月草塘滨，鼓吹灯光画舫新。莫谓柴门多睡稳，戍楼已有早行人。○流云吐月照西塘，一个空亭在路旁。暂憩却闻朝梵了，数声清磬共寒蟬。○东林初见海云红，水色溶溶晓气中。几许棹歌前去尽，荒坟松柏响秋风。凌树屏《夜泊荻塘》：晚唱渔舟散远汀，客程犹逐塞鸿征。一灯明处帆随落，万籁寂时潮乍生。释照影《頤塘》：百里横塘晚气侵，迎风西去路阴阴。马嘶残月斜阳动，人渡寒潮葭菼生。历乱荒途犹有恨，艰难世道总关心。苕溪一水通吴会，寂寞于公自古今。张萼《晚步頤塘》：两岸风清步浅莎，一

天明净淡银河。芙蓉秋晚知谁采，欲寄相思奈远何。周桢《顿塘棹歌》：何人扑蝶闹春朝，一径香尘柳外飘。晚步花山青草歇，风筝放断过虹桥。○柳风吹出半晴阴，打水西滩日未沉。陌上人披蓑影乱，一犁梅雨插秧深。【眉批：《小林壑集》亦有《荻塘棹歌》，待采入。】○妾弄金梭手自裁，郎栖机上拽花开。昨宵翻得新花样，一片冰纹一片梅。○阿侬家住拔船湾，采得莲花荡桨还。欸乃一声天欲雨，乱云堆没洞庭山。○鲤鱼风起鲤鱼浜，钓得鱼来换酒尝。昨日瓮头新酿熟，桂花香里是冬阳。○吏报丰年稻上场，输租度岁已无粮。最怜转斗赊来米，一斛还须两斛偿。【眉批：租账之风由来已久，盖亦一种借贷性质，与商人借贷相等。惟农则转辗不如商灵活，酿成“烧叶转斗米”等名目。“烧”字或即燃眉，寓有急意。今则合作法行，当可免矣。租，田租也。账，借贷与人也。始因租欠而转入账，继且专放账者，以利厚也。惟不能不借租之名目，以租欠得正当，请求官厅索办也。此风甚于清末及民国纪元初十年内，由贫微而一跃为豪富者有之。然不能因账之不善，而当限制，并及于租也。甲戌八月，髯志。】

物产

红莲稻，粒肥而香。唐陆龟蒙《别墅怀居》诗云：“遥为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识红莲。”至今，以此为佳种。龚明之《中吴纪闻》。

白稻，粒大而圆，味甘美，出震泽者尤佳。其价高于常米十二三，此则大江以南所绝无者。叶燮《吴江县志》。

国朝·王锡阐《观刈稻》：水田初肃霜，罄罍发浩惋。短镰戒诘朝，迎寒入秋畔。鹑衣敌烈风，成功在举腕。蒲稗势已孤，鼠雀群初窜。哑

哑转鸣车，穗压苍烟乱。芟荒昔不辞，墮指令奚惮。馀勇贾落日，斩刈遂无算。俾我粒食伦，作食宵宵旦。【钟鼎《荻塘棹歌》（摘录）：早稻何如晚稻香，年至日始登场。牛娘湖北绵环种，半买枫桥贩客航。】

银鱼，出蠡泽湖榻水桥，长寸许，细软如丝。

国朝·庄观《银鱼》：莹如朱提纤似丝，好将数罟向沦漪。烹鲜不假刀砧力，鬻市应无满尺时。

蟹，肥大而鲜。唐陆龟蒙《蟹志》云：“渔者纬萧，承其流而障之，曰蟹簖。”今震泽多有之。

菱，种类不一。曰佛耳，出蠡泽湖；曰沙角，出长漾。又有名秋光头者，各荡有之，小而无角，味尤佳。

国朝·王锡阐《采菱曲》：秋冷小溪湾，烟静轻桡动。中流歌采采，百转调新弄。游鱼蹴皓腕，水荇沾鞋凤。夜来相唤归，月堕沧浪梦。【钟鼎《荻塘棹歌》（摘录）：采菱歌起五湖濱，处处烟波有钓纶。吴越之间多荡漾，不知原是具区身。】

香瓜，一名甜瓜，出马赋者佳。

地骨皮，出马赋。

丝，有头蚕、二蚕，较他处色更光白。其细者，多为缎经，经以二丝纺为一。谓之经丝。粗者曰肥丝，织綢绫用之。

钟鼎《荻塘棹歌》（摘录）：做丝花放野蔷薇，七里湖丝天下知。吴女生来纤白手，不关浔俗善缫丝。谷雨后头蚕市集，端午节前丝市开。不信得溪有互六，红毛夷舫火轮来。经络蚕丝一万家，新正满日要开车。若非夜上姑苏市，定寄明朝水老鸦。俗称经船。

又有直绞大经、格纹干经。从光绪朝起，畅销欧美各国，

名曰洋经。大经，先于民十年后渐无销路，继于干经亦然。力求提倡改良，组织丝厂，名厂经，仍不能与东西各国媲美。美、法的细。大经无格（直绞），光绪初年起，民十年后渐少。干经有格，中有花纹（花纹），光十五年起，民廿年少。花旗多数。

《周梦坡年谱》内叙：民一三年甲子，设模范丝厂于湖州。自意、日两国制丝改用机器，出品一新。光绪中叶，苏杭内地遂设丝厂，而湖丝外销益滞，每包价值与厂丝较相差至五百馀两。时赴美调查丝市者归述，辑里丝仅供彼邦杂用。长此不变，湖丝将绝迹国外，而全郡农民将无以为生。爰就湖州创设丝厂，半仿意大利，半仿日本式。最近日本多条缫廿只眼与四五只眼。宋之□□，月泉吴氏之与谢晞发、玉山顾氏之与杨东维大不同矣。民一五年，设秀纶（嘉南）、原生（嘉北）两丝厂于嘉兴。我国缫丝机器多采用意大利式，匀度不能与日相竞，乃取意、日二国之所长而冶之一炉，故出品堪与日丝相伯仲。按《周梦坡年谱》，其父味六部郎，始仿日本成法纺经，合二丝为一，以车纺之成经。旧有是法，惟出口者当有丝无经。是年，部郎公始向洋商取得日本经条，令震泽之双杨镇人，向纺苏经者为之。苏经顺摇，由左旋右，而日经则逆摇，由右旋左，且条分亦粗细不同。乃改造大车，所纺之经每条约重四两，凡二十五条得经百两，设之一把，一千二百两设之一包。质佳工廉，法、美两国各来购求，洋经销路自此大畅。光绪十六年，以土丝墨守成规□□。时，梦坡又部郎公既创洋经，梦坡又议增方经、大经、花车经二十岁。（原文至此，整理者注）

西绫。出黄庄者，名黄绫，质厚而文。后有庄绫、徐绫，并以姓著。

钟鼎《荻塘棹歌》（摘录）：黄家村落响凄酸，郎挽凌竟妾织寒。纺佛机声残月夜，张湾桥里小银湾。

寸金糖，以底定桥左右水为之，酥美而不胶齿，胜于他处。

茶干，以豆为之，味香美。

近年，沿镇农场必带植桃，亦有专以植桃为主体者。名曰桃园，计马赋一，黄颂音创筑，专植桃，名醒口农场，已易朱姓，改名人和。祭祀坝一，石荣生创筑，名紫阳植园。驴下圩一，张世初创筑，名好友农场。后练一，龚吟梅创筑，名联益。其桃名水蜜者，味甚甘美，销路颇广。此为民国纪元后农产业进步气象也。

芜菁，俗称香大头菜，北马赋一带乡人多植之。苗产嘉兴，自光绪朝始移植兹土。滋长繁育，甚合土宜，产销颇广。

风俗

吴下风俗，古所谓轻心者。于今观之，信然。震泽镇僻处县治西南隅，与湖州之乌程接壤，视郡邑为淳厚。范少伯之遗风、陆鲁望之高致，犹有存者。迨宋三贤设教于斯，而人习诗书，户闻弦诵，殆骎骎日上矣。宝祐间，山长沈义甫继之，建义塾，立明教堂，以淑后进。元初，遂升为儒学，一时被熏育登仕版者，几三十人。迄明季，而士尚气节，故复社之兴，沈应瑞、吴允夏等，实始其事。虽未免标榜之习，而异时之清风亮节，未必不自平日切磋（来）⁽¹⁾也。至国朝，人才接踵，政事文章遂甲一邑，猗与盛哉。

吴江旧志云，闺閨谨严，惟吴江为甚。妇人非至亲

(1) “来”，《中国地方志集成·震泽镇志》将此字挖去。

不轻见客，婚姻、丧葬亦不苟出。此风俗之最美者，今震泽镇犹然。

习俗，尚鬼信卜筮，好淫祀。疾则先祷禳，而后医药。
以上崇尚。【眉批：此事或限于经济、交通、教育各方关系。今则教育普及，交通利便，倘经济稍可活动之家，亦渐消此迷信观念矣。】

居民以农桑为业，故耕田、养蚕之事，纤悉不遗。已见《县志》，不备载。惟近于蚕时，贫者贷钱于富户。至蚕毕，每千钱偿息百钱，谓之加一钱。于耕时，贷米至冬，亦偿以米，其息甚昂。有一石偿二石者，谓之转斗米。【眉批：今之省农民银行及合作法行，均可免昂息之偿矣。】

亦有兼事纺经及织绸者。纺经以己丝为之，售于牙行，谓之乡经。取丝于行，代纺而受其直，谓之料经。织绸，则有力者雇人，贫者多自为之。其花样逐时不同。有专精此者，其受直较多于他工。以上生业。【眉批：光绪朝中叶，料经盛行。织绸一业，据父老云，洪杨难后，因无绸行，渐归消灭。】

往时，童子养发为总角，十六以上始冠。今三四岁即戴帽，至将婚前一日，乃复行冠礼；女子则将嫁加笄，俱延亲族之尊者，夫妇咸集，命赞礼祝之，谓之上头。是日，蒸糕以馈亲邻，谓之上头糕。

男女议婚，大率以门楣为重。亦互择人，而兼决于命卜。初聘，用礼数事，钗、镯、绫、绸等物。曰求吉，俗谓之致意，亦谓之缠红。各视其礼之轻重以为名。将婚，先纳币请期，谓之行聘，亦谓之道日。女家答以礼物，谓之回盘。前期数日，送珠冠、袍带以肃嫁，谓之催妆。

女家送奁具至婿家，谓之铺房。及期，女家笄女而醴之，谓之待嫁。婿于昏时亲迎，谓之发迎。亲朋从之，谓之陪娶。婿至，主人使亲族子弟迎入，升堂并拜，谓之拜厅。主人以茶果款婿，谓之坐茶。既毕，婿于彩舆前奠雁而拜，谓之拜花轿。还舆北向，女父若兄弟，亲掖女入舆，谓之抱嫁。女舆出门，婿于堂前请参谒外舅姑，谓之请见。迎妇至门，饰童男女二人，燃灯向舆，谓之迎花轝。妇出舆，先于堂前参拜，谓之参祖。然后，婿与妇牵彩交拜，谓之结亲。引妇入室，并坐床。进两卺杯酒，各举饮之，谓之合卺。继设馔于堂前，列绛炬，婿与妇并南向坐，谓之结花烛。明日，婿以妇拜见舅姑，舅姑坐受，谓之受拜堂。并见旁尊戚属，谓之见礼。舅姑以妇谒于先祖，谓之参祠堂。至是而婚礼成矣。越数日，妇家备礼来婿家，谓之望朝。逾月归宁，谓之回门。及归，谓之大归家，各以盘盒糕果相馈遗。

人始死，即向道家以六轮经，辨生肖所忌，谓之批书。裂白布，遗吊客裹首，谓之孝帛。至戚往哭，亦襚以布帛若纩，谓之遣襄。亦有兼行奠礼者。其他亲族或吊或奠，各视其家之贫富，与往来之厚薄以为差。吊用香烛、楮锭，奠用牲醴、庶羞。其居相近者，先以吉服临尸，谓之探丧。三日，大殓成服。凡来吊者，谓之送殓。据批书所定日，用道士招魂，主人奉主以接，主或以帛，或以纸，至五七则易木。兼焚死者遗衣，谓之神回。以有煞神，亦谓之接煞。至五七之期，至戚具小神室，以妥木主，并设

奠，谓之上座亭。后，凡时节往奠，谓之上座。终七七期，止吊，谓之閟灵。主人墨衰拜于吊者之门，谓之谢孝。二十七月，撤几筵，谓之除灵。亲族来吊，谓之送座。将葬，亲族集送抵墓，拜别而散，谓之送葬。葬无定期，有信堪舆家言，至数十年不葬者。若乡居无力之家，率从火化。嘉庆初，里人周踊潜施以巨瓮，俾得掩埋，此风亦遂息。

士大夫家祭高、曾、祖、祢，为四亲。自忌辰外，若清明、夏至、七月望、十月朔、冬至、除夕等节，莫不举行。至清明、十月朔，兼行墓祭。悬纸幡树上，谓之飘白，或曰藉以招魂云。又有灶及土地神，亦四时祭之。虽丰俭不同，无有废祀者。以上礼仪。

立春宴客，以春饼为供，即古辛盘遗意。

元旦，主人晨起爆竹，洁衣冠拜天，俗谓之接天。次拜灶，谓之接灶。次拜祠堂及先人画像，并先于除夕设香烛及糕果茶酒等仪。次拜家长，长幼以次递拜。亲邻彼此投贺，谓之拜节。是日，禁扫除、汲水，并不炊。除夕预为饭食之，谓之隔年饭。

正月初八、十八、廿八三日，妇女集东岳庙烧香，谓之三王香。

十五日为上元节，街市张灯。好事者为藏头诗句，任人商揣，曰灯谜。又有扎龙马诸灯行游街市者。前后数日，少年往往鸣钲击鼓，以相娱乐，谓之元宵鼓。是夕，杀粉筛细圆如芡实大，食之，曰灯圆。

国朝·庄观《上元灯市行》：十三灯市未为盛，十八停灯行就屏。三五正值上元辰，火树冰轮共辉映。张彩漫天锦作棚，鳌山上下尽悬灯。楮练琉璃何足异，麦丝竹缕诚精能。走马烟中如电速，老人藜杖相追逐。射谜郎君曼倩才，携灯归去颜无恋。王谢堂中乐事饶，四时欢饮若元宵。可邻穷巷闻长叹，元夕厨头断烟爨。

二月二日，家食年糕，谓之撑腰糕，云可免腰疼。

三月三日，儿女各戴荠花，云可免头晕。又有远近男妇群集双杨奉先寺等处，同声佛号，谓之千人会。

清明前后数日祭墓，谓之上坟。是日，家食粽子，门檐各插柳枝，儿女亦各戴之。又有士女联袂出游，曰踏青。晚食螺蛳，曰挑青。

国朝·黄子真《清明》：踏青过上巳，烧楮又清明。薄醉听歌哭，衰年忆死生。野芳晴秀麦，村暖晓闻莺。辛苦怜黄蝶，翻飞趁落英。

二十八日，相传为东岳天齐圣帝诞辰。前后十余日，士女子于东岳庙拈香，奠塞塘路。又有轻桡飞舸十百成群，往来驰逐，充满溪河，谓之覲岳。今每于清明日行之。

明·温璜《覲岳记》：去浔十里，为震泽乡。乡枕具区，为湖、为溇、为漾、为荡、为墩，村落散处，皆习水善舟，好气斗。入西境之第一山，为东岳庙。每岁于清明日举覲岳礼。曷为而覲岳？东岳于行为木，于时为春，曷有事于清明？取古者春搜整旅之义也。其为礼也，村各具船，船自成队，各别以旗。一旗前导，数十艘后随，衔接疏密不爽尺寸。一队左上，一队右下，一队风来，一队云逝，回旋盘舞于岳浒者，谓之水朝。巨舸山摇，小艇蝶栩，直行如绳，旅行中规，飞棹星流，浪雪溅天。覲之时，商旅止楫，符檄守津，行人休，廛市罢。两岸观者云屯蚁聚，四方来者张燕幕。

载妇女，连舸接舰，夹岸鳞错，中间一道仅容两舟。各队飞梭往来，皆精心揣量，毫末不犯。设有丝磨，即挥旗截斗，负者诘朝整队寻复，不则衔却于明年此日修之。或风日清美，怒气不张，则各队献技。技不一人，又棍把槊。一队献技，各队静观。次弄篙，篙长三四丈，弄如短槊，盘旋往来，去人面不远，而人不目瞬，弄毕直之。观者见篙知队，篙尽则知队舟之数。队之精武者，得岸人喝采，得意胜千金之赏。不称则拍掌发笑，队长俯首自愧，不敢怒也。嗟乎，使因其俗而统以千夫长，严选练之，无事则藏之于乡勇，有事则勒之于水操，岂非有土者绸缪牖户之计哉！故覲岳戏也，而为之记。

明·温良学《清明游震泽即事》：挈伴提壶桃柳芳，东风暂醉少年场。
波浮十里飞帆疾，衣影千重夹道光。使气可知燕赵士，轻兵原是楚吴乡。
应知万事同棋局，鼓角春江一日狂。
国朝·纪官《清明》：桑芽雀口草芊芊，久惯篙工岳庙前。
左右插花龙样舞，春衫抛去罱泥船。

立夏，家饮火酒，啖樱桃、新梅、谷芽饼。男女各试葛衣，云可解疰夏之疾。又大小皆权轻重，谓之秤人。

国朝·张以智《立夏日作》：饯尽残春日正长，凭栏不觉又斜阳。
落花时节偏多感，燕子生涯只是忙。红药翻阶新物候，青梅佐酒好韶光。
凭君莫话闻雷事，髀肉消来亦自伤。

端午日，餽角黍，作雄黄饮。儿女以绒线彩帛结为健人、艾虎，杂红豆佩戴之，以辟邪。道士则折红黄色纸，书辟恶灵符，分送檀越家。悬钟馗及天师像，系蒲艾于床，或采百草杂苍术、白芷、芸香等物，焚之以辟蚊蚋。

国朝·沈蕙玉《艾虎》：榴子蒲人令节催，闺中艾虎出新裁。
耳披细叶穿林过，身带香风出谷来。此日爪牙凭假藉，他时门户可徘徊。凤凰

钗上轻轻颤，伴看城南竞渡回。又《角黍》：九子佳名集绿盘，彩丝萦系翠衣单。方惊头角当筵见，却笑模棱解事难。一束青蒲成尔业，满怀白玉剖谁看。三闾昔日惟餐菊，莫向湘流五月寒。

六月六日，家食馄饨，涤器具，浴猫狗于河。

七月七日，相传牛女于此夕渡河。家设瓜果于庭，儿女对月穿针，谓之乞巧。以面粉剪鸡花等形，油沸食之，曰巧果。或又采凤仙花染指甲。

国朝·庄颐由《七夕》：乞巧中庭秋夜凉，佳期经岁总堪伤。相看莫话乘槎事，银水河边月影长。倪师孟《穿针诗》：残暑涤清风，迢迢银汉路。皎月一湾悬，明星棋四布。庭花散幽芳，砌草绿回互。有女美且闲，鞋弓展微步。徙倚循回廊，含情欲谁诉。见说鹊填桥，云骈毋乃渡。低语祝天孙，穿针莫穿过。裁缝多苦辛，蓬门只缟素。刺绣理鸳鸯，嫁衣为人作。不如十指僵，周身杂罗縠。回顾诸女郎，九孔金针度。尔曹将胡为，乞巧翻成误。叹息转深闺，空阶渺风露。【眉批：寄托遥深。】

十五日，相传地官赦罪之辰。僧家建盂兰盆会，夜则沿河放灯，谓之照冥。有丧之家，延僧咒诵。摄召孤魂，谓之施食。是日，祭先具素馔。

三十日，俗传为地藏诞辰。家于户外设香烛，或以木屑和油，沿路焚之，谓之点地灯。【眉批：苏俗谓烧狗尿香，实九思之误。相传张士诚是夕死。洪武初，官厅欲禁止之，而答以除扫大地，烧此狗尿香也。】

中秋日，以月饼相馈遗。至夜，宴集赏月，士女联袂出游。或设几焚香斗于庭，谓之烧斗香。

九月九日，家食饧糕，谓之重阳糕。亦有至分水墩

及塔寺登高循故事者。

国朝·庄颐由《重九》：携酒登上月台，从容对饮且衔杯。凭栏漫把茱萸插，落叶吟风拂面来。

十月初一日，谓之十月朝。家设祭奠，又举墓祭，与清明同。

国朝·庄观《十月朔》：孟冬岁云晚，孝子能无思。培土除宿草，弗令魂归迟。遥望南村坟，青青多松柏。华表夹两道，轩冕题佳宅。虽云同幻化，聊欲辨荣枯。令德有高爵，寒门无广途。庶几竭拜扫，及时感霜露。嗟彼夏畦子，犹知上丘墓。

冬至前数日，僧家录亡人性氏，遍送施主，曰节关。至是日祭毕，并纸锭焚之。七月十五日与此同。

腊月，酿秫作酒，煮而藏之，曰腊酒。春米入藁囤，曰冬春米。

国朝·沈金渠《冬春行》：先生田不种一亩，邻春往往闻杵臼。今年刈早粟不坚，一石春不到八斗。可怜粒粒为人春，一粒何曾能入口。我谓老农尔勿悲，关河多少飞鸿哀。尔今忍饿茅茨下，尚得守尔妻与儿。老农辍春泪不已，几见流民真饿死。吴儿安土重去乡，自分委瘠沟中耳。语未及竟心惨伤，里正持符来催粮。白米尽倾苦不足，那得复饱秕与糠。

十二月二十四日，谓之交年。是日，扫屋尘，曰除残。以饧饼祀灶神，谓神言人过失于天帝，故祷之。或云胶其牙，使不言。祭毕，载以纸轿于门外焚之，曰送灶。前后数日，丐者涂抹变形，装男女鬼判，叫跳驱傩，【眉批：傩逐疫神。】谓之跳灶王。

唐·陆龟蒙《祀灶解》：灶之坏者，请新之。既成，又请择吉日以祀

之，曰灶在祀典，闻之旧矣。《祭法》曰：王为群姓，立七祀。其一曰灶，达于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饮食之事，先自火化以来，生民赖之，祀之可也。说者曰，其神居人间，伺察小过，作谴告者。又曰，灶鬼以时录人功过，上白于天。当祀之，以祈福祥。此仅出汉武帝时方士之言耳，行之惑也。苟行君子之道，养老而慈幼，寒同而饱均，丧有哀，祭有敬，不忘礼以约己，不忘乐以和心。室暗不欺，屋漏不愧。虽岁不一祀，灶其诬我乎？苟为小人之道，尽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妇，人执一爨以自糊口，专利以饰诈，崇奸而树非，虽一岁百祀，灶其私我乎？天至高，灶至下，帝至尊严，鬼至幽仄，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听而受之，是不明矣。下不忠，上不明，又果何以为天帝乎？宋·陈长方《祠灶篇》：天道在北，维斗直丑。岁聿徂新，蜡惟其旧。家人酙酒醴，羞血膾，摩杯杓，罗盘几，以祠于灶。谓陈子曰，是天之计吏也，岁事善否，毕闻于帝。淹速之期，丰杀之度，此实司存。子宜乞灵于是，曰，吁嘻，若是哉！在昔卫国有愚王孙，掉舌易言，发于圣门曰，宁媚于灶。志期已尊，传疑承误。老妇是遵，燔柴之爨。戴圣所云，波及末流，英如汉武，僵尸万里，角翼以虎，凭虚欲仙，寸田内蛊，蹄观寿宫，长陵土女。故李少君因言祠灶，致物铸金，封禅却老，车迹马尘，并海缘道，讫无一就，贻千古笑。阴氏修祠，祀以黄羊，言家遂肥。贪夫始狂，我以衣遮寒，以食实物。昼尽而休，卧则瞑目，心游物初，不知孰为生之始，思虑纷纭，不知孰为念之起。欲默则缩舌，欲言则启齿。无善恶之名，无祸福之形，行无迹而语非声，彼且恶乎名我哉？将谓我为善，而锡之福乎？将谓我为慵，而加之辱乎？将谓我为无方之民，而置之不录乎？子为我试问之。因书于简，曰《祠灶篇》。【《后汉书》：阴子方腊日晨炊，见灶神形。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祠之。《酉阳杂俎》：灶神名隗，状如美女。又姓张名单，

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常以月朔日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三百日，小者夺算一百日。故为天帝督使，下为地精。其属神，有天帝娇孙、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长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宫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名称。】

国朝·纪复亨《小除祭灶和陶门》：香尽烟升首戒涂，缚车结马饯清壶。来朝宣问通明殿，先奏今年米是珠。○欢扶卿忌绕张孙，远上苍苍暮色昏。巨腹琅玕青欲剖，不知何路向天门。

二十五日，俗传天帝降世，察人善恶。是日，夙兴持经拈香，谓之接玉皇。

除夕前数日，谓岁将告除。亲戚互相馈遗，谓之年节礼。磨粉和饧饵为糕，曰年糕。及是夕，家各祀先及诸神。长幼燕集，曰年夜饭。儿女终夜不寝，曰守岁。以上节序。

国朝·王锡阐《十二月二十九日戊寅除夕》：蓂枝一叶厌残更，运类黄杨厄渐盈。暖气不回新小正，寒心犹入旧嘉平。花因候朔封梅国，人为归馀阵酒兵。渐觉回阳催漏短，炉燃宿火夜深明。

震泽镇志续稿 卷三

里人沈眉寿子绥 乌程纪磊位三同辑 龚希髯续

灾祥 竭赈 平粜【眉批：竭，明也，明其大德而施赈于人也。赈，周给也。】

宋

熙宁七年，大旱。

元祐五年夏六月，大雨水，秋无禾，饥。六年春，赈之。

建炎三年，大旱无秋。四年春，大疫，秋旱，大饥。

绍兴元年，大饥。二年，蠲逋赋。

五年，大旱。秋八月大雨，太湖溢，无秋，饥。

淳熙九年秋，蝗食稻，大饥。冬十月，蠲淳熙七年、八年逋赋。

开禧二年，大旱，飞蝗蔽天，食豆粟既。【眉批：既，尽也。如春秋日食既、月食既之类。】

嘉定八年，大旱，草木枯，井泉竭。

嘉熙四年，大饥。

咸淳三年，大水。

元

至元二十四年，大水，饥。二十五年春，赈之。

二十七年，大水，饥。二十八年春，赈之。

大德十一年秋，旱。冬十月，大水，饥，赈之。

至大元年，水，大饥，赈之，蠲夏税。

四年，大水无秋，赈之，免漕粮四之一。

延祐三年，大水。

天历二年夏，大水。秋旱，饥。冬大寒，雨雪伤果
植。

至正七年，大水，无秋。

十五年夏五月，大水，秋无禾。

明

洪武八年，大旱，免租。十二月水，赈之。《县志》止
载大旱。从《府志》，详“刊讹”。

九年秋，大水，蠲田租。十年春，赈之。

永乐二年夏五月，大水。六月，赈之。冬十一月，
蠲田租。三年夏，再赈之。

五年秋，大有年。

宣德元年，大雨水，无秋，蠲田租。

七年秋，大有年。

十年秋，大有年。

正统二年秋，大有年。

五年春正月，大雪二十日。夏大水，秋旱，大疫，饥。

冬十一月，免税粮。

六年秋，大有年。

七年，大水，太湖溢。秋七月十七日，大风。无秋，赈之。

十四年，大水，无秋。

景泰五年春，大雪伤果植。夏大水，饥，赈之。秋九月，蠲免漕粮。

天顺元年，大水无秋。

三年夏，麦稔。

六年夏，麦稔。

成化元年，大雨水，无秋，赈之。

十七年夏，大旱。秋八月淫雨，太湖溢。九月朔，大风雨，无秋。十八年春，大饥。

弘治四年，大水。五年如之。冬十一月，免四年秋粮。

七年，大水，无秋。九月赈之。八年夏五月，免秋粮，又免是年夏税十之三。冬十一月，再赈之。

正德三年夏，大旱。

四年夏，大旱，地震有声。秋七月，淫雨十七日，无秋。

五年春，淫雨，自三月至四月不止。太湖溢，无秋，大疫，饥。

七年春三月八日，地震有声。

嘉靖十九年，大旱，蝗，饥。

二十三年，大旱，饥，大疫。

二十四年，大旱，饥，大疫。

四十年春，淫雨，至夏不止。大水，饥，赈之。

隆庆元年秋，大有年。

三年夏，大水。

万历七年夏五月，大水。秋七月，赈之，蠲税粮。

十年秋七月五日，大风拔木。十三日，大风雨，太湖溢。冬十月，赈之，蠲税粮。

十二年秋，有年。

十三年秋，有年。

十四年秋，大有年。

十五年夏，淫雨，大水。秋七月二十一日，大风雨。

十七年夏六月，大旱，赈之。

三十一年秋，有年。

三十六年春，地震。淫雨，自三月至五月不止，大水，无秋。六月赈之。十二月又赈之，免税粮。

庄元臣《上巡抚救荒议》：窃惟苏松受南北诸山之委输，为尾闾朝宗之孔道。土称涂泥，郡号泽国。十年九潦，民不聊生。赋重役繁，家罕积聚。盖东南之凋敝旧矣。然卒未有横流泛溢，饥馑卒斩，如今岁之甚者。姑不暇远举，即如嘉靖之四十年、隆庆之三年、万历之七年、十五年，皆号称稽天巨浸，与洚水比灾者也。然水之来也，胥在五月以后，民间麦秋已登，麻菽盈筥，蕷菜既实，蓑草又收，岁功已获其半矣。况水势之溢，高不过六七尺而止，卤田之淹者什六，原田之淹者什四，且室庐未坏，桑柘未枯，瓜蔬姜芋尚被于陵阜，菱芡芙蕖犹覆于湖面。是天虽降灾，而地

尚有遗利也。然而捐瘠者已载于道，父子、夫妇相食者，已日有闻矣。今年之水，起自四月初旬，延绵至五月下旬，淋漓者五十日，泛滥至一丈馀。维时，麦将黄而未刈，蚕将实而未收，麻菽与蘋藻俱浮，葑苏共漂蓬同腐。三农春熟扫地无馀，而又水势日高。太湖泛涨，斥卤原隰混为一区，丘陵坟衍化为陆海，尺地寸天靡遗茎穗。兼之室庐败坏，墙壁倾颓，河鱼游于灶下，居民宿于屋上。桑株黄萎，桃李凋枯，菰蒋朽蔓而不发，菱芡断根而无华。天之降割下民，至此极矣。而又乱民四起，盗贼充斥。昼则乡里无籍，什百成群，望屋而投，排门而入，指囷而取，揭釜而食，斗粟尺布搜索无遗，鸡犬豕羊烹屠殆尽。夜则白巾黄帕，连棹鼓楫，持矛焚炬，突进争先，杀人如芥，弃尸漂湖，叫号之声彻夜不止。人櫓锋刃，户有疮痍，以旦夕未为鱼鳖之身，复遭豺狼吞噬之患，是洪水猛兽合并为灾也。虽欲求须臾之生，其可得邪？今居民挈妻襁子，载之扁舟，弃室家，鬻鸡犬，以避地于高原者，什而五六。市廛闭肆而不贾，典铺摇手而却质。盛夏草木黄落，村墟百里无烟。步行者不见路，舟行者不见河。蛇虺缠草头而不得去，鸟鹊噪树杪而不得食。伤心惨目，鬼哭神愁。战场之悲，方斯为劣矣。闻之百年父老，皆言吴中水灾未有目击如此之酷者也。犹幸天不子遗吾民，赐之台台老公祖，仁心为质，睿思通神，抚黎庶不啻婴孩，视颠连真同疾疚。请蠲请赈，邀雨露于九天；犹溺犹饥，布膏泽于万姓。申谕婉曲，区处精详，米价就平，奸宄渐戢。万堤虽溃，一柱独存。尧汤遘灾，禹稷自在。父母孔迩，夫复何忧？然某私窃有所虞焉。夫救荒者，不患仁心之不下流，而患仁政之不实究；不患拊循煦妪行之无始终，而患缓急先后施之无次第。有其心而无其政，心弗孚也；有其政而无其序，政弗浃也。计自今夏以抵明秋，历时有六阅月十五，枵腹之民，将早晚异情，则救荒之策，宜先后异政。统而论之，其灾虽一，别而分之，其荒有

三：自今岁之始夏，迄今岁之秋终，是为初荒；自今岁之初冬，至来岁之春暮，是为中荒；自来岁之首夏，至来岁之初秋，是为晚荒。初荒之时，民之饥在目，法当修备以安其目。中荒之时，民之饥在腹，法当修赈以饱其腹。晚荒之时，民之饥在骨，法当修借以苏其骨。何以明其然也？民之始荒也，虽有卒岁之忧，而不无担石之储，其饥尚未甚也。惟其田禾无望，产室萧条，攘夺公行，物价腾涌，民始岌岌乎若不能终日者。盖目先馁，而后心馁从之，故曰其饥在目。暨乎涉冬徂春，旧蓄已尽，新谷不续，瓶罍内空，烟火外绝，雪霜淅沥而交侵，𫗴粥并日而不给，民始有卖妻鬻子，叫号行乞，鹑衣不掩，草实不充，束腹而坐毙者矣。故曰其饥在腹。迨夫明岁夏之末、秋之初，中民之家竭力以续农事，忍死以望秋成，卤莽灭裂，亦既耕耘，而筋竭力干，刈获尚远。当是时也，物尽于典质，路穷于乞假，饥劳苦其形，忧虑煎其神。于是瘟疫并作，寒热交战，五脏作仇，二竖为政，而道路死人以沟量，故曰其饥在骨。饥在目者，病方在腠理形色，慰谕之，所能及也。故法当修备，以安其目。而所以备之之事有七：一曰广官籴，二曰通商旅，三曰裒库积，四曰核户资，五曰缓征科，六曰禁盗贼，七曰罚汰侈。盖府库之财，虽皆籍计于司农，而其中必有先解者，有迟解者。姑借此迟解之银，发商人转籴而官储之，每县得储粟二万石。时其缓急而平贵贱，使商贾不得取盈，而国课亦不至缺乏，于公私交便，故官籴不可不广也。商旅熙熙攘攘，为利来耳。勿闭籴抑价以苦之，而微诱之以利，则商舶辐凑，而外郡之粟四面云集，价不抑而自平，故商旅不可不通也。今生财虽无奇法，而在荒言荒，犹有一二权宜之术。【眉批：君主政体，外省督抚有此大权。】或使入粟者给冠带，或使出货者除刑书，或请度牒于仪司，或请札付于部院，而积其纳银，以备赈。其断讼者，除盗贼不宥外，餘笞罪以上，皆令得入赎，以助饥民，则积于

毫厘，成于丘山，故库积不可不虞也。户有上下，资有贫富。富者自给有余，贫者自养不足。今于初荒时，精核其实，别上中下三等，而就三等中，又各分上中下，为九等。其上三等，以备劝借；其下三等，以备周恤。而中者，听其自养，无借亦无周焉。庶临时不至真伪相冒，而惠施有实，故户资不可不核也。旧岁逋赋固难以令荒并蠲，然民方食草根树皮，而上又鞭笞敲扑之，民将生心，故催科宜缓也。凡今之昼掠夜劫者，非饥民乃乱民也，其平日博酬无行，幸时之变，而攘臂其间。若误怜其饥困，而不忍加刑，则循法守分者见侮，而悖乱桀骜者晏如，是劝民为乱也，故盗贼宜严也。时诎不可举羸，而吴俗以奢华相胜，送死殚家，遗女满车。一食之馔，费中人十家之产；一衣之丽，烦女红数年之勤。年虽大祲，富贵之家犹不知止也。请自今定为规制，以约久奢之俗。察其不率制者，罚银谷若干，以助赈恤，则贫者得济，富者知戒，一举两得之道，故汰侈宜罚也。凡此七者，虽未遽有膏泽及饥民，然早制预防，他日必蒙实惠矣。此救初荒之法也。饥在腹者，病方在肠胃，饮食调养之所能及也。故法当修赈，以饱其腹。而所以赈之之事有六：一曰平官粜，二曰兴工作，三曰发仓谷，四曰施粥糜，五曰弛盐禁，六曰开湖禁。凡谷贵，每在冬春之交，而官又不可抑定其价。盖抑价，则富家闭不发粜，而米益贵。但于是时，令被灾之处出官籴之米，以平其价，则富家大贾自不得乘民之急，以邀厚利，是亦一赈也。然民之不能出一钱者，虽减价而犹不得谷，则莫若大兴工作，以雇值佣饥民，而使之或缮治城池，或修筑圩堤，或平治桥道，或营建官廨。大约动千人之工，则活千人，动万人之工，则活万人。虽佛寺祠宇不急之务，亦听民自为兴建，而不之禁。则无财籴谷者，亦得以力自食，而功绩亦用有成，此又一赈也。然又有疲癃残疾老少妇女之辈，不能胜任者，则发常平仓之粟，以斗赈之。又有斗赈之所不逮者，则令各村保

苏湖襟带绕其侧，蒹葭萧条号泽国。厥土涂泥赋上上，筑堤拒水成阡陌。菱芡菰蒲望若云，十年九潦费耕耘。商羊不舞波臣静，亩才数斗偿农勤。今年岁在涒滩祀，妖勃缠鵠照星纪。【眉批：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名曰“朱鸟七宿”。与此七宿首部相当之，次曰鹑首，中部鹑火，末部鹑尾。】一雨延绵历四旬，更兼恶螭乘势起。具区高涨洞庭浮，河伯骄雄海若愁。三江不泄川渎满，破决堤堰凌高丘。原隰陆沉浑若一，町畦滥漫无踪迹。长风驾浪高拍天，茫如巨海荡空碧。禾沉波底伴三星，桑浮水面栖流萍。蛇虺穴没不得住，缴绕木末风吹腥。室庐水浸颓四壁，卑者没肩高没膝。浮鳞唼喋灶陉游，妖獭跂踦檐头立。嗟民无田又无栖，男啼女哭相扶携。尽室扁舟随浪去，寻烟投借高原依。滔滔皆是谁乐土，离乡空傍他人户。薪如椒桂米如珠，纵得安身无热釜。更愁盗贼浩纵横，一夕虚闻四五惊。金鼓连天譁四野，椎埋鼓棹自雄行。匹夫无璧亦何罪，又况裸身安足畏。绿林不肯置青毡，破甑犹须勤自卫。今岁伶仃犹且过，明岁饥寒可奈何。百年垂尽不得死，眼见奇灾相苦磨。闻道循良肯抚恤，飞书上请蠲租律。

天启三年春三月十三日，地震，生白毛。冬十二月二十四日，地大震。

四年春，淫雨，大水，秋无禾。全漕改折。

崇祯二年夏四月二十九日，地震。闰四月十二日，又震。冬十二月十四日，地又震。岁大祲。

八年，大水。

庄世芳《苦雨》：屋漏犹可塞，天漏不能瓦。珠米已无觅，纵觅喉难下。兼忧谷种无，何处获秧把。苔痕已飘没，坂不浸者寡。天何厌穷黎，漸灭在中夏。我欲拨重云，叩苍诉草野。横拳击雨师，不避雷公打。

十三年，大旱，蝗，饥。

十四年，大旱。自四月至八月，不雨，飞蝗蔽天。诏漕米改兑麦，折三分。十五年春，大饥。

庄世芳《忧蝗赋并序》：吾吴自己卯米贵，而民之饥尚在肌肤。至庚辰，米价益腾，民饥始在心腹。迨今辛巳，斗米千钱。民既竭于两年之搜括，复继也于今岁之奇荒，殆入骨髓。所可冀者，有秋在望。枵腹可待，而骄阳为横。川河成涸，然犹藉桔槔之力，稍偿万一。乃复飞蝗蔽天，一集千顷，靡有孑遗。民亦何幸，生理重绝。余草莽贫贱，救死不暇，何能效郑侠作图，上献天子。然忧患所积，耳闻目见之餘，情状惨烈。情不自禁，作《忧蝗赋》以志异，或俾野史纪年一助云。盖闻灾有感召，祸有同及，氛无物而不附，类何萃而非集。彼螟蝗其何知，仇斯民之珠粒。岁在重光之大荒，土蒸液渗，水落河竭。神龙不灵，宝瓶不泄。原隰隆阜，土膏欲裂。桔槔棋布而夏秋，男女星驰而病结。嗟农工之劳苦，承历岁之凶劫。痛米钱而斗千，多枵腹而磬折。望有秋之稍偿，惊萎槁之多坼。何昊天之不仁，复贻此虫以澌灭。乃若秋气蒸融，午日方中，振跂鼓翅，引类从风。其始也，或上或下，飏止靡定，若飞絮之舞空。既乃累集成群，骈骈驿驿，若烟雾之朦胧。方震骇妖异之蔽天，旋转眼翕然而赴地，如骤雨发声，如狂风振势，如兔阵经空，如龙行水际，顷禾黍之芃芃，忽嗾啮之无遗。或秕糠遍野，或断梗相继，或残粒于禾头，或粟脱而壳系，或零蠹如槁莽，或斩截如秃簪，或此剥而彼残，或偶过而复逮。既芦梗之如削，又草根而若薤，遍塍亩之盈尺，何足迹之可寄。纵金声之震天，徒旋扑而旋隶。前驱者未已，后来者方厉。及乎饱餐腹果，连偶好逑，雌雄杂沓，抱配牵携，孕族播种，尾簇泥兜，绵绵密密，只雌百头。初若黑蚁，渐如苍蠓，羽翼未成，渡水遨游。望他禾之可噬，潜彼地而为

仇。屡食屡蜕，四蜕而遁。方幸我稼之无恙，忽已飞腾而下留。吁嗟兮，曾闻螟蝗之为害，未见一灾而两投。三年米贵鬻妻孥，今岁谷绝何生谋。江北种祸犹未息，江南蝥贼复沿流。大宗吞食尚有期，姚崇万石谁能收。怪兹种之多端，逐鱼虾而类侔。赤首黑身为武孽，赤身黑首为文尤。执政无为贺死蝗，关中蒸食今相周。马援太守已往矣，鲁恭中牟徒千秋。谁为缑氏邑，谁为河南洲。杨琳兮茂陵无灾，伯庆兮固始免忧。善政兮郑宏能感，孝行兮高式亡蝥。无飞去之王况，何随来之督邮。【眉批：高式，后汉，性至孝，蝗不食其麦。王况，后汉，为陈留太守，有善政，蝗避之。】悲目前之如扫，奈催科之方求。愧鲰生之无策，痛饥民之笞囚。

十七年春，大疫。民呕血缕即死。

国朝

顺治四年，大饥，米石银四两。赈之。

八年春正月丁卯夜，地震。夏大水，饥，米石银四两二钱。赈之。漕米改折十之六。

九年夏，大旱，米石银二两七钱。改折漕粮，免派耗米。

王锡阐《夏日叹》：郁仪生旸谷，【眉批：郁仪，日精也。注，即羲和。见《黄庭经》。】朱光彻帘垓。苍生憔悴极，天意竟不回。薄云聚复散，永日闻空雷。我固冰雪心，炎燎不能灰。独怜瘴烟厚，焦死空阶苔。长风不可得，青蝇拂更来。客座流汗赤，精神敝黄埃。双眉无用颦，浊醪为君开。运数适如此，浩叹何为哉。蝉抱高枝眠，渴死声不哀。

十一年冬，大寒，伤果植。

十二年秋九月癸巳，大雨雹，损禾稼。自北过双杨而南，广二里，积六七寸。

十五年秋八月丁丑，地震。九月，大水。

十六年春正月，龙见，淫雨六十日，大水害稼。【旁

注：不能耕种。】蠲免十五年以前未完钱粮。

十八年，大旱。米石银一两七钱。

康熙元年秋，大有年。

五年冬十二月丁未朔，地震。甲寅又震。

六年冬十二月丁酉，雷虹见。

七年春正月辛酉，大雷雨。夏六月甲申，地震，生白毛。己丑夜又震。冬十二月丙子，地又震。

九年夏五月，淫雨。六月戊子，雪。戊辰，大风，太湖溢。秋七月己未，地震，无禾。蠲漕折十之三。

十年秋，大有年。

十一年秋八月，螟食禾。癸亥夜，地震，岁祲。

十二年，预蠲十三年地丁正项钱粮之半。

十三年夏，大水。冬十月，龙见。

十五年夏六月，大水。冬十一月丙子，地震有声。

十七年，水，赈之。

十九年秋七月，大水，无秋，蠲钱粮十之三。是年应输漕米，于二十年带征。

二十一年，大水。冬十月壬寅，龙见。

二十二年春，淫雨无麦。麦石银一两八钱。

二十六年，大水。秋，螟食禾。冬十一月，诏预蠲二十七年应征地丁各项钱粮。所有二十六年未完者，亦悉豁免。《县志》止载大水。此见田雯《古欢堂集》抚吴事宜，《恭

报漕白米色疏》。

三十二年，大旱。借蠲三十四年，預免漕糧三之一。

三十四年夏，淫雨害稼，饥，赈之。

庄颐由《苦雨吟》：积月淫霖久，乡村难再耕。窗前振野鷺，户外泛湖鲸。高树浓烟锁，遥峰瀑布泓。儿童浪惊喜，墙下听蛙鸣。

三十五年秋七月丁丑，大风拔木，不伤禾，大有年。
米石银七钱。

三十六年秋，大水，赈之。

四十年秋，大有年。米石银八钱。

四十一年，大水，蠲漕米有差。

四十三年，大水。

四十六年，大旱，四月不雨。至七月秋，赈之，免是年银米有差。又预蠲四十七年银米有差。

四十七年夏五月，大雨十六日。秋七月丙戌，大风。
蠲漕米有差。四十八年，春饥。米石银二两四钱。

四十九年夏五月，淫雨十八日。

五十一年秋，大有年。米石银九钱。

五十三年，大旱。

五十四年夏四月，淫雨二十六日。六月壬辰，大风。
七月甲午，又大风。蠲银米有差。

五十五年，春饥，赈之。夏四月，淫雨。五月壬辰，
大风。

六十年，旱，蠲银米有差。

六十一年夏，大旱。冬，木冰。

雍正元年，夏旱，蠲银米有差。

二年，春饥，赈之。秋七月，大风，太湖溢。蠲银米有差。冬十一月，赈之。

四年秋八月，淫雨，无秋。蠲银米有差。五年春赈之。是秋大有年。

八年夏五月，大水。冬十一月癸巳，地震，自北而南。是秋，大有年。

十年秋七月庚子，大风雨，伤稼。十一年，春饥。

蒋士谔《救饥民议》：【眉批：此篇文笔气势极旺。】今天子临天下，布德施仁，休养元元，含气之类，咸乐其生。乃天灾流行，江浙二省禾稼薄收。至如被水溢雨雹之处，饥荒特甚。人食草根树皮皆尽，遂辗转流人旁近州县，呼哀乞食，填街塞路。病瘠甚者，几不类人形，旋复转死沟壑。呜呼，伤哉。一日，客至为言，人有慕黔敖之义，欲作糜粥饲饿者，缘当事者沮之而止。予曰：“噫，异哉。昔人之渡蚁饲雀，于微物且不忍其死，而全活之。奈何膺养人之职，坐视流离无告之民日填沟壑中，不一伸手救，而且沮人之救之也。”客曰：“是有故。糜粥之粟，安能常继。饥民聚而无以济之，必且生事。当事者固虑此耳。”曰：“不然。乐善好施，特患无倡之者。有人焉倡之，必有人焉和之。《孟子》不云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且世俗之情，见有兴寺院及作佛事者，大喜施舍。何则？求福田利益也。为上者，苟竭诚救民，书疏劝施，或感以乐善好施之仁，或动以福田利益之报。仁言一发，疾若响应，粟米无愁不继。若谓劝施之事，非临民者所宜行，是犹人当拯溺救焚之际，而尚缓颊以谈采齐肆夏之节，其为不知权也，甚矣哉。”客曰：“数邑饥民聚于一方，食岂易支。子何言之易与？”曰：“固也，蘧伯玉耻独为君子。我诚济人，必当

上申各宪，遍告邻邑，同心协力，设法相济。则饥民并得择近趋食，何至多聚难支？且就一邑中，各方村镇，必量地多设粥厂，勿致人众生事。给发时，亦易清诸弊，又须择近厂隙地，广置草舍，以受饥民之无舟可宿，庶免暴露燥湿蒸郁，以致疾疫之灾，并累地方。即此，以告土著之民，谅亦无不踊跃顺令者。至其间，约束抚辑，如宋滕甫所处流民之法，【眉批：滕甫，字元发，历守边州，有治迹。】则大善矣。或虑本地居民亦属荒歉，难于营办诸费。不知近日方村，演戏迎神，犹常作此无益事。若劝止浪费，以补苴救饥之用，蔑不济矣。鬼神有知，亦且欢喜降祥也。”客曰：“闻朝廷将沛莫大之泽，令饥民各还乡里，定其千年。当事者或欲恩自天子，无事民间，豫为纷纷，致取诘责与。”曰：“若是，则尤当急之矣。彼饥民无食，待哺嗷嗷，苟无以延其旦夕之命，几何其不为沟中白骨，而犹能被天子之膏泽邪？天子，民之父母也。民之与民，犹兄弟也。譬之一家兄弟中，有少可安饱者，有立将饿死者，苟于是时未待其父母之来救也，早有乡里素重之人，劝其兄弟之间，各敦友谊，相周相恤，幸得无恙。其父母闻之，当不知若何感念耳。而谓反以多事致责焉，有是理乎？必不然矣。人命至重，固殊于蚊雀。糜粥之需，固不忧其难继。无多聚致疫之患，尽爱民为国之心，何嫌何疑？不一引手救，而且沮人之救之也，噫，异矣。”于是，客闻之怃然而退。时雍正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

十二年夏四月，大雨雹，损麦。

乾隆三年夏六月，旱，蝗。秋九月壬子，大雨雹，伤禾。蠲银米有差。

九年秋，大有年。

十一年春正月，木冰。

十七年夏四月甲寅，地震。

十九年夏六月，大雨水。

二十年春，淫雨损麦。麦石银二两五钱。夏六月，大雨，蝗蝻生，伤稼。冬十二月庚子，地震。缓征本年漕米。二十一年春，大疫，饥。米石银三两八钱。三月，里中殷户于普济寺施粥。

二十七年，大风雨，水。

二十八年夏五月甲申，地大震。

三十三年春，大旱。夏四月乙亥，雨雹。

三十四年夏五月，淫雨，大水，太湖溢，饥。

四十（年）秋，大有年。

五十年夏，大旱，蝗。蠲银米有差。五十一年春，大疫，饥。米石制钱五千文。

五十四年，大水。

五十七年夏五月癸卯，地震。冬，无冰。

五十九年秋七月壬辰，大风拔木，寒如冬。

六十年秋，大有年。

嘉庆元年春正月丙辰、丁巳，雪，大寒，伤果植。

四年秋，大有年。

九年夏五月，大水害稼。赈之，缓征银米有差。十年春，里中殷户平粜。

张以智《纪灾诗》：嘉庆天子甲子岁，春肇始雨速夏季。扬土涂泥田下下，便觉桑田顷刻异。打椿索版遍溪岸，桔槔翻水声如沸。精卫难填碧海干，杞人但恐青天坠。可怜堤防不早为，仓猝图维事鲜济。有时一窦突开阔，黑夜嘶空万马至。高原下隰一霎平，茅屋人家水底置。十

里五里付汪洋，千村万村流涕泪。被灾之所杭嘉湖，江之苏松五府地。老幼扶携乞于路，沿门十家九家闭。耕氓隔岁大无禾，勉纳官粮负私债。今年陇麦不成秋，蚕事论分只三四。洪涛一淹万井空，破灶生蛙爨火废。人心汹汹复何恃，白昼抢夺竟无忌。饥民安保非乱民，此事足为有国虑。江浙素称鱼米乡，频年空匮由靡费。馀三馀一不必言，一遇灾荒鲜活计。今更淫雨害粢盛，天灾流行非无意。人情侈汰召殃祸，阴阳之患岂枉被。此辈可憤亦可矜，谁为觉聋并瞽聩。长歌遍告服耕人，嗣后旱潦宜预备。吁天悔过天必怜，会见彼苍有晴霁。张萼《水车叹》：苗梢没，车鶡轧，十里五里声不绝，自朝至昏脚蹩躠。低田已连湖，高田多漏穴。穴水冲急堤防崩，阡陌依然浪白头。浪头白，雨云黑，愁肠饥，车轴折。

十九年，大旱。自五月至七月不雨，地生白毛。米价腾贵。米石制钱五千文。知县杨桂于慈云寺平粜。

沈金渠《平粜咏》：今年米贵那可料，官粜未几派平粜。富户粜无米，贫户籴无钱，将钱准米计两全。给钱计口口计户，大口钱十小口五。五钱十钱，换米几何。鸠形鹄面，门前日过。里中恶少忽猖獗，一日强要给一月。一月钱，钱千百，数口嗷嗷方待食。得钱归去何匆匆，博场一夜囊仍空。【眉批：此种恶少真可恶。】

二十三年秋，大有年。

道光元年春夏，疫。

三年春，淫雨，自三月至五月不止。六月甲辰大雨雹。七月戊辰大风，甲戌又大风，禾尽淹。冬十二月，赈之，免漕粮。

四年，春饥。米石制钱五千文。里中殷户于慈云寺助赈。

周桢《癸未春夏苦雨，至秋不止。又屡遭大风，田庐漂没无算。草堂闷坐，怆然于怀，得七律四首》：刚逢上巳踏青辰，雨打莺花减却春。树底呼晴鸠舌苦，溪边涨暖鸭头新。空山滑滑苔封屐，小院蒙蒙草没轮。吹到楝风阴未了，残红满地绿成茵。○薄雾轻烟锁陇头，蚕房早使小姑愁。金钗典去桑争买，苇箔塞来茧缺收。紫陌波深秧未插，黄云浪卷麦无秋。还怜打水田中急，短笠长蓑夜不休。○早闻知了一声催，那得长空霁色开。雨过黄梅当暑至，云遮赤日似秋来。阶前聚蚁浮空穴，榻下游鱼作钓台。四望汪洋渺无际，渔舟陇上捕虾回。○新秋兀坐晚凉天，忽地风狂雨欲颠。虎啸声摧千尺木，鲸喷水溺万家田。荒丘漂泊棺多误，老屋飘零灶尽悬。只愿洪波晨夕退，早期春熟计来年。**金锡桂《平粜行》：**去年浔人粜平米，断断界画分彼此。今年粜米震泽人，两月以来人不分。**【眉批：**吴江自清雍正七年^[1]画分震泽县后，浔、震分界极至浔东栅极乐寺止，行中不分云。或指震界，乡人住近浔市及移居浔市者言耳。**】**同一平粜劳逸殊，浔人何智震何愚。浔人语震客：止须勤编尺一籍。事既易办费可惜，安得南浔混震泽。震客告浔人：我乡地广皆贫人。人人顾近不顾远，其势独苦穷乡民。果如君言定户口，依旧流民满街走。争夺相杀无不有，吏为攒眉官掣肘。规画井井各较然，古寺设厂何喧阗。浔人大口给钱十，十日一百青铜钱。震泽小口米合半，彼此大小总倍算。浔人十日九日闲，一人到厂籴在田。震泽发米无虚日，纷纷妇子如蚁密。始犹数千继数万，困廩将空叹无术。传闻索米人太多，拥挤不畏官吏呵。强者在前弱者倒，赫然死人横当道。吴船赤马行如飞，击撞檣橹争先归。长年失手船则覆，死人愈多网不漏。呜呼！斯民不来固死，来亦死，忍死来争数合米。不知发米日籴几，两眼睁睁望田里。浔人孙君作为《平粜

[1] 应为“雍正四年”，此处误。

行》，其词沉痛多楚声。岂知震泽之人苦尤极，求生不能死亦得，遥望南浔尚乐园。

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

十一年，水，缓征银米有差。

十三年，水，缓征银米有差。

十六年春正月己丑，大雷电。

十七年，水，缓征银米有差。

十八年，水，缓征银米有差。冬十二月丁酉，大雷电。

十九年春正月己亥，大雨雪。秋九月乙卯，地震、淫雨，禾生耳。缓征银米有差。

二十年，水，缓征银米有差。

二十一年春，淫雨，缓征银米有差。冬十一月，大雨雪，平地积五尺馀。

二十二年，水，缓征银米有差。又，以兵灾，免漕粮十之二。

二十三年秋七月，螟食禾，缓征银米有差。

二十九年夏，大水，饥民死者无算。蠲免银米并赈之。又里赈，按大小口给钱。三十年，仍饥。米石钱六千。

按：《盛湖志》仲湘《荒政新乐府》“老人粮”内有“君不见南浔、震泽挤死多老人”句，当日官赈、里赈者感不足，概可想见。

咸丰四年夏，霪雨。冬十月，河水忽涨尺馀。

六年夏，大旱，螽生。缓征银米有差。

七年夏，螽复生，入水自毙。

九年秋七月，彗星见，自北而南，数丈长。

十年夏四月，粤贼窜陷郡邑。六月十一日，镇被陷。

方廷楠《一穗轩诗钞》：官军反走弃艅艎，贼势纷乘上下塘。铤鹿乱奔倾里閈，瞻乌谁止毁村庄。由来蕴利能生孽，不信多藏反厚亡。却喜敝庐无恙在，他时买棹好还乡。龚树续《潜庐劫餘吟》：四处匪蜂起，梓乡叹蔓滋。陶安坼上客，笠泽道中诗。赤伞横天日，红巾遍地时。火光连昼夜，骨肉动离思。

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夜，彗星现北斗左侧，直扫天河。

方廷楠《诗钞》：青白冲开否塞天，星芒如彗拥无前。骚除定自东吴口，（此诗原文漏一字，似应在此。整理者注）次舍仍随北斗旋。莫叹千村仍杞棘，行看一举净风烟。帝心赫怒今应转，去旧更新象显然。

同治元年八月初六夜，有星孛。

钟鼎《小林壑诗钞》：八月丙辰昏，有星孛贯索。其芒射虚危，短如庙牛角。越二日己未，斜入天市郭。轮小色苍黑，想是水所作。始知三五前，起从斗枢落。分野记所经，数万里约略。去年五月天，彗向斗牛掠。越中亡数城，此祸甚昭灼。今观象玩占，当在青齐络。抑闻虚危南，羽林军所托。未知其端倪，吉凶究何若。问天天无言，月光窥爍爍。思之不能寐，兀坐两峰阁。

光绪元年五月，水。六月、七月，旱。八月，复水。田禾减收。

二年七月，有纸人夜出为祟厌人，至八月始止。冬，大寒。

十五年秋，大水。蠲免银米，并赈之。

二十四年夏，大旱。米价昂，每石至六千。里赈平粜。

二十六年闰八月，俗以年逢闰八月有灾。拳匪乱，东西洋

各国联军入京，两宫西狩。

三十二年夏，大风。七月，大雨。里赈平粜。

三十四年夏，荧惑南斗，雨。两宫驾崩。

宣统元年，地震。

二年夏，久雨，彗星见。

周善登《芝隐诗钞》：彗星彗星尔何恶，海内苍生见尔哭。黄昏时亘天西南，孛孛不随长庚落。吐芒直射如白虹，月夜溶溶光淡薄。体虽较大魄不精，风吹其色黑苍作。古来载籍名櫬枪，天官书详尔疋略。天櫬天枪锐主兵，兵劫宁关造物虐。我观垂象殷杞忧，不知上应奚变若。去年地震今星孛，天地灵机为谁钥。邵闻子规长叹兴，靖知铜驼先见灼。而况乾象已昭彰，鉴往知来若成约。君不见，滔天狂寇沸洪杨，此星一扫竟天长。腾腾杀气带血光，咄咄逼人寒锋芒。

三年夏，久雨。闰六月十六夜，大风，太湖水高倒灌，河水陡涨。七月，又阴雨，河水又涨，田禾减收。越年，里赈平粜。

周善登《芝隐诗钞》：平原出水为大水，此说发凡左氏始。于今水已出平原，新涨滔天犹未止。酿成巨浸芜田畴，行近低洼没街市。天灾流行两戒中，吾乡地界三吴尾。江水泛溢淹百川，黄河决口泻千里。淫雨倾盆昼连宵，飓风拔木旬数起。纷纷各省告沉灾，苏吴之间为沼矣。为问苍苍宁不仁，底事滔滔皆如是。天心人事每相困，虫孽草妖关政理。试观时政验时艰，悟澈昔贤名论旨。东坡先生制策优，淫雨大水溯来由。辟弃诸儒阴盛说，譬人嘘喻以理求。喻气冷然燥且缩，嘘气温然湿欲呼。春夏一嘘秋冬嗛，天地与人气相侔。嗛阴嘘阳判然异，调变阴阳始迓休。偏倚阳和少阴肃，阳气汗漫不能收。大造氤氲相感应，有嘘无嗛水横流。当今主少国危际，列强环伺中华柔。虎视眈眈涎疆土，海圻尽为羁縻州。

岁输金币偿无算，臣议买和君尤尤。百般新政效夷狄，刑书改轻火烈息。

纯乎水懦主乎宽，藐玩民将制不得。有嘘无喻失坚凝，征以前言信苏轼。

水哉水哉岂无因，饥馑荐臻遍南北。奚止田庐成泽国，神州陆沉悲何极。

○《水灾风》：阴霾白昼雨昏黄，大水拍天风又狂。农田半没半堤防，浪

激波冲不能当。颶起西北势披猖，东南阡陌回头望。千亩万亩沧海浪，

铜钲乱鸣应田庄。风声水声相激昂，中有一片哭声偿。声声入耳心惶惶，

吁嗟乎，宋臣诗意我未忘，中原千里作方塘。吾今诗思更苍茫，中国万里

成洪荒。

震泽镇志续稿 卷四

里人 沈眉寿 子绥 乌程 纪 磊 位 三 同 辑 龚 希 鬯 续

公署 公所 仓 废署

巡检司署在通泰桥西，旧署无考。明洪武四年，巡检李进即酒醋局废址，建于新兴桥北。俗呼庄桥。天顺六年，巡检王纲改建今地。万历四年，巡检夏濂重建，里人吴秀记。【清咸丰九年，为后练乡民号召载米直接纳仓事名白旗帮。拆毁。】吴秀《重建震泽司碑记》：震泽旧有市井而无官曹，强陵弱，众暴寡，势不能免。我太祖高皇帝以其地独远郡邑，西连苕霅，东接吴淞，南邻槜里，北枕太湖。无知之徒哨聚出没，不有以镇之，孰从而警之？于是设巡馆，置吏兵，以保障兹土。此震泽司之所由立也。按：巡检司仍宋元之旧，非明创设。详“刊讹”。司地周七亩三分有奇，曰鼓楼，曰厅署，曰衙房，曰监舍，综理周密，迄今二百三十年矣。岁月屡更，风雨摧败，椽朽栋折，倾覆敝坏，不可一日居。前之官尝请于县矣，然未有肯捐己资而以身任其事者也。乙亥九月，古杭夏君濂来任兹土，首请其事于署县二府周公，愿捐己资以构之。周公嘉其义，助以俸银，而镇之士夫耆老亦稍为助之。工始于往岁腊月，落成于今年仲春，不三月而焕然一新，复其旧规，即此可以卜君之行事矣。君秉心忠直，瘠己肥民，搜奸剔弊，不畏强梗。又捐历俸以置巡船者二，亲为防缉，无不尽其职者。是以盐盗皆屏迹远窜，辖境之内赖以安堵。新政之声藉藉于行道之口，不

惟能新其堂而已也。士夫耆老述君事，走三千里乞余文，刻石以志不朽。方君赴吾土时，别余刑曹。余听其言辞明敏，知其才干过人，以今征之益信。为略记其概如此。其令德善政，尚俟当道者最其绩焉。

丝捐局，同治朝设立，年未详。委员一，以通同州县班充之。赁民房。历任委员能书者翁庆龙，工制艺者陈宝桢，能书者林绍贻，工诗者副委蔡恩锡。

电报局，宣统朝设立，办事员一。按：浔、震均业丝商。南浔先设立电报局，凡遇商市紧要消息，必由浔转震，殊感不便。里人施肇曾商请邮传部，设办事处一，旋改为局。

广善堂 董理掩埋。在文武宫西。国朝嘉庆二十一年，里人龚振龙、倪树型、沈纬祖、吴作朋、童震魁等购地倡建。陈德魁又舍地一分二厘。

保赤局 收养遗弃婴儿。在参差浜桥西。国朝道光三年，里人潘飞龙舍地，徐学健、沈润、徐宏学、谭琨等倡建。长兴张麟记。文不录。

丝捐公所，同治朝设立，在广善堂西偏屋。

庄人宝《同治三年邑收复，里中善后事宜征信录序》：咸丰十年四月，寇陷苏城，官皆越境。各镇披靡，罕有敌忾。我镇徐君寅阶，集众倡议练勇拒守。扉屡当粮，慷慨任事。五月，随同赵忠节公克服平望，军威一振。持久力绌，轮孤翼倾，铜马鸣张，纸鸢信杳。洎至六月，遂蹂于贼。悉索家赀，犹图再举。而见背积陵阜，血流荒池，酸目噬心。须臾忍缓，亟购棺槨，遍为掩埋。苏文忠言：“暴骨非无主，仁人君子是其主矣。”井堙木刊，幕危燕散。避居沪上，俟河之清。虽华彝杂处，亦随遇而安也。贼踞苏湖三载，虔刘虏掠，煨烬靡遗，鹿铤鸿嗷，风闻日至。言念桑

梓沦胥，偕【眉批：佩字，弃也。】死无告。当食而叹，庵榦必援。施君少钦时同寓沪，偕商首肯，响募身先。会举兴仁，诺无宿义，鸠银一千几百两。初愿购米回乡，稜散积槁。适徐君奉爵官保李委办抚恤局务，是托公明廉干之人。改易银洋，分给穷困。计年长幼为口，大小或一或二，无滥无遗。殆有亲亲仁民，仁民爱物之意焉。同治三年二月，震泽收复，还我土田。抚恤总局移驻苏城，徐君亦乞假告归。斯时也，枚钉已失，椽瓦无存。燐火宵飞，炊烟昼断。号寒啼饥，不可亿逞。谋所以善其后者，全以抚恤为先。爰与程君秋舫、倪君雪樵、施君蓉塘创立粥厂，淖糜续命，粲而不殊。鬼藻成群，赖之举火。然而发棠未请，振廩先空。又况杠梁倾侈，街路蔽塞；残骸零落，败株纵横。事之有待经营，偻指不胜枚数。继念乡业桑蚕，贾多妨碍。市售丝茧，益易皋牢。假令各解悭囊，势必胥生吝色。因特联名公禀，具款上陈。蒙各大宪允行，计包抽厘，以助经费。随就善堂旧址，重加修葺。凡恤嫠保赤，粒馁诸寒。整造桥梁，建立书院，靡不次第举行。可谓好行其德，更民穷于天，不穷于人者也。抑吾窃有感焉。夫君子，在上则美其政，在下则善其俗。是以知聚而不能散者，穴管之见也。能散而不知道者，眠娕之流也。有其资，必思藏其事。慎于始，尤当虑于终。非然者，假公济私，飞洒侵隐之弊滋矣，何以坚固人信服之心哉？子思子曰：“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今刊《征信录》，庶有豸乎。为将出入款项胪列于后，并志缘起如此。

自治公所，宣统三年六月成立。内设议、董两会。议事会正议长一，吴忻森；副议长一，周积藩。董事会总董一，周积伟；董事一，倪鸿寿。

社仓在镇西思范桥北。《县志》云：在镇东圩，误。详“刊讹”。国朝乾隆十一年，知县陈和志建廒屋十楹，每楹容

米谷四百石，社长领之。今废。

国朝·俞兰台《社仓叹》：县中连年点社长，指囷分给无勉强。富民谨厚不敢承，豪猾空囊求职掌。领米百石随手无，社长由来多儻驵。奸吏明知室县罄，查米下乡索酬赠。一年一度查不穷，更有官曹来验证。官如渴虎吏饿狼，社长纳例心惶惶。相与朋比作掩饰，社鼠全耗存空仓。一朝荒歉米无著，饥民嗷嗷空仓雀。县符飞下派赈饥，社长归来笑一握。呜呼，国家立法在任人，社仓之粟何陈陈，百年尽作灰与尘。

积谷仓，同治十一年设立于慈云塔院东旁隙地。

庄庆椿《碑记》：皇上即位之二年，江南敉平。先是，曾文正公方率师南下，奏请减吴中赋额十之三。盖江南被乱几十馀年，以死伤垂尽之民，出水火而登衽席，此如天之恩所以为吾民计者，至深远也。后五年，丰顺丁公来抚吴，条议积谷章程，下所属州县尽行之，凡田一亩，带征谷一升。所在建仓储之，以备水旱不时之灾。盖吾吴既为财赋最重之区，然民俗不节于用。农夫无终岁之藏，一遇歉岁，弱者待弊，强者肆横，势固然已。大吏深察民隐，而预为之备又如此。顾克复后，江震漕收未有仓民之输纳，皆以钱数亩征，积谷所存亦钱而已。其后来宰吾邑者，徐侯致和复捐钱一千六百缗，存以买谷。后至者踵其事，积以湖丝及市肆余貯，创为积谷捐。凡五年，又得钱二万缗。今邑侯李君庆云，既于城中建仓，将买谷储之。因念震泽镇距城远，复于慈云塔院之隙地，分建一仓，凡屋若干楹。经始于癸酉春三月，落成于闰六月，凡用钱五千馀缗。至是，谷始有仓，可以备水旱，待赈发。此宰吾邑者大有造于民者也。余部民也，年老矣，不图睹斯仓之成也。考乾隆《志》，沈先生彤所辑邑志载常平仓一、例谷仓一、社仓三。常平、例谷二仓均在城北门内。社仓一在城，一在平望镇，一即在震泽镇。此修志时所存者也。今去沈先生仅

百馀年，粤贼未乱，已无所为常平、社仓者。人但知漕收之有仓，今则并无之矣。道光三年及二十九年，吾吴皆大水。其时，赈发之资皆集于富室之捐输。遭乱以后，物力人情又非复昔日之盛，故斯仓之设，尤不容已也。夫以朝廷休养生息之仁，痛痒在抱之念，宰吾邑者又皆视民如子，不惜分其赢馀，推法外之几以惠吾民，犹父母不乐己之饱暖，而甚忧其子之饥寒者，邑人士宜如何仰体盛心，以规画久远，毋令有中废而不举者哉。抑又念之：斯仓，所以为吾民水旱备也，而国家维正之，供米也，非钱也。漕收之以钱，权也，非常也。当今百废具举之际，旧制尤不可不复。此尤愿为当事者告焉。李侯，湖北监利人，初宰江西，有能声。至吴，奉檄督修沿塘桥、窦一百七十馀所，不一年而事皆举。徐侯，浙江德清人，首事者也。例皆得书。

震泽馆，唐开元二十九年，湖州刺史张景遵建，今失其处。见《乌程县志》。

震泽镇税务，宋时设。元因之，后革。今失其处。

国朝·庄观《震泽镇税务》：荻塘行道县西头，估客寥寥夜泊舟。莫问税钱能几许，也随杼柚到皇州。

酒醋局在新兴桥北，宋时设，元改为务。明初革，改建司署。

镇学 义学【书院 学堂】

镇学在镇西。宋宝祐元年，里人沈义甫建，有明教堂、三贤祠。详“祠庙”。元世祖至元中，升为儒学，设教谕一员、训导二员以主之。岁取生徒二十五名。明初革，今失其处。

按：陆金《三贤祠祭田记》，元世祖至元中，设教谕以淑后进，而策名登仕籍者凡三十人。今姓名皆不可考。文献无征，良足慨也。○又按：木香亭张氏谱载，第一世名恒，字士能，兄士杰，弟士英，皆游学震泽镇学。至正十一年辛卯，士恒应贡入京，授江淮财赋提举司兼管相府提举司事，则《祭田记》所称“三十人”者，此其一也。因士恒之贡，向来邑志所不载，今亦不敢溢入，特附见于此，使后人得有所考云。

国朝·庄观《镇学》：三子同游处，弦歌久未泯。几时重倡道，且喜得明伦。礼乐应求野，文章尚在人。遥怀私建意，易代又更新。

义学二，一在泰安桥西。国朝雍正十三年，邑人倪兆鹏建，今废。

按：《县志》云，兆鹏捐本邑田九十九亩一分二毫，吴江田二十二亩二分二毫，岁入租以给平望、震泽两镇义学脩膳诸费。县详宪题照学田例，归儒学经管。乾隆元年，奉旨：所在义学田亩仍归本人经管，以防吏胥侵蚀。于是震泽学田仍归兆鹏经管。可谓详且尽矣。不意百馀年来，渐至废弛，名存实亡，可胜慨哉。

一在保赤局。国朝道光九年，里人徐学健等倡建，张履记。

张履《震泽镇义学记》：古者自二十五家之里，即有学在闾门左右。《记》云“家有塾”是也。其为之师者，乃里中老人，“老人”本《曲礼》注疏。及退老之大夫士，以德善俗，不责取于束脩。以故先王之世，民间子弟未有以贫而弃学者。后世右文之主，鉴古立学遍于州郡县，独里学之制置而不论。繇是童稚多失教，浮游街市，流为不肖者比比而是。存心世教之君子，为之创立宇舍，聚而教之。此自宋以来，义学之名所由昉也。震泽镇当宋宝祐之初，白鹿书院长沈义甫曾建义塾，中为明教堂，又以堂东

为祠，以祀三贤。元世因设教谕、训导于此，谓之镇学。【眉批：现在普济寺东三贤祠。沈孝若宗汾等即旧址，重建于光绪十年间。】时代迁易，废为民居。我朝累圣相承，屡诏各州县多设义学。雍正十三年，邑人倪兆鹏遂于盛泽、同里、平望、震泽四镇，各建学舍一区，并割田若干亩以供经费。而吾镇之学，不久又废。今天子改元之三年，适大水为灾，群黎乏食，途有弃婴。徐君学健等目不忍，为收育于慈云寺之旁舍。粤明年某月，遂于塘南构屋居之，颜其堂曰“保赤”。又以养而不教，则禽视而兽息，俟就傅之年即延师课之，而凡孤寒童子咸得入焉。迄今十数年来，有操觚作文，隶名学官弟子籍者。于是，诸君谓是不可无以示后，以书来属为之记。余观朱子为《刘氏义塾记》，谓今士大夫徒步至三公，然一日得志，则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所以自乐其身者，惟日不足，义学之举，未暇及也。因叹刘氏之用心为过人远矣。今吾镇诸君未有贵仕臚禄，独能捐资筑室，饮食教诲，助郡县学之所不及，其用心与刘氏岂有异哉？他日更即明教堂故址，为之书院，礼聘名儒论德讲艺，追义甫之遗迹，续三贤之坠绪。则所以助成国家乐育之化者，益光且大。诸君其必乐为之无疑，爰书此以俟。道光十有八年岁次戊戌夏六月。【眉批：按，此义学田由保赤而来，今必归入区公所。又，复古书院田未识在内否。○予少时，有复古书院，每月一试，在保赤局东义学址内。试经艺一篇，诗一首。光绪廿九年，予等创办震泽蒙学堂，曾将此田拨归学堂，经费为周博三经管。次年，又由张星河创办頤塘学堂，是否亦即以頤塘书院经费为基金，予因已外出，未明底蕴，今则如何支配，待查。】

复古书院，咸丰元年里人钟鼎等倡立。同治六年，重议规复。【眉批：有经费者曰倡办，或倡立；无经费者曰创办。】

钟鼎《复古书院以朱子白鹿洞学规为教法议》：自有宋诸儒出，而四

予六经之义，二帝三王群圣人之道，复明于天下。当是时，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张横渠后先讲学，而听从者众。然其为学，未尝不泛滥于诸家，出入于佛老，反求而后有得，以继其绝焉。故虽溯天理之根源，修斯文之坠绪，有以开发后学，而其风旨造诣，不能无轩轾。迨程门弟子杨时传之豫章罗从彦，从彦传之延平李侗。朱晦翁起婺源，不远数百里，徒步从之，独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学，终身行之不怠。所著书，于周、程、张三家大有发明，创为学规。与诸生讲授南康之白鹿洞，使孟不传要道大显于秦汉六朝，及唐五季之后。嗟乎，朱子之功，当不在孟子下已。震泽镇复古书院，将以复夫宋宝祐南康山长沈时斋先生之所为也。先生领乡荐，出为南康山长，举行朱子学规，归以明教，淑其乡间后进，甚盛业也。今思复之，则并求其南康学规而复之，谁曰不宜？顾我谓书院之所以复古之道，犹未尽。国家以八股文开科取士，本欲取夫经明行修之士，有以备他日公卿大夫百执事中之选者也。设书院以课文艺，不綦重乎。今之来院肄业，徒以膏火之有无，奖赏之丰杀为念，至文行之优与否，不加喜戚于其心，岂士风之日下哉。盖经不明，则行不修。行不修，则文不得雅正，而心术又何由而清耶？院有田七万八千馀步，遭兵火化为荒芜大半，所入不足贍经费。兹拟罢课文之膏火、奖赏，改为肄业薪水。尤宜以性理经训为正课，科举副之。俾夫涵育薰陶，一以朱子之教为式。诸生进院，得名师指授，服习于躬行仁义，贯穿经史之暇则以学文，其庶乎得以服古欤？谨议。同治丁卯六月。

荻塘书院，咸丰二年里人徐厚轩等倡立。

方廷楠《一穗轩诗钞》：苕霅东来一水连，地形我镇极西偏。轩腾波浪荻塘路，吞吐风云笠泽天。报国文章需作手，传家学业待仔肩。尊儒尚学知何世，上溯渊源五百年。闲中瞥眼小沧桑，世运惊驰岁月忙。坼

堠几堆芳草绿，社仓一迳暮烟苍。空闻信伯通儒宅，不见时斋明教堂。
此日有心难绍述，翻如创造费筹量。经官时设白元兴，义举熙朝起兆麟。
再得腴田归镇学，依然书院复松陵。科名旧向龙门占，姓氏新从虎榜登。
不是先生勤乐育，群英领袖问谁能。墨兵文阵旧交锋，奖率孤军尽锐攻。
千里壮心还附骥，半生小技但雕虫。琅嬛福地从吾好，鞭弭中原敢自雄。
剩有楚伧相和曲，未忘歌叙劝成功。

两等小学，光绪三十一年周积厚等倡办，经费以义学、
复古书院田亩及丝捐。

时中学堂，光绪三十一年周善龙倡办。经费：丝捐、茶
捐。

明体学堂，光绪三十一年汤之盘等倡办。经费：吐丝
捐。

頤塘学堂，光绪三十一年张世荣等倡办。经费：頤塘书
院原有丝捐。

励志学堂，光绪三十二年徐聿廷创办。经费独任，次年
即停。

淑群女学，光绪三十三年周积理等创办。经费：各创办
人担任。

柳塘公学，宣统二年冬周维新等创办。经费：各创办人
担任。

按：内地设立学堂，肇于清季。慨自光绪朝甲午，平壤败衄。重以
庚子拳乱，各国联军入京，两宫西狩。辛丑缔约，赔款亿万万，沿海各行
省广辟租界。奇耻大辱，民意激昂。当事者非变更教育方针，不足以图
自强，乃奖励各地设立学堂，注重英算各科。一时风起云涌，我镇亦有

如上各学堂之设立也。

营汛 水栅 急递铺

震泽汛把总署在旌孝坊北，旧为千总署。《县志》云：旧制，千把总轮委防守，把总即居此署。国朝康熙三十五年，千总陆正吉割奉真道院之半改建。【眉批：奉真道院即玉皇殿，今已改为公安局。旧汛署此田，割奉真道院之半改建，并存旌孝坊。如似今之蚕皇殿，当时均属奉真道院。】乾隆间裁千总。今为把总署。随巡兵四名，坐马二匹。【咸丰十年六月，镇陷被毁。同治三年，改建于慈云禅院山门东偏屋。】

东口汛在禹迹桥东，汛房四间。巡兵五名。

南口汛在镇南蒯家港，汛房三间。巡兵四名，巡船一只。

西口汛在思范桥西，汛房三间。巡兵六名，巡船一只。

北口汛在虹桥北，汛房三间。巡兵六名，巡船一只。

双杨汛在双杨众安桥西，汛房三间。巡兵六名，战船一只。以上并于国朝康熙初建。

东栅在禹迹桥下。

西栅在思范桥下。

南栅在蒯家港。

北栅在虹桥下。

众安铺在双杨众安桥西。铺兵五名，每名工银九两。下同。

思范铺在思范桥北。

坊表

进士坊在镇北黄庄。明成化六年，知县王迪为进士黄著立。

登科坊，明成化十年，知县王迪为举人孙应奎立。今失其处。

旌孝坊在通泰桥东。宋宝祐二年，知府赵汝历为孝子陆十七立。明洪武三年，知县孔克中重建。国朝道光十一年重修。

国朝·庄观《旌孝坊》：鲁望幽居笠泽边，裔孙能诵蓼莪篇。旌书光彩来门户，卓行恢奇著简编。小字不妨垂后世，大伦应不愧前贤。休嗟故宅无寻处，仰止遗踪思渺然。

贞节坊十一。【眉批：此曰十一者，因陈熙载妻张氏，未详其处，及倪宗陛妾杨氏除去，不在内。】一未详其处，元大德二年，为陈熙载妻张氏立。

一在镇西马赋。明弘治十二年，为赵维妻王氏立。

国朝·倪宗基《赵节妇坊》：丝纶宠锡荷荣褒，共仰凌寒劲节高。株李夭桃摧折尽，独馀断碣卧蓬蒿。

一在古泉桥东。国朝雍正十年，为金蜚妻黄氏立。

一在镇北鸟嗜扇。国朝乾隆二年，为沈德音妻庄氏立。

一在镇北十都村。国朝乾隆三年，为庄德润妻吴氏立。

一在镇西杨定桥。国朝乾隆八年，为乌程贡生张时望继妻董氏立。

一在镇西绿葭庄。国朝乾隆八年，为湖州府学生员沈士宾妻丁氏立。

一在镇西北金家浜。国朝乾隆三十五年，为倪宗陞妾杨氏立。

一在镇西马赋。国朝乾隆四十二年，为吴立夫妻庄氏立。

一在镇北后河。国朝乾隆四十三年，为庄宗璧妻沈氏立。

一在镇东双杨。国朝嘉庆二年，为监生潘仙根妻丁氏立。

双节坊在镇东参差浜。国朝乾隆七年，为监生张国光妻章氏、子濂妻沈氏立。

贞烈坊在镇北穆祥桥北。国朝嘉庆十一年，为吴榕妻沈氏立。

节孝坊在镇东驴下圩。咸丰四年，为徐酝妻沈氏立。

孝子坊，同上。同治十一年，为徐学健立。

百岁坊，同上。同治十二年，为徐湘波侧室沈氏立。

桥梁

底定桥，俗呼大桥。在镇中，初建无考。宋淳祐二年重建。元至大二年，广济寺僧再建。明景泰元年重建，嘉靖三十二年又建。国朝康熙二十四年，里人潘思川修。乾隆三年，诏发帑重建。五十二年，里人蔡振业修。
【民五年，因火灾后，募款重修。】

报恩桥旧名庆源，徐师曾《吴江县志》云，《府志》及《县志》并误作“会源”。在镇中。屈运隆《吴江县志》云，在三贤祠前。《县志》同。【眉批：此三贤祠在镇中，无考。】初建无考。宋嘉定中，屈志误作明嘉靖。里人黄伯宁重建。明嘉靖中圮。后易以木，改今名。【民七年，由震市办事处募款重修。】

思范桥在镇西，初建无考。元至正二十三年重建。明嘉靖十一年，徐志作二十一年。道士姬玉衡修。国朝嘉庆二十四年，里人龚振龙、陈士元、陈德魁、张宿五再建。

禹迹桥在镇东。国朝康熙五十四年，里人倪宗增、吴永祚等倡建。乾隆四十年，方勤中等修。四十九年，里人谭修谓、沈跋云等重建。以上四桥并跨运河。

青石桥在镇东。【光绪二十年，里人口□□等募款重建，易名青泽桥。】

政安桥，俗呼张湾桥。在镇东，初建无考。明洪武中，邑人沈子进重建。【眉批：张湾之名，见《姑苏志》，非俗呼也。可见沈子进重建时，就是张湾桥。徐、谭等，桥改今名。此秉笔者不读书之误。照录钟氏注。】《县志》仍旧志，误为初建，详“刊讹”。国朝道光十年，里人徐学健、谭琨等再建。【宣统三年，拨丝捐重修。】

国朝·张萼《张湾桥晚步》：烟靄净天空，芳塘一望中。远峰堆晚翠，飞阁入流红。网晒榆梢日，帆移柳外风。偶随邻叟语，不觉过桥东。

慈云桥在慈云寺东。明嘉靖中，寺僧建。国朝道光九年重建。

火烧桥在镇东，久废。

东观音桥在镇东，久废。

古泉桥，一作五泉桥，一名曲桥，俗呼斜桥。在底定桥东，初建无考。国朝道光九年，乌程温璞，里人谭琨、吴榦等重建。

国朝·徐文义《古泉桥》：冲衢虹影卧横斜，雨后银鱼出水涯。占得江乡好风味，古泉桥畔是余家。

通泰桥，俗呼观音桥。旧名嘉泰，在庆源桥东，初建无考。明弘治七年，里人孟庸等重建，沈昌言记。上有亭，后建观音阁。国朝道光十一年，里人倪树型、徐学健、程振麟、龚邦俊等再建，改今名。

明·沈昌言《震泽嘉泰桥记》：吴江治城西南有震泽，又名笠泽。土壤阜腴，湍流渊激，东达吴淞，西连苕霅。烂溪出其前，具区踵于后，诚一嘉会也。《禹贡》所谓“震泽底定”者于兹矣，古为驿道。李唐时，湖刺史于頔筑塘，以利行者，后人因其名曰“頔塘”。【眉批：按，钟氏以湖刺史于頔筑塘一节，指记者。沈昌言以讹传讹，难以取信。应节而不录。然亦未详注误之来由。恐亦未是，应在阙疑之列。髯志。】民居百馀家，支流界其中，由塘之北而注于具区。旧有桥，以济不通。碑志无存。□□□□□丑，圮于洪水。天寒水冱，病涉者众。时，邑令四明金公由进士而来兹莅政，见而叹曰□□□□□□分内事也，其可缓乎？亟出公帑之蓄储以为倡，访里人之才干迈众，乐施勿靳者□□□□□□□□事而完之。孟庸毅然领命，乃鸠工伐石，卷甃虹□材钜工，殷悉已出资，略无吝色。□□□□□□东西延袤百尺，其阔以六之一。工垂既，且谋于众曰：“不建亭于上，则不足以壮

观”，而□□今□□□□□建屋三间以覆桥，使行者得憩息焉。砌街左右，以属桥登无汎，而趋无蹶。凭栏四望，□□□□□□□□山层峦叠嶂，吞吐云霞。北则具区万顷，澄波巨涛，滔浴天日，急流奏其下，泠然有□□□□□□□□则往来无滞。人民昔之病涉者，兹则徒负无虞。规模壮丽，视昔有加。肇工于弘治□□□□□□□□甲寅九月六日。孟庸以成绩告于邑令，喜而仍额之曰“嘉泰”。盖祈桥成之后，无□□□□□□□□圣天子至治之泽焉。将书其事于石，以垂不朽。属记于余。余惟《春秋》之法，常事□□□□□□□□矧桥以济人，而为善之最者乎。且众之仁，孟庸之仁，而惠其患者。又起而曰□□□□□□□□喜□时和年丰而已哉。盖知孟庸素乐善世，凡桥之圮者，新之；途之欹者，平之；堤之□者，□之，□□□□□□之中者固多。殆膺嘉泰之福于一身，而优游于耋耄之乡，自天申之。又将□□□□□□□□□□久而弗替也。故记之，以为将来劝。弘治十一年戊午季秋菊节前吉日。

新兴桥，俗呼庄桥。在镇西。

太平桥在镇西，初建无考。明洪武五年，邑人谢寿重建。国朝嘉庆二十四年又建。【眉批：此桥或即在今之萧宅西。】

香花桥在普济寺东，初建无考。国朝嘉庆二十四年重建。以上十桥并在运河北。

参差浜桥在镇东。

三板桥在镇东。

北新桥在底定桥西。

坝桥在报恩桥东。以上四桥并木桥。

普安桥在镇西，初建无考。国朝嘉庆二十四年，里人龚振龙等重建。以上五桥并在运河南。

泰安桥，俗呼祠堂桥。在通泰桥北。旧架木为之，国朝嘉庆二十四年，里人倪树型、龚振龙等易以石，改今名。

福缘桥，俗呼旱对街桥。在桃源洞西，今湮。

善庆桥，俗呼水对街桥。在后河。

虹桥在镇北，初建无考。国朝乾隆四十五年重建。

【光绪十八年重修。民廿四年六月，移建四古墩。】

国朝·倪师孟《虹桥晚眺》：悠然闲眺出尘嚣，一路归鸦破寂寥。寺拥残霞明雁塔，波浮新月落虹桥。泉声远共溪流急，帆影低随浦树遥。此地真堪供傲傲，沧江何用学渔樵。【蔡芸修《伽罗堂诗钞·虹桥晚眺》：临眺意苍茫，东皋夕吹凉。新苗才上绿，垂柳半消黄。雨过渔矶涨，人归鹿逐荒。遥天晴树外，历历辨岚光。平芜馀落日，银汉众星微。地阔凉生树，天低月映矶。儿童呼犊返，鸥鹭向人依。归去黄昏后，凭轩敞素帷。】

塔影桥在虹桥西。旧传八月十五夜，慈云寺塔影见于桥下，故名。初建无考。国朝嘉庆四年重建。【民廿四年，因开转道河移建。】

国朝·庄观《塔影桥》：荒桥乱石隐村墟，中望浮图咫尺余。怪道月光寒似水，一条倒影伴游鱼。

花园桥在塔影桥西，初建无考。国朝道光十七年重建。

穆祥桥在虹桥北，初建无考。国朝嘉庆十三年重

建。

圣塘桥旧名水月，在穆祥桥北，初建无考。国朝康熙中，水月庵僧募修。嘉庆十七年，里人张士伟、凌凤羽等重建，改今名。

鹤皋桥旧名利济，俗呼高桥。在圣塘桥北，初建无考。国朝道光十九年，里人徐学健、徐宏学、庄炳璫等重建，改今名。

明芝桥，俗呼盲子桥。在大港，旧架木为之。国朝嘉庆中，易以石，改今名。以上十桥并在镇北：

南安桥。

日晖桥。以上二桥并木桥。

义嘉桥，初建无考。国朝嘉庆六年重建。

戴公桥，初建无考。国朝康熙中重建。嘉庆二十四年，里人龚振龙等又建。

分乡桥，初建无考。国朝嘉庆中，里人龚振龙等重建。

明·沈仲陶《分乡桥》：澄源震泽两乡分，立社名桥自昔闻。桑柘影高耆老集，众中割肉有陈君。

众善桥，初建无考。国朝嘉庆二十五年，里人龚振龙等重建。以上六桥并在镇南。

柳塘桥跨运河，初建无考。明万历中重建。见庄观《记》。国朝康熙二十年，《县志》作十八年。僧达宗即恒水，《府志》作如恒，误。募建，里人庄观记。文不录。【同治八年，道士胡芝麟募款重修。】

国朝·吴祖命《恒水上人募修柳塘桥成赋赠》：忆自情亲鬓各苍，羨君五体礼慈王。不嫌城市持莲钵，得就津梁在柳塘。斗室深谈多墨客，一囊闲缀小诗章。品题雅望谁能似，应许前身是姓汤。

众安桥在柳塘桥东。明成化中，邑人周麒建。国朝道光二十年，邑人杨堃，里人徐学健、谭琨、陈德培、程庆馀等重建。【同治八年，道士胡芝麟募款重修。】

仁安桥在众安桥西，初建无考。国朝乾隆四十五年重建。【同治八年，道士胡芝麟募款重修。】

吉利桥，初建无考。国朝道光二十年重建。【光绪二十年，郑樟华募款重修。】

万安桥。俗呼朱家桥。

富安桥。俗呼东桥。【民国九年，道士钱□□，周维新、叶树彬募款重建。】

西安桥。俗呼西桥。以上七桥并在镇东双杨。

杨定桥，俗呼东杨定桥。初建无考。明洪武中，邑人黄十秀重建。天启中再建。国朝嘉庆二十四年，里人龚振龙等重建。

安庆桥，俗呼西杨定桥。初建无考。元至正中，邑人谢子实重建。明成化二十一年再建。国朝嘉庆六年又建。道光二十三年，里人倪林、徐荣森等重建。以上二桥并在镇西北马赋。【民七年，由震市办事处募款重修。】

陶家坝桥在镇西南马赋^[1]。【按钟氏志，今访其处，惟有桥名富安者，疑即是也。】

[1] “在镇西南马赋”原文当作注释。

迎福桥，俗呼哑子桥。初建无考。国朝嘉庆中重建。
聚宝桥。

榻水桥。以上三桥并在镇南蠡泽。

高桥在镇北黄庄^[1]。国朝嘉庆二十四年，里人龚振龙、童锡祚等倡建。

会源桥，俗呼杨家桥。初建无考。国朝道光八年重建。
香花桥。以上二桥并在镇北十都村。

廊带桥，初建无考。国朝嘉庆十六年重建。

潘祥桥。

箬帽桥。

万福桥，俗呼乌梢桥。初建无考。国朝道光七年重建。

以上四桥，并在镇北徐家漾口。

古迹

蠡泽湖，以范蠡养鱼于此，故名。一名斩龙潭，俗呼沙泥潭。相传大禹治水，斩黑龙于此。详“杂录”。

明·沈密《蠡泽湖》：大泽震洪涛，蛟龙互相窟。驱放禹之神，何事飞剑术。千载巍奇征，龙蜕齿齿栉。底定功遥遥，潭光曜赤日。何彼鸱夷子，攘作豢龙室。贪夫徇其名，夸蠡忘禹迹。黩货风滔滔，清世俱成汨。至今归田人，假以为口实。试言名与利，清浊有差秩。逃名既为高，射利能无黜。安借斩龙剑，纷将利徒骋。国朝·释荫在《龙潭》：胡僧爪脱红线痕，奔雷怒拔苍松根。梦中白衣泪如雨，宝瓶倾出泥鳅魂。神刀忽闪秋空碧，白日无光潭水黑。至今夜夜射雷火，麟甲晶荧海苔裹。蚌

[1] “在镇北黄庄”，原文在句末，当作注释。

母笑嚼珊瑚花，吐出明珠光一颗。【钟鼎《游神禹潭上山亭记》】震泽市南三里有潭洼然，曰神禹斩龙者，四千年前遗迹也。方禹之治水，驱蛇龙放之泽中。泽，龙窟也，其震荡固宜。且龙性乖戾流毒，禹不能训，则斩焉，以成底定之功，亦无足怪。潭之上，今为应天寺山亭。唐以来，旧矣。昔人记录之，书载有唐李翬震泽野步，邂逅龙女，俄闻隔水钟声而别。前明王高士锡闻咏震泽古迹，遂题为“龙宫芷药”云。岂尧时洪水泛滥，龙为民害被戮。今其子孙，犹有家于此潭耶？戊辰之秋，应天僧性江邀余游潭上山亭，问神禹治水之事。余考《水经》，三天子障及天目翔凤林，皆有瀑布，水东北流，弥漫吴越间，为古震泽。卜子夏所谓“吴越有具区”是也。具区之水多震而难定，故曰震泽。郦道元谓，始新四十七瀨，寿昌一十二瀨，桐庐於潜凡十有六瀨。太末之飞湍，悬水百馀丈。诸暨之五泄，悬水二百馀丈。瀨皆峻险，望若云垂，悬流动地，奔波腾天。泽之震，岂独祸哉。荒渺传闻，不过以居民时得淮间龙骨为信耳。殊不知神龙蛻骨，岁岁有之。然则世传为潭中之龙，旷百代而子孙涵淹生育于此。吾知龙非获戾于神禹者。当是时，召集百灵，搜龙请命。其或有功于三江震泽之间，未可知也。性江曰：善。愿书之，以解千秋之惑。且镌为神禹潭碑记。】

钓台在蠡泽应天寺前，相传范蠡钓鱼处。

国朝·沈金渠《蠡泽钓台》：斜阳淡孤村，野艇入烟渚。有矶截中流，云是钓台址。钓者今安在，扁舟去如驶。我欲从之游，五湖何处是。苍苔无履痕，绿尽一溪水。

张墩在牛娘湖，以唐张志和钓鱼于此，故名。上有浮玉庵。详“寺观”。

唐·张志和诗：数椽结庐，一水环镜。玉山浮游，震泽清净。明·范

允临《题张墩》：蒹葭迷望远，浩森碧湖深。沙屿晴浮玉，祇园旧布金。钟敲明月冷，渔唱夕阳沉。欲挹玄真子，烟波不可寻。○晴湖连碧空，梵籟水声中。近瞰蛟人室，新开龙子宫。一竿怀往日，孤艇载清风。余亦投簪久，相期理钓筒。徐朋伯《过张墩》：忆得前身张志和，一纶终日傲烟波。檐阿仅许巢乌鹊，门外多教长薜萝。细雨鸡窗悲短褐，杏花村酒湿渔蓑。啸歌浮玉山头月，阮籍重来识得么。吕元和《访张墩古迹》：环碧无馀地，西方法界开。也非离市俗，自不异天台。竹里煎茶去，芦中鼓枻来。好教张钓叟，还识镜非台。王叔承《游张墩》：洞庭探胜后，又泛此孤墩。水碧近围座，山青远到门。开尊鸥影乱，鼓枻浪花翻。吾爱玄真子，何时酒再温。孙淳《过张墩》：一水长无限，截流生小汀。树添孤寺绿，烟护四村青。客舫几能到，农歌遥可听。传闻风雨夜，仿佛钓舟停。又《同惠常、石香、扶九宿张墩》：闲房在秋水，水气自能封。幽响但存竹，高寒却到松。鸟随云入梦，苔喜客留踪。翻厌多来楫，归心起曙钟。闵元衡《张墩诗并序》：吾乌程有泊宅村，本玄真子泊舟之所。至宋方勺征之金石，始定之。松陵张墩亦其旧宅，乃皇明二百馀年未有晚然揭之者，吾师平翁相君，殆有独契焉。旧传元真同颜湖州游平望驿，酒酣，起为水戏。施席水上，独坐饮啸，有云鹤随之上下，遂挥手谢别，上升而去。则其神，未必不往来于斯也。兰若之旁可无祠以迓之乎？地阔不逾亩，宛在水中央。虽无岘首对，浮玉名相当。在昔处士居，今作比丘场。扶光斜古岸，榆柳纷成行。竹院屹庚辛，九暑自生凉。持杯劝僧饮，摇手指法王。不闻远与印，亦爱吾辈狂。烧猪并沽酒，千载犹称扬。庵僧笑谓余，君子道其常。谑浪殊未已，林鸟报夕阳。归舟数往迹，孰是元真坊。我生苕霅间，而与红尘将。愿言营泛宅，瀟潇云水乡。释普两《自洞庭过张墩》：僧来湖上不孤游，七十峰头尽在舟。入浦帆声先日落，开

门山色傍云收。鹤衔剩叶忘篱冷，鸥立残冰信水流。尚有前滩渔石在，何人垂钓月当楼。**国朝·吴祖修《张墩》：**泛宅浮家在此中，药畦竹径两三弓。世间纵有争墩者，万顷湖光定属公。**王棠《春日泛舟牛娘湖过张墩》：**东西廿里水云长，旧是元真泛宅乡。不少名流耽啸咏，惜无贤尹重词章。野梅白糁离尘地，细柳青扶唤渡航。栋宇倾欹钟磬寂，一番历劫小沧桑。**【王徐庠《张墩怀古》(八绝，《蛰广遗稿》)：**莼鲈家世本风流，南浦归来理钓舟。浅水芦花春睡足，有何长梦到封侯。**○江湖无定往还踪，一笑家山付晚风。**老嫂制裘兄筑室，都来招隐水声中。**○四海论文孰主宾，太虚明月共相亲。**放怀只觉乾坤小，醉眼看世上人。**○浮家苕霅几经秋，雨细风斜汙漫游。**长物无多琴鹤稳，何劳刺史为更舟。**○鸥鹭心情蓑笠身，九重优诏为图真。**渔歌一曲南溪晚，烟水苍苍不见人。**○飘飘仙骨瘦峻嶒，万顷烟波一席乘。**除却随身奴婢外，别无眷属累飞升。**○泽国茫茫旧卜居，满湖芦荻碧扶疏。**春来千尺桃花水，最解相思是鳜鱼。**○泛棹牛娘夕照天，白云红树两茫然。**一湾浮玉庵头月，曾照渔翁蓑底眠。**钟鼎《张墩怀古》：**南浦抽簪便下湖，回轩巷口故园芜。越州东郭无多路，斜日收纶傍绿芦。**○五百滩头一帆风，别来松桂草堂中。**鹤龄垂白应相盼，渺渺寒涛觅钓蓬。**○天子曾图世外形，渔歌唱断数峰青。**松江无岸烟波阔，谁认苍茫处士亭。**○泊宅村东浪接天，破船风雨那能眠。**清忙刺史从游便，相是诛茆大历年。**○更有苕溪桑苎翁，太虚明月往来同。**清谈四海作茶会，风竹萧萧炉火红。**○浩荡难寻似白鸥，大夫桥畔水空流。**牛娘风月勾留住，辜负平生陈少游。】

养鸭池在镇北，唐陆龟蒙养鸭处，遗迹尚存。

国朝·王锡阐《陆龟蒙养鸭池》：方塘接墟市，鸥鹭昔同群。寂历绿蘋际，衰草带斜曛。高咏复我辈，天随恨不闻。**【按：朱鹤龄《书笠泽从**

书后》：“镇西桃源洞为宋杨侍郎绍云之居，其后即养鸭栏故址。”当时另有养鸭池在北耶？】

普济寺古柏。详“杂录”。

明·王世懋《震泽古柏》：水部祠前柏，何年尚郁然。地缘乔木重，树为昔贤传。白鹤云双去，苍龙夜独眠。未须材用世，自有势参天。王叔承《震泽普济寺观古桧歌，同吴明卿、方仲美赋》：沙门老树惊奇崛，四百年来青未歇。气交古佛通精灵，命落残碑题岁月。皮为黛石根为铁，琥珀为脂玉为节。曲柯倒纽上下错，尖梢反掬东西掣。扶疏入画画不成，苔痕腻锁雷神结。雨馀细叶浮烟出，新枝旧枝宛相躑。飞天仙女生绿毛，堕地骊龙蜕苍骨。西方双树何时分，婆娑独立江南渍。寒色虚摇五湖月，清阴薄洒诸天云。忽漫星槎过笠泽，酣歌树底流光碧。秦亡争笑大夫松，蜀破空怜丞相柏。信是僧家佛日长，贝叶昙花幻今昔。昔者火烧阙里桧，仲尼寂寞斯文坠。今来风击虞山枝，言游惨淡文章废。儒林乔木奈如许，野寺孤根聊酌汝。庄元臣《普济寺老桧》：自注：相传唐时物。具区秀色扶舆蟠，灵根结此青琅玕。大枝小枝铁戟折，苍气紫气奇云团。二仪迁运自陵谷，三朝陈迹亦波澜。神物兀然终偃仰，阅尽人间几岁寒。周应仪《普济寺古柏》：幽境看奇柏，人言是伏龙。风雷天半黑，碑裂百年封。劲干参霄汉，苍虬堕碧空。徘徊不忍去，忘却我飘蓬。国朝·张隽《吊古柏》：轮囷千年卧泽滨，亦于今日厌风尘。无情不似支离叟，枉为温郎洒涕频。徐崧《吊古柏》：槎枒屋角少秋阴，脱尽皮肤死尽心。莫便笑伊枯木去，至今风雨有龙吟。张四炜《震泽普济寺龙柏》：神物龙成树，灵根柏似龙。爪枯云不护，皮剥藓为封。蜿蜒犹前态，阴森失旧容。曾思葛陂杖，殊逊此遗踪。庄颐由《古柏叹》：具区古柏真奇绝，苍枝横发凌霜雪。日月精气之所成，龙形夭矫如天设。千载排张云气流，翠阴微动风

飕飕。烟霞散乱重重盖，相传往往有神留。一朝天意夺其魄，虎倒龙颠仅存格。败鳞残甲倚颓垣，来往行人叹摇落。吁嗟乎，奇材犹遇不测灾，世情变幻何足猜。

水桃源洞在镇西，今失其处。宋礼部侍郎杨绍云所筑。见《木香亭张氏谱》，详“刊讹”。【按：清朱鹤龄《书笠泽丛书后》：“镇西桃源洞为宋杨侍郎绍云之居，其后即养鸭栏故址。”养鸭池似在西，不在北。□□养鸭，岂当时另有养鸭池在北耶？眉批：我族承德堂后园，异石林立，中有池极深，池旁池底均系玲珑湖石。水稍涨，池鱼穿石唼水。有亭翼其上（亭址尚存），中有石榻，下即池也。于道光朝得之于沈氏。按：杨侍郎绍云定轩为沈氏所得，我族承德堂又得之于沈氏，此必桃源洞遗址无疑。惟墙西佳石，才于民一四年为乌镇徐氏购得，扫除净尽。】

柳塘亭在镇东双杨柳塘桥北。

明·谢常《柳塘亭》：春波绿涨浓如酒，色染鹅黄万株柳。不比陶潜只五栽，掩映芳池三四亩。晓卷湘帘倚画栏，飞来谷鸟语闲关。乍经宿雨回青眼，低舞春风学小蛮。桑条细绾丝千结，那许行人浪攀折。玉骢嘶旁影摇春，紫燕拂翻花坠雪。苕溪山水最清妍，柳塘胜处更堪传。稽山贺老知何处，拟约来游系钓船。

水晶楼在浮玉庵，僧大德建，今废。

明·闵元衡《登水晶楼诗并序》：都⁽¹⁾太仆好游，游辄有记。此则仅存一绝，末云“却怪山僧不起楼”，余戏和云。自辟乾坤向此浮，芳名喜已占千秋。我来似有机缘在，纵目看山啸倚楼。赵鸣阳《题水晶楼》：沙聚波心一点浮，渚青涛白几千秋。收来泽国无边意，七十馀峰尽入楼。

(1) “都”字，原抄稿为“柳”，旁注“都，照钟氏藏志改”。

庄世芳《登水晶楼》：一柱中回既倒澜，危楼绀影插飞湍。浮空海蜃当窗见，咒食江鼋俯槛看。万顷荻芦风色暖，一檐星斗浪花寒。嚣尘不到栖真处，袅袅香云护法坛。吴允夏《水晶楼》：已如天上坐，亦是镜中行。四受远山色，云飞万里情。刘锡元《辛未夏，同台衡社友集水晶楼》：画栋飞甍一何壮，巍然高出培塿上。胸中造化眼界宽，迹扫烟云天宇旷。虚游心在鸿蒙间，土苴俗物难追攀。侧身凭栏送落日，飞鸟尽处无青山。八窗洞达含虚明，天光水色同一清。人人具此清净眼，妄翳无根嗟自生。我喜登临穷眼力，诗意图前道不得。吟怀磊砢未可降，一笑忘形了空色。释大莲《登水晶楼》：访旧论心倚画楼，凭虚廓落五云浮。窗含晓日红千丈，幔卷晴空翠一钩。眼力尽头天地合，风尘起处古今愁。欲知不二门中事，试看寒光射斗牛。释道乘《登水晶楼》：镜水图山总玉浮，弹丸突出几千秋。绿杨野艇飞无数，倦即推窗放入楼。

震泽镇志续稿 卷五

里人沈眉寿子绥 乌程纪磊位三同辑 龚希髯续

园第

唐

震泽别业在镇北，陆龟蒙所治也。龟蒙家甫里，尝往来于此。详“刊讹”。【眉批：甫里，松江。】

国朝·吴覲文《震泽别业》：【注：录《竹轩诗集·震泽别业》（《松陵诗征》）。按：此集吴覲文，字覲伯，号竹轩所著。清雍正朝人。曾应王宫詹艮夫之聘，衡文山左，与官詹及幕中诸名士日夕唱和。】昔闻天随子，栖迟厌城郭。别业震泽间，放诞谢羁缚。编篱插杞菊，耕墢荷蓑箬。穷年著丛书，载籍夸极博。既却高士名，弥肆江湖乐。兴来携钓具，孤蓬任飘泊。长啸弄明月，踏浪赤两脚。世或讥散人，欣然不知怍。观其所自歌，愤时盖有托。生遭唐季乱，深用忧民瘼。藩将骄弄兵，禁军复凶恶。补败与均荒，官家谁议度。进退局签权，【眉批：宋·陈叔之，先王安石为相，称签相。因其始附安石，及为相，又稍持异议。曰签相，即取庄子“得鱼忘筌”之意义。】初非傲人爵。所以狷急性，遇事时发作。至今白莲寺，烟水生漠漠。遐踪不可追，长空矫孤鹤。朱尔澄《震泽别业》：先生居甫里，别业云水曲。遗址仿佛间，幽芳剩杞菊。欲寻斗鸭栏，水馀鸭头绿。周孝学《震泽别业》：篱篱杂人烟，巨镇临震泽。南映卞峰青，双箬春流碧。

甫里天随子，幽栖此焉适。先生儒者流，缥缃手不释。物外散闲身，耻令天地窄。课耕补农书，嗜茶成水癖。细雨鱼可脍，和风鸭群拍。时或载笔床，江湖入虚白。郡守雅好事，兰堂约词客。于喁得酒民，束笋新篇积。
【眉批：庄子《齐物篇》，前者唱“于喁”，后者唱“喁”。于，欸声。《诗经》：“于嗟乎驺虞。”】千年逸韵传，莫问当时宅。应与褚家亭，树艺分阡陌。

宋

通儒堂在通泰桥东，左朝奉郎王蘋所居。以高宗目为通儒，故名。

唯室在镇西花园桥，教授陈长方所居。

定轩在通儒堂北，礼部侍郎杨绍云所居。中有桃源洞，广数亩，异石林立，真德秀记。《县志》作刘钥，误，详“刊讹”。
【眉批：即今山泉茶室，为沈氏所有。】

宋·真德秀《定轩记》：震泽杨公以“定”名轩，而贻书于某曰：“盍为之记。”予谓“定”，一也。而有儒者之定，有老氏、浮屠氏之定，未知公之志，果奚所属也。自儒者言之，则《大学》自定而静，静而安，安而虑，虑而得其寂然不动者，正所以为感通之体也。自二氏言之，则其所谓泰定，所谓禅定者，兀然枯槁而已尔，漠然清虚而已尔。人之一心与造化侔大者，以其往来阖辟之无穷，动静出入之俱妙也。今以兀然、漠然者为定，则是无用之体，不感之寂也。其可乎？公以敏达果锐之材，而为明天子所任属，盖尝屏上游，护天堑，开大幕府，制置长淮。今又以法从近臣，而总六师之赋，其志存乎立功，其谊专乎报主，固非栖心无用者比也，则其所属必儒者，而非二氏奚疑。虽然，定之难能也久矣。自穷居独善之士，捐百事息万虑，以求之，有终其身而弗获者。况于履功名之途，践富贵之境，凡为吾耳目之瞶、心志之蜮者，坌至错立于前。菀枯荣丑，可喜

可骇，日百千变。其亟疾若破山之霆，其震荡若发屋之风，其眩乱反覆又如一叶之艇，而舞翻空之涛，甚矣哉，定之难能也。若是者，其患焉在？曰“心无主”而已矣。窃尝闻之，敬则心有主，而物听命。不敬，则物为主，而我从之。古之君子对妻子，犹君师之。临处幽室，甚十目之睹。所以养吾心，而为万物之主也。心有定主，然后有定见。有定见，然后有定力。酬酢万变，无不可者。是则儒者之定，而公之所志也。夫理有定，而事无方。随事以应之，使各适其可，即所谓定也。若乃处义未精，而猥曰“吾守之不可易”，是直私意之锢尔，乌足语定乎哉？故主敬、穷理交相为用。东鲁、西洛之正传，有不可诬者。公之大父紫微公，受学于伊川之门人，为先朝名侍从。公之所学，自其家世，且方婴繁剧而不乱，遭变故而不慑。其于“定”之一言，用力深矣。顾予何足以发公之志。姑诵所闻，以复命云。

国朝·倪宗基《定轩》：何处重寻工部轩，荒园乱石小桃源。沧桑宇宙浑如梦，漫拨琵琶酒一尊。【钟鼎《荻塘棹歌》（摘录）：定轩唯室久倾颓，谁访通儒遗韵来。千载春风街北角，正宜复古院新开。】

尊经阁在定轩西，陈行之、得之兄弟因杨绍云旧居，辟阁藏经，故名。【眉批：现施省之于晓庵桥中学继筑尊经阁。“陈行之”旁注：思是今吴怀德堂及陆姓一带地址。】

陆孝子宅在通泰桥东，孝子陆十七所居。宝祐三年，知府赵汝历旌其门。

元

木香亭，今改为张氏祠堂。在福缘桥南，提举张恒所居。详“杂录”。【眉批：今为邱氏所得。】

明

康庄在镇南，按察使吴秀别墅。内有石室三。【眉批：见徐崧，字嵩芝《百城烟水》，又有《臞庵集》。】中一室，刻范蠡、陆龟蒙、王蘋、陈长方、杨邦弼、陆十七、沈义甫、杨绍云、张源像，并秀所为《九贤祠记》。又有石刻“平山”二大字，系宋欧阳修书。本在扬州平山堂，吴秀罢官时摹勒于此。【东一室刻有宋文信国草书、吴草庐隶书碑，又有唐吴道子绘至圣先师及十哲像碑。】国朝康熙二十八年，秀六世孙嵩年重修。

施守官《吴大夫园记》：夫菟苑、金谷，徒侈崇汰之风；蓬径、菊篱，故是穷酸之态。终南贻讥于捷径，北山见诮于移文。或夸诩富盛，或湛溺隐沦，或中怀蚊慕，或外假鸿冥，斯岂道德之符，抑亦岩穴之羞也。以方于今观察平山吴公，讵不大有径庭矣哉。吴公者，我吴兴之名卿也。蚤驰英誉于儒林，旋占巍科于贤籍。爰从鳩署，出握虎符。乃其在郡也，幕鲜请闲之宾，□□□投之牍，庭无敢欺之吏，乡绝□负之氓。煦冬日于江州，则讴颂磨崖；驱秋螟于维扬，则尸祝比屋。固九列之待次，三事之必践也。何图向用伊始，萋菲随构，遽释尘綬，言返初服，视荣宠其若遗，脱贵势焉犹屣。于是选地苕溪之胜，卜筑吴江之滨。□弁轘而为山，引具区以作池。高楼望远，则百里萃于目中；华馆临深，则千顷同于几下。石梁婉委以跨堤，屏障逶蛇以夹路。密室则隆冬常燠，阴宇则盛夏恒清。又有长梧苍翠，修竹团栾，珍果累实，嘉木荫檐。其他奇葩殊卉、异形怪石耀乎灿烂，言之所不能殚也。洵足遣累颐神，娱衷散赏者矣。及夫巾车屡驾，宾客满座，觞咏竟日，憺然忘归。芰制荷衣，希灵修之轨；兰桡桂楫，乘与犹之兴。夤缘林曲，则关关多睦耳之音；徙依药栏，则蕤蕤皆娱目之品。而又且耦沮溺于田间，事求羊于方外，尝丈人之抱瓮，守老氏

之知足。受简属诸枚马，染翰托于金石，盖偃仰一丘，而志遍五岳。栖迟卒岁，而□□不朽，□而天游□而内观者也。是故值无讳之朝，丁利见之期，海内荐绅先生靡不攘臂议进，弹冠策征。而公独以鸿渐之羽，□迹于燕爵之群、凤翙之姿，蝉蜕于埃塗之表，行藏付之用舍，卷舒□□□□。允哉熙朝之循吏，圣世之逸民乎。昔仲长抗论于乐志，安仁著赋于闲居，中立盘桓于绿野，君实优游于独乐。古今同途，心迹一辙矣。嗟乎，才生于世，世实须才。然必忘世者，而后可以用世。故孔明不终耕于南阳，而安石不久卧于东山，良有以也。当宁之上，谅必有竟公之用，而夺公之乐者。公即欲老兹园也，恐弗可得已。

明·庄宪臣《宿康庄》：不知身是客，云卧意何长。山月疏棂灿，松风小阁凉。鸟呼醒梦短，絮舞得诗狂。底事横塘路，喧逐镇晓忙。庄元臣《冬日过吴氏康庄小饮》：康庄虚寂远尘埃，有客相携共举杯。愧我蝇营迟远迈，羨渠鸟倦赋归来。林梢萧瑟秋风古，人影参差鉴水开。取醉莫愁投老计，须知松菊易为栽。国朝·沈虬《同周长康游康庄》：廿载相思此度来，平泉名胜旧亭台。碑留名字欧公笔，崦种千株处士梅。花鸟春风供啸咏，文章遗迹久蒿莱。登临无限升沉意，总付陶然浊酒杯。王锡阐《春日康庄观梅》：片帆逐意探幽微，斜转溪流傍古矶。香起静中知有国，影横疏处更藏扉。铛携云径烹寒涧，酒问村家质敝衣。展屐无凭高处望，罗浮新见野烟飞。【眉批：《黍离》之感随处流露。】释超伟《同耀庵居士游康庄》：素爱名园胜，今同高士来。穿林松翠合，倚蹬洞云开。客馆堂重构，秋场稻更堆。九贤藏石刻，三复几徘徊。黄初《同人游康庄》：昔日携筇几度游，今来胜侣探清幽。碑嵌石洞图书古，松立荒崖风雨秋。钓水有人寻曲港，梯云无客上危楼。扬州太守浑如昨，耐此寒烟衰草不。

复古桃源，通判沈有光因杨绍云桃源洞故址而筑，

遗迹尚存。【眉批：今之山泉茶室。】

明·庄宪臣《桃源小隐记》：沈先生时时为不佞言：余薄游二十年，凡天下之奇观，极之悬车束马、跼嶮挂猱之险，靡不身历。乃山水之兴都勃于中，已老而倦游矣。虽然，苟适所适，安知扶摇为远，而榆枋为近。请得为小隐。于是构地于堂之北，而规为园。引水为池，累石其阳，而嵌空玲珑其中，忽幽然而谷荫，忽划然而天开。入而仰观，则老树拿崖，骄阳、皓月在隐见间。登而四顾，则古刹左右峙，而洞庭两山若列屏。南则舍宇连云，遥望帆樯游移其颠，如王于出师旗旄央央也，盖用物廉而取胜多云。独怪其于沙砾中积石累累，且复道可寻，若夙构然。按图而考诸志，则古桃源旧址也。桃源者，宋侍郎杨公绍云所营。杨之先邦弼与长方陈君，俱受经于王先生蘋，号震泽三贤，今所筑宫而祀之者也。三贤谊世讲故此墅在宋元间，皆三贤子孙迭居之，时时有所增筑。其卒夷为隙地者，近代兵燹耳。则知此园之兴，殆复数百年旧物也。余因感而志之曰：几峙而为山，流而为泉，皆地设，非人工也。而以人力为之，则必取贷地灵以不朽。始杨公之累石为洞，当其不能有而转相属也，其不荒颓而为蛇虺窟者有几，而其主不惟无堕，又增设焉。然犹曰有址可因耳。沈公得地而诡成之，岂有意步武其间，而残山剩水依然踵其观也。则意此地之灵，不堪结俗辈缘，而必以属望族。又不甘为华嚣溷秽之区，而必装成胜概与。不然，而迭毁迭存，孰脉脉主是。虽然，吾乡胜迹最多，其陆沉于烟波广莫间者，觅其主而杳不可得。独指点桃源故墟，而为杨、为陈、为王者班班可数，则三贤固自足以不朽，而非独地灵是藉也。沈公少习计然策，壮则游仕途，晚则耽泉石，凡三徙辙而三穷其境。其才固有过人者，乃其斤斤好修，欲寡其过，又为邑里望，则此桃源之复，宁独贮赤城之霞，以为娱老计乎。盖亦有仰止思焉，而图所以不朽者耳。是为记。

万历岁次己酉季春朔旦。沈有光《复古桃源记》：复古桃源者，予不敢自名其园也。予家于兹土者几十馀世。居之后，先大夫之坏土在焉。循濠而西，则古桃源旧址，宋侍郎杨公绍云所营家园也。【眉批：现称花山者，即此坏土。所谓“循濠而西”者，坏土北端，旧有濠。闻诸故老，名转船湾，为吴秀填溢，以开南市团子河云。】侍郎之先，为中书舍人，名邦弼，与教授陈公名长方者，俱为著作郎王公蘋授经弟子，今所祀三贤是已。三公皆闽人，以南渡兵火，遂侨居笠泽。而杨公实卜室于此。杨氏衰，陈氏踵而葺之有加，特置尊经阁，盖不忍道学之裔一再传而斩也。及陈氏衰，而园遂荒废，夷为隙地矣。而予之先人为陈氏婿，遂仍其居，而历传以至于兹，则先贤之遗泽，迄今不泯也。余少习博士业，弱冠弗就即弃去。然终不能以四方之志，坐销刀锥铢两间。乃北游于燕，得入资以儒例佐藩中州，时犹丁年也。已而佐藩蜀中，复佐郡粤之东、粤之西，间关劳苦三十馀年，南北东西数千馀里。及赋归来，已皤然白发叟矣。浮生若梦，人寿几何。每忆峨嵋插天、瞿塘瀑布、岭表山川之奇绝，历历在眼。惜也风尘俗吏，鞅掌簿书，酬对山灵，了无颜色，盖不能无遗恨云。兹者红尘倦游，青山可问。日欲二三结契，轻舠小舡，选胜寻幽，然足力衰疲，不堪登涉。因思一丘一壑，聊以自娱，适志怡情，不妨塵隐。矧桃源遗址，其陈石覆积沙土间，而泉源时隐于地脉，物迹尚著，宁使先贤之泽湮没而不传。乃为营度其地，因累石为山，凿坎为池。地不甚广，堂轩台榭不得多构，仅参差数十间而已。所额草堂，即尊经阁故基也。引臂而东，则先人之祠宇托焉，与坏土相向者也。山无奇石，高不过数武，取其谷可荫，巔可望而已。然登而四眺，西则□唐旧刹，苍虬之所据也。【眉批：旧刹指普济寺，苍虬指古柏也。】东则慈云接霄，孙仲谋之所缮而筑也。北则洞庭蛇蟠，若屏而拱也。隔濠而俯，则陆子之幽居，迹无可寻，而其人固可吊也。予

之园不足争胜一方，而一方之胜尽入阿堵中，其足点缀予园，胜予园之自为点缀矣。噫，园之没几三百年，今依然趾其趾，观其观。乃知物之废也，虽有贤哲弗能使之留。及其兴而废，废而复兴，辗转相寻，必有访其遗迹旧址而登吊之者。则非贤哲之所留，孰使留之为余子若孙者。以予之娱老者娱，此园乃朝不谋夕之计。以三贤之立德立言托此园，则不必园之传，而固有足传者矣。后宁无有复复古者而复古邪？落成之日并书而志之，万历戊申季冬望日。

国朝·周桢《同陆梦昉访复古桃源》：洞门深锁绿荒荒，古木萧条挂夕阳。一段风烟今不见，有谁相识旧渔郎。○忆昔童年此钓游，吟风弄月几春秋。而今洞口花应笑，前度刘郎已白头。○高人远自楚江还，为爱幽居欲买山。流水落花春去也，却教何处叩松关。**【方廷楠《咏桃源洞》：**洞中石嵯峨，洞外久无水。至今夭桃花，开落春风里。千年问津人，此地曾有几。谁寻杨侍郎，已失沈侯矣。】

桃花园在镇西南马赋，诸生钱泊庵失其名奉母读书处。详“杂录”。

听轩在镇北北栅口，诸生沈应瑞所居。**【眉批：恐是今丝业公学地址。】**

国朝·钱秉镫《重过沈圣符郊居》：涕泪惊看双鬓存，吹篪犹是旧王孙。桥边雨过初无路，宅后人稀早闭门。古树悲风鸣绛叶，空村白昼易黄昏。三更鬼哭多相识，肠断谁招泽畔魂。

国朝

困亭斋在新兴桥**【眉批：俗呼庄桥。】**东王家衡，先儒王锡阐所居。**【遗址尚存。】**

东园，或云即复古桃源。处士沈栋所居。

明·吴宗汉《东园咏和王寅旭并序》：东园，余故游地也。别六年许，卉木添荫，竹曾玄矣。己丑春，友王生馆其处，锡以嘉名，题之雅咏。花竹泉石，老得奇遭。发越飞扬，希报至德。呜呼，箫管池头，流惭未歇，辋川中人，曾何足道。若裴邱诸君清音唱答，雅有风流，则余与王生所窃此云尔。文鱼游初扬，忽翻菱叶入。乃知荷花人，抱瓮竹边立。补畦池。曾闻醉有乡，数椽无乃是。余来不敢频，此中有驱使。醉吟寮。入径不数亩，如行三里强。主人新得道，别有种花方。花径。欲护闲花草，编篱不厌稠。外边风景异，割作小鸿沟。竹篱。沙岸从崩蚀，偏宜老树斜。得从新竹里，过水看梅花。断桥。碧玉调新弄，飞来片片霞。横斜池上影，清浅水如花。绿萼梅。国朝·王锡阐《东园拈韵得诗字》：青尊重续胜游期，剑抚寒宵啸匣雌。竹忆别来看有梦，扉从到后启翻疑。虞罗空自惊栖鸟，渔火何曾暖滴螭。乍觉云烟添更倍，客心吟尽去年诗。又《和石城得逢字》：烽烟深夜彻庐峰，萍梗为身幸屡逢。诗酒凭陵醒鹤梦，松筠戛击战群龙。澄池护腊冰犹垒，时立春前二日。曲径留寒雪作墉。醉后不须频侧耳，隔林羌笛换吴依。

慕漪亭在镇北葫芦泾，庄兆钧所居。于竹林中特构一亭以奉母，故名。

杨无咎《题慕漪亭》：雨后看流泉，林深听啼鸟。愿言母忘忧，亭边种萱草。潘耒《慕漪亭》：一水抱孤村，轻帆直到门。溪风秀禾黍，山翠润琴尊。春至禽能语，秋深石露痕。灌园吾有意，静对欲忘言。徐崧《慕漪亭》：曲径转幽篁，漪漪一亭慕。日霁筛碎金，风清戛寒玉。释超伟《题慕漪亭》：幽亭新结构，慕竹正漪漪。水曲鱼偏啸，林深人不知。娱情黄菊酒，奉母白华诗。览胜寻常惯，兹游动所思。

梅圃在镇西北马赋，编修倪师孟别墅。

纪复亨《寄题南琛先生梅圃》：丘壑本无情，忽与归客遇。平林茆茅斋，万象互呈露。篱落回夕阳，疏窗入春雨。古梅森向人，铁根盘注错。高倚缭垣斜，低压瘦石怒。寒花三五点，暝色时倒赴。经营丈尺间，俨有沧州趣。先生辞玉堂，扁舟下通潞。囊中卷吴淞，南华五尺素。张宫詹南华为写图。四壁卧云山，无劳济胜具。婢仆晨告饥，户外客盈屨。长安忆昔游，冠盖半新故。折梅欲寄书，苍苍隔烟雾。**蒋士谔《访倪太史别墅》：**洒然农圃远风尘，却趁桃花一问津。句补兰陔曾谢职，书成藜阁竟抽身。莼鲈岂慕东曹掾，杞菊聊同甫里人。知是系情游钓处，三贤祠畔五湖滨。

小林壑在镇北鲤鱼浜，学博钟鼎所筑。

钟鼎《小林壑八咏》：(两峰阁)书观五帝前，无论三代后。一阁环两岸，探奇诧二酉。(万绿坞)桑柘密成阴，山南天欲雨。万叶忽齐鸣，风吹绿一鸿。(巨鲤泓)震泽纪底定，禹功成在此。遗迹四千年，一泓当第几。(留云洞)昨夜风雨声，瀑飞界山破。莫是云肯留，洞中有龙卧。(莲花脑)峰开影倒垂，水回相抱翠。翠鸟饮波心，起啄莲花脑。(石笋冈)咄女蟹头笋，挺生冈上直。来参玉版禅，煮石应堪食。(朝阳岩)天惊石破空，飞来自古昔。晓乌绕海翻，犹带沧桑色。**方廷楠《闻小林壑被寇毁作》：**地若可缩山能移，神工鬼斧听我施。钟君小隐近城市，为山平地苦无基。扪胸突起不平势，礧魄一吐经营之。人巧凿穿天地秘，匠心运化山川奇。山中日长枕石卧，林壑尤美阴参差。琅嬛福地龙守户，盗跖之徒何敢窥。踢翻鹦鹉黄鹤碎，造物最忌我最疑。寄语钟君毋须疑，好奇太过多险巇。补天有手石堪炼，惊顾五色仍陆离。

翰林第在镇北浴字圩藕花河，编修周士炳居。

藜光阁在镇东圩古泉桥东，部郎徐汝福建。杨岘山太守

题额。

翠娛軒在鎮東圩福緣橋堍，郡守庄人寶建。

蛰庐在鎮東浴字圩，教諭王徐庠建。

墓域 义冢

宋

礼部侍郎杨绍云墓，或云衣冠葬。在鎮中桃源洞旁。

相传明季有沈某将凿池，误穿侍郎穴，及见铭乃止。

国朝·庄观《杨侍郎墓》：北邙几处尽灰飞，犹有遗墟记鹤归。秋草凄迷霜月冷，春花零落晓烟微。桃源不复存黄发，书院还谁忆紫微。陵谷迄今多变改，应愁疑冢是邪非。

【眉批：宋陆十七孝子祠在城隍庙街，光緒□年建。街南口有坊，詳“坊表”門。現作民众图书馆。民廿四年，鬱志。】

明

通判张源墓在鎮东官衙北。

诸生庄宪臣墓在鎮北葫芦泾。

中书舍人庄元臣墓在鎮北葫芦泾。

国朝

曲靖府知府潘见龙墓在鎮东双杨连珠浜。

先儒王锡阐墓在鎮西后浜，王济志。道光七年，里人倪林、沈眉寿立碣，张履记。十七年，巡抚林则徐倡捐重修。【眉批：邦杰公捐助义田办学，苏抚林给示保护，想亦于十七

年间。】

王济《王晓庵先生墓志》：先生名锡阐，字寅旭，号晓庵，姓王氏，吴江之震泽人，宋臞庵先生份后也。份孙栗，自雪滩迁麻溪，乱后谱牒散佚，世次弗能详。元时，有三处士者，自以先世宋臣隐居不仕。郑所南先生贻以诗，有云：“惟此王氏居，世为大宋土”，则先生九世祖也。六传而曾祖父宪臣赘于蒋氏，实始为震泽人。祖图，父培真，母庄氏，兄弟各一。其从父培恒，字存九，即世所称靖逸先生也。无子，以先生嗣。先生生而颖异，性孤僻，即嬉戏不与侪辈偶，成童即搦管为文，有奇思。靖逸先生深器之。甲申之变，发愤欲死者再。【眉批：甲申之变，明思宗歿。】一投河，会有救者，不死。一绝粒，勺水不入口者七日，又不死。父母强持之，不得已乃复食。遂弃制举业，专力于古学，经史子集，一一皆有根柢。排异端，斥良知，直以濂洛洙泗为己任，所交游尽笃学高蹈之士。尤嗜天文，历数家言，自西人利氏立法，自谓密于中历，人莫能窥。先生独抉其箇而搜其疵，所著有《晓庵历法》、《大统历》、《启蒙历说》、《汉初日食辨》、《履解》、《三辰仪晷》等书，而不肯出示显者。凡交食陵犯，步推无间寒暑，一生不执青蚨，年月惟书甲子。题所居曰“困亨斋”。为诗古文精核高简，书皆虫鸟。性复疏慵，脱稿旋失。晚有门人姚汝鼐稍稍集之，得古文若干篇、诗若干篇，《续唐书》则修而未竟，《明史十表》则竟而稿佚。其半音学，则有《订定字母原始》若干言。先生瘦面露齿，危冠长发，衣敝衣，履决踵，性落落无所合，皮相者莫不以为不近人情。叩之，则如决江河，滔滔谆复不倦，必开解乃已。与人交，热肺肠，利害无所避。素不入城，癸卯之祸，衣僧衣走武林，叩狴犴来唁，街门市巷，守甚严也。【眉批：癸卯之祸，计离甲申已十八年。】享年五十有五。生于崇祯戊辰六月二十三日，卒于康熙壬戌九月十八日。女二，一字沈生永望，元配庄夫人出也。

庄固望族，又世姻，先先生十四年卒。一继夫人张出，甫三岁。癸亥十二月十七日甲寅，从嗣母吴硕人葬于镇西圩，以庄夫人配。先生之卒也，门人有为私谥者。济曰：私谥非古也，先生亦不以谥为重轻。因忆顾亭林先生诗有云：“白云满江天，高士今何处”，遂题曰“高士王晓庵先生墓”。

张履《修王晓庵先生墓记》：吾里自北宋以来，王著作蘋以程门高弟，与其徒杨邦弼、陈长方肇始儒风。南渡后，白鹿洞书院长沈义甫继之。至明，晓庵王先生锡阐确守正学，工文章兼中西推步术。属遭国变，以遗民终。迨今百数十年，子姓凋替。墓在里之镇西圩，樵苏不禁，碑碣无存，地洼而茎夷，为水潦所注。道光丁亥春，里人倪君林、沈君眉寿谒其下，慨焉伤之，为封土立碣。而以书来京师，嘱履为之记。履闻扬子云《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谓之伎。”夫伎至推步，难矣。自明以前，必推元郭守敬。然守敬之法，及身已或不验，久而益差。先生创新法，穷极微妙，论者谓在梅定九、薛仪父之间。而施之今日，率又疏焉。盖日月本动物，其运行之度，不能无少盈缩。虽以今术之加密，而亦无以自必于久远，其势然也。要之，亘古不变者，惟道而已。先生抱首阳之节，狷介绝俗，与同志论学诸书，痛辟良知家言，所以存民彝、扶世教者甚勤。且至故亭林顾氏，称之为“学究天人”。然则推步特先生一伎耳，其卓然轶武前贤，矜式来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沈君谊古而学朴，往岁得著作集，梓而行之。今又有是举，可谓知所向慕矣。他日乡先辈流风遗韵得以不坠，其不赖斯人与！道光戊子季夏。又《上巡抚林公乞修王晓庵先生墓状》：窃以慕高义者，旷百世而相感；景前哲者，游九原而兴怀。故首阳之坟，就营祠宇；柳下之塋，特禁樵苏。仰徐孺子则亭立思贤，宗郑司农则门复通德。褒崇之意，今古同昭。惟我震泽王晓庵先生锡阐，当革命之餘，抗节以没。讲道既程、朱接脉，推步亦梅、薛齐名。稼堂潘氏称其“枕

藉经书”，亭林顾子许以“学究天人”，良不诬也。惜其子姓式微，丘封飘薄。道光丁亥之岁，里人曾事增培，而宰树无存，墓门未建，深恐年远以往，故老尽亡，蒿里敛魂，贤愚莫问，蓬颗蔽冢，荒秽不治，终被犁以为田，孰下马而展拜。伏乞明公大人特赐嘉惠，倡捐缮修，凡兹士民咸趋厥令：往者孤山遗迹几就荒湮，亦惟明公重加表异。今诚于先生藏形之所，稍拓规模，庶几千载而遥流风不沫，岂若为魏公子置守酬好土之忧，为汉太史立碑矜秉笔之美已哉。道光十四年甲午正月。○余既记道光七年重修王晓庵先生墓事，至十有四年春，又上此状于林公。公即捐金为之倡，里人沈润、沈玉渠、沈眉寿、钟鼎，梅堰王之佐，湖滨孙杰，暨先生裔孙恩溥等，遂为建立墓门，缭以周垣。孙杰又绕墓植梅数十本，谓先生之高惟此花为称云。其墓门题曰“南服英贤”，用张考夫语也；北垣题曰“江天白云”，用顾宁人诗句也。墓门之东，又建享堂，用宁人《广师篇》“学究天人”四字颜之。于是百年荒垄，巍然炳然，洵吾里之盛举，亦先生之潜德幽光，久而益彰之验也。以前已有记，不重作，附识于此，以见事之颠末云。

处士沈栋墓在镇南蒯家港。

学博钟鼎墓，在镇北鲤鱼浜口。教谕王徐庠题碑“清故诗人学博钟鼎之墓”。

义冢二。一在镇南庄字圩，周一十亩。明崇祯八年，里人吴允夏捐设。国朝乾隆十二年，知县陈和志及允夏曾孙千里勘修。【眉批：今义冢地不过一亩，馀则均成田矣。闻悉为宝庆堂吴租产。闻仲廉哥说，于民国初元间，周颂南为岳家吴姓报粮，踏清田亩，并请给执业田单云。○按：《同里志》“建置”门载有“震泽”，与公署、学校、祠庙、仓库并立。“掩骼埋胔，详载《礼经》。明大中

丞张国维抚吴，六门俱有广孝阡土，而都邑下至乡村，择地掩埋，各归黄土，诚仁人之用心也。志漏泽。”同里有漏泽园附义冢。今无查考。】

一在镇西束字圩，周五分。国朝康熙五十二年，里人凌永昇等捐设。

附：广善堂义冢在乌程小梅山。国朝道光四年，里人徐学健等捐设，庄炳琼记。【眉批：广善堂殡舍在东栅下塘三板桥西。何年所建，待查。】

志例不越境，此义冢乃镇人公置，且为善举，故附于此。

庄炳琼《震泽广善堂记》：震泽广善堂，里人公建，以恤茕独之无槩者暨道毙者，敛其遗骸，埋之义冢，由来旧矣。道光三年岁在癸未夏，吴中大水，吾邑尤剧，田庐若巨浸。七月二日，风雹竟夕，圩堤倾圮，凡厝棺无不飘没。其能辨识而有主可归者，十无二三，馀则随风激荡，往往浮沉于荻汉芦溆间。广善司事童君锡祚见而悯之，雇人捞救，置于高阜。然偶感于所见，未暇遍所不及见也；偶尽其力之所能及，非有馀力以善其后也。既而谭君琨述诸徐君荣森。徐君之尊甫邦闻翁学健闻之曰：“天降灾害，生灵荡析，朽骨何辜，重遭此劫，诚可悯也。吾当告诸同人，醵金而收埋之。”于是遣舟四出，浃旬得浮棺二千馀，水落又得坏柩三千馀，分寄于普济、慈云二寺。顾念附近无高旷地，乃购地于乌程之小梅山，地广十三亩。时有佣工叶敬祥置地三亩，亦愿捐入。【眉批：道闻倪君次阮说，在经管广善堂时，曾添购若干地亩。】遂闻于当事，悉舟载而丛瘗焉。是举雇役昇运，往来督率，深堑而妥埋，则谭君之力居多。事竣，计糜白金一千五百两有奇。同人所醵仅三之一，馀悉出之徐翁。吁，末俗积财，较及锱铢，孰肯以巨赀施及无知之骨，且不惮劳若此？至叶某亦慕义好施，尤令士君子闻而动心者矣。爰勒之石，以垂永久。时道光四年十月朔。

附：广善堂殡舍，同治朝九年立，在镇东驴下圩。门额曰“至人公立”。

震泽镇志续稿 卷六

里人沈眉寿子绥 乌程纪磊位三同辑 龚希髯续

祠庙 坛

轩辕祠在旌孝坊北，光绪九年，丝业同人将已毁把总署旧址创建。

禹王庙在底定桥北，建置无考，明季废。【现在古泉桥北镇东圩。道光三十年，因白云庵废址改建。】【眉批：现已改建商会。】

钟鼎《禹王庙怀古》：以兹帝孙业，悠然结遐想。前踪披典漠，往事缅鳞囊。嗟彼羽山诛，未免疑傥恍。不然黄虞朝，四岳宁有党。先功伤未成，居官常慨慷。焦思十三载，九土平如掌。乘船淮扬下，震泽驱罔两。遥遥生民来，迄今赖所养。涂山与会稽，南北俱庙享。我乡昔三江，或者有灵爽。王徐庠《禹王庙怀古》：吁嗟我东南，震泽最腾沸。若非底定功，生民何乐利。迄今北崛岭，咄咄著神异。铸斧覆孽龙，砂色溢铁器。捍患与御灾，祀典展禽记。呜呼空山中，仅闻渔人祭。饮水罔思源，颓敝堪歎歎。吾里有古庙，遗址久废弃。故老无可稽，残碑又鲜志。辛亥岁在夏，经营复创置。但有松云生，却非雕峻丽。遥遥四千年，灵爽应不替。

范蠡祠在镇南蠡泽应天寺东，相传即范蠡故宅。

国朝·释荫在《蠡泽寺》：会稽山头长颈鸦，啄尽吴宫千树花。花残反喙伤群侣，飞鸿冥冥入湮渚。千年藤长空心树，云是将军钓鱼处。古

苔难洗黄金骨，锢镂光暗土花碧。夜久白狐升佛榻，自读兵书风叶叶。
雷轰吼散髑髅烟，篆文夭矫碑难识。碑旁老衲三四辈，败纳蒙茸发如雪。
斜阳扪虱谈吴越，不知寺是范公宅。程礼《过范蠡故宅》：会稽伯业十年成，
鸟尽弓藏意独行。齐楚三迁非信史，烟波一去竟完名。花残春殿人何处，月冷吴宫鸟自鸣。
惟有钓台终古在，我来犹听棹歌声。

昭灵侯庙二，祀唐苏州刺史李明。唐太宗第十四子，初封曹王，后为苏州刺史，有惠政。梁开平四年，封昭灵侯。一在镇东双杨，俗称曹王庙，初建无考。【宋宝祐间，拨修。】元时，此庙特著灵异。至元十七年重建，里人沈义甫记。【眉批：宝祐计六年，开庆一年，景定五年，是年为元至元元年。计宝祐元年迄元至元十七年，共二十九年。沈义甫先生或元至元时尚在也。】明洪武十三年再建，里人沈原记。万历四年，里人钱锡汝重修并记。国朝嘉庆五年，里人黄涵、潘大勋等增建后宫。【此庙自同治朝以来，丝业岁有捐款修理。民三年甲寅，潘秋潮等翻造。于民六年丁巳，火灾。民八年，道士钱莲江重行募修。】

宋·沈义甫《昭灵侯庙记》：【“宋”旁注：此何以书宋，待。眉批：朱邑，汉，字仲卿，舒人。李蘋，建州福建建宁府。义甫先生在至元十七年记，似不能称宋，此字可改除。】朱邑官桐乡，谓后世子孙奉我，不如桐乡民，遂葬焉。邑人祠之如父母。李蘋刺建州，丧归，郡人留之，建庙梨山，灵响日盛。呜呼，伟哉，政之得民心如此邪！王讳明，唐太宗第十四子也，肇封于曹。尝为吴郡刺史，有惠政。王薨，谥曰恭。郡民去思，朝命立祠。今吴江县城隍，即王妥灵之所也。俄而蜿蜒示异，邑人异之。先天中，遂赐庙额。惟王生前已分茅列土矣，而仅以侯爵告神。议者釐

之，然昭灵美名也，邑人至今以为称。夫王以帝子之贵，能脱绮纨之习，施实惠，福千里。六百馀年之久，吴人至今家祀而人祝之，前后守郡者鲜不焉。其视桐乡、梨山二祠，实可比肩。郡凡六邑，惟松陵之奉尤谨。邑凡二十九都，为庙十馀所。仁矣哉，王之德也。非有大功烈、大德政，入人之深，何以得此于吴人邪？邑之西南八十里，溪号双杨，庙之建已三百载。【眉批：庙之建已三百载，计在宋前五代时。庄观证说后梁开平三年。参考《平望志》，亦如是云。双杨之庙既系沈义甫先生记，则此于宝祐年间，不能说“初建无考”也。】民之家于是境，有祷必应，签卜之灵，其验如响。岁在丙子，大兵南征。民相率祷于祠下，王阴有以相之，他境则遭焚毁，惟此方晏然无虞。里人思所以答扬保护之庥者备极其至。顾惟庙貌所在迫窄倾欹，非所以彰神威而酬灵贶也。于是，乡老周得华等捐金谷，为东西两社首倡，广而新之，大家富民从而乐助。经始于丁丑之春，落成于戊寅之夏。继而，有徐道兴建崇轩于殿陛之前，土木雄丽，旧观顿改，独像设未饰。周彬叔者，乡之儒士，谨信者也。王复示梦于周，俾加绘事。自是一庙由内及外焕然更新，较之近都诸祠允为之冠。余乡震泽至双溪才五六里，市皆火毁，而昭灵一祠岿然存于烈焰之中，民居之附丽者得独免焉，因此敬异。而邑士潘庚金以庙记为请。余仰王之灵，钦王之德久矣，不敢以谫陋辞，乃为之述其梗概，著之金石以传永久。因作迎飨送神词，俾乡人歌以侑祭焉。其词曰：帝子降兮，泾渭之渚。朱两幡兮，为吴邦主。仁声演迤兮，实惠溥。去之六百载兮，威灵犹故。疫疠驱兮，祷而旸雨。生我父子兮，长我稼黍。签卜锡兮，若相告语。梦寐接兮，如目斯睹。干戈扰攘兮，室多毁。蒙王之庥兮，家安堵。民思报德兮，辟神宇。牲腯酒馨兮，蘋藻盈俎。黄发儿齿兮，式歌且舞。旂央央兮，俨其来下。佑吾人兮，永为恃怙。千秋万祀兮，庙食兹土。至元十七

年夏五月既望。明·沈原《吴江县双溪昭灵庙曹王神应记》：按郡乘，王庙食于吴之松陵，凡有五，双溪曹王庙其一焉。王在唐为昭陵子，名爵、谥号、史传、记碑具悉，兹不赘。然闻先天年中，奉敕立祠，民得以祀。今其乡，即震泽也。王之著灵于兹境，特灵于他祠。若梁开平间，钱镠王吴越欲破贼，祷之吉，不血刃而平。又若前元至正中，淮东张氏据吴。先是扬苗人倡义辅国，率众征行，剽掠焚荡，村落为墟。将至吾乡不一二里许，忽自惊溃，似有追驱，潜窜遁去。里之人初莫测其所以，既而询之，乃有神兵设险凌虚俾，其众目睹心骇。众既逃遁，民克奠安。又至正末丙午秋，烟焰四起，民皆仓惶。乡之耆耋诚谨愿悫者，率众走祠下虔祷于王曰：托藉王灵，兵不犯境，耄艾获全，后当刻石昭贶以答神庥。自尔以来，果感威赫，兵不狂突，末信口安堵如故。阖境全生，各安私室，实藉王灵，曷敢稽缓。今乡之大姓与士夫之诚敬者，会监同词，餗工携石，纳于西庑之下。用昭丕显神力，俾邦民教思永久无怠。窃闻《礼》云，神能捍大灾御大患者，则祀之。又闻诸传记，神有功于生民，有德于其邑，则庙食于其乡。若王之生为帝子，死为地祇，神化无方，智周万物，凡邑之水旱札瘥、蚕缫耕获，宏纤显微，罔一不祷于王。王监决裁，纤悉无爽，肸蠁灵应，遐迩彰明，实系王之阴功神化，被于邦之民也尤多。殆犹颍川之思陈仲弓，食息侧微，罔敢违越，咸可书者。原等钦惟据拾休徵，登口乐石式彌，洁诚祀事，重刊第二碑云。钱锡汝《重立双溪昭灵庙碑记》：国朝应祀之神，自土谷以至海渎，皆有恒祀。惟昭灵庙在双溪者，乃唐先天中乡民立庙，以时祀。自五季至元，屡有灵应。代有专封，载于邑志可考也。我朝洪武十三年，里人新其庙，刻石纪事。迄今二百馀年，日久庙圮。嘉靖中，倭夷作乱，所至残虐，惟独震泽赖神之庇，得以保全。众议欲新之，未能也。锡汝先君霖野商翁，暇日过庙谒神。四顾祠宇凋敝，前

有刻石仅存庑下，制甚陋也。心欲立石于庭，以宏其规，拜而祝之。越岁余，不幸先君忽遘疾不起，赍志以没。锡汝嬪嬪在疚，他务未暇，勉于万历岁在丙子夏五月，乃克成先志，立石于庙。嗟乎！神之功在朝廷，祀在国家，非一乡之民所能表扬其盛。惟神大有功于民，御灾捍患，靡所不至。则夫赖神之休，颂神之功，实舆情之所不能已者，岂是乡之民独私于神，以利其休哉？尝闻古之贤士大夫有功于民，民皆树石以颂其德。矧神于吾邑之民，一切祸福皆祷而应也，则又不特如古之贤士大夫有功于一时而已也。则吾民赖神之休，宁有穷哉？谨作颂曰：于维昭灵，肇封唐室。越千馀载，厥祀不忒。显灵吴越，尤著元季。干城是赖，厥功不细。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崇功峻德，惠我生民。震泽之波，其注无穷。勒兹贞珉，永表神功。

一在通泰桥东。今称城隍庙。《县志》云：宋元间，俗传侯为城隍神。其建于明洪武后者，皆称城隍庙。以明洪武二年，尝诏封侯为鉴察司民城隍显佑伯故也。【眉批：考梁开平三年，封昭灵侯。宋元间，俗传侯为城隍神，实未奉诏。明洪武二年，诏封城隍神。三年，建城隍神庙，是昭灵侯庙，洪武三年建也。录《平望续志》。】初建无考。明万历二十八年修，里人吴秀记。文不录。国朝康熙二十三年重修，里人庄观记。乾隆十九年，沈亮载等舍庙后地即守贞庵故址。改建，里人吴千里记。文不录。嘉庆元年，里人凌启承、李学山等增建后宫。【同治十一年，里人徐汝福等拨丝捐重修。宣统二年，里人孙士彬等拨丝捐重修山门、吹鼓亭、沿河驳岸。】

国朝·庄观《重修昭灵广佑王祠记》：震泽昭灵侯祠今称广佑王祠，昭国典也。王为唐太宗第十四子，讳明。调露中，以介弟出刺苏州，有惠

政。夫王在唐封曹王，国于曹。迨后梁开平三年，吴越王钱镠以靖淮寇功，奏封昭灵侯。今康熙十五年，嗣天师以侯爵未称王德，奏请进封广佑王，灵弥著则号弥崇矣。自唐先天二年，敕建王祠于吴江。明洪武中，诏正城隍之号，厥后市镇村墟庙祠蔚兴。考旧志，为庙于境内者，由震泽数之，得十有二所。近益建梅堰、八斤等四庙，合之至十有六所。灵愈遍，而祠愈广矣，此岂遐乡私奉、不在祀典者可比拟乎？然祠繁矣，而在震泽者声灵尤显著。或言城隍有庙所，以祀城隍之神。震泽非有城隍，而奚以祀王？余曰：不然。神之灵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宋元符初，吴江邑侯石公处道修庙碑，言祠之始建，有黄蛇居中之祥。明万历中，里人吴公秀修庙碑，言祠之遇火，有寸椽不爇之异。自是土田辟，年谷丰，疵疠息，人民安，厥功亦略相等，而又何疑于在乡与在邑。求神者于彼乎，于此乎，庶几遇之矣。祠在嘉泰桥东，厥位面阳，厥土丰隆。先是有僧司香火，以不法去。里人自平川迎黄冠金幼尊居之。金有道术，感神宇之倾颓，偕里人凌云志、沈君球、庾瑞寰，与余从弟茂生、德华力行劝募，朝夕经营，董率之。以去年九月始作，至十二月竣，凡四阅月而告成。噫，速已。惟时正殿之规模、两庑之位置俱改作，后殿无所易葺之而已。经楼上下皆撤其腐，而更以新，垣墉门槛靡不毕饬。人之人其中者，如复见金宫琼阙焉。以是神有所依，人有所赖，祈福福集，祈年年丰矣。虽曰神灵之感应速哉，而诸人献财献力之功不可泯也。庙修于万历二十八年，迄今越八十馀年而复修。爰书其始末，勒诸石而并额“昭灵广佑”之号云。【同治四年三月，苏抚使者抄给《诏旨》：抄奉内开，吏部尚书开读。皇上圣旨曰：据江苏巡抚李跪奏，为吴江县知县沈详请同治口年口月口日，古迹松陵城垣克复，祈城隍神昭灵广佑王神灵显赫，保护城垣月余无害。具稟详请，有日夜之显赫神灯，固守城垣，获逆除暴安良，

诛剿贼遁，御灾捍患，扫荡灭贼。为此申请大宪，请奏拟照吏部注册。荷蒙圣旨，诏曰：加封“普庇”钤记两字。于同治四年正月□日，接续上谕，奉旨加封普庇昭灵广佑王，夫人诰封普庇昭灵广佑王后。祇仍享松陵笠泽之祀。诰命一轴，以昭神彰，另功再加旌奖。按：康熙朝，由嗣天师奏请谕旨，加封昭灵广佑王，永享松陵之祀。厥时，县治未分，故仅及松陵地名。迨雍正四年，划分震泽县治，以两县同城而治，城隍庙祀并未划分。同治甲子，乱平后，苏抚李据详入奏，蒙昭旨再加封“普庇”两字。玩旨尾“仍享松陵笠泽之祀”一语，是指吴江、震泽两县而言，于是诰敕钤记，均颁发震泽庙祀之所，是直与邑庙等观，与他处城隍庙祀，微有不同。】

三贤祠祀宋王蘋、陈长方、杨邦弼，在普济寺东。旧在镇西，宋宝祐元年，里人沈义甫建。元世祖至元中，设教谕以主祠事。二十八年，教谕陈佑又立义甫像于别室。至正末，【眉批：至正，元顺帝年号。】毁于红巾，里人沈善长迁于思范桥左。《县志》云，按南京山西道马舆撰《沈工正墓志》，善长曾为江浙行省前宣使，遂家于震泽，因重建是祠而讲学焉。明天顺中，废。嘉靖十五年，邑人沈嘉猷改建今地，周三亩六分，更置田三十亩，供春秋祭祀及修祠费。《县志》云，按今田存十四亩四分。嘉猷后裔移其半，为先祖太常祠祭田。知县张明道记。天启元年，嘉猷曾孙士哲修。国朝康熙中，废。乾隆五年，士哲曾孙煜等重建，今废。【光绪十四年，里人沈宗汾等拨丝捐重建。】

明·张明道《重建三贤祠记》：【眉批：此记缠有气势，不宜作今文读。】仲尼肇充济之间，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祖述宪章淑

诸人，以推于天下后世。当时景从者，邹、鲁、陈、卫，达于郑、宋、曹、许而下，彬彬相望，以振于中原。吴在南服，惟子游崛起，而北学中国。考之答述问难，自所立言者，精约简当，称之者谓所诣次于曾参，句吴一人而已。余尝试一游上国，孔门弟子祠庙所禋，杞、邾、滕、薛之小，而大及于齐晋，登豆行斝，即地而分崇之，皆冉闵之流也。【眉批：《礼·明堂位》：“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旁注：画禾稼），周以爵。”《诗·大雅》：“洗爵奠斝。”斝读稼。按《正字通》：“两柱交，似禾稼，故曰斝。”】句吴，南服巨区，子游之外无闻焉。程氏兄弟得千载不传之绪，能排众议，潜心伊洛，以妙洙泗渊源之精，延平上蔡之区。朱、谢、杨、游诸公，皆殊望于中原也。于吴至北宋，犹未有得所学于上国。独王氏信伯，系本剑南福清，而先甫仲举，来居震泽，句吴人也。以先世近罗浮，于中立仲素得其绪馀，而有所决择歆慕，为伊洛高弟。于《春秋》之学，能精研其微辞奥义。及晚年，作《论语集解》、《古今语说》，亦宋之子游也。宝祐间，南康山长沈义甫，建明教堂祠之，配陈公长方、杨公邦弼。至元世，立教谕一员主祠事。后毁于红巾，里人沈善长复迁其祠于思范桥左。沦湮迄今，而宗系散处。余同年文选郎王禄之，名穀祥，其裔也。学承私淑，而祠貌于家。松陵沈给谏之冢嗣嘉猷惟良，学有所见，以程朱为正。慨古今得所学之正者，吴之两世，子游、信伯而已，复振前绪。去浮屠遗址，建三贤祠宇，主信伯，而以陈、杨二先生侑奠，外捐腴田三十亩，充春秋黍龠牲豆之资，求记于余。余尝远谪南荒，转秩松陵。而吴俗之向往，亦庶乎有所闻也。吴之科第振天下，未必皆知程朱之学为正。财赋甲于上国，规规畦角町粒之间，未必皆脱然而无所系吝也。惟良杰然于学无所惑，而崇德莫侑无所因，而能捐其所有，亦可谓拔乎流俗，而渐于众且远也。或者疑程朱所得与著述，表章在海宇，信伯登崇在乡贤，今不亦赘

乎。噫，吹佛氏之烬，而起象山之高，恣者盈天下，坐伊洛为支离，坏世教不浅矣。能于信伯所得于伊洛者，肇端于一方，使家塾党庠，沃耳餍心，微显风自，岂无神交而孚应者乎，亦斯人之徒也。记之，时嘉靖十四年七月。陆金《三贤祠祭田记》：吾邑震泽镇重建三贤祠，祀宋王公蘋，以陈公长方、杨公邦弼配焉。按，蘋字信伯，其先闽之福清人。父仲举，徙家邑之震泽乡。宋绍兴四年，守臣荐其可大用。丞相赵鼎以闻，召对称旨，赐进士出身，历官著作郎。长方字齐之，亦闽之长乐人。母为吴人林旦女，又王公高弟，因占籍于吴。绍兴中，举进士，除江阴学教授。邦弼字良佐，文公亿四世孙，世居闽之浦城。因从游王公，亦为吴人。与长方同举进士，官至中书舍人。惟王公得伊川程氏之传，著《论语集解》、《古今语说》及《文集》四卷行于世。而陈、杨二公，皆得王公指授，研穷经史，探极理趣，师弟渊源，渐被于乡，扬厉于朝，亦既盛矣。所谓乡先生没而祭于社者，非斯人与。理宗宝祐间，南康山长沈义甫慕其文行，立祠祀之，名其堂曰“明教”。元世祖至元中，复设教谕以淑后进，而策名登仕籍者几三十人。至正末，红巾乱，祠遂毁。里人沈善长迁其像于思范桥北庑之下，饩羊仅存。入我朝，天顺中，诸生黄乔搜举废坠，告于同学。沈嘉猷闻义甫风而兴起者，乃复谋构祠。捐己帑，俾慈云寺僧宗旺协力营办，不数月而成。肖三贤像于祠中，曰“三贤书院”。又捐良田三十亩，供春秋祭祀之费。玉泉张公来宰吴江，记其事已悉。兹欲延师设学，以教生徒，则三贤之泽垂及于无穷矣。呜呼，祀不祀于三贤，无加损也。第念乡有先哲能表章，立则以起斯人向往思齐之心。教化因之而行，风俗因之而美。人才辈出，殆不止如宋元已尔。故祠之建也，厥系亦大，不有继述以昭来裔，则今日重建之由，无自而知。后有变更，虽欲继作，亦无由而考也。予虽不敏，能无言乎？噫，创义举于一时，垂风教于

百世。宋之沈义甫，元之沈善长，今之沈嘉猷，诚有补于一乡，有功于三贤矣。然则三沈之名，又安知不附三贤同久邪？因并书之。嘉靖丁酉仲春月。喻时《三贤祠祭文》：吴三贤，王子信伯、陈子长方、杨子邦弼，载在祀典如许岁矣。乃黄门水西翁冢嗣惟良，捐田三十亩，树祠供奠，且来属文于喻子编符之明年，遂跃然三贤之复，以愧司土者之不逮也，为述一篇代意焉。【眉批：闻祭三贤祝文四言韵文，是否即此。】其辞曰：猗与泽国，在彼殷商。乃诡乃激，畴其独良。泰伯肇化，季札载颺。越于晋隋，道绪仍暉。于惟王子，与陈与杨。稟灵澄粹，抱艺汪潢。伊洛是师，罗浮是匡。著书维邃，倡道维详。闵厥疑关，洞开尔藏。振厥藻帷，懋崇尔常。英风神合，逸轨交芳。于士有功，于圣有光。潜潜文鳐，见焉大穰。翩翩灵鷟，得之大祥。祠于宋朝，礼于元皇。毁之沦翳，迁之惋伤。言念尔贤，靡究靡忘。捐我土田，修我豆笾。以告薄虔，以希永臧。吴山维岳，吴水维浹。神之依之，昭格洋洋。文徵明《复震泽三贤书院跋》：震泽书院建自宋之宝祐，历元抵今，垂三百年。再植而卒沦于毁者。岁远名湮，而扶义好德之人鲜也。世殊事异，所在遗基名迹，往往鞠为茂草，莫有过而问者。其不夺于势家，视为第宅苑囿，则既幸矣。矧能起废于荒烟瓦砾之馀哉？此沈君惟良之义有足伟者。而前后邑宰所为称述赞咏，而不能已也。王公程门高弟，学术端良，习于从政。思陵称为“通儒”，故其家有通儒堂。胡文定亦谓其学有师承，识通时务。朱子编为《伊洛渊源录》，实惟吾吴洛学之祖，盖出魏文靖公之前。今文靖，郡有专祠，载在祀典，而王公不闻有举之者。书院之复，岂其权舆邪？若建置本末，与王公出处行事，具张、喻二宰及宪副陆君金之文，予不复列。嘉靖乙巳正月。董汉策《重修三贤祠序》：理学莫盛于南宋。自程、朱倡兴以后，诸君子绍统分支，星布区内，相倡和以光显圣道，功非渺小。其人既

往，则乡里崇祀，欲使千百世下，瞻先型而观感兴起，命意深远。如松邑之震泽西偏有三贤祠是也。三贤者，宋儒王公信伯，陈公长方，杨公邦弼，皆闽人。昔曾游震泽讲学授徒，因家焉。立三不朽，应百世祀。里人建祠，礼也，历久倾圮。杨公之裔孙巨彦顾瞻增慨，将与王、陈两姓合力更新。巨彦善画梅，辄绘四十八幅，愿以一幅募一金。事出权宜，仍是雅人深致，谅必有欣喜赞作者。嗟乎，理学失传，于今几百年矣。学者勤占毕嗜名利，纵有中材以上，或强记博闻，要亦徇聪明耽义理已尔，性与天道曾未之闻。【眉批：写尽一般士子习气。】于是体用岐迷，异同雾塞，顺逆靡战，遂使举世非笑，谓迂儒无当于用。嗟乎，岂非理学无师承，故流弊至此极哉。古昔儒者，虽爵位已崇，必授徒讲学，所以剗切性命，敦崇圣道甚恳挚，故在野有清操自好之儒，则在朝有直言仗节死义之臣。今此风既不可追矣。无师承，则道统乱，而人心漓，习俗偷薄。如江河之势日下，尚忍言哉！杨君巨彦欲重新古祠，使远近瞻瞩，安知非理学振兴之一会与？余更重有感焉。迩来释、道两家创建宫庙，费累钜万计出，俄倾告成。今欲修先贤祠宇，费不过数十金，而其裔孙无可如何，至欲假丹青以代持钵，何其困也。【眉批：慨乎言之。】圣道不彰，有倡无和，是亦可慨也夫。国朝·张隽《葺震泽书屋序言》：震泽书屋者，为宋著作震泽先生王公蘓信伯设也。先生亲伊川之门，来游居于此。宝祐初，时斋沈公祀于乡塾，以先生门人陈公长方、杨公邦弼配，号三贤祠，岁久而圮。今普济寺东偏败屋一楹，沈之子孙修故事为之，非其旧也。先生之学，具朱子《伊洛渊源录》中。龟山尝云，师门后来成就无逾信伯。和靖亦云，朋友切磋，正赖吾信伯先生之门。又有施廷先、方次云一辈，流至艾轩为南夫子。当周程既没，朱张未兴，使东南之人，知伊洛之学，谁之力哉？先生之俎豆不宜在一乡一邑，以一乡一邑私先生者，非也。然以先生之游

居于此，而无所表著焉。居者不知，过者不问，是一乡一邑不敢私先生。而先生所为，不宜在一乡一邑者，其孰从而议之也。旧祠当挽路之冲，且寄浮屠庑下。拟当湖山之胜，买地一区，构数椽，搜先生之遗书而刊布之。岁时展先生之像而拜焉，配以陈、杨，续以施、方。度此务亦不为迂，敢谂诸同志者。谢洲《谒王信伯先生祠堂记》：余居浔上时，即知宋儒王信伯祠在吴江之震泽。其时尚幼，虽舟楫往来，未尝一造谒焉。及归姚江，读《西庐与斯录》，知先生行事颠末，益慨慕其为人。又知同时有陈长方、杨邦弼者，为先生高卓弟子，与先生并祠。【眉批：俗称弟子高卓，本此。】后三年，复来于浔，急买舟过之，而祠已不复存矣。有老僧，询之，云祠已倾毁，基址悉为豪民占去，惟遗像在邻寺两庑下。余乃抠衣进谒，则尘垢蒙茸，丹青剥落，无以肃人敬慕之心。又复过其废址，碑石欹斜，尽为村农禾黍之场，不觉黯然者久之。思国家尊崇祀典，即一节一义之士，莫不修其坟墓，饰其庙貌，以为人心风俗劝。况行谊卓卓如先生者乎？今乃祠宇无存，庙祭阙如者，何与？又思震泽为吴江一都会，琳宫梵宇，巍然焕然，而富人贵客不惜出万钱以增其胜。【眉批：富贵者多浊性，几个能梦到此。】独先贤栖神一席地，不思所以修葺之，又从而僭夺之，是何弗思之甚邪？是时，孝先张公抚吴，崇事理学，思作一书上之，顾身微且贱，不果而归。未几，张公进京秩，益无可语之人矣。忽然五六年，余之衰微日甚，而三先生之遗像不知尚有存焉否也。秋夜阅曾孝廉渴丞相有记，与其事相类，因慨然追记之，以告江南之好事者焉。

明·沈岱《谒三贤祠》：古岸云平没烧痕，撑天有桧古祠存。榛芜万物墟龙阁，蘋藻三贤荐象尊。细雨远帆收震泽，夕阳疏树带曹村。休将儒释论兴废，自有山僧说报恩。○海雾初消欲曙天，堂庑虚敞肃高贤。水从天目人堪鉴，地舍恒沙佛结缘。旭日凤仪文阙外，暖风虫咏舞雩前。

春秋绝笔凭谁继，独对遗编夜未眠。张源《谒三贤祠，次沈宪副韵》：雕甍突兀倚江天，俎豆先贤属后贤。一笑闽山皆在望，十年吴国自多缘。菁莪簇簇仁风表，蘋藻依依化日前。欲更图形示彝夏，只今谁是李龙眠。

王云《沈柏庵重建震泽三贤祠，玉泉张令尹、石里陆宪副俱有诗漫和》：地长荒苔近百年，因君复得祀三贤。秋云拥柱流芳远，晨雨淋碑勒字鲜。今古一心知义甫，渊源千载见伊川。风尘黯惨皆吾道，他日应劳太史编。

顾存仁《谒三贤祠，次沈宪副韵》：云掩僧扉月带痕，东南伊洛藉谁存。湖山词客诗千首，岁月烝尝酒一尊。春日融和生野兴，桃花烂熳遍江村。剡溪夜发缘何事，飘泊扁舟总圣恩。○扁舟随意恣江天，吾道谁来启后贤。一代英灵应未爽，重过瞻谒岂无缘。已开鹿洞庐山下，犹爱羊存震泽前。欲采溪毛荐明德，闻鸡修谒不成眠。张淮《谒三贤祠》：泽国钟奇秀，闽山三大贤。相期延孔绪，妙契得程传。化播春风蔼，心穷太极元。芳名垂耿耿，庙食亿千年。刘聪《谒三贤祠》：落霞随雁度湘川，疏柳寒塘暂系船。不为参禅求众偈，偶因访道谒三贤。山回笠泽疑无地，水抱云根别有天。仰止文风千里盛，采蘋犹慰往来缘。国朝·张隽《拜福清先生祠》：舣舟端拜福清祠，丑石支门屋半欹。茅栗山头埋玉树，秋风萧瑟更何其。董二酉《谒三贤祠，怀文通表兄》：旧祠当大路，几度拜阶前。老树颓垣倚，空濠蔓草连。行人弛负担，吾辈守遗编。幸有西庐在，儒宗未失传。戴笠《谒三贤祠》：抠衣展拜读残碑，藓蚀泥沾字半亏。师弟同堂歌俎豆，衣冠前代肃须眉。真儒嗣续伊川派，绝学荒凉震泽祠。堪叹终南多捷径，古贤心事有谁知。徐崧《过三贤祠，忆张文通所定王信伯集》：庙貌从新构，多由沈氏贤。蘋蘩稀客荐，香火仗僧传。寺静春啼鸟，村喧夜泊船。犹思吾友在，风雨葺遗编。陈鱣《访三贤祠》：荒祠沦落荻塘边，独客来寻倍黯然。洛学渊源留一脉，具区化导仰三贤。更无

片席安神主，剩有残碑记祀田。何日重能新庙貌，春秋俎豆共登筵。黄子真《三贤祠》：宋社南迁日，山河半壁分。世犹崇实学，天未丧斯文。片碣埋青草，双扉闭白云。平生多古意，独立到斜曛。【方廷楠《一穗轩诗钞》：梵宫阒寂镇西偏，像设衣冠尚俨然。此地区区文献在，夕阳影里吊三贤。】

陆孝子祠，祀宋陆十七，在镇东圩旌孝坊北，里人沈宗汾等拨丝捐建立。

晓庵先生祠在墓旁，祀国朝王锡阐。道光十七年，里人沈润、沈玉渠、吴荣、沈眉寿、钟鼎暨裔孙澜等倡建，张履记。【咸丰庚申，乱，毁。光绪十四年，里人王徐庠等因呈准入祀乡贤祠，重建并植梅。】

张履《王晓庵先生祠堂记》：道光十有四年春，余谒江苏巡抚林公，请檄修晓庵王先生墓。公既捐金为之倡，又谓先生潜德未曜，宜祀于乡贤。余乃与诸绅士议具呈，由学申请部议，以先生行事无实迹，格不行。于是里人沈润、沈玉渠、沈眉寿、钟鼎暨先生裔孙澜等，即墓域之东建立享堂，以妥先生主。工既竣，属余为之记。余昔在京师阅邸钞，见湖北抚臣请祀陈良于孔庭，以无征不允。窃念国家慎重祀典，而严虚誉之防。虽言出于孟子，犹不以为据。况先生行谊学问，乃仅为顾宁人、张考夫、全绍衣诸儒所推许者哉。其不见允也，则宜。而马医夏畦之鬼，其子孙往往妄撰事实，欺罔朝廷，加以贿赂关说，部臣不之察，反使得俨然与于俎豆。不知于激扬清浊之道，又何当也。先生崇祀之请既不得于朝，而尊德尚贤如林公，凡在士林宜如何感激。今里人斯举，犹畏垒之尸祝，固法所不禁，而所以申爱慕之诚于先生，且稍慰林公之心者，于是乎在。抑吾里故有三贤祠，祀宋著作王信伯先生，及其徒陈齐之、杨良佐者。今祠

废已久，诚能修而复之，与先生享堂，后先辉映，不益竦动观瞻，而为兴起斯文之一助与？因附议之，以为里人士劝。

附录 邑人迮鹤寿等《公呈》：呈为公吁详请追祀乡贤事。窃惟生有益于人，足树邦家之望；没可祭于社，宜邀俎豆之荣。稽诸邑乘，宋始魏宪，明自马逵，越至于今英贤接武，并皆师表百世，尸祝一乡。诚以公论在人心，桑梓尤深思慕，而同裡昭祀典，蘋蘩合荐馨香。至于藏声卷迹，不求仕进之阶，藉史枕经，恒以著书为事，如吾邑王锡阐者，胜国遗民，熙朝处士。性昭粹白，传已列于儒林；学究天人，书早登乎秘阁。其论道也，濂洛是宗，力辨陆、王之谬；其推步也，中西能合，术兼梅、薛之精，洵足称名教之完人，为东南之耆宿矣。惜其幽光潜德，未及表彰，展禽有墓，樵采难防，伯道无儿，烝尝久替。鹤寿等居同里閈，远溯仪型，合遵功令，以胪陈请，附乡贤而入祀。庶日星炳耀，不独遗文簠簋，荐陈永光下里。望崇山斗长，令矜式群伦，典重胶庠，益以楷模后进。谨呈。
《礼部议》：臣等查得王锡阐册内，仅称精于推步，究系专门之学，此外亦无实迹。所有王锡阐入祀乡贤之处，应毋庸议。○按：是时部臣盖不知晓庵先生为何人者，故所议如此。今崇祀事虽被格，而里人于修墓工竣，遂为建立祠堂，亦足征好义之心矣。故附录公呈、部议于此。异时倘有大力者出，再为呈请，俾先生终得祀于黉宫，不诚斯道之幸与。
【眉批：光绪十四年重修之时，当时吴江人望有吴大司成、费中元等，已否再为呈请，而重新祠宇。待查询。予少时瞻谒祠宇，恍睹有“国史馆立传”、“奉旨建立专祠”、“入祀乡贤”、“属地方官春秋致祭”等銜牌，恐已呈准。】
沈宗汾《祭祠祝文》：维光绪十有五年二月丁丑朔越十有二日戊子□祭之辰。主祭官 陪祭官 谨偕邑绅士 等，以羊一、豕一，致祭于乡贤王晓庵先生之灵曰：呜呼，千年介节，孤山之祠宇常新；万树

含香，阁部之衣冠如在。自来绝世冰霜之操，辄动后之雨露之思。惟先生道宗濂洛，学贯中西。辟异学于良知，程朱笃守；创精思为新法，梅薛兼长。为胜国之遗民，作先朝之处士。录遗书于四库，纶綯久承；振坠绪于三贤，胶庠并祀。爰以丙舍瓣香之祝，聊伸庚桑私祭之忧。兹者吉日既涓，明禋肃荐。香生涧芷，空山之勺水皆甘；春到庭梅，故国之清芬弥永。呜呼，一代儒林，师表常昭，夫乡里千秋，俎豆蒸尝，何待乎云仍。尚飨。

节孝祠在镇西束字圩普济寺西侧，光绪朝郑樟华等呈准建。

东岳行宫在镇西，奉东岳泰山之神。初建无考，梁大同三年重建。宋绍兴十三年再建。元至元三年，里人周荣甫增建岳楼。明万历四十八年重建。国朝康熙五十八年修，嘉庆十三年重修。

文昌阁在镇东分水墩。国朝乾隆三十六年建，里人庄基永记。文不录。道光二十年，里人徐学健等重建。

国朝·张芹《登分水墩文昌阁》：自有凌云气，还登百尺台。水流天

目至，山色洞庭来。烟火千家合，轩窗四面开。茫茫神禹迹，望古重徘徊。沈环《秋日登分水墩文昌阁》：飞阁凌空峙，丹霞倒影流。烟凝万户晓，爽挹一天秋。水势分还合，山容淡更幽。笔峰浮古塔，文藻接瀛洲。

【方廷楠《一穗轩诗稿·分水墩》：东流复东流，溯洄有高阁。分水谁实能，妄思混沌凿。却笑名利徒，千帆云际落。释迦冷眼观，吾亦心胸拓。】

眉批：清嘉庆六年，上谕：文昌帝君主持文运，福国佑民，崇正教，辟邪说，灵迹最著，海内崇奉，与关圣大帝相同，允宜列入祀典，用光文治等因。部议，以二月初三日圣诞为春祭，秋祭另行择吉。行文地方官

敬谨致祭。见《漱水新志》，又载文昌祠所祀梓潼帝君。王世昌《宛委餘编》谓，即张惠子。而引其所著《化书》，谓本黄帝子，名挥抬，造弦张罗网，因以张为氏。周时，为山阴张氏子，以医术事周公。卒，托生于张无忌妻黄氏，为遗腹子。《诗》所称“张仲孝友”者也。寻为汉帝子。子曰赵王如意，复生于张禹家，名勋，为清河令，卒。顺帝时，又生为张孝仲。西晋时，复又生于越隽张氏，入石穴悟道而化。姚苌入蜀，至梓潼岭，神令其还秦。请其氏，曰张惠子也。后，苌即其地立张相公庙。唐僖宗幸蜀，神又出迎，封顺济王。宋咸平中，改封英显王。道家谓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故元加号为帝君，而天下学校亦有祠祀者。明景泰五年，敕赐文昌官。或又谓斗魁为文昌六府，主赏功进爵，故科名之士多事之。○又壮缪侯，汉后主三年九月追谥，载在《华阳国志》。而公灵迹，至隋始显。宋崇宁元年，追封忠勇公，又封崇宁真君。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南渡后，建炎二年，复累加壮缪武安王。淳熙四年，加英济王。元天历元年，加封显灵勇武安英济王。明万历二十二年，追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又封夫人胡氏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子平为竭忠王，兴为显忠王，周仓为威灵忠勇公，赐以左丞相一员，为宋陆秀夫，右丞相一员，为张世杰。又崇为武庙，与孔庙并祀。清顺治九年，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三年四月，敕封帝三代公爵，曾祖光昭公，祖裕昌公，父成忠公。祖名审，字问之，号石檠。父名毅，字道远。其礼仪俱照先师庙，每岁春秋并五月十三日祠以太牢。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加封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其解州、洛阳、江陵三处，俱有世袭五经博士。

文武宫在泰安桥东。旧在守贞庵。明万历三十九年，里人沈有光建，并记，后废。国朝嘉庆十六年，里人

倪唐珠舍地，即倪氏家庵故址，庵名圆净。徐崧《百城烟水》作“延福”。倪树型、倪树法、倪林、谭凤仪、沈纬祖、吴彰、曹霖等倡建，乌程孙燮记。

明·沈有光《文昌武安宫记》：盖神之显化不择代，钟灵不择地，顾其德谊不足亘古今，则代而兴，或代而泯。抑英爽不足遍区宇，则各以其精之所摄，统尊而食报焉。故山川岳渎有分符，而都会郡邑无错记，矧诸不列祀典者乎？若文昌、武安则不然。文昌左右帝座为文章司命，而又兼职人间弧矢之祥，其灵昭昭，不可磨灭。武安手扶炎祚，压曹瞒而褫之魄，威震华彝，忠贯日月。自汉以来，一人而已。两神之聪明正直轰注人心，无古今远近。故自通都大邑，以逮穷荒绝域，武安之祠莫不在，而至于斯文不坠冠带所属之伦，其以文昌为司衡者，如一辙也。夫以两神之灵遍天下，而吾乡独不得庙貌而肃瞻之，毋乃自外于两神之威德与。昭灵侯祠之北，故有大士庵。予之输税于邑者，二十年于兹矣。会予薄游四方归，复饥馑频仍，致大士之阁，日就颓废。近得葺饰之有加，因坊之曰“感应”。而阁之阳尚馀地数武，可建二祠。乃于己酉冬鸠工集材，勉力以就。文昌镇其东，武安镇其西，中虽殿阁殊制，而外则高下无有参差。其巷引右臂而入，树石而旌之，额曰“文武坊”，亦庶几一乡之雄峙，而人心之瞻仰，端在斯与！噫，文章节义，非出两途，高山景行，只凭一念。吾乡固邑之望镇，枕洞庭，带笠泽，溪山胎孕，抑岂无英奇历落之士挺生其间者。或以节义冠于当年，或以文章标于千古，下为邑里重，而上为国家光，则两神之默佑吾党者，不啻日月之映川。而吾党之心仪两神者，不啻方圆之就范。斯予建祠之意乎。若以一身一家之私庇，为聪明正直之神干，则吾岂敢。万历辛亥二月。国朝·孙燮《震泽文武宫记》：古者通国所得祀，惟社与八腊而已。后世祀神之事日繁，凡前代有功德

于民者，皆听民立庙以祀，而亦迭为盛衰。若城阳景王之于两汉，蒋子文之于六朝，当时极其隆重，而后渐无闻。近世祀汉前将军关壮缪，尊其号为帝。凡祀关帝，必并祀文昌帝君，谓之文、武二帝。其说不知何自昉。考《史记·天官书》，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宫，文昌天星也。而道家者流以为其神尝降生人间，姓名历历可指，说甚怪诞，不足信。百家之聚，财力稍丰者，必建关帝庙与文昌阁，氓庶奔走致祷禳焉。兹殆神之声灵赫耀，有以使之然与？抑人之嗜欲多，而祈于神者广与？若夫因祀神之地，为利民之举，一二搢绅贤士朝斯夕斯，以相检察，而不使良法之或坏，其与村巫里祝之祈祷，专为媚神之术者，迥不侔焉。是则君子之事，而论者有取焉尔。震泽镇文武宫，创始于嘉庆十六年。其地旧为圆净庵，比丘尼居之，盖倪氏家庵也，毁于火。倪氏舍地于公，众绅士踊跃鸠工，为殿以祀关帝，建阁以祀文昌，有庑有门，气象宏敞。西偏有隙地，越三年，并购得之，而建广善堂焉。广善堂者，为掩骼埋胔之事，而镇之绅士司之者也。贫不克葬者，以告司事者，经其葬。设义冢于乌程之小梅山，一切远年无主之棺，以及浮尸路毙，俱得入土，以免暴露之患。详立规条，由县申明大宪存案。凡财之敛散，工之作辍，蜃灰砖石之运，厨传饮食之需，司事者月要岁会，必躬必亲，维勤维敏。吴俗惑风水之说，每停棺以待卜地。子孙微弱，遂不克葬。乡氓凶恶，见人有葬事，百计阻挠，甚至断桥截港以索贿赂。自兹堂之设，虽至贫不患无葬。而奉宪条以从事，奸民敛避，阻葬之风亦绝。吴泽国也，民不能无水。死人见浮尸，往往自后扬波送入湖中，必使辗转灭没而后已。盖恐官来检验，骚扰地方故也。自设兹堂，凡遇浮尸，里正报堂，堂自报县，一切吏胥笔札、官府供张，堂自主办，而民不与焉。适遇道光三年、十一年两次水灾，所全浮尸无数，此功之至大者也。窃尝谓生人虽极困苦，犹得自言其伤。至已死

之骨，委弃道路，上饱鸟鸢，下食蝼蚁，魂魄有知，含冤莫愬，于是酿为疫厉。间里之间，巫祝纷然，争祀神以禳祷，神其果有以庇之与？夫天地有缺陷，无不可籍人事以补，要在任事者之有实心实力而已。震之人士请予记文武宫之建，而并及广善堂之事。予以为，宫之营造不足书，而堂之利济有足述者，故特详言之，以告于世，使知饰土木以事神，不如行仁术以救世。而所以迓天休而获神庇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

刘猛将庙在镇北鲤鱼浜，初建无考。国朝乾隆三十三年，僧天机修。【咸丰庚申乱，毁。同治六年，重建。龙女庙附。又有神鱼亭、吕祖阁，记不录。钟鼎记：县沈志作宋将军刘锐。按《清会典》通载，祀元指挥刘承忠，元亡，自沉于河。神能驱蝗，世称刘猛将军。雍正二年，奉旨庙祀。咸丰七年，加封保康。同治三年，加封普佑。】【眉批：《黎里续志》载，祀元指挥刘承忠。前志、县（沈）志皆系宋将军刘锐，今按《大清会典》。另附纸：《澉水新志》亦说为祀刘锜者，误。引《大清会典》，祭猛将军刘承忠也。】

钟鼎《鲤鱼浜新庙兴造记》：猺人反西方，窜应天以为巢窟。向欣然以一旅之师，障东南郡县者七八年。自张国梁之死，苏杭等属始不堪其扰。方是时，大都剧邑非无高城深池为守也，卒于毁顿消灭而莫抉。荻塘以百家之市，当三吴冲，无论已。我乡之田薄浅易水旱，所以禳灾有其神，春秋庙享，费敢怠也。今撤焉，虽妇稚思有以复之。寇平之同治三年，浜之居者谋之余，以复其庙。然余弗能也。夫荻塘南北之罗猺准也，北甚于南，浜之圩浴字在塘北乡，十室九墟，多荆榛瓦砾，而少人烟，其将何以为具。居久之，盖隐度得焉，中家以上猺之所不至，其钱可率也。里之人多手镘以衣食，其夫可调也。猺以佛寺为垒，积有砖石，其材可收也。不足，则前此猺所募莠民充伪职，以除夫庙，其人自言，愿输其

徭资以佐。兴造之始十二月戊辰，鸠工为之，立其室以妥刘王之灵，考其堂以享刘王之神。殿之西南隅，曰小慈云静室，以栖守者。改殿址为龙女庙宫，而架阁于其上，以奉吕祖，旧所无也。门于南为三间，左右皆从者。中则王，由以出入也。南北东西缭以垣，而龙女之居，守者之庐，皆以别之。盖三而四，四而五，五而六，凡历三稔之久，而庙工苟完。岂非难矣哉。且余闻伊耆氏之为蜡也，主先啬享，先农昆虫之神、猫虎之尸皆有祭。刘王以驱旱蝗昆虫之神也，龙女以平涝水息风暴，猫虎之尸也。抑余闻唐以来，三皇之祀，以黄帝臣俞跗、桐君、雷公、岐伯、僦贷、季鬼，叟区数人，从祀两庑。备先医之享吕祖飞仙，以术济我民疾苦，非亦古之名医欤。合聚而索享之，皆古君子仁至义尽之道，报本返始之典。顾《礼》又曰，八腊以记四方。年不顺成，八腊不通。顺成之方，其腊乃通。先王之谨民财而为之制，所以尊其朴，贵其质如此。故丹楹刻桷，则非之，山节藻棁则愚之。余以乡人之请，而为夫新庙，任悄悄之劳，不求赫赫之名，效翼翼之勤，不图明明之功。后之人，其不以余为陋且简，亦知夫古人之作矣。同治六年己巳嘉平。《重建古龙女庙碑记》：呜呼，有国唐宋而后，千年之间，不修湖山投龙祀事久矣，宜乎？旱干淫涝、冰雹风暴之灾，叠见纷呈，三吴黔首，不得常享东南水田之利也。上古之世，龙以为畜求其嗜，欲饮食之，虞之驩董父，夏之刘累，皆其人也。当是时，五风十雨，年谷丰登。中古、下古之世，道不大行，龙不生得。岁有时享之典官，有报赛之章，国家之与龙尚有相觌相求之礼。迨梁以迄斯，释迦之教大兴于中国，浮图之寺庙被四海，而江南为尤甚。上自帝王卿相，下至士商农工，非奉佛，无由安其寝食；非看经，无由用其精神。大凡有功民社之神祇，十废其八九，而况于荒波浩渺之龙女乎？然则震泽浴字圩之有龙女庙，千年以外废基也。不待咸丰末猺人毁之，更不待乾隆初僧

人毁之，其若存若亡，寒无香火，盖已久矣。今日者，有官巍然。湖山之南麓，七十二溪沄沄，东北流之水潆洄映带，于朱甍翠牖间者，非令人顿生复古之思耶。捐其赀以兴祈禳之祀者，曰里之士民；出其力以修乡里之旷典者，曰七十一老人钟鼎及其儿子祖福。同治戊辰四月，遂为之记，将以镵诸石。

祠山庙在慈云桥东，初建无考。国朝乾隆三十四年修。道光九年，里人谭琨、徐世坤、徐壩等重建。【眉批：按，祠山大帝张姓，黄帝后。其先名秉天，禹时人，佐禹治水有功。帝亦深知水火之道，亦称张大帝云。见颜真卿《横山庙碑记》。又，明太祖定南京十庙，一曰祠山广慧张王庙，每岁以二月初八日致祭，用少牢。见《南京太常寺志》。神避食猪。始自长兴县，疏圣渎，欲通津广德，化身为猪，纵使阴兵。为夫人李氏所覩，其工遂辍。人思之，立庙是以祀云。避猪，见《漱水新志》。】

邱老太庙在镇北。国朝康熙中，里人庄朝铣建。乾隆四十二年，里人黄新、僧某等修。【今废。改建頤塘学堂。】

张老太庙在政安桥东，初建无考。国朝道光十年，里人谭琨等修。【光绪朝，里人曹春泉于庙东舍地添建平屋三间。眉批：曹名庆祖。】

高城隍庙在镇南蠡泽，初建无考。国朝嘉庆十六年，重建。【拟改称曹成王庙。】

钟鼎《蠡泽庙土神曹成王皋碑记》：曹恭王明，以太宗子国曹绝，复封传王，王乃有所谓曹成王皋者，起家温州长史，行刺史事。历任处州别驾、衡州刺史、湖南观察使、江西观察使兼御史大夫、荆南节度使、襄

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加银青光禄大夫，工部尚书，改户部尚书。平姚晃，降王国良，讨李希烈，有大功。德宗之世，方其始政江东也。郡旱，饥民走死无吊。下令榜锁弃仓实，活民数十万，天子嘉之。古今来豪贤之士，出为世用，虽有奇勋盛烈，足以震惊一世。恒不及阴德入人之深，有以垂万世而无穷也。故王之讨希烈，江西大小三十二战，实取五州十九县，其绩亦甚伟。岂若始政之活民数十万，享庙食于浙水东西而无愧哉。恭王之官苏州也，有惠爱于州人。其卒，民立庙江上祀之。温与苏浙东西耳，古地理皆属江东。调露上元前后八十馀年，其玄孙成王，复以良政，加于其高大。考恭王之旧部，宜其民不能忘，奉之土神，为庙泽畔。俾与先天中双杨泾先王之庙，相望以不朽矣。顾庙之建自何代无考，而土之居者荒渺。相传谓之高城王，非妄歟。夫皋王之名也，成王溢也。溢可称，而名当讳，古之制也。何民之冒渎，误皋为高，误成为城，联名与溢，而浑称之为高城王，大不敬矣。是乌可以不辩？谨撰《曹成王皋碑记》，以告夫后之奉祀蠹泽庙者。同治丁卯孟秋。

总管堂在禹迹桥东，国朝康熙中建。乾隆四十八年，里人蔡振业等增建后宫。道光二年，里人唐克明、僧日照等修。【此庙自同治朝以来，米业岁有捐款修理。按：神姓金，名元七。至正间，阴翊海运，封总管。进封利济侯及随粮王。《同里志》载，国朝嘉庆十一年，晋封安乐王。】

财帛司庙，俗称五路堂。在镇南南浦浜，初建无考。国朝嘉庆中，里人沈模等重建。道光十八年，龚大鹤等又建。【光绪二十四年，头门戏台火毁，里人龚树勋等募款重建。】

云仙庙在镇东双杨。相传姊妹四人俱成仙，故名。

初建无考。明弘治中，邑人吴涵重建。

国朝·黄子真《云仙庙》：群真同骨脉，接屨跨鸾飞。止水冰夜鉴，流云画篋衣。一贞还太始，千劫洞元微。定有联翩珮，清宵启玉扉。

乡厉坛，祭乡中无祀之鬼，在镇南庄字圩。即义冢。每岁十月朔致祭。按《明会典》：洪武初，凡各乡村每里一百户内，立乡厉坛一所，岁以春秋冬三次致祭。震泽镇惟十月朔行之。有司诣城隍庙发告文，设城隍神位于坛上，以主祭。【眉批：考五季之末，民间聚兵保乡党者，率称太保。宋末，则称太尉，非实授职也。要其护桑梓，身先保障，非所云能捍灾患，有合于祀典者耶。黎里徐达源（即山民）重新宋护民太尉秦乾像，祀。】

震泽镇志续稿 卷七

里人沈眉寿子绥 乌程纪磊位三同辑 龚希髯续

寺观

奉先教寺在镇东双杨，周四亩。唐咸亨中，僧云居建。宋绍兴初，僧志京修。明正统中，僧志璇重建。万历中，僧祖閭等修。崇祯中，僧灵刍修。国朝康熙二十年，僧三祈修。乾隆三年，僧云中等重修。嘉庆十八年，里人黄涵、张湘等、僧秉仁又修。【光绪二十二年，僧江澄募款重修。眉批：据周心梅说，光绪十六庚寅间，僧江澄募修。按：江澄张姓，丹徒人。父锡庚，咸丰八年视学浙江，殉难，谥文贞。见陆心源《仪顾斋集》。】

国朝·金之俊《修奉先教寺引》：震泽之东不数武有刹巍然，名奉先寺。建自唐咸亨年间，虽代有兴废，祖灯不绝。自万历三十二年，住持僧道向力行复兴以来，日就倾圮。其孙行芬克绍先志，一日持募册来索余言，谋更新之。时有客在旁，正色而止余曰：“今方公私殚匮，民穷盗起，有心世道者将黜奢汰靡，导民节啬之不暇。若夫崇饰寺观，劝施无益，非我侪事也。”余曰：“然子亦知民穷盗起之由乎？惟正是供，民焉得穷？即军兴加赋，民亦焉得穷？且蹙而盗，此其故有难言者矣。良以贿赂公行上下之间，取非其有，皆以小民膏血供之。于是赤子争化为绿林，秉

耜半销为剑戟。抢攘世界者，总‘贪’之一字阶之厉也。【眉批：改革之初，无代不然。】设当斯世而有能互相砥砺，不取非有，穷民其庶有瘳乎？民穷得疗，而盗亦遄沮乎？今惩贪之令非不严且峻，而贪卒莫止。即废尽天下寺观以示节啬，于弭盜裕民蔑有济也。”客曰：“然则佞佛可止贪乎？”余曰：“佛法中六波罗密，以檀施为先。施者，舍己所有也。己有可舍，况攫人有也。有能通此意者，未必非止贪之一法也。昔李节有言：排释氏者，徒知释因衰代而生，不知衰代须释氏之救。此言良可思哉。”客唯唯而退。余因书之册，以授行芬。盖重有期焉，而非独为斯寺之兴复计也。

明·史鑑《宿奉先寺》：孤舟薄暮宿，古寺奉先名。地迥诸天近，楼高片月明。炉香清作供，漏水冻销声。爱此无生说，留连过二更。
吴培纓《月夜奉天寺散步》：徜徉柳岸称闲情，尚有轻帆入夜行。溪树烟笼连野寺，村桥草满接柴荆。月移暗影墙头出，风送微波水面生。不觉寂寥秋思起，忽闻阶下蟪蛄鸣。
国朝·吴翻《奉先寺赠恒水上人》：卧云精舍柳桥边，中有名僧自皎然。趺坐喜于山水近，高吟长与鼓钟悬。淡齑甜笋能留客，布袜青鞋不缚禅。若得西来序诗派，一灯永供杼山前。
吴树珠《不到奉先寺三十餘年矣，六月廿二日乘兴至此，感怀旧游，慨然有作》：绿柳环桥水抱村，听钟重叩竹间门。依然丈室荣花木，不觉山僧易子孙。蘋末微凉风解愠，松枝妙义客忘言。刻舟求剑原无谓，坏壁蜗涎蚀墨痕。少时有诗题壁，今遗墨无存矣。
张萼《上巳游奉先寺》：选胜争夸上巳辰，名蓝结伴问前津。肯将尘壤污裙屐，祇向僧寮话主宾。梦隔存亡莲社酒，神游林壑永和春。低徊转益兴衰感，坏壁留题忆旧因。

应天教寺在镇南蠡泽，周十亩。唐大中七年，里人沈揆舍地，僧祖生建。乾符二年，赐额为禅院。周显德

二年，始建殿塑像。宋咸平五年，僧超修。大中祥符四年，重建正殿，僧昙义记。见范成大《吴郡志》。元大德中，改教寺。明永乐中，僧义重建。成化末，僧道璿修，僧广源记。文不录。天启三年，僧虚庵建禅堂。国朝康熙中，僧确三修。雍正七年，僧七来修。嘉庆十四年，僧凡重修。道光十六年，僧如义又修。【眉批：经咸丰八年洪杨兵燹后，寺之边屋、禅房尽毁。惟大殿、山门尚存。延至光绪末年，又经土恶所毁，从此山门剥蚀，大殿垮圮，四大经刚之眼珠，及大殿罗汉之金身或眼珠，尽行括剥无遗。虽经歪头和尚稍稍整理，将大殿前轩屋拆，补中后之未倾坏者，并于后地起建□□殿屋，东建楼屋三楹，西建厨房平屋三间，以为卓锡之所。又于民十九年，僧永安募修山门，勉强完成其事。】

明·吴秀《应天禅寺义田记》：震泽南梵宇巍然高出者，应天教寺也。唐大中，里人沈揆舍地，僧祖生开建。宋祥符，僧超为重修之。我朝弘成间，僧道璿、祖禧、智颙、祖瑛等协力完葺。虑后低旷无依，倾资筑基建殿，图西方化境甚宏丽。两庑整洁敞逾，黉序文学聚读其中，屡有名硕。岁久圮秽，不堪栖止。僧智柔苦心修行，捐□□颓如故，其钟声时且恒，远迩信悦。助田若干亩，以资岁膳。请记于余，用图永久。余阅旧碑，乃第一山记室广源撰文，书撰则邑人湖广右⁽¹⁾参议梅伦、郡人刑部主事马愈，两进士也。里中庐舍若浮沤起灭，而寺历千馀岁不磨。生人若蜉蝣朝暮，而沈揆诸人，其名犹□□□□见。梅大夫之孙，今无遗矣，而仅有其名于石间，可胜慨乎！奈何为记，复令后人之慨？又幸与梅、马二大夫，同垂名□□□□恶用辞。尝谓释氏之可久者有五：异姓为徒，不忧乏嗣，一也；既离襁褓，无用姑息，二也；虽弃彝伦，亦鲜女祸，三也；

(1) “湖广右”三字，原木刻本空缺，为《续志稿》所添加。

屋产公物，□□□□□贾亦知惧，四也；庄严色相，强梁敬思，可经累劫，五也。世人不鉴，无善后计，其亡忽焉，无惑也。士大夫诵法孔子，科第起家，所□□□异于齐民，奈何有不永传，无乃气数适然。房、杜之孙不立门户，汾阳之宅为寺，马燧之地为园，自古惜之与。呜呼，天定固能胜人，人定亦能胜天。善小勿为，恶小为之，亦足以致咎。矧以盛年遭际，嗜欲方深，势焰易行，岂无伤害。纵有回心，衰暮而套习已成，业不可解。是故君子终身之忧，日夜兢兢，求不为衅孽以贻子孙。其永昌炽，非所能必也。沧濂郑君秉厚，处州人也，来学于一泉水氏，而年实长，面黑多髯，执弟子礼甚恭，众皆嗤之。赴试第二，余以同举辛未进士，列官大参。经行时报谢甚厚，于寺宜不朽矣。智柔释氏以能敬礼士君子，儒者之徒也，故以斯言告之。若使佛法有无量福田，布施岂直区区已哉。姓名、亩数开列碑阴，以俟续此者。时在万历三十年岁次壬寅秋月。

明·钮仲玉《游蠡泽应天寺诗并序》：余每避鸡群，喜瞻龙像。适盈君至自洞庭，同游蠡泽，访惠远于东林，问汤休于西界。礼佛三参，谈空淡日，开玉海之瑶觞，结白莲之玄社，可谓会心景物之外，振衣埃塈之表者矣。乃志数语，用志雅游。逸兴耽丛林，竭来游蠡泽。缅于紫霞想，与彼白云适。殿阁俯青红，楼台晃金碧。龙宫依绀园，鹿苑秘绣陌。曲水冒朱华，回流萦锦石。盛公继风雅，惠远明空寂。神交缔三绣，妙契合双璧。好道无端倪，谈玄竟日夕。殷勤具瑶觞，杂沓罗珍核。考鼓追流光，投壶延落日。留款未言旋，痛饮不知剧。盘礴涉丘墟，逍遙释巾舄。同桡乐宵征，吴歛歌月白。**王叔承《蠡泽应天寺访旃上人》：**老僧垂八十，能话废兴前。古树真同腊，闲云总入禅。晨斋蔬映水，午茗竹浮烟。怪得湖山近，曾来范蠡船。**董份《秋日卧疴应天山亭》：**微凉界秋节，胜寺一经过。悟法知缘静，安心识养疴。日移禅院树，风入慧池荷。愿住无

生境，时时共啸歌。又《山亭卜居》：昔爱山亭上，今来得暂过。开轩芳树映，拂院绿阴多。宛转连珠榭，清幽瞰碧波。何须问詹尹，吾已卜维摩。吴宗泌《春日与九兄读书应天寺，复得宁武兄弟同事》：花宫淑气动珠珊，邺下重登旧赋坛。五叶莲开金藏转，六经云护石渠寒。东山蜡屐春来满，西域星槎天上还。闻道枪才翻故格，时逢汉使共盘桓。【眉批：句颇工整，有馆阁气。○张君诗绝清麓。】国朝·张嘉理《蠡水山房写怀》：排遣红尘得少宁，萧斋长此任飘零。一春烟柳愁中度，半夜疏钟客里听。寂历松关违俗驾，往来萝径掣山僧。空林倘值忘机候，拟脱名缰向上升。○范蠡祠堂傍水滨，五湖烟雨是潜身。苏台一笑今何在，笠泽千年尚有神。古树寒鸦啼夜月，空梁乳燕语残春。平生多少兴亡恨，回首吴山倍感人。○百尺巍巍何壮哉，凌虚初构经尘埃。洞庭空翠当檐映，笠水春帆傍牖来。野岸夹篁通曲径，山厨和药列新醅。仲宣独有登楼赋，极目愁怀莫自开。○驽负盐车历尽艰，穷途长自泣潺湲。莫将荆玉徒遭刖，且拥貂裘永闭关。计拙应为人事弃，愁多不觉鬓毛斑。珠盘故友谁相问，只有羊求常往还。○忆自当年归故居，数椽竹屋劫灰馀。只缘旅馆长栖滞，从此衡门待扫除。鸡犬声声通曲巷，桑麻历历绕茅庐。张仪舌在饥难疗，欲学倪宽读更锄。○闻道穷愁好著书，乘闲当尔惜居诸。河汾有待成中说，司马何心荐子虚。应嗣风骚追逸响，莫随人世好妝梳。拥城南面虽云乐，岂若胸襟富五车。○庄周蝶梦本非真，得丧推迁岂足论。甫里钓游堪寄傲，鹿门栖遁自安贫。堤边柳絮迎风落，架上蔷薇冒雨新。春去尚容生野兴，超然已是葛怀民。张霸《过应天寺》：烟水苍茫处，禅宫喜近堤。闲花饶野趣，清梵醒群迷。村舍斜阳外，山光灌莽西。虽然名蠡泽，端不异曹溪。释源《访应天寺七来和尚》：倦飞无远锡，引客有清钟。不谓交情淡，偏闻花气浓。虚心同看竹，摩顶莫忘松。

此际轻分手，重来可易逢。俞兰台《桐圃上人退归蠡泽禅院，赋诗奉赠》：雪泥红爪本无踪，此去应添别思浓。鸟啄石坛红叶满，花干苔径碧云封。梦回龙树灯前月，听罢阇黎饭后钟。曾记懒残煨芋火，拨灰相对意重重。○方外论交有夙因，过溪一笑是神亲。绳床共说楞严谛，竹阁相看病瘦身。画到梅花知雪骨，诗传莲社识情人。剧怜度劫如弹指，却恋斋堂过十春。

普济禅寺在镇西，周二亩五分。宋元丰初，僧寿善建。明洪武中，僧德心修，缙云叶梦得记。文未见。嘉靖中，慈云寺僧宗旺修。崇祯十一年，僧智勤重建。国朝康熙二十八年，慈云寺僧超伟修。雍正八年，僧成槐重修。中有宋湖州太守孙觌石刻，明季毁于火。【光绪朝，僧定圆募修观音殿及山门，并火神殿。惟大殿一片瓦砾，仍未动修。】

元·钱惟善《宿普济寺》：初到湖边寺，相逢有颖师。深悲十年事，朗诵四怀诗。高柳窥春早，寒灯照夜迟。宁无一杯酒，慰我鬓如丝。
 明·王世贞《过普济废寺，遇秋空上人》：寺古僧庐尽，泥深旧径非。偶然逢宿衲，一笑露禅机。夙火拨犹冷，残灯挑尚微。炊烟处处起，日晏淡忘饥。
 国朝·徐崧《题普济寺壁》：宝殿前贤曾感梦，回廊里社见重修。老僧晒衲斜阳霁，行客停桡碧水流。草满阶前横断础，烟开竹里叫晴鸠。独怜古柏终凋谢，胜迹千年怅旧游。
 徐元灏《普济殿圮，戊辰冬延慈云天谷禅师住持，己巳春重修赋赠》：古刹东西望，相依比作邻。寺同宗旺葺，诗爱颖师新。大道通诸佛，清修动里人。慈云今遍覆，是处物皆春。
 庄观《普济寺孙觌石刻》：兰若遗珍世所闻，可怜碑石付烟云。白蘋太守空留迹，黄面禅僧枉好文。浩劫百年悲共尽，祖龙一炬叹俱焚。始知人

物原难久，辜负双鱼赠答勤。释超伟《住普济寺咏怀》：市远无多路，栖迟别一村。种蔬开弃地，留竹卫颓垣。夜静闻天籁，林深隔世喧。虚名真欲谢，吾道复何言。○编篱荆棘在，袅屋葛藤生。自分随缘住，从知直道行。星霜移节序，反复见人情。兹意谁能悉，当年有耦耕。程礼《游普济寺》：老僧何处去，独自叩禅扃。树古苔生绿，碑深草覆青。云龙残画壁，林鼠蚀寒灯。野寺多萧瑟，空摇殿角铃。金锡桂《晚过普济寺，同沈成甫昆季绕池观荷花》：修径绕回塘，曲折背山寺。遥遥数武间，花香先引鼻。菰蒲蘸水烟，娟娟媚秋意。波起荡夕霞，风来袭衣袂。矫首池上阁，虚窗纳晚翠。不速恰三人，招邀过初地。欲访远公社，兼参第一义。时闻云外钟，翛然得高寄。【眉批：此池是否即香花桥北之河湾。】钟鼎《荻塘棹歌》：唐宋禅林半作薪，雨淋日炙几高人。枯僧普济院中卧，认是千年坏树神。

慈云禅寺在镇东，周九亩。宋咸淳中建。明正统中，僧道泽重建。旧名广济，天顺中赐今额。万历五年，乌程董份、里人吴秀修。四十三年，《县志》作崇祯中，误。此从徐崧《百城烟水》、庄观《重修慈云寺碑》，下同。僧慈林增建大悲阁。《县志》作禅堂。国朝康熙七年，僧净眼修大殿。二十年，僧超伟、《县志》作通伟。里人沈国忠、黄一夔等重建天王殿。前有天衣僧断手募建，未成。二十三年，重建大悲阁。二十四年，增建且住、大树二轩及续灯堂，里人庄观记。文不录。乾隆五十三年，知县孟芮，里人沈竟、程洗等，僧法鉴重修，并增建钟楼，凿洗盏池。道光十六年，里人徐学乾、谭琨等，僧日新重修。中有浮图五级，初建无考。或云吴赤乌间建。明万历五年修，四十三

年僧慈林修，乌程朱国祯记。国朝康熙二十二年，僧超伟修。乾隆十八年，里人倪廷铭等修。五十三年重修。道光十六年，里人周荣等又修。【光绪九年，里人庄人宝等拨丝捐重修。宣统元年，里人龚树勋、徐宝田等捐款并筹拨丝捐重修。眉批：光绪□年，里人口□修（因有塔捐）。宣统元年，里人徐宝田、龚树勋、庄麟书等筹拨丝捐重修。民国十七年，里人倪次成等募修，有碑记。又，大殿亦于民国十二年，里人徐彦云、五太太重修，有碑记。】

明·朱国祯《慈云塔记》：余浮舟太湖，一望三百里，起自虎阜，接苕溪，凡浮屠十一处，其在震泽者近余家，归舟必望之，以为准，恍悟佛家建塔之意。夫曰宝筏，曰金绳，曰慈航，皆以设济人之迷而导之。觉者，上根意喻，中根言传，下必设显道树之的。千万人之中，上者不一见。所称中者亦稀，下者无之非是。故仁人设的使之趋，幽明一理也。行道之人一失所由，便以家乡为胡越。况游魂黑鬼流荡于血海毒雾中，锅镬刀刃糜烂煎剥，备尝苦楚。而欲分别路头，使知归往，宁可得乎？天下事，不过日曜于光明而止。上智大贤，庸夫、稚子、妇女以及盗贼、禽兽，皆以此为归宿。虽分量各别，不啻天渊，而一点一隙，亦是回生脱苦之妙业。塔之共明，即论形迹可见百里。是百里之迷阴，皆塔为之显其觉而导之迷也。释氏谓地狱之苦，一闻钟声则苏。余尝欲铸一钟见志，而坐废未暇。及兹慈云修葺，乃因太湖之游，浅浅立论，以告夫乐道好施者。

明·董斯张《震泽塔院忆沈千秋》：浮图立斜日，远林尽成草。昔者同怀人，送我长安道。【眉批：金人瑞，字圣叹。】**国朝·金人瑞《慈云寺留别》：**震泽多精舍，慈云师子林。家私惟古佛，寺多石佛。眷属总元心。后汉人何在，微言乃至今。相逢随欲别，舍此更何寻。张大纯《游慈

云寺：传闻寺建赤乌初，佛法重兴劫火馀。梵呗清人来五夜，机缘化俗演三车。续灯堂上灯光遍，大树轩前树影疏。从此便应联白社，不妨身世等空虚。**释超伟《大树轩》**：锡飞来此地，飘忽七年馀。未得山中去，还从树下居。悔心多事后，畏客闭门初。生计谁云拙，松窗夜月虚。**《且住轩》**：筑室仍居北，移门又向东。远村云树隔，曲水估船通。去住身无定，从违事不同。书空成独坐，矫首羡飞鸿。**金德辉《望慈云寺塔》**：孤塔插晴空，突兀绝依附。片云自西来，与塔相回互。十里暗苍苍，遥望成烟雾。溟濛影欲沉，野田空日暮。**沈念祖《游慈云寺》**：胜侣招寻物外天，芒鞋踏破一溪烟。庭舒贝叶经初晒，池敛蘋花塔正悬。钟鼓停云朝罢课，鱼龙听月夜谈禅。堂轩遗址无人问，树色灯光倍黯然。**沈芬《过慈云寺》**：暂谢红尘路，言来物外游。客心清似水，僧语淡于秋。云起亦常净，鸟鸣时自幽。悠然会深意，到处妙香浮。

福田教寺在镇北葫芦泾。元大德四年，僧明琇建。明末废。

寿明教寺在镇东，建置无考，久废。

契如庵在镇西北马赋，周六七亩。宋淳熙中，僧惟空建。明正统七年，僧自缅修。国朝乾隆五年重建。中有赵孟頫“宝华堂”额。

国朝·凌凤起《同人过契如庵》：荒坟依古刹，余六世祖墓在庵旁。契伴渴莲台。地僻僧难遇，林深客暂来。烟凝将鼓棹，茶熟且擎杯。香火缘非浅，归途首更回。

圆明庵在镇西北。宋嘉泰中，僧永麒、知勤建。元至正元年，僧志满修。明洪武九年重修，僧宏道记。文未见。崇祯七年，僧济经、知津重建。国朝康熙五年，僧

大轮修。十八年，僧明始修。

明·张汝培《舟泊震泽圆明庵，王甥奕尚见惠多仪，次唐丽公韵》：暑泊圆明胜雪窝，凉风入座拂藤萝。衲因课耨翻经少，甥爱书裾赠绮多。夜静灯荧浑不寐，心闲肺病减餘疴。晓催鼓枻冲烟路，欲溯家风继志和。国朝·徐崧《过圆明庵访元芳上人》：七十今馀几，翛然自不群。空铛烹涧月，破衲补秋云。已入高峰室，时归震泽滨。香台溪雨夜，闲过话斜曛。又《圆明庵访赤民表弟不值》：寂寞禅扉树影横，莺啼犹似读书声。却疑阶下经行地，底事苍苔得尽生。庄观《赠圆明庵僧元芳》：几年学道会真如，识得前身透背书。始似木鸡藏距日，渐同野鹤解绦馀。灵明立见胸无碍，真实随拈语不虚。计腊已高眉过额，有时飞杖出精庐。庄颐《秋日寓圆明庵，赠元芳上人》：习静招提意更幽，蕉声蛩语又惊秋。引觞偏与高僧对，作赋尝凭野鸟酬。逸兴便堪联白社，俗尘从此割鸿沟。余来偶借支公榻，贝叶于兹任冥搜。沈芸《读书圆明庵》：一径入幽寂，茅庵枕水边。烟霞围此地，钟鼓彻诸天。树老添僧腊，斋空冷世缘。吾今聊寄迹，原不为逃禅。

清凉庵在镇西，周二亩五分。宋嘉泰中，僧正宗建。明宣德六年，僧守福重修。嘉靖中废。

浮玉庵在张墩。宋端平二年，僧坎堂建。明隆庆二年，僧真常重建，杜伟记。崇祯三年，僧性德修，陈继儒记。国朝嘉庆中，里人徐丙华等重修。

明·杜伟《重建浮玉庵记》：浮玉庵者，长湖中隐峙小土丘也。土丘一方，宛在水中央，连柳篠苇，环计之可百武馀。岁大旱，不见水甚减；岁大涝，不见水甚增，若有神焉，与波上下者，古今以是为奇迹。远而望之，四空无依，浴日浸月，苍璧自浮水面然，或常拟为小金山。至泊舟登

其上，则撮土成墩，脉无拳石，俗呼张家墩，莫知张为谁何。墩属吴江之震泽，国版称浮围。围首十都，税征额凡一亩有九分，实无可耕可获，庵僧颇为供税累焉。宋理宗端平二年，僧坎堂始建庵。既以禅僧中峰至安禅十有五年，中峰受普应国师号，普扬宗法。当时，佛宇禅室略备，缁徒云集，持戒律甚严，庵声甚振。及中峰入定天目，僧禅戒渐弛，饮酒食肉，借法贍生，几与俗同，求其知禅者鲜矣。嘉靖庚寅，太守永丰聂公为苏州，奉诏阖郡汰僧毁寺，庵遂废。僧止子遗真常，本儒林葛氏子，自童年人庵为僧，结茅庵竹下，号筠庵禅隐，锐然有志起废，遘疾未就，日持斋饵药，以观佛蕴者几二十年。迨隆庆初年丁卯，疾顿瘳。值时渐丰，募于乡重建斯庵。乡耆达信常戒行久，咸乐施。工始于丁卯，告成于戊辰。前后佛宇各五楹，左右禅室各二楹，绘塑三世诸佛像于其中。面临水筑门，题其楣曰“浮云庵”云。嗟乎，常之心力亦勤矣。往年，常以吾里中西畴吕君介绍，请记于余。余方病未能也，然尝榻坐以习忘，或误以为知禅也。常复强之至再，乃强为之记。余笑问常曰：“若之何重建斯庵也，以斯庵为浮乎，以斯庵为玉乎？玉，天下之至坚也，真可常也。浮，天下之至幻也，岂真可以常邪？若既名出家，又复汲汲营庵以为家，而图终老，足以常住，是出真家而入假家也，如之何？”常肃然起对曰：“如之何，常敢以庵为家也。以庵为家，是有庵相也，性何相之有？如以相而已矣，则常之身亦幻也，岂独庵之浮乎？如其性也，则琢不剖，磨不磷，入水不濡，入火不灭。至坚在我矣，玉岂在于庵邪？虽然，常之汲汲营庵者，盖亦有说。常今之再建，不及坎堂师肇业之半，是相有增减，人不可得而齐也。常恒慕中峰师之禅宗，振于斯而定于天目，是性无增减，可得而学也。坎堂始建之，后遂有中峰振吾禅焉。常今重建之，后安知不复有高禅入定如中峰者出乎？况常之心非将以家于斯也。正将广参于海

上，以求定观，而豫为此终焉之计也。出其家而以真宅，常将由此而入，安知其不可常邪？公何笑常为也？”余复莞尔而笑，并其语以记之。隆庆三年己巳闰六月记于静观台中。袁黄《浮玉庵造菩提阁引》：苕水自西而东经震泽，汇为长漾诸湖，有墩一区，宛在水中央，俗呼为张墩，莫知其所自始。友人朱平涵考为张志和结椽之所。宋端平间，有高僧卓锡于此，因造庵，名浮玉。四面皆水，溪流剥蚀，欲甃以石，稍廓其制；又欲创一阁于后，溪水潆回，凭栏远眺，有不穷之趣。湛圆性德上人谒余于松陵。其祖筠庵禅师，余旧交也。因书数语，以告贤者。禅门万行以六波罗密为首，而六波罗密又以檀施为先。盖傥来者财，不朽者心。愚人以财为命，而志士借财修心。檀施一节，实修行要门也。得四方跃然而起，使梵宇重光，山川增胜，则万幸矣。杜静台，吾乡名士也，尝为余道浮玉之奇，欲借一廛焚香静坐，以了千生万劫之因。而今已矣，哲人谢世，音响若存。近闻修筑之举，不觉怆然，信笔书此。万历丙午孟夏。庄元臣《募建浮玉庵阁引》：古人有言，不爱荆山之玉、江汉之珠，而爱己之苍璧小玑，有之以为利故也。宇宙间山水相兼，胜不多得。最钜者莫如溟渤壶瀛，次则大江金焦，又次则洞庭君山与吾吴之具区缥缈，皆孤峙蔚立于汪洋瀰漫之中，极波涛烟云之致。然远者乃在千万里之外，又有风波之险，鱼龙之厄，即探奇好僻之士，往往逡巡裹足而不获一至焉。此亦所谓荆山之玉、沧海之珠，信美而不为吾利者也。震泽之北有水曰“长漾”，横亘二十余里，直通具区，而中流一阜，不盈二亩，拳然泓浸，望之如枯螺落叶浮于水心。其势若岌岌欲没，而旱涝辄未尝盈缩，故以浮玉名之，而土人皆呼为张墩，不知其所自始。近朱平涵太史考为张志和隐居之所，理或然与。尝试登墩览眺，晴和则一碧万顷，风雨则烟涛际天，春树铺荠，秋月澄镜，云峰插夏，雪瓦攒冬，风檣与幡影争高，梵呗共渔歌相

答。虽未足方驾于壶瀛、金焦，而厕诸君山缥缈之间，差可执鞭弭则陪其后，又且近在指顾步武，携童持榼，扁舟掉桨，顷刻可至，无千万里之遥，无风波之险，无鱼龙之厄，而胜乃与彼仿佛焉。此不亦吾乡之苍璧小玑乎哉！宜乡人所共欲私之，以为利也。近有主僧湛圆有志修葺，四围石甃其堤以防啮蚀，复欲建阁于庵之后，以增凭览之胜。使其志果成，则又江天岳阳之遗图小影也。夫苍璧小玑既可有之以为利，而又人焉盍而荐之，几而登之，其何拒之与有。吾知湛圆之募而成之不难矣。陈继儒《重修浮玉庵记》：吴江浮玉庵浮于长漾水中央，其建庵，宋端平二年僧坎堂始也。嘉靖庚寅，太守聂公奉诏汰郡内僧庐，而庵毁矣。重建者自隆庆丁卯，迄戊辰落成，筠庵真常始也。其后募金增置，式扩而庄严之，自湛圆性德始也。初进为山门五楹，左寂照斋，右香林室。再进为大悲殿，左香积厨，右击悟轩。三进为如来殿，左水晶楼，右树下居。甃石岸以拥四旁，接土阜以拥后障。东盼空水，西睇卞山，南对震泽浮图，北列洞庭诸岫，帆檣往来于林竹之巅，钟鼓出入于鱼龙之窟，宛然米家山、赵文敏水村图画也。余笑谓湛圆曰：“太湖有东西两洞庭，长江有金焦两峰，吞天地，浴日月，皆古今东南巨丽之观。今浮玉地俭不二亩，苦行头陀不数十员，渔父以为邻，鳬鷗以为伴，残芦断苇、霏烟宿雾以为家，直芥舟而蚁附之耳，何所而庵之记之乎？”湛圆曰：“吾庵旧名张墩，张志和垂钓处也，其诗云：‘数椽结庐，一水环镜。玉山浮游，震泽清净。’则吾庵以玄真子重，中峰幻住者十五载，则吾庵以禅林龙象重。记叙题咏有孙少保、都太仆、杜司空、朱少师、袁金宪、唐司马、韩太史、范学宪、文渝德、王工部、熊明府诸名公，谈经放生于此，则吾庵以佛法金汤重。高山大川似不及洞庭、金焦。若以较世间律院禅坊，匝处国都聚落之旁，而庞集于腥风喧市之内，浮玉撮土，岂非香海幢、莲花藏之境界乎？”余曰：“湛

圆受法于筠公，有纯戒，能摄众，有慧性，能好友，有识度干局，能任人立事，安养圣贤，即使不下绳床，而弥山大地俄化荆棘，为人天金碧之观，况区区一角袈裟地哉，故乐为之记。”僧徒澄虚、雪钟、一如、古镜、莲宇、来清皆贤劳清谨，不染世务，得列名碑左。崇祯三年五月。

明·孙皇荣《过浮玉庵》：禅林原是坎堂开，喜得中峰次第来。一座玉山同日月，四围碧水伴楼台。绿杨修竹依芳草，老柏苍松积翠苔。游遍江南名胜地，此间佳致甚奇哉。**都穆《登浮玉庵》：**四面波涛地欲浮，登临时节雅宜秋。欲穷醉眼须高处，却怪山僧不起楼。**杜伟《过浮玉庵，次孙、都二公韵》：**一片昆冈璞自开，环流银汉若天来。坎堂肇业端平运，天目中峰驻锡台。尘世浮沉波起地，真禅常住砌封苔。裴公久悟西来意，谁假江南比胜哉。**○大千世界尽阎浮，谁把球琳月浸秋。寄语游人高著眼，静观何处是神楼。****朱国桢《登浮玉庵水居并序》：**张墩在长湖中，相传为张志和旧游处。杜静台先生作《浮玉庵记》，文字极佳，不言所得名处，则大儒传疑家法也。余为揭出之，自孙少保、都太仆题后，诸名公多为次韵。余暇日过游，亦为续貂。庚申冬，为先人礼忏事，主僧湛圆实主坛事，持箋命录旧所题诗，因录而归之。志和以一隐士留千载名，与陶公并。今之富贵显赫者视此何如哉？因事不觉发慨，要非中正之论，总在人自立谓何，亦不必争名也。静处精庐画里开，真如觌面若为来。湖光千顷围金粟，海由三山捧玉台。定水清清涵作镜，慈云片片落成苔。闲游便欲窥深密，龙象当前亦壮哉。**○长峙湖心势欲浮，张公到此几春秋。凭高级级临东海，似上天梯十二楼。****文震孟《题浮玉庵，次孙、都二公韵》：**四边软玉荡云开，庵影中浮几世来。穴蟹夜行跌坐石，渚禽时下施生台。寒香户内通红蓼，润色阶前长碧苔。古衲旧踪渔隐意，临风远忆思悠哉。**○水络青丘半没浮，庵门树色已争秋。晚风吹去菱塘**

磬，唤得僧归倚舵楼。吴涵《秋夜谒浮玉禅关，和孙少保韵》：一掬秋波似鉴开，精庐还拟玉浮来。影随断渚过祇树，光射长湖到讲台。莲漏沉沉闲白社，松关寂寂锁青苔。相依共对矶头月，得抹清辉亦快哉。骆云程《过浮玉，次都太仆韵》：到来身世总疑浮，六月凉多不让秋。闲共白鸥争席坐，取风人正倚琼楼。董斯张《题浮玉庵》：琳宫截村落，渔火交酥灯。夷犹橹声际，珠网心所凭。鳜肥不敢脍，桃花鱗层层。廓我无涯观，奔涛浩焉澄。中岁谢崄巇，嗤彼驴脊蝇。栖神在定水，医成闻折肱。庄宪臣《浮玉庵》：长空楼观水云围，斗削芙蓉迎曙唏。文藻有奇扪石壁，烟波无恙钓鱼矶。僧闲客访问蹙喜，鸥解禅参破浪归。名胜总留须副墨，澄江如练忆元晖。熊开元《赴孙孟朴、吴去盈、沈圣符、徐俊人、吴扶九、吴振六诸文学约游浮玉庵，值抱朴禅师问讯宗旨，题为湛圆开土》：袈裟敷半角，世界复三千。何事五湖广，兹来一粟圆。寒光神剑合，野照祖灯传。友意常天外，涛声忽枕边。吴允夏《题浮玉庵》：只是沙中一聚沤，争言湖水玉能浮。文人有笔成千古，太史翻书遂表幽。天在镜中山在水，地因人著胜因楼。人情尽道浮名好，世外丹丘岂共流。庄世芳《浮玉庵次熊令君韵》：宛似维摩室，居然座有千。钵擎云液冷，莲滴露珠圆。钟鼓从来旧，袈裟向几传。中峰缘到此，祖印得归边。黄金镛《过浮玉庵有感，用都太仆韵》：吾生梦梦总如浮，又见荒林几度秋。怕有江山高入眼，预先平卸几间楼。释大莲《秋日过浮玉庵》：吴之南，越之北，渟融长漾琉璃窟。脉连香海泻天池，青天为底空为骨。巧霞掩映碧朦胧，幻出楼台如浮玉。入汉飞甍挂斗星，脱尘奕世居自足。春云秋影来佳宾，夕暝朝钟交泽国。烹鲜风月盈杯盘，浸烂乾坤绕华屋。远近扁舟泛渺茫，斜阳歌断沧浪曲。晴桃烟柳锁莎堤，诗思画谱罗天轴。对兹奇绝胡能言，临涛一啸胸襟阔。释道森《浮玉庵次韵熊明府韵》：湖结一区胜，年深

几百千。波澄天上下，岸折水方圆。帆影镜中落，渔竿画里传。是谁知得此，仍逐利名边。**释大德《浮玉庵次熊明府韵》：**公暇临孤屿，玄言契五千。山云冷不动，心月净俱圆。僧老推敲拙，官尊护法传。儿童拍手笑，归自虎溪边。**国朝·盛朝勋《同人集浮玉庵》：**烟际一兰若，渺渺微波环。叩门无俗客，孤云相与还。隔湖青一角，窈窕垂风鬟。客来若相揖，嫣然开笑颜。老僧貌野朴，出语如童顽。为问开山祖，乃在淳熙间。酒阑出古册，作者杂贤奸。抚卷为叹息，那知斜阳殷。竹韵吟凄切，流水声潺湲。翘首玄真子，高风杳难攀。四顾月轮白，时见闲鸥闲。

寿宁庵在镇南众善桥南。元至正中，僧能敬建。明正统十年，僧宗密重建。国朝康熙初再建。雍正六年，僧根茹修。道光二十一年又修。

守贞庵在通泰桥东。明永乐中建，隆庆四年增建观音阁，吴涵记。万历三十九年，里人沈有光增建文武宫。详“祠庙”。国朝乾隆十九年，并入昭灵侯庙。

按：守贞庵为巡检杨忠妻毛氏守贞之所，后为沈氏家庵。有沈贞女者，亦守贞于此，后先矢志，允堪媲美。志例不载女庵，录此以示劝焉。

明·吴涵《守贞庵建观音阁记》：庵以守贞名，纪制节妇操之贞也。夫贞不能守，犹无贞也；守不依贞，犹不守也。守贞名庵，为国初永乐年，有震泽巡宰杨忠者，古杭武林人也。来司兹土，倏尔病亡。室人毛氏仰天号泣，哀毁过礼。既而杭邑戚属迎之归，矢言云：“夫既死于此，神必依于此。妇以身事杨君，生死当求一处。若返故里，其神弗依，非所愿也。”于是结庐于震泽桥西，春秋享祀。凡居处笑语，事之宛若生前，殆不改也。嗣是居者虽踵踵相承，然皆优婆嫠妇，茕茕孑立无依者，故藉此以寄，糊口于朝夕耳。求其守节，誓死以步毛氏之后尘者，不数见也。迄

今世远年湮，垣颓栋朽，风雨飘摇，星月窥漏，庵之旧物几于失守也久矣。嘉靖季年，里人钮君□□氏□□居之未几，而又得周□为之助。二人同心，相与协力，遍募名家，各得捐助，鸠工量材，拮据劳形，版筑百堵，鼎建观音宝阁一座，内塑慈悲灵感佛□□□□，不五载而告成矣。推其心，岂徒观美云乎哉？正欲祝皇寿于无疆，而保□□于勿替也。乡人见而异之，咸曰：“□净辈一妇人耳，且能创立建阁，昌大香火，而益光毛氏芳名于不朽。矧男子志在四方，而反不能，可慨也。”虽然，此不足纪也，正以乡之节妇，犹国之忠臣，上与日月争光，不容□□不形之传颂者。但庵存，则节之名因之而隆；庵废，则节之名由之而泯。其所关风教者不浅浅矣。余故因春山沈君之请，而为之记焉。否则异端邪说，亦吾儒之所拒者也，而敢妄为之传乎？丹园顽健，承龙泉山人王君草创，因而□□云。隆庆庚午阳月长至日。

国朝·徐崧《守贞庵》：碑存尚识忠贞后，派一因称大小庵。不见赵州公案在，泊舟能纵定须参。
潘江《守贞庵》：闻昔杨氏妇，构庵此励节。嘉名号守贞，端为示芳烈。歌成黄鹄哀，故雄嗟永诀。长斋绣佛前，清操逾冰雪。疑即毛玉姜，欵然驾云辙。遥遥四百载，孤寒被摧折。志节岂能磨，高文留碑碣。巡司微末员，未必动殊绝。名偕贤媛传，千秋永不灭。

万寿庵在镇北傅家墩。明嘉靖中，里人沈霄建。

明·沈应瑞《万寿庵》：萧萧竹径读书台，梦后诗成梵呗来。却扫杜门无一事，喜无车马破苍苔。○澄虚如镜水痕平，皓月沉来色愈清。共看门前水中月，不知水在月中明。○长生何处觅仙人，此处金刚不坏身。暮鼓晨钟敲醒后，休从五浊问迷津。○慈航却在水中央，左右桥通有石梁。不染一尘真净土，晚风吹度碧莲香。

水月庵在镇北，初建无考。国朝顺治中，里人沈栋等重建，王锡阐记。【眉批：是否俗称急煞庙。因贩负入市，无以应付，名之。或云水急。】

王锡阐《水月庵记》：自震泽北走二时许，有翼然屋于道旁者，水月庵也。有穹然梁于庵左者，水月桥也。庵故隘，则扩而崇之；桥且圮，则撤而新之，庵之僧某也。募货鸠工以襄其事者，沈子石城偕其季云门也；醵金输力而效之沈子者，里人之从于浮屠者也。既而屡俭于岁，里人生计日促，沈子昆季相继夭没，其未成之志几不克成，而卒成之者，某刹某僧也。于是，游观之人皆以庸其僧，请于家大人，俾予记其事，将寿诸石。予曰：“夷，释氏之宫以业农与，则志之也可。割民之业，以庐释氏也，奈何志之？”家大人曰：“固也。虽然，而不见玄真子钓矶、王著作书院皆为学佛者所居乎？”予曰：“玄真子，老氏之流，无足言者。著作河南高第，以《春秋》教于吾乡士大夫，师其说而爱其庐，宜如周人之于甘棠也。四百年来，私淑无闻，反使讲肄之地为梵呗之区，非士大夫之辱邪？”家大人曰：“否。吾乡故多名胜，如明教乡校、天随别业之属。荡为陇亩，废为市廛，迷不知其处者十且八九，独书院、钓矶仅存。非桑门居之，安知书院之不与乡校同毁，钓矶之不与别业同湮也乎？今二僧所葺，虽不能拟诸名胜，然亦负戴耘耔之徒所利涉而憩息焉者也。微二僧，则必至于颓毁倾坏而已，必至行者疲于涂，耕者旸于野，无所利涉憩息而已。则兹二僧者不为无功，沈子昆季不为无识也。且正道陵夷，而假他术以存者，何可胜数。吾之所感又不止此，尔不可以不志。”予既受命，退而述之，不敢有所增损。若福田利益之说，非予所知也，然沈氏之枯菀与里人之丰啬，其效盖可睹矣。其经始之年，岁躔龙角屠维赤奋若也。阅七周，而岁躔娵訾之末，然后落成柔兆涒滩也。

国朝·张芹《水月庵看牡丹》：金屋妆成第一仙，出尘风格更生妍。
曾夸国色能倾国，自入禅门顿悟禅。眼底繁华浑是梦，客中宴赏亦随缘。
洛阳豪贵休相忆，守寂山窗已有年。

奉真道院，今称玉皇殿。在通泰桥东。宋熙宁四年，
提点洞真宫沈守元奉敕建，详“刊记”。赵抃记。元至大
二年，道士陈竹泉重建。明洪武十四年，里人吴彦文修。
国朝康熙初，割后殿置千总署，前殿改奉玉皇，而移玄
武于西院。【后殿已改建轩辕祠，详“祠庙”门。眉批：后殿于光绪□
年改建蚕皇殿。玄武已不明所在。民国□年，改为公安局。按：玄武移
恩范桥北西院，俗称玄圣殿。故殿东小街俗称道院街，即本此。】

宋·赵抃《奉真道院碑铭》：天下之所以常治无弊者，盖必有教焉
以主之，使众心知所归。亦必有三教焉，以鼎峙之，使群伦决所属。故
羲图既画，遂泄混沌之奇，由是而书契也，礼乐也，皆日就夫文明。而
吾儒之学于以寝昌。迨其后，而释氏又以其秘密真宗东流震旦，如三乘
四教：临济、沩仰、云门、曹洞诸大法门，咸识参微妙，名振当时。帝王
卿相莫不崇而奉之，猗与盛哉。乃穷搜道藏，所谓开劫度人者。其天
书符篆，皆文章诡怪，世所不识。然推厥大旨，盖亦归于仁爱清净。积
而修习，渐致长生，自然神化，与儒更相表里。自上古黄帝、帝喾、夏禹
之传，并遇神人，受道篆。第三代以还，漆书竹简，靡所存证。至周时，
李伯阳为柱下史，孔子造而问礼，乃有犹龙之叹。赧王九年，始飞升昆仑。
而《道德》五千言，悉举灵文奥典，宣布人间。汉时诸子道书之流，
至三十有七家。嗣是而陶弘景、寇谦之之徒，相继鼎盛。天子为筑坛于
南郊，每帝即位，必登坛受篆，以为盛事。唐开元中，列其书为藏，目曰
“三洞琼纲”。宋兴以来，再遣官校定，尝求其书，得七千馀卷，命徐铉

等校讎，去其重复。真庙大中祥符中，命王钦若依旧目刊补，合为新录，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撰篇目上献，赐名曰“宝文统录”。圣眷之隆，盖罔有间也。抃以大行皇帝宾天之年，蒙今上简，擢以为参知政事。奉职无状，出知杭州，惟凛凛覆餗是惧，闲从公退之暇，寓目珠庭兰若间。忽一日，有苍颜鹤发黄冠羽衣揖余而前，若有所请。听其言娓娓见道，云：“自髫龀依明师，及长为洞真宫提点。杭故繁华地，城市喧阗，非柄真养性之所。尝过吴江之笠泽，乐其风土，而又况乎麻湖、泖水经其南，洞庭、具区亘其北，东达吴会，西接两浙，实吴中一大胜境也。年来社有学，大雄有寺，独灵官秘宇无闻焉，良亦三教中之缺典。愿卜居于此，使真风广被，庶有裨于一方耳。明公其盍请诸朝？”余欣然唯唯，以其情上闻。天王圣明，不以小臣纰缪，赐额奉真道院，即令提点洞真宫道士沈子守元住持。守元遂殚力劝募，鸠工而庀事焉。今且轮奂一新，琅函具备，巍然为宇内一大法幢。其绳绳无艾，固未可量也，但恐世远人湮，参稽无绪，再乞余言寿诸石。余不敏，愧不能文，特嘉沈子能以其教翼天下，欲以持世而非以诬世也。矧天语煌煌，又非私倡而私和也哉，是可铭也。已铭曰：粤稽元始，肇自无垠。神人体之，福兹兆民。爰有笠泽，神禹之迹。天目青苕，于焉是适。玄风陆沉，民生不辰。吴兴之子，眷怀实殷。矢心开创，以指迷津。庆源之旁，卜云维吉。锡名奉真，永祈安宅。抃也德凉，莫之敢专。载在珉石，垂斯万年。熙宁四年岁在辛亥冬十一月。

明·谢常《奉真道院》：碧海周神岛，红尘远市局。神鳌分奠足，玄武赫扬灵。木射丹光赤，苔深虎迹青。松风阴袅袅，花雾霭冥冥。宝瓮留蟾液，瑶笙翦凤翎。棋灯帘映月，茗火石飞星。白鹿眠芝草，青牛护茯苓。麻姑传丑字，金母驻云屏。免捣玄霜熟，龙飞白羽腥。落红留别涧，

空翠滴幽亭。高举宁无术，长生自有经。空歌秋夜月，思倚石栏听。

西院在思范桥北，初建无考。明成化八年，住持倪元纲增建三元阁。详“刊讹”。国朝康熙中废，今存玄武殿。从奉真道院移奉。

真隐道院在黄庄，旧在镇东。未详其处。宋建炎元年建，明洪武二年移建于此，里人沈道明增建天将殿、大士阁。崇祯十年，里人周卧云、庄世荣修。国朝康熙二十二年，马琼科、张阆重修。雍正中，住持唐守初修。嘉庆元年，住持陆驾真又修。

国朝·张姬纂《募修真隐道院疏》：自余家西南行半里而近，有院曰“真隐”，实黄冠者修炼处也。创建于宋，盖五百馀年于兹矣。居是院者，人不一世，世不一人，然以余所及见闻，大约皆精严整饬，不役于俗者。今秋之孟，主院师守初偕其徒侶来，谓余曰：“殿之敝于风雨有年，其材多朽蠹不可支，今弗修，日坏矣。逮其坏极而后更新，无乃伤于财，而力有所不能给乎？”因出其募修之册，俾余为数言以达其意。余惟昔曾文靖为僧可栖作《菜园院佛殿记》，谓其善殖，以得有成功。余谓可栖固善殖，使见其持簿而乞施者，徒以空言相慰藉，望其发箧以应之，不免有吝色焉，则可栖之殖亦何从而善哉？今守初师徒，固余所谓精严整饬者，其殖不患其不善。其所谓持簿而乞施者，庶几慨然发箧以应之，而未有吝焉，然后其功得成耳。不然，彼岂能有他谬巧哉？或曰：“是固然矣。然吾闻‘劝施者必有福报’之说以动之，今子不之及，何也？”余应曰：“无庸吾征诸理矣。夫殿之成久矣，不修则废。废者使成之，仅殿云尔。彼其能成是殿也，其诸有为也。视是殿矣，有弗成焉者，鲜矣。”遂述之以告我同志。

国朝·徐崧《过真隐访钮学颜暨马云生炼师》：最爱村庄僻，尤难诵读声。教通黄与老，里美织兼耕。重露滋蔬长，晴晖射镜明。我行殊黾勉，莫是学长生。钮纯仁《冬日松之徐先生过真隐书楼》：青毡寂历傍丹丘，鹤驾云旗月满楼。更有幽人天外至，一湾流水系仙舟。【眉批：超伟诗律颇细。】释超伟《过真隐访钮学颜文学》：绛帐悬真隐，相寻一杖藜。圆通高阁迥，略约小桥低。碧槛桃初放，丹墀鹤尚栖。玄都清绝地，坐久兴堪携。

观音阁在通泰桥上，初建无考。国朝道光十一年重建。

三元阁在东观音桥，初建无考。国朝嘉庆三年，僧祖修重建。【今废。改建明体学堂。眉批：查是三官堂街，旧有河桥可通，即名东观音桥。】

寿星阁在新兴桥上，建置无考，今废。

【尾注：戊午春旺重抄。】

震泽镇志续稿 卷八

里人沈眉寿子绥 乌程纪 磊位三 同辑 龚希髯 续

职官

巡检 宋以大小材武使臣充，掌土军招填教习之政，令以巡防扞御盜賊，岁支俸米一百六十八石九斗五升。元秩九品，职田一顷，俸钞一十两。司吏一名，禄米六斗，俸钞三十两。明从九品，初授将仕佐郎，升授登仕佐郎，主缉捕盜賊，盘诘奸伪，率猺役弓兵警备不虞，岁支俸米六十石。司吏一名，岁支俸米三石六斗；弓兵三十名，每名银一十两。国朝职掌与明同，教授登仕佐郎，岁支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养廉银六十两。攢典一名、皂隶二名，每名工食银六两。弓兵一十七名，每名工食银七两二钱。【眉批：《县志》载，《明会典》：各县税课局司吏外，又有攢典一名。又载，国朝乾隆□□巡检司始设攢典一人。】

宋

高宗 绍兴十五年 祝师龙

元

成宗 元贞二年 刘 润

元贞□年 王守让 见《苏州府（卢）志·列女传》。

武宗 至大元年 阿的迷势

文宗至顺三年 速答儿
顺帝至正六年 蔡火你赤

明
太祖 洪武□年 李进

洪武三十□年 孟复初 燕王兵起，三吴云扰。贼有乘乱窃发，燔烧庐舍，肆虐杀人者。复初慨然曰：“兹非人臣效职之秋乎？”率兵往捕，境内以安。见谢常《诗序》。

成祖 永乐□年 杨忠 见吴涵《守贞庵记》。云，武林人。未详其县。

英宗 天顺六年 王纲 见《县志》“公署”篇。

孝宗 弘治五年 高衡

弘治十年 胡敬

弘治十八年 贾昂

武宗 正德二年 彭柏森

正德八年 张淳

世宗 嘉靖元年 王兰

嘉靖六年 薛通

嘉靖八年 祝鹤龄

嘉靖十年 王信

嘉靖十一年 张佑

嘉靖十四年 姜清

嘉靖十七年 师宽

嘉靖十九年 杜景春

嘉靖二十一年 徐 淳

嘉靖二十四年 刘 铢

嘉靖二十五年 张继真

嘉靖二十六年 叶 兰

嘉靖二十八年 李 阳

嘉靖三十年 张 玺

嘉靖三十二年 王孟旸

嘉靖三十四年 王 卿

嘉靖三十七年 陈 谕

神宗万历三年 夏 濂 见吴秀《震泽司碑记》。云，武林人，未详其县。濂字九松，搜奸剔弊，不畏强梗。捐俸巡船二，亲为防缉，辖境之内盐盗屏迹，赖以安堵。

万历四十八年 朱文敷

庄烈帝崇祯二年 徐 秉

李德泽 浙江遂安人，任震泽巡检。见《遂安县志》。

未详何年，附列于此。

国朝

世祖顺治三年任 王自彰 浙江海宁人。

顺治十年任 吴赓泰 浙江餘姚人。

顺治十三年任 王之位 直隶曲阳人。

圣祖康熙九年任 王廷绶 浙江仁和人。

康熙十八年任 刘大用 直隶抚宁人。

康熙三十二年任 沈 培 直隶玉田人。

康熙四十一年任 刘文正 直隶临城人。

康熙四十七年任 王开泰 河南柘城人。

康熙五十四年任 李 昇 山西崞县人。

康熙六十一年任 李 鼎 山西长治人。

世宗 雍正三年任 李居亾 江西新建人。

雍正十二年任 田嘉登 顺天在兴人。

高宗 乾隆十一年任 徐名标 安徽青阳人。

乾隆二十八年任 吴世梧 浙江兰溪人。

乾隆三十二年任 闫立功 山西平遥人。

乾隆三十六年任 汪廷书 顺天宛平人。

乾隆三十八年任 张 震 安徽青阳人。

乾隆四十四年任 武越駿 顺天大兴人。

乾隆五十三年任 李宜春 江西金溪人。

乾隆五十七年任 李圣仁 甘肃宁夏人。

仁宗 嘉庆元年任 郭 濂 山东淄川人。

嘉庆二年署 张允毅 山西浮山人。

嘉庆二年署 余 原 浙江山阴人。

嘉庆五年署 马 櫞 浙江会稽人。

嘉庆七年任 郭 濂 山东淄川人。

嘉庆九年署 姚 瓯 山东钜野人。

嘉庆十六年署 于 建 甘肃狄道州人。

嘉庆十六年署 单庆图 浙江萧山人。

嘉庆十七年任 戴学醇 四川绵州人。

嘉庆十九年署 周大淳 湖北江夏人。

嘉庆二十年署 郭庆长 山西汾阳人。

嘉庆二十一年任 赵允楷 山东沂水人。

今上 道光三年署 孙光宇 四川巴州人。

道光四年署 王子彬 直隶清苑人。

道光四年任 陈桂植 陕西蒲城人。

道光五年署 梁显德 广西修仁人。

道光十三年署 沈世椿 浙江嘉兴人。

道光十四年二月补⁽¹⁾任 张祖诚 顺天宛平人。

道光十五年署 范 燮 顺天大兴人。

道光十六年任 秦树本 山西风台人。

道光十六年署 周 彬 浙江山阴人。

道光十七年署 姜承勋 浙江钱塘人。

道光十七年任 平 骄 浙江山阴人。

道光十九年署 郁 壽 陕西大荔人。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补，二十年任 徐世镇 顺天保定人。附生，

鉴湖⁽²⁾。

道光二十三年署 顾 绅 顺天大兴人。

宣宗道光二十六年 汤 齐 浙江萧山人，字菊轩，文端公从子。

二十七年 祁云昌 山西□□人，字西庚，咸丰三年殉难浙
江。

文宗咸丰九年 任炳奎 浙江萧山人，字暎堂，能诗。女淑芳，亦能诗。

详“流寓”门。

(1) “二月补”，据《纵览吴江》本批注补。

(2) “十九年十一月补”、“附生，鉴湖”，据《纵览吴江》本批注补。

穆宗 同治□年 任炳奎

十一年 江永清

十二年 邵骏曾

十三年 杨湛恩 四川□□人，字小庵，工书。

杨绍祖

德宗 光绪元年 杨湛恩

十三年 霍正坤

十五年 孙观礼 浙江仁和人。

十七年 潘应溥

十八年 林绍贻 福建闽县人，字珍虞，工书。

二十年 姚祖诒 浙江仁和人，字谷生。

二十四年 陈凤桐

二十五年 吴廷瑞 □□□□人，字兰生。

二十八年 林绍贻

三十一年 沈金声

三十二年 朱敬义

三十三年 邵光煦 福建闽县人。

宣统帝 元年 朱敬义

邵光煦

二年 高 朗

驻防 顺治四年设，属提督前营，千总、把总轮防。千总从六品，教授忠显校尉，岁支俸银一十四两九钱六分四厘八毫四微，薪银三十三两三分五厘一毫六微，养廉银八十四两，米一十八石，马乾银二十六两

四钱。把总正七品，教授奋力校尉，岁支俸银一十二两四钱七分一厘，薪银二十三两五钱二分九厘，养廉银七十二两，米一十四石四斗，马乾银二十六两四钱。统马步兵、战守兵共六十四名。除书职一名、随丁四名，及派防所辖各汛五十三名外，实存六名。此就把总言。千总随丁五名。

圣祖康熙三十五年 陆正吉 千总。

按：震泽镇驻防，自顺治至乾隆，属提督前营，千总、把总轮防。

后，改提标左营把总驻防。其职官、姓氏，除陆正吉外，并未能详。

今自嘉庆以来录之。

仁宗嘉庆元年 毕文选 华亭人。

嘉庆五年 杨宝林 华亭人。

嘉庆十四年 李世勋 姜县人。

嘉庆二十二年 张廷凤 直隶人。

今上道光十六年 耿宗晋 华亭人。

穆宗同治口年 徐□□□□人，字稼三。

王□□□□人，字秋庭。

德宗光绪十年 江择卿 □□□□人，字理堂。

二十年 焦宝三 湖南□□人，字□□。

三十年 沈殿魁 本县人，字继庠。

震泽镇学教谕 元世祖至元中设，明初革，体无考。训导同。

元

世祖至元口年 陈佑《县志》改列顺帝至元，误。此仍从莫旦《吴江县志》，详“刊讹”。

成宗 元贞□年 贾 复

顺帝 至元□年 盛 舆 字敬之，吴江人。尝受《易》于郡人龚子敬。
好古博识，医卜、地理、星数之学靡不通究。
著有《韵书群玉》、《滴露斋稿》。终崇德州
判官。

范国华 吴江范渎人。见张天英、谢天福《善庵记》，
云早岁尝为学官震泽，未详何年。又未知其
为教谕、为训导，姑附于此俟考。

训导

震泽镇税务监务 宋时设，岁支俸米一百二十一石四升。【眉批：□有监税。震泽丝捐公所实设于同治□年□月。震泽务大使是否即县务副使，□县大□副使。】

震泽务大使 元时设，明初革。俸无考，下同。

副使

提领

按：自训导以下，姓名俱不可考。今特存其官，以俟后之好古者。

科举

举人

宋

宁宗 嘉定十五年壬午科 沈义甫 字伯时，南康军白鹿洞书院山长。
详“儒林传”。

明

英宗天顺六年壬午科 黄著字诚夫，成化五年己丑进士。

宪宗成化十年甲午科 孙应奎字文聚，江西德兴县知县。

武宗正德二年丁卯科 沈高字子山，云南元江府学教授。○按：

《县志》云，北麻人。吴江旧志并未详里居。屈志云，八都人。此据吴秀《科第表》录之。

世宗嘉靖元年壬午科 张源字濂卿，河南怀庆府通判。详“宦绩传”。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科 徐德元字伯始，双杨人。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科 吴秀字越贤，乌程籍。隆庆五年辛未进士。

神宗万历二十五年丁酉科 庄元臣字忠甫，晋曾孙。归安籍。十二年甲辰进士。

万历二十八年庚子科 张道光字贞庵，乌程籍。河南临颍县学教谕。《县志》作开封府教谕，误。此从张氏谱。

庄烈帝崇祯六年癸酉科 庄世荣改名履旋，字君素，秀水籍。南直江宁县学教谕。

国朝

世祖顺治八年辛卯科 倪兆熊字圣桓。

顺治十四年丁酉科 潘见龙字云从，秀水籍。十五年戊戌进士。

圣祖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科 张廷和字擎一，双杨人。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科 沈纯智字慧文，归安籍。海盐县学教谕。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科 沈赓飏 字右民，绿葭庄人，归安籍。绍兴府学教授。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科 蔡廷献 字亮工，雍正二年甲辰会试中式。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科 沈景张 字敬安，顺天宛平县知县。详“宦绩传”。

倪师孟 字南琛，归安籍。雍正元年癸卯进士。

高宗 乾隆三年戊午科 倪廷元 字声传。

沈椿龄 字松友，浙江钱塘县知县。

乾隆六年辛酉科 倪廷饶 字凌苍，滁州学正。见“文苑·附传”。

乾隆十二年丁卯科 潘廷仪 字凤来，福建上杭县知县。【眉批：□□扇衡□□考传□□潘率□□在。】

乾隆十七年壬申恩科 沈泰来 字鸣六，绿葭庄人。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科 倪万漋 字鲲扶，顺天籍。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科 谭 书 字二酉，寄籍广东，改归本籍。
崇明县学教谕。详“文苑传”。

【眉批：字二酉，著有《易经易解》，
得外尊□□见长洲□□凤怀□。】

仁宗 嘉庆五年庚申恩科 周 材 字李能，桐乡籍。常山县学训导。

嘉庆十二年丁卯科 张 芹 字望岳。以年八十一钦赐举人。
十四年己巳，钦赐翰林院检讨。【眉批：□生游泮□或系耆□。】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科 张生洲 改名履，字子践，见任句容县学教谕。

今上道光二十年庚子恩科 周士爌 字守坚，桐乡籍。【咸丰癸丑，考取内閣中书。见《桐乡志》。眉批：□岳著□餘草□洲吳□怀旧。】

周士炳 字文五，士爌弟，桐乡籍。【续：二十六年乙巳进士。】

宣宗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科 周士鑾 字克庵，桐乡籍。

二十九年己酉科 程庆桢 字秋舫。

周善升 字蕉隐，桐乡籍。

穆宗同治三年甲子科补行戊午科 庄人宝 字坚白，署浙江宁波府知府、杭州府知府。

四年乙丑科补行辛酉、壬戌科 周善咸 字仲阮，桐乡籍。

九年庚午科 王徐庠 字筱虚，桐乡籍，浙江义乌县学教谕。

十三年癸酉科 徐泽之 字伯铭，钱塘籍。

德宗光绪元年乙亥恩科 周 龄 字鹤亭，四年丁丑进士。

施则敬 字子英，钱塘籍，亚魁。

周善承 字旨先，桐乡籍。

八年壬午科 沈宗汾 字颂芬。

十一年乙酉科 徐聿修 字奎伯。

凌赓飏 字陛卿，钱塘籍，浙江浦江县学教谕。

二十一年甲午科 周积兰 字纫秋，桐乡籍。

二十九年癸卯科 周积厚 字博山，桐乡籍。

三十年甲辰 施肇祥 字丙之，钱塘籍，留美康鼐尔大学毕业生，朝试赏给举人。

宣统帝二年庚戌 方 筠 字咏铭，江苏高等学堂毕业生，部试奖给举人，以通判用。

方 簿 字警铭，江苏高等学堂毕业生。部试奖给举人，以部司务用。

进士

宋

高宗 绍兴八年戊午黄公度榜 陈长方 字齐之，浙西路江阴军学教授。详“儒林传”。

绍兴十二年壬戌陈诚之榜 杨邦弼 字良佐，中书舍人。详“儒林传”。

孝宗 淳熙二年乙未詹骙榜 王 篓 字元发，淮西路安庆府学教授。详“文苑传”。

宁宗 嘉定十三年庚辰刘渭榜 王斗文 字仰之，毓从孙。

明

宪宗 成化五年己丑张昇榜 黄 著 云南道监察御史。详“宦绩传”。

穆宗 隆庆五年辛未张元忭榜。《县志》作元祚，此从《明史》。

吴 秀 福建按察副使。详“宦绩传”。

神宗 万历三十二年甲辰杨守勤榜 庄元臣 中书舍人。详“文苑传”。

国朝

世祖顺治十五年戊戌科恩榜 潘见龙 云南曲靖府知府。详“宜靖传”。

世宗雍正元年癸卯恩科于振榜 倪师孟 翰林院编修。详“文苑传”。

雍正二年甲辰陈德华榜 蔡廷献 未殿试。

宣宗道光二十五年乙巳萧锦忠榜 周士炳 会魁，翰林院编修，戊午会试同考官。

德宗光绪三年丁丑王仁堪榜 周龄 翰林院编修，乙酉河南主考。

三十二年 施肇基 字植之，钱塘籍，留美康奈尔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生，朝试赏给进士，邮传部右参议、吉林西北路兵备道、吉林交涉使、外务部右丞。

武举

国朝

世祖顺治十七年庚子科 倪兆彪 字圣文，吴县籍。

圣祖康熙二十年辛酉科 庄兆钟 字次由，浙江籍。太仓卫守备。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恩科 温云龙 字鲁望，湖州籍。

武科第·举人

德宗光绪二年丙子科 徐人熊 字梅汀，亚魁，癸未进士。

彭云魁 字椿龄。

六年己卯科 徐人骥 字梅峰，亚元，庚辰进士。

十五年己丑科 彭国樑 字凤翔。

十七年辛卯科 顾鸿魁 字瀛亭。

进士

德宗 光绪七年庚辰科黄培松榜 徐人骥

九年癸未科□□□榜 徐人熊

贡生

明

英宗 天顺六年壬午 沈昌言 字宗禹，黻曾孙，岁贡生，河南新郑县学教谕。

宪宗 成化八年壬辰 黄 荃 字秀夫，份孙，岁贡生，云南盐课提举司提举。见黄氏谱。

成化十年甲午 孙应奎 岁贡生，本年中式举人。

武宗 正德七年壬申 黄 浙 字东之，坪孙，恩贡生，南京中城兵马司副指挥，终云南路南州同知。《县志》作岁贡，此从黄氏谱。

正德十三年戊寅 吴 汉 字朝用，岁贡生，湖广沅江县知县。

世宗 嘉靖十八年己亥 张 淮 字东卿，岁贡生，湖广黄州府学训导。
张 汉 字朝卿，淮弟，岁贡生，乌程籍，南直常州府学训导。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 黄 锦 字子珍，浙子，岁贡生。《县志》作浙从子，此从黄氏谱。

嘉靖四十二年癸卯 张 鳌 字晴湖，岁贡生，广东肇庆府同知。

穆宗 隆庆五年辛未 张思栻 字晓江，岁贡生，南直当涂县学教谕。《县志》作当涂训导，此从张氏谱。

神宗 万历十九年辛卯 张世望 字同春，岁贡生，四川郫县知县。

万历三十七年己酉 沈宏度 字鸣襄，有光子，副榜贡生。

万历四十一年癸丑 庄懋忠 字荩我，岁贡生。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 沈朝弼 字梦之，绿葭庄人，副榜贡生。又，

四十六年戊午、天启元年辛酉两中
副榜。

万历四十七年己未 张宏基 字春襄，岁贡生。

庄烈帝崇祯十五年壬午 吴铭训 字绳之，副榜贡生。详“节义传”。

国朝

世祖顺治十一年甲午 王景虞 字奕尚，副榜贡生，北雍中。奕尚，
《县志》作揖上，云北麻人。旧志并不
详里居。按：张汝培《开云轩诗集》有
《舟泊震泽圆明庵，王甥奕尚见惠多
仪》诗，又相传景虞故居在王家街，今
棋杆石尚存，则为镇人无疑，故录之。

圣祖康熙二十一年壬戌 沈之涛 字晋山，岁贡生，庐江县学训导。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 黄永昌 字升隅，岁贡生。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 吴嵩年 字翰维，岁贡生，乌程籍。见“节
义·附传”。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 张姬篆 字蚪文，廷和子，副榜贡生，虹县学
教谕。【眉批：虹县，待查。】

沈国正 字沧孺，绿葭庄人，岁贡生，安吉
州籍，临海县学训导。

沈缵功 字锡鬯，绿葭庄人，岁贡生，归安

籍，宁波县学训导。

世宗 雍正二年甲辰 黄士鎔 字与龄，恩贡生。《县志》作雍正乙巳岁贡。按：黄氏谱，中康熙壬子副榜时，不准作贡。至雍正甲辰恩贡。今据黄谱改正。

雍正六年戊申 沈斌 字宪侯，岁贡生，甘泉县学训导。自芟草路迁镇^[1]。

雍正十一年癸丑 沈雄鸣 字律元，绿葭庄人，岁贡生，湖州藉。

高宗 乾隆十九年甲戌 倪学涵 字弁江，岁贡生。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 蔡双桂 原名鹏，字升中，副榜贡生，如皋县学教谕。

乾隆三十年乙酉 倪若震 字凝远，副榜贡生。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 庄宗鋆 字荆南，岁贡生。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 倪树枚 字载赓，副榜贡生。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 沈芸 字学苏，岁贡生。

仁宗 嘉庆十五年庚午 吴勋 字建棠，岁贡生。

嘉庆十八年癸酉 吴廷佐 字拱宸，以年七十钦赐副榜贡生。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 黄元吉 字蕴文，岁贡生。

今上 道光元年辛巳 周桂 字仰诜，副榜贡生，桐乡籍，详“例仕”。

道光五年乙酉 吴荣 字端培，拔贡生。

道光二十年庚子 吴汝良 字次赓，副榜贡生，顺天籍。

穆宗 同治八年戊辰 周喜溥 字润卿，桐乡籍，岁贡生。

十三年癸酉 周善承 字旨先，桐乡籍，优贡生。

[1] “自芟草路迁镇”，据吴江图书馆藏本批注补。

沈观宾 字简斋，岁贡生，沛县训导。

陈昌燧 字申甫，副榜贡生。

德宗光绪四年戊寅 周善成 字颂尧，桐乡籍，岁贡生。

十一年乙酉 沈观澜 字桂槎，恩贡生。

十五年己丑 龚树经 字管华，恩贡生。

沈文华 字梅亭，岁贡生。

二十二年乙未 沈宝森 字少梅，恩贡生。

二十四年丁酉 张世荣 字星河，岁贡生。

三十二年丙午 王徐芬 字颂清，桐乡籍，岁贡生。

宣统帝元年己酉 汤之铭 字桂堂，拔贡生。

龚绍鸿 字锡三，武康籍，拔贡生。

周积萱 字佩宜，桐乡籍，拔贡生。

二年庚戌 龚应鹏 字季抟，钱塘籍，京师法律学堂专科毕业

生，部试奖给副榜贡生，以正七品推检官
用。

荐辟【眉批：有人荐。】

宋

高宗绍兴四年召对特赐进士 王蘋 字信伯，左朝奉郎。详“儒林传”。【眉批：赵鼎荐。】

理宗宝庆三年 杨绍云 邦弼孙，辟任忠义统制兼淮东制置副使，终礼部侍郎。

端平元年。《县志》失载，屈志误列孝宗乾道八年，此从吴宽《跋王德文公据》。王德文 字周卿，承信郎。见“隐逸·附传”。

元

世祖至元二十一年 谢元俊 以浙西帅府荐授嘉兴傅贻书院山长，终崇德州判官。

明

太祖洪武四年 沈 靱 字有庄，署吴江县学训导。详“文苑传”。

成祖永乐五年 黄 份 字原质，山东峰县教谕。详“文苑传”。

宣宗宣德七年 黄 坪 字孟坪，广东布政司经历。详“宦绩传”。

英宗正统五年 潘宗绍 详“艺能传”。

神宗万历四年 沈 潮 字少和，高子，以贤良荐授福建政和县知县。

万历十二年 沈有光 字救愚，以人才荐授广东潮州府通判。

万历三十三年 沈宏毅 字凤寰，有光子，以文学荐授河南鄢陵县知县。

庄烈帝崇祯十七年 张 劻 字国维，赞画饷务同知。详“节义传”。

【眉批：志亦误刊。改为：字孟拙，以苏抚张国维荐，授赞画饷务同知。】

钦取

国朝

圣祖康熙四十四年 程世泽 字定夫。详“艺能传”。

议叙

高宗乾隆五十年 倪唐珠 字掌珍，增生，顺天大兴籍，四库馆眷录，

议叙甘肃吐鲁番巡检。

乾隆□□年 吴壬林 字仁安，例监生，四库馆校录，议叙县丞。

详“例仕”。

仁宗嘉庆二十四年 倪树珏 字蕴山，军功议叙贵州大定府照磨，终清平县县丞。

世袭

穆宗同治□年 周积芬 字以兰，以父善襄襄办湖防团练被难，赐恤云骑尉。

龚士幹 字颂三，以父杰带团被害，赐恤云骑尉。

周善师 字□□，以父士焯江西杨溪司巡检任殉难，赐恤云骑尉。

周积恩 字□□，以父善乾，赐恤云骑尉。

周积瑾 字南田，以父善□在湖州府学训导署被难，赐恤云骑尉。

周积德 字□□，以父善复被掳骂贼被难，赐恤云骑尉。

考职附

德宗光绪三十三年丙午 龚应鹏 取列一等，以巡检用，选授广西藤县白石寨巡检。详“贡生”。

三十三年丁未 沈 煄 字醉愚，石门籍，取列二等，以典史用。

例仕

明

- 宪宗 成化□□年 庄 晋 字用锡，例监生，云南都司都事。
 黄 潞 字晋之，坪孙，例监生，云南澄江府照磨，
 终福建汀州府经历。
 黄 洋 字育之，坪孙，例监生，陕西永昌卫知事。
 黄 钜 字子钦，潞子，例监生，浙江宁波府知事。
 黄 鑑 字子明，洋子，例监生，福建兴化府知事。
 以上四人见黄氏谱。
 庄 任 字天与，晋子，例监生，北直沧州吏目。见
 庄氏谱。以上五人俱不详何年。

国朝

- 圣祖 康熙三十三年 吴永祚 字佑申，例贡生，镇江府学训导。见“节
 义·附传”。
 康熙三十五年 倪宗增 字葆如，例贡生，桐城县学训导。见“节
 义·附传”。
 康熙三十七年 沈 昭 字云倬，例监生，广西迁江县知县，终湖
 广布政司照磨。
 高宗 乾隆十八年 吴锦章 字惠中，例贡生，乌程籍，西安县学训导，
 终海盐县学教谕。
 乾隆二十年 庄基永 字奕传，例贡生，广西桂林府通判。
 乾隆□□年 庄廷熙 字龙光，廪贡生，兴化县学训导。
 乾隆□□年 张世昇 字绍仪，例监生，江西义宁州州同。

乾隆四十年 倪万选 字翰铨，附监生，甘肃隆德县典史。

乾隆六十年 吴玉林 议叙县丞，加捐通判，署广西庆远府同知。

仁宗嘉庆元年 潘大临 字咸吉，例监生，广东澄迈县巡检。【眉批：

□□住潘家□先外祖吴□□就乃见之。□□

生门□□元年□□贡生】

嘉庆二十五年 周桂 廉贡生，桐乡籍，前长兴县学训导，见任归安县学训导。

嘉庆二十五年 周森 字赋璋，廉贡生，桐乡籍，署遂安县学训导。

今上⁽¹⁾道光五年 周楚 字庭楠，廉贡生，桐乡籍，署常山县学训导。
详“文苑传”。

道光二十年 周士熊 字渭徵，廉贡生，桐乡籍，试用训导，署湖州府学教授。

道光二十二年 周杰 字友棠，例监生，桐乡籍，分发安徽府经历，署泗州直隶州州判。

文宗咸丰□年 周士煃 字□□，桐乡籍，贡生，署湖州府学训导。

咸丰□年 周士烜 字端甫，桐乡籍，附贡生，江西信丰县杨溪司巡检，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二日殉难任所。

周善庠《潜庐诗存·黄竹径扫墓》：负骨心诚急，蹉跎已九年。至今才到此，回忆倍凄然。翠柏青松地，白云赤日天。残碑方读罢，飞鸟过前川。○祭扫既无缺，予心差可安。况将一腔血，洒向万人看。纳粟儿童集，牵牲父老欢。表扬多古谊，端的报恩难。

(1) “今上”，木刻本无，系校注者所加。

咸丰□年 周士炯 字朗仙，桐乡籍，例监生，广东博罗县石湾司巡检，□年代理博罗县知县。

德宗 光绪□年 陈观潮 字华生，钱塘籍，附监生，广东□□县□□司巡检。

吴士杰 字俊甫，例监生，江西同安县同安司巡检。

施联元 字捷三，钱塘籍，例监生，江西分宜县知县。

宣统帝二年 周积芹 字洛奇，桐乡籍，附监生，留日早稻田大学法政科毕业生，嘉定县甘草司巡检。

封赠

宋

高宗 绍兴四年 王伯起 字圣时，以子蘋赠左宣教郎。详“隐逸传”。

孝宗 淳熙九年 王 蘋 以子大本赠中大夫。

明

英宗 正统□年 黄 份 以子坪缙云县知县，赠文林郎。

宪宗 成化十七年 黄 坪 以子著云南道监察御史，赠文林郎。

成化□□年 黄 瑜 字孟瑜，以子荃云南盐课提举司提举，赠儒林郎。

武宗 正德□年 黄 變 字舜夫，以子浙南京中城兵马司副指挥，赠文林郎。

正德□年 吴 麟 字廷瑞，以子汉沅江县知县，赠文林郎。

世宗 嘉靖□年 张 锰 字行远，以子源宁波府通判，赠承德郎。

神宗 万历□年 吴 绩 字功宗，以子秀扬州府知府，赠中宪大夫。

万历□年 沈守愚 以子有光潮州府通判加五品服俸，赠奉政大夫。

万历三十四年 庄文卿 字敬斋，以子元臣中书舍人，赠征仕郎。

国朝

圣祖康熙四十三年 庄国诚 字恂如，以子兆钟济宁卫守备，赠武德将军。

世宗雍正元年 沈以介 字芝房，以子赓扬石门县知县，赠文林郎。
详“隐逸传”。

沈大声 字匡夏，以子缵功宁海县学训导，赠修职佐郎。

雍正十三年 倪兆煃 字乘木，以孙师孟翰林院编修，赠文林郎。见“文苑·倪师孟传”。

倪宗基 字景刻，以子师孟翰林院编修，赠文林郎。
见师孟传。

高宗乾隆三年 沈 治 字孟康，以孙景张庆都县知县，赠文林郎。

沈朝晖 字丹霞，以子景张庆都县知县，封文林郎。

乾隆□□年 吴千里 字昂若，以子锦章西安县学训导，赠修职佐郎。

乾隆二十六年 潘允亨 字吉安，以孙廷仪上杭县知县，赠文林郎。

潘为光 字文郁，以子廷仪上杭县知县，封文林郎。

仁宗嘉庆二十四年 周向潮 字沛先，以子桂长兴县学训导，赠修

职佐郎。

今上道光元年 周踊潜字遂飞，以从子桂归安县学训导，赠修职佐郎。

道光二年 周以清字敏时，以从子材教谕常山县学训导，赠修职佐郎。

道光十五年 张以智字幹之，以子履句容县学教谕，赠修职郎。

文宗咸丰□年 陈□□字□□，以子二琛，诰封朝议大夫。

穆宗同治□年 庄兆洙字鲁望，以子元植，诰封朝议大夫。

徐学健字邦闻，以孙汝福，诰封通奉大夫。

徐荣森字湘波，以子汝福，诰封通奉大夫。

德宗光绪□年 张□□字□□，以子学诗，字谨甫，诰封通议大夫。

龚大绶字酉山，以子靄，诰封朝议大夫。

庄庆椿字介眉，以子人宝，诰封通奉大夫。

施则敬字子英。

凡例请封典，每遇覃恩，同颁诰敕，故请而未颁诰敕者甚多，时移代易，不免阙漏。

震泽镇志续稿 卷九

里人沈眉寿子绥 乌程纪磊位三同辑 龚希髯续

宦绩

黄坪 黄著 张源 吴秀 潘见龙 沈景张
明

黄坪，字孟坪，份子。宣德七年，以文学才行辟，授温州府经历。迁缙云知县，有惠政。母丧去任，缙云人送之，哭声载路。寻起为广东布政司经历，句较文案，以直道不合于参政，檄往琼州，中瘴卒。后五十馀年，缙云人有过邑中者，犹问坪后人，并颂其遗政云。

黄著，字诚夫，坪子。性明爽，少以气节自高。成化五年进士，授浙江新昌知县。新昌俗悍难治，前令毛某为奸民送京师。著至，察断如神，不少假借。客来欲有干请，辄集僚吏见之，终不敢发而去。民黠桀者悉流之。或规其太过，著曰：“不如是，无以戢暴也。”由是奸人不自容，诬著于台司。台司素知著，竟白其事。迁监察御史，监芦沟税。所积材木，一巨珰请于上，将尽载以饰浮图，著仅与之半。某官纵家奴杀人，讯者怵于势，久不决。著廉其实以闻，论如律。巡按山西，劾寇

总兵不法事，威名凜然。都御史王越屡称其才，有大政，必召议焉。再按广东，芟夷汗冗，一时略尽。方面以下贪墨者，辄望风解印绶去。录冤狱，凡活数十百人。先尝随父宦广，有同学未第者，与道故旧如平生，卒不敢干以私。久之，以母忧归，卒于家，年四十七。著好振举淹滞，然是非太明，故恒遭谤疾云。

张源，字濂卿，赋溪人。嘉靖元年领乡荐，十年选宁波府通判，署慈溪、奉化二县，并以清操、干略、惠政闻。而上官以私憾劾，令调用，改判德安。十八年，复调怀庆。时郑王府人与平民争讼，皆不直，而王欲专罪平民。源依律并罪王府人。王言犹烦，源曰：“王府人与平民皆朝廷人也。源为朝廷官，敢轻重视之乎？”乃不敢复言。又王府长史与推官争道，以告知府。知府曰：“长史五品，推官七品，推官当避长史。”源曰：“不然，此当以官衙论。长史居五品官衙，推官居四品官衙，长史当避推官。若论品，则推官七品，知县亦七品，知县当与推官抗礼乎？知州品与长史同，推官曾降礼于知州乎？又如御史七品，知府四品，乃知府于御史降礼，何也？且以周制推之。推官，王臣也。长史，陪臣也。虽王于推官尚当礼焉，况长史乎？”知府以告长史，长史慑服。其居官尊朝廷类如此。及考满，遂归，以山水文籍自娱者二十馀年。世宗崩，遗诏至县，源方病卧，强起哭临三日，竟以毁卒，年八十八。督学御史耿定向命祀之学宫。源有至性，事继母如母。弟先卒，抚其子

如所生。【眉批：著有《浮浮山人集》、《赋溪文集》，见《县志》。】

吴秀，字越贤，一字平山。隆庆五年，以乌程籍成进士，授刑部主事，历郎中，出为九江府知府。巡按御史檄下推官，句稽赎锾至三千金，秀请除其十之八。凿龙开河，得良田三千顷；又凿老鹳河，便商贾泊宿。时为之谣曰：“民不死，吴公是子。客如归，风伯无威。”迁扬州府知府，复五塘，建义仓，为民永利。迁福建按察副使。未至，被劾免。卒，祀乌程乡贤祠。

国朝

潘见龙，字云从，双杨人。天资聪慧，且有膂力，能辛苦，好读书。既为诸生，躬耕养亲。顺治十八年成进士。归居父丧，执礼甚笃。母病不起，割股以疗之。康熙十年，谒选得河南之叶县。叶当兵燹后，土瘠民散，野多荒芜，民有垂老不识稻米者。见龙至，广招流民开垦，命工制耒耜、桔槔诸农具，复举耘种、粪耰、收刈之法教之，不三年而梗稻遍野，斗米直二三十钱。十三年，西南变起，叶当大兵要道。见龙支柱储待，俟满汉兵至，为之盛供，恳主帅下令毋扰百姓。以故大军更番往来，莫敢为暴。十六年，丁母艰去任。十九年，补授四川阆中县。时四川新复，谭彭逆党犹时时窃发。阆为门户，见龙闻之，怡然就道曰：“死生命也，身为人臣，敢避难乎？”既至，城中居民数十家，衙舍无垣壁，宵则青磷弥望。会军饷数百十万糜至，索夫马不可得。【眉批：糜，

《诗》“维糜维芑”，读“门”字，赤苗，嘉谷也。寓有颂扬之意。】见龙以情告上官，愿伏违误法，而自械系马神庙，既三宿。秦人有贾于閩者，感其义，亦自械以号于众。远近闻声毕应，民夫遂稍集，饷竟得无误。后谭彭既诛，家属百馀口系保宁，知府属閩令严锢之。见龙曰：“逆属尚多而性悍，且自分必死，急之则生变。不若以恩结之。”乃宽其门禁，具酒脯时往抚慰，于是谭彭之妻若子，皆泣谕其下，毋负贤令君，居年馀不失一人，其后起解去閩。所在横肆，官役制之，辄受其侮焉。在閩三年，一意招抚休息，流散渐复。擢宁海知州，入为刑部员外郎，进郎中，升曲靖知府。会巡抚题留前官候补，未任而归，遂卒。见龙历官，自令牧至刑曹，莫不以廉能清慎称云。

【以上在置县前。】

沈景张，字敬安。康熙五十九年举于乡，雍正中，历署文安、庆都县篆，遂授庆都知县。景张为吏，勤敏有实政，故民皆赖之。乾隆初，庆都连被水。景张悉浚龙泉河支流之绕城者，修旧闸一，建新闸二，复治上游，疏定州唐县之水，使各有所泄。自是庆都无水患。奉宪檄，决束鹿、满城及定州唐县诸大狱，皆能得其情。年满奏最，题升宛平知县。引见后还庆都，遂病卒，年五十有八，民多感伤号泣者。

儒林

王蘋 陈长方 弟少方 杨邦弼 沈义甫 王锡阐

宋

王蘋，字信伯，其先福州福清人。父仲举，字圣愈，刚介励学，不徇时好，徙家邑之震泽镇，卒赠奉议郎。蘋出为世父伯起后。二程在洛，伯起遣蘋往从之，遂为程门高弟。【眉批：《县志》作“河南高第”。】通《春秋》，视杨时犹为后进。时亦谓后来师门成就者惟蘋耳。蔡京用事，遂不就举。【眉批：蔡京“用事”两字，《县志》作“三舍法行”。】绍兴四年，高宗幸平江，知府事孙佑荐蘋，素行高洁，有忧时爱君之心，开物成务之学。丞相赵鼎以闻，召对，补右迪功郎，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受诏条具贼退利害，蘋奏治本三事，曰正心诚意，曰辨君子小人，曰消朋党。上谓辅臣曰：“蘋起草茅，而议论进止若素宦于朝，通儒也。”与修《神宗实录》，优诏奖谕，朱震、胡安国、尹焞皆举以自代。安国论荐尤力，谓其学有师承，识通时务，使司献纳，必有补益。迁著作佐郎，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观。不说于秦桧，会从子谊以作文刺桧，贬象州，蘋亦连坐夺官。久之，复畀祠禄，引年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卒年七十二，葬长兴茅栗山。门人章宪铭其墓。【眉批：章宪著有《复轩集》，见下“书目”】蘋识虑精微，议论平易，颓然若与世忘。既老，作《论语集解》未成，有《文集》四卷。嘉熙元年，知府王遂祠之学宫。宝祐初，里人沈义甫立像震泽乡校，以门人陈长方、杨邦弼配，号曰三贤。子大本，朝请郎，浙江安抚参议；按：《宋史》，当作浙西路安抚使参议。详“刊讹”。大

中，儒林郎，并以学行世其家。本《县志》，参潘柽章《松陵故集》。

附《朱子伊洛渊源录》：福清王先生，程门高弟，讳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考徙平江。先生资禀清粹，充养纯固，平居恂恂儒者，及语当世之务，民俗利病，若习于从政者。然不徼名当世，世亦罕知之。知府事孙公佑列先生学行于朝，召见，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先生为上言曰：“人心广大无垠，万善皆备，盛德大业，由此而成。故欲传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扩充是心焉耳。帝王之学与儒生异尚。儒生从事章句文义，帝王务得其要，措之事业。盖圣人经世大法，备在方策，苟得其要，举而行之，无难也。”未几，兼史馆校勘，迁著作郎。丐外补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观，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寿七十有二。绍兴二十三年五月戊午，疾终于是第，葬于湖州长兴县和平镇茅栗山。杨文靖公时，程门先进，尝曰：同门后来成就，莫逾吾信伯。中书舍人朱公震、宝文阁直学士胡公安国、徽猷阁待制尹公焞，皆举以自代。胡公论荐尤力，谓其学有师承，识通世务，使司献纳，必有补于圣时。

陈长方，字齐之，其先福州长乐人。父侁，字复之，擢第官左宣教郎洪州司录事，与陈瓘交。瓘贬廉州，侁以书贺之，至千馀言，由此得罪。从游酢学，得治气养心、行己接物之要。娶吴人林旦女，生长方。侁卒，长方奉母来吴，杜门安贫，刻意学问。闻王著作蘋闻道程门，遂家震泽镇。绍兴中，举进士，任太平州芜湖尉，有恩信，以荐授江阴军学教授。尝谓亲朋曰：“教官惠及民，几于尸素。要当教育人材，使闻孔孟之道，庶足以报吾君置官设学之意也。”未行，以疾卒，年四十有一。

著有《春秋记》、《尚书讲义》、《两汉论》、《步里客谈》、《辨道论文集》十四卷。学者称唯室先生。弟少方早卒，亦端介不群，与兄齐名，时号二陈。本《县志》，参胡百能撰《行状》。

杨邦弼，字良佐，建宁浦城人，文公亿四世孙也。来震泽师王蘋，因家焉。探极理趣，发为文章。绍兴十二年，举进士第三。按：《吴郡志·进士题名》无杨邦弼，盖以原籍中也。时，行都初建太学，以邦弼为博士。逾年，通判信州，迁大理卿。按：《宋史·职官志》，大理卿当作大理丞，卿字疑误。详“刊讹”。改湖南漕，不务钩致，时称其得大体。迁秘书丞著作佐郎，再迁礼部郎，以起居舍人使金。还，擢起居郎、中书舍人，卒。孙绍云，宝庆中以荐补官，终礼部侍郎。

沈义甫，字伯时，少以文名。嘉定十六年，领乡荐第五，为南康军白鹿洞书院山长。举行朱子学规，时称良师。久之，致仕归。宝祐元年，建义塾，立明教堂，讲学以淑后进。又于堂东为祠，以祀王蘋，配以门人陈长方、杨邦弼，号曰三贤祠。隐然自任后传之意，学者称为时斋先生。卒年七十八。著《遗世颂》、《乐府指迷》、《时斋集》行世。元初，升义塾为儒学后，教谕陈佑复绘义甫像于学云。【眉批：见《木香张氏族谱》。】

国朝

王锡阐，字寅旭，一字兆敏，号晓庵，又号天同一

生。父培真，有隐德。锡阐为从父培恒后。生而颖异。成童即搦管为文，有奇思，培恒深器之。甲申之变，发愤欲死者再，父母强持之，得不死。其学淹贯经史，尤以濂洛、关闽为己任。尝与顾炎武书，攻击白沙姚江不遗余力。性狷介，不与俗谐，著古衣冠独往独来，不用世时钱。以篆体作楷书，人多不能识，有讥其诡僻者，弗顾也。尤邃于历学。明代用《大统历》，儒生已罕有知者。西人历非专家授受，莫能通。锡阐敏悟超绝，一览辄明其法数，并所以立法之故。后更洞彻源底，谓中西历互有短长，乃自创新法，用以候日月食，颇密于前人。诸割圜、勾股测量之法，众所目眩心迷者，锡阐手画口讲，了了如也。每言坐卧，常若有浑天在前，日月五星错行其上，其精专如此。所著有《新法历说》、《大统历启蒙》及《圜解》、《三辰仪晷》、《日月左右旋问答》诸书。年五十五卒，无子。从弟锡纶，字言如，有志尚，亦明历学。锡阐尝称之。本《松陵文献集续纂》，参墓志及潘耒《遂初堂集》。【眉批：《松陵文录》：晓庵先生忌日是康熙壬戌九月十八日。王济作墓志，见“墓域”门。潘力田称，“晓庵皋羽所，南之流亚也。”见《松陵文献》。】

附 天同一生《自传》：天同一生者，帝休氏之民也。治《诗》、《易》、《春秋》，明律历象数，学无师授，自通大义。与人相见，终日缄默，若与论古今，则纵横不穷。家贫不能多得书，得亦不尽读，读亦不尽忆，间有会意即大喜雀跃，往往尔汝古人。所为诗文，不必求工，率意而出，意尽而止。或疑其有所讽刺，然生置身物外，与人无忤，吾亦何容深求。帝

休氏衰，乃隐处海曲，冬绨夏褐，日中未爨，意泊如也。惟好适野，怅然南望，辄至悲歔，人咸目为狂生。生曰：“我所病者，未能狂耳。”因自命希狂，号天同一生。天同一云者，不知其所指。或曰，即庄周齐物之意。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太史公曰：子读荒史，见帝休之德，轶于唐虞，及其衰也，多隐君子，无不操行诡秘，如天同一生。语云，山高泽深，风啸云吟，非帝休之为山泽，则风云何从生乎？自注：此传近见《逸史》。所称帝休氏者，功业无所传闻。而太史公谓其轶于唐虞，盛德无名，不其然乎？独惜天同一生，挟过人之才，不获当帝休之隆，与时偕行。徒使志拟天地，迹近佯狂，以诡秘贻讥末矣。然而观过知仁，夫亦安可厚非。愚闻诸故老，东望若木，西望虞渊，有天同一之区，盖生之所居云。【眉批：若木，《淮南子·地形训》：“若木在建木西。”《楚辞·天问》：“若华何光。”注：若木何能有明赤之光华乎。虞渊，《淮南子·天文训》：“日至于虞渊，是为高舂（即近黄昏）。】

张履，字渊父。中嘉庆二十一年丙子科举人。性孝友刚介，学效安溪，精朱子书。效充宗，博通《三礼》。与鲈江、铁甫先生，先后以能文名，号三张先生。著有《积石文稿》十八卷、《诗存》四卷、《南池唱和诗存》一卷、《鯀鱼稿》一卷刊行世。

【眉批：沈旨寿，字子绥，始与乌程纪磊同编镇志，又手抄先生《晓庵新法》六卷，刊入金山《守山斋丛书》。按：子绥寿眉先生重定宋《王著作集》，《续志》似可加入“儒林传”，或刊入“文苑传”。】

孝友

陆十七 钱泊庵 庄体善

宋

陆十七，性孝友。父疾笃，医祷弗效，乃割心作糜进食，疾遂愈。后，父卒，庐于墓上。母没，亦如之。与幼弟终身共爨，备极友爱，乡里称叹。宝祐二年，知府赵汝历为建旌孝坊。【眉批：《县志》作汤家浜里人。徐志误，不作凭。】

明

钱泊庵，失其名，诸生。万历时，自鬼湖卜居震泽之马赋。淡于声利，乐道著书，尤笃于孝行。尝于所居构桃花园，以娱其母，良辰令节奉觞上寿，极养志之乐。当事者欲荐之，以母老辞。本陈浩《桃花园图序》，参钮琇《觚賛》。【眉批：近代，黄君颂音于马赋创筑桃园，惜已无母为奉，否则后先辉映，岂不懿哉。】

国朝

庄体善，字公圣。生三岁而孤，事母孝。明末盗起，体善夜闻警，不及衣，负母匿芦苇中。盗迹之不得，飞矢四集，体善以身卫母，被数矢，不动。盗去得归，视其室已烬，体善扪镞痕而喜曰：“母既免矣，遑恤其他。”后，母没，逾时思之辄泣。既老不置，梦中时作儿啼声。【眉批：凡孝老必友，故钱、庄二公虽未及友爱弟兄事迹，亦不妨。或系独子，亦未可知。】

郑樟华，字茂云，浙江兰溪人。事母孝。母老病，中裙

局谕，亲自浣濯。自同治朝来震泽开设火腿铺，计先后数十年之久。作事诚恳，里中慈善事业咸推之。至有藉修阴德，夜置银于门限内，而委托其施行者，群称为郑孝子云。

节义

潘翼 沈文昌 倪化龙 孙宗增 吴永祚 吴允夏 孙嵩年 沈应瑞 张劭 吴铭训 徐学健

【眉批：黄九烟著《静志居诗话》。崇祯初，嘉鱼熊开元宰吴江，邀诸生而讲执于是。孟璞姓孙名淳里居，结吴翻扶九、吴允夏去盈、沈应瑞圣符等，肇举复社。又，扶九子南龄，予女婿也，存有《复社同人姓氏》一册，为扶九手书。爰录其副。见范白航《浔溪纪事诗》。】

明

潘翼，震泽农家子。自少为黄景融家僮，执役勤恪。正统初，中官奉旨督征逋税行部，稍不如意，辄执守令去。时知县被执，景融为税长，与其徒攘臂夺还。中官诉于上，诏捕治景融，举家惶骇，翼愿代行。景融曰：“汝误矣，此岂杖笞罪邪？”翼曰：“主仆即父子也，愿代死无悔。”县官不可，翼固请，从之。至京师，论死，讯掠无完肤，终无异词。寻遇赦还，见融相持而哭。景融感之，加以巾服，与诸子并列，约死同葬于墓。翼目不知书，而从容就义，人以为难。

沈文昌，字奉川，本姓谢，宋太子宾客谢涛后。曾祖辉鞠于舅氏沈，遂从其姓。文昌好读书，有经济才。先是吾邑田高下，赋役不均，文昌陈请知县霍维华闻于

朝，奉旨清丈，遂以一乡之总属文昌。文昌用勾股法绘图以进，每方一圩，缩丈为锱，累锱成里，尖圆方斜，了如指掌，田赋乃理。湖田卑洼，久为民困。文昌力请于霍，得减额。当时有以增额为迎合计，及贿以脱漏者，文昌截然无所苟，合邑称平。万历四十五年，巡抚都御史王应麟、浙江巡盐御史胡继升并以人才荐，辞不就，钦锡“旌善”二字，表其庐。本孙志儒撰传。

倪化龙，字幼飞，诸生。父孚政，字澄原，有智略，好拯人危困。万历三十七年，岁大祲，捐米千石，活饥民。化龙性孝友，才情倜傥。崇祯庚辰、辛巳间，饥民劫食鼓乱，化龙竭力消弭。甲申，地方多故，值巡抚祁彪佳咨访要略，化龙因事建白，一时赖以宁谧。又尝翦除大慾，出入水火，里党咸德之。年八十八卒。孙宗增，字葆如，由例贡生历任金坛、桐城县学训导。归，勇于为善。康熙戊子、己丑，水旱洊臻，宗增与同里吴永祚出粟赈济，全活无算，并为知府陈鹏年所褒。永祚字佑申，镇江府学训导。子之铭，字敬亭，以能文名。

吴允夏，字去盈，秀曾孙。博雅好古，尤邃于理学。性严肃，治家如公府，内外截然，无敢欺逾者。而事母甚谨，能为童孺色，以顺适母意。家世多藏书，篝灯讨论，每至达曙。虽医药、卜筮之术，无不究心，文词雅健。入太学，累试不第，杜门著述。【眉批：著《震泽志》未见。】崇祯末，岁饥米贵，小民相率掠富家，几成大乱。允夏慨然发粟赈济，全活甚众。尝感火葬非古，作《广孝

哀言》以警众。因自置义冢一区，瘗浮尸若棺无主者。
【眉批：义冢在庄字圩，见“墓域”门。】至是，道殣相望，允夏募人掩埋，半岁间得五千有奇。知县叶翼云重其行，遣使致羊酒，谢不受。孙嵩年，字翰维，亦有行谊。秀尝置义田数百亩赡族，经久寢废。嵩年悉恢复，增置百亩，散给有方。中年，既举子，而虑累传单弱，抚族弟二人
为亲后，所分与各万金。知府陈鹏年旌其门。本《县志》，
参《松陵献集》。

沈应瑞，字圣符。少负才，以名教为己任，与孙淳等同与复社。乙酉后，绝意进取。当事举贤良方正，力辞不就。生平笃于友谊，周人之急无倦色。给事熊开元遣戍定海，迎其家居于别墅。解橐以济尹职方民兴于危，皆为人所难。卒年八十五。著有《明乐志》、《介轩遗稿》。【眉批：《县志》入“文学”传。】

张劭，初名翼，字孟拙，诸生。负志节，有干济才，为巡抚张国维所知。宋郑所南《心史》出于郡城承天寺眢井，劭请于国维，为刊行之。崇祯十七年，以荐授赞画饷务同知。后，国维死节东阳，劭亦死于官。

吴铭训，字绳之。少善属文，为诸生。与于复社，为张溥、杨廷枢辈所称，中崇祯十五年副榜。乙酉岁，遇兵不屈被害，年五十。有《经义集说》、《三史异同考》、《垂竿集》，凡数十卷。【眉批：《县志》入“文学传”。】

徐学健，字邦闻，国学生，以捐赈议叙州吏目。轻财好义，抚兄子如所生。族人不能婚嫁者，出资以助。遇里中公事，率为先倡。道光三年，大水淹田庐，厝棺尽浮去。学健闻而悯之，乃集同志雇人捞救，得数千具，悉葬于乌程之小梅山。事竣，计糜千金，不惜也。他如建义塾，修桥梁，出粟助赈，收养弃婴，皆为人所难。本杨炳堃撰墓志。【眉批：广善堂义冢见“墓域”门附。义塾，改元前尚设立，有无田产，待查。育婴现已收归区有。】

施善昌，字少卿，国学生，以孙振元报效实录馆经费，晋封光禄大夫。历在沪办理灾赈事宜不倦。历办义赈，里有偏灾，亦时移赈。卒后，私谥贞惠，社祭之，吴江金天翮撰碑记。温旨嘉奖，并奉列入府县志，准建坊。子则敬克继武。光绪朝，于直隶宝坻县三往放赈。士民感戴，为立生祠，以表遗爱。在里，约集昆季倡建宗祠、义庄，优恤族戚。在沪，捐巨金于青年会，约留学额十名，得送寒畯子弟入学，翦拂后进，迄老不倦。

谈熊江，字任斋。性慈惠，乐善不倦。地方义举，无不尽心力而为之。春冬时，亲赴荒郊，见败棺露骨，心识之。次日，携骨坛，督工役，依图检骸，无或遗漏，然后装入骨坛，数十年如一日。著有《掩埋备览》、《集证》各一卷。光绪丁丑以至甲申，八年中共埋暴骨三万六千云。参《南浔志》。

王徐庠《蛰庐遗稿》：乌程谈君任斋，手埋暴骨三万六千有奇。其中品类不一，爰为摘赋数种，以志感叹。（富贵骨）如梦浮荣付水流，北邙蜃错倩谁收。柩来孔道牛还吼，殡到穷乡狗乱投。蟠腹犹思前度俗，妍

皮不裹此时羞。瘗钱百万都抛掷，何苦孤魂守不休。（贫贱骨）狐兔衔残片席存，半濒浅水半荒村。别无长物留天地，剩有遗骸愧子孙。突兀尚余前傲气，穷奇犹带旧愁痕。输他犬马豪门走，帷盖安叨故主恩。（忠义骨）白草茫茫气尚腥，虫沙历乱任飘零。精光白晕千年碧，神忏先微一片青。秋塞霜高刁斗警，春闺月落晓灯荧。痴肥多少封侯相，炮雨刀霜了不经。（节烈骨）怪底冤禽晚夜呼，凄然浩质委荒芜。冰霜啮尽寒真澈，兵火摧残劲不污。表墓莫裁连理树，炼形安得太玄符。坚凝好共贞珉永，他日行看化望夫。（僧道骨）海山兜率两无边，残脱犹留色界天。石塔荒唐藏舍利，玉棺幻妄葬神仙。金刚漫信人间有，锁子空凭世上传。寄语乞灵媛妇女，香花枉自供年年。（尼妓骨）着手珊珊便不同，山丘沦落可怜虫。瑶光娟去衾谁裹，旧院郎归袜已空。自昔娇柔愁暮雨，于今脆弱怨凄风。换凡别有金册在，种出相思草几丛。（寇盗骨）大盜戈矛本不操，无端小丑竟梁跳。赤丁焰烬魂偏厉，朱甲年深铁渐消。五夜燐飞星闪闪，千林鬼啸叶萧萧。金田一劫凭谁纵，知否枯骸骨尚饶。（胎孩骨）剖石涂山说可疑，幽宫发露倍凄其。两缘略许阴阳辨，一气何曾浑沌离。谬葛仍然依阿母，草菅毕竟误庸医。偃王底事生无有，应世真人格自奇。

文苑

王毓 沈黻 黄份 王云 庄宪臣 庄元臣 庄汝培
沈皇玉 王培恒 从弟培本 庄观 族弟颐由 姚汝鼐 潘家顾
倪师孟 弟廷锐 倪若霖 谭书 沈金渠 周楚

宋

王毓，字元发。少英敏过人，事亲孝。淳熙二年第进士，授安庆府学教授。

明

沈黻，字有庄，双杨人。家世治《尚书》。洪武四年，以明经征，赐光禄酒馔，寻放还。尝应辟，署县学西斋事，所作诗文号《西斋集》。

黄份，字原质。笃志好古，博极群书，尤邃于礼。永乐间，举秀才，授浙之嵊县儒学训导。其为教，崇践履而斥浮华，故出其门者，多敦厚博硕之士。在嵊十年，迁山东峰县教谕。宣德癸丑，应聘为会试同考官。大学士曹鼐，其所取士也。后致仕归，卒年七十有二。本曹鼐撰墓志。

王云，字时望，宋大冶令份之后。居家孝友，好古力学。积书数千卷，皆评阅数过，丹黄相覆。早岁能诗，与沈周、周用为友。自言性耽吟咏，遇物适情即为品题，不下千百馀篇，虽未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至于缮写卷轴，投贽公卿，窃所不愿也。正德末，天子南巡，将遂溯江西上，纵游云梦、武当。而宸濠阴蓄异谋，伺隙而动。云以用备位大臣，无所献替，贻诗诮之。用亦不以为忤。云为诸生，屡举不第。晚年再与乡饮，学者称葵南先生。嘉靖中卒，年七十有六。

庄宪臣，字昆明。博雅能文，与弟元臣齐名，时称庄氏二杰。神熹间，天下多故，宪臣以诸生不得用，悲歌慷慨，发为文章。故其语多指斥边事，绝无忌讳。吴炎称其有经济才。著《燕赵集》数十卷。本吴炎《浩然堂集》。

庄元臣，字忠甫，号方壻。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授

中书舍人，奉使封平原、安邱二王。按：《明史》，鲁藩无平原，当为邹平或东原之误。详“刊讹”。以母丧归。三十六年，吴中大水。元臣条议荒政，当事者采行之。寻北上，卒于济宁舟中。元臣学无所不窥，喜谈经济。每阅一书，必劈肌解族，扼要钩玄。尝言，读旧书如遇新知，读新书如逢旧识。其为古文词，经营极苦。至会意，则千言立就。自言，少时为文茫洋而思，信笔而书。既以为古人之文，投机迎刃，必有准绳尺度以运之，未必出于偶然者。乃尽发先秦两汉史氏百子之书，以及唐宋元明之文，读而思之，于是各有所得，悉知文章之情状。因为文论十篇，以明古今作者之得失。所著有《四书觉参符》、《叔苴子三才考略》、《金石撰》、《凤阁草》、《时务策》，凡数百卷。

庄汝培，字端甫。有诗名，与盛泽卜舜年相唱和。舜年诗思敏捷，少所许可，独钦服汝培。而汝培亦以沉著胜，两人更相推重。有诗集若干卷，并佚。今存惟《抱膝吟》一卷，附刊舜年《绿晓斋集》后。本《松陵献集》。

沈皇玉，字玉汝，文昌子。少英敏，读书目数行下。性孝友任侠，尝歼巨盗以雪父耻。与人交，伉直无所隐。早岁补诸生，与于复社，顾不喜为标榜之习。尝避迹南浔，与同邑张隽、乌程闵声善。下笔为文章，直抒所得，不从时俗嗜好。间发为诗歌，晚更旁及内典。著《金刚心经二解》，虽当代讲师耆宿，自谓弗及也。有《鲈乡诗文集》、《浔溪稿》各若干卷。年七十八卒。本《万言寿序》。

王培恒，字存久，锡阐嗣父也。崇祯末，北游燕京，时山左大饥，人相食，流贼披猖，官军屡挫，深忧之。自以诸生不能有为，又不欲指斥当事，作《哀大东》、《怀燕北征》诸诗以见志。世称靖逸先生。从弟培本，字禹甸。廉静高蹈，诗文以典则旷远称。本张履祥《杨园集》，参吴宗潜《东篱文集》。

国朝

庄观，字大令。诸生，攻举子业。后弃去，专力于诗古文词。凡吴中名胜，题咏殆遍。人有未见书，必假归手录之，积至数十种。虽严冬酷暑未尝暂辍，其精勤如此。著有《研斋集》。颐由，字禹师，观族弟。性倜傥任侠，工诗词，卓荦有奇致。论者谓在苏、黄、皮、陆之间。著有《觉庵集》五卷。本庄氏谱。

姚汝鼐，字九铉，桐乡人。来震泽受业于王锡阐，遂家焉。少工诗，既见锡阐，以为无益于身心性命，乃弃去，致力于经史。尝手录吴炎、潘柽章《明史稿》，藏之笥箧。锡阐卒，遗稿散佚，汝鼐为收集之。康熙中卒。著有《黾勉园稿》。本王锡阐《困亨斋集》。

潘家顾，字在之。父见龙，详“宦绩传”。家顾少从宦游，遍历名山大川，览今思古，悉寄于诗。时年十六，游阆中锦屏山，赋诗五章。保宁知府夏霖见之大悦，手题《金策》一绝以赠，有“潘子翩翩正少年，挥毫酷似李青莲”句。然家顾深自韬晦，虽里中亦莫知其能诗也。

著有《且存稿》。卒，无子，其女兄之女陆氏，收其遗稿梓之。本王锡《且存稿序》。

倪师孟，字南琛，号峰堂。父宗基，字景刻，为诸生，有名，与父兆煃并受知巡抚汤斌。师孟幼颖异，从何焯游，能诗古文词。雍正癸卯，以归安籍成进士。乙巳，授编修，以亲老乞归养。乾隆元年，服阙补官，与修《世宗实录》。戊午，主四川乡试，充国史馆纂修官。归筑梅圃于马赋，与纂江、震两邑志。卒年六十二。著有《南村诗钞》、《入蜀纪行》。弟廷饶，字凌苍，号奏堂。乾隆辛酉举人，官滁州学正，复欧阳文忠公祠，亦能文。

倪若霑，字祈年，县学生。少颖敏，读书目数行下，自经史以及百家、传记，无不淹贯，尤究心于《通鉴》、《纲目》二书。卒年七十有四。著撰甚富，皆散佚不传。近里人张履得其所著《读史管窥》、《订补陈检讨集注古诗选》、《国朝诗选》及骈体文凡若干卷，谓吾里自王高士后，笃学之士无如若霑者。

谭书，字二酉，号辰山。总角时入乡塾，眉目明慧，吴山秀见而异之，因赠以名曰“书”。举乾隆戊子广东乡榜，后改归本籍。授崇明县学教谕。崇明在海岛中，风俗异宜，恒郁郁不得志，乃谢病归。既而以贫故，复就职一年，卒于官。书英姿俊爽，诗古文如其为人。其再任崇明也，作《浪淘沙》一阙，以别同人，悲歌慷慨，读者泪下，知其老而不得志也。著《鸡肋》、《海外》二集。本庄斗《不朽录》，参张士元《嘉树山房集》。

沈金渠，字汉甫，号春桥。少颖悟，善属文。为诸生，试辄冠其曹。乡间屡荐不售，乃肆力于诗。其诗高华典贵，一以新城为宗。著有《春风庐集》。没后，弟玉渠梓而行之。又有《震泽备志》二卷藏于家。

周楚，字庭楠，号萍江。其先桐乡人。七世祖拱辰，字孟侯，著有《离骚草木史》、《庄子影史》、《圣雨斋集》诸书行世。祖，国学生钧，始迁震泽镇。楚，桐乡籍廪贡生，以例候补儒学训导。绩学能文，试辄高等。尝谓“文章不本经史，犹无源之水，其涸可立待”。于是专力经史，提要钩玄，虽寒暑不少辍。其署定海、常山县学训导，诸生之请业论文者踵相接焉。著有《廿一史标言》、《续齐召南历代帝王年表》、《国朝信史年表》及诗古文集，凡数十卷。本陆震东撰《传》。【眉批：张履著有《积石文稿》。张先生精研“三礼”，似应加入“儒林传”。续志拟加入。】

沈眉寿，字子绥，号退甫。性孤峭，诗酒自娱。究心理学，尤注意乡邦文献，重定《王著作集》八卷。又搜辑《晓庵新法》六卷、《大统历法启蒙》五卷、《推步交朔》一卷、《圆解》二卷、《五星行度解》一卷。手录《南北两极浑天歌》，与乌程南浔纪磊同辑《震泽镇志》十四卷。

钟鼎，字新甫。与俞树滋德甫同游张海珊先生门下，为文博奥，诗雄健。著有《小林壑文存》一卷待刊，《诗钞》八卷及《荻塘棹歌》百首已刊行。

隐逸

王伯起 王谊 王楙 孙孜 吴藻 沈栋 沈以介
宋

王伯起，字圣时。为人有高识。少入京师，受经于王安石，学文于曾巩，游曾公亮父子间。举进士不第，遂归隐，名所居曰“酉室”，司谏江望为之记，称其未尝妄干人后。闻程伊川在涪陵，命子蘋往从之游。所作诗文曰《唱道野集》。年九十三卒，赠左宣教郎。

王谊，字正仲，一字汉臣，蘋从子。师事杨邦弼，以学行鸣于时。初，秦桧秉政，天下共愤其误国。谊时年十四，于书塾拈纸作御批，曰“可斩秦桧以谢天下”。为仆所告，闻于朝，逮赴廷尉，狱具当诛。桧阅其牍，以为年尚幼，言于上，编置象州。至桧死乃得归，遂绝意仕进，以著述自娱。尝自号拙乡居士，有《春秋类书》及文集行于世。

王楙，字勉夫，蘋孙。《县志》作蘋从孙，误。详“刊讹”。少孤力学。母没，疏食布衣，绝意进取，题所居曰“分定斋”。杜门著述，时称为讲书君，有《野客丛书》三十卷、《巢睫稿》五十卷。晚年，婴废疾卒。子德文，字周卿，与真德秀、魏了翁游，克世其学，尝刻丛书成，焚之墓，见者无不感涕。屡为当事所荐。李全毁破海陵，江淮制置使赵善湘委请经理，以功奏补承信郎。《县志》作承节郎，《府志》作承德郎，误。详“刊讹”。孙孜，字行父，终日清坐，不闻瞽咳。童竖入见，亦敛容而起。著《云峤类要》，纪

事极该博。本吴江叶志，参吴宽《跋王德文公据》。

明

吴藻，字文伯，居双杨。性聪敏。永乐初，以明经举，辞以亲老，不就，遂教授于乡，以淑后进。所作诗文名《质庵集》。

国朝

沈栋，初名嘉楠，字石城，一字晋隐，鄢陵县知县宏毅孙。博览能文，尤工书，与王锡阐游。迨国朝，无意仕进，以山水自娱。亲旧有以时服来访者，辄拒不纳，其峻介如此。著有《浩然堂集》。本《困亨斋集》。

沈以介，一名华植，字芝房，绿葭庄人。曾祖德仁以好义闻于乡。频字围岸，为水所啮，德仁倾赀筑堤。又尝置义田以赡族。以介性颖敏，绩学好古，尤长于地理。潘柽章、吴炎之分撰《明史》也，“年表”、“历法”属诸王锡阐，“流寇志”属诸戴笠，而“地理志”未有任之者。以介乃博考郡县之沿革，及疆域、山川、道里、户口、贡赋，撰为《职方表》四卷。又有《读史贯索》十六卷，并极博洽。为人谦谨廉直，不事标榜，世亦遂无知之者。康熙中卒，年三十四。

艺能

潘宗绍 弟宗祥 从子叔谦 钮贞 黄初吉 沈枚 程世泽

弟之海 庄世杰 族孙曰璜 姚格 庄之义 沈念祖

明

潘宗绍，双杨人。医专外科，善写枯木竹石，为人所珍。正统中，膺荐至京师，以疾告归。弟宗祥、从子叔谦，并克承其学，有名于时。

国朝

钮贞，字元锡。其先北麻人，七世祖凤始居震泽镇。贞幼习举子业。酉戌间，游兵至，执其父欲戮之，贞衔哀求以身代，于是得释。后弃去举业，而以丹青自娱。每遇奇峰怪石，援笔以摹，曲尽其态。复工琴，受业者甚众。本《县志》，参钮氏谱。

黄初吉，字子元，潞曾孙。鼎革后，尝卖药于市，能起人危疾，不言功，亦不计值，人以是称之。本皇甫钦《寿序》。

沈枚，字文木，栋从弟。善山水，流传绝少。其从孙登瀛尝购得一幅，苍劲古秀，不减钮贞云。

程世泽，字跂宗，号定夫。少跛一足，故自号跛翁。其先新安人，祖如璧，字龙章，勇而好学。明季之乱，避难震泽镇，遂家焉。尝遇盗，为斫去右手三指，后作书以两指握管，遒劲中更觉妩媚。有《手录》、《养身纂要》、《奇门遁甲》等书。世泽少承家学，以书名。初法褚河南，晚入逸少之室。康熙四十四年，圣祖南巡，驻跸灵岩。世泽以太学生献诗行在，召试楷书，钦取十三人，世泽名列第七。命入内廷办事，以终养不赴。年

六十八卒。有《爱吾庐诗集》七卷。弟之海，字始昆，亦能书，亚于兄。【眉批：程之海工书画，试拔第一。】之海尤工画，写花鸟有生致。然颇自矜惜，不受促迫，故声价愈重。巡抚某观风八郡，试书画，拔置第一。欲荐诸朝，以罢职不果。年六十九卒。本程氏谱。

庄世杰，字英生。善墨兰，纵笔所之，别成一格，时称为庄兰。族孙曰璜，字渭川，亦善兰，有时名。本庄氏谱。

姚格，字道揆，汝鼐子。明医理，以吕石门为宗。【眉批：吕留良，石门人，与张履祥讲程朱之学。】性孤冷，不谐俗。有当事招之，不往。亲至其门，终不肯见而去。庄子义，字路公，亦明医，著《伤寒说约》。沈念祖，字址厚。少事举子业，后弃去。从同郡缪遵义游，能得其传，与子义并有名于时。子环，字瑞西，府学生，亦能医。

【眉批：先伯管花公说，据闻春风里沈氏世医，父子弟兄每日临诊，晚必讨论诊候如何。其不草率，可知有无。】

沈廷芬，字芝生。能医，负时名。又工书画，宗欧阳，画宗南田。

施成，字澹以。能写山水，浓厚畅幅，画法石谷。

谈麟书，熊江子，字恂如。能写山水，从本县陆恢游，画法烟客。

吴坚，字子香。工竹刻。钟鼎隶篆真行各书法，均臻其妙。

庄熊，字芝庭。能竹刻，从安吉吴昌硕游。

震泽镇志续稿 卷十

里人沈眉寿子绥 乌程纪磊位三同辑 龚希馨续

列女【眉批：著述及在道光朝末叶家乘所载，待查。】（一）节烈旌，（二）节烈道光十年总旌，（三）节烈未旌，（四）孝妇，（五）贤姑。

宋

张二娘，湖州南浔人，嫁陈熙载。孝事舅姑，和睦宗族。夫死无子，父母怜其少，欲为改适。张守志不可夺，乃以夫从子文焕为后。教养过于己出，逮至成立，而张年已八十馀矣。元元贞初，震泽巡检王守让、镇学教谕贾复上其事。大德二年，始旌其门闾。【眉批：节孝抚养，见《县志》。】

明

王氏少孤，事大父继宗尽孝。纳赵维为婿，年二十而维死。继宗欲更嫁之，不从。携二女以居，躬纺绩，以养大父，如是者三十馀年。有司以闻，弘治十二年旌其门。【眉批：见《县志》，节孝。】

国朝

汤氏，长洲县学生员倪兆麟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三十六年，康熙二十五年题旌。【眉批：见《县志》，节。】

吴氏，驰赠文林郎沈治妻。年二十，夫亡。守节四十八年，雍正元年题旌。【眉批：节，见《县志》。】

黄氏，金蜚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三十二年，雍正十年题旌。【眉批：节，见《县志》。】

张氏，十都村庄应龙妻。应龙母卒未殓，夜与亲戚守丧次，倦而假寐，张亦就寝室。有华叙章者乘间破窗入，调张。张惊呼，声达户外。华不能犯，逸去。举家觉之，往视张，已自缢死。雍正十三年题旌。【眉批：烈，见《县志》。】

章氏，监生张国光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五年，乾隆二年题旌。【眉批：节，见《县志》。】

吴氏，十都村庄德润妻。年二十四，夫亡，遗女一。氏欲以身殉，时王姑及姑俱在室，谓之曰：“妇若捐躯，如吾两老人及幼女何？”乃强起承命，勤蚕绩以佐饔飧。后王姑及姑亡，丧葬尽礼。抚德润兄子家源为子。卒年八十九，乾隆二年题旌。【眉批：见《县志》，节孝。】

庄氏，鸟嗜扇沈德音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四十五年，乾隆二年题旌。【眉批：节，见《县志》。】

庄氏，黄建棨妻。建棨，《县志》作雅临。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三十三年，乾隆四年题旌。【眉批：节，见《县志》。】

沈氏，监生张濂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二十六

年，乾隆七年题旌。【眉批：节，见《县志》。】

丁氏，绿葭庄湖州府学生员沈士家妻。年二十一，《县志》作二十。夫亡。守节五十五年《县志》作三十五年，乾隆八年题旌。【眉批：节，见《县志》。】

杨氏，倪宗陛妾。年三十，宗陛亡，时三子俱幼，氏抚之成立。卒年六十二，乾隆三十五年题旌。本倪氏谱。

【眉批：守节抚孤。】

庄氏，吴立夫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二十八年，乾隆十二年题旌。【眉批：节。】

沈氏，庄宗璧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四十七年，乾隆四十二年题旌。【眉批：节。】

丁氏，双杨监生潘仙根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五十六年，嘉庆二年题旌。【眉批：节。】

沈氏，吴榕妻。榕死无子，氏欲殉，家人防之不得闲。后稍疏，乃大书十八字置衾侧，曰“妇有夫弟奉晨昏，夫无遗孤藉抚养，不死何待”，遂阖户自经死，距榕死五十三日，年二十三。嘉庆十一年题旌。【眉批：烈。】

周氏，十都村监生《府志》作贡生，误。庄永熹妻。年二十五，夫亡。能孝事翁及少姑，抚四子俱成立。守节五十年，嘉庆十七年题旌。【眉批：节孝抚孤。】

陈氏，十都村监生庄士鑛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三年，道光元年题旌。【眉批：节。】

庄氏，黄玉林妻。年二十，夫亡。守节四十七年，道光元年题旌。【眉批：节。】

张氏，县学生员程礼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三十二年，道光十五年题旌。【眉批：节。】

吴氏，十都村监生庄世镜妻。年三十，夫亡。守节四十一年，道光十七年题旌。【眉批：节。】

张氏，徐家浜徐秀华妻。年二十八，秀华病亟，口不能言，屡顾氏，氏曰：“君勿忧，妾知之矣。”秀华死，即抱幼女赴水，众救而止。复掷女于河，众方哗，氏忽不见。迹之，已自缢死。道光十九年题旌。【眉批：烈则可嘉，惟掷女于河，稍嫌忍。】

陈氏，潘振远妻。年二十，夫亡，守节。见年七十九，道光二十一年题旌。以上节烈旌。

明

徐氏，沅江县知县吴汉继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四十六年，万历十五年卒。【眉批：节，见《县志》。】

沈氏，吴耀台妻。年二十一，夫亡。抚遗腹子铭训，授之四书及五经章句，以至成立。守节三十馀年。【眉批：守节抚孤。】

国朝

沈氏，明副贡生吴铭训妻。顺治乙酉，盗入其家，铭训被创仆地。沈从旁跃出，且哭且骂，张拳作击贼状。盗斫之，迎刃而死。【眉批：义烈。】

吴氏，黄其勣妻。其勣，《县志》作公来。顺治乙酉，兵

过震泽镇，吴偕夫避母家。至睦黄桥侧，夫疟作不能行。兵猝至，欲挟吴以去。吴哭詈不从，遂被杀。【眉批：义烈，见《县志》。】

某氏。未详何处人。顺治乙酉八月，为盗所掳，过震泽镇。时镇民持砖石登底定桥，欲击贼，而见氏絷于舟中，相顾不忍下。氏大呼曰：“公等何不急击？”于是砖石齐发，氏与贼俱糜烂死。本萧翀《苏州府徵显志》。【眉批：义烈。】

吴氏，十都村湖州府学生员庄兆昇妻。顺治丙戌，吴避兵于徐家漾口。俄而兵艘四集，度不免，急投水。兵钩挽之，掉臂以捍，后奋身跃入深处死。【眉批：义烈，见《县志》。】

金氏，十都村庄世际妻。年二十五，夫亡。子兆昇尚幼，抚之成立。守节二十八年，顺治十二年卒。【眉批：守节抚孤，见《县志》。】

黄氏，倪兆琮妻。兆琮，《县志》作宗玉。年二十七，《县志》作二十六。夫亡。守节三十年，《县志》作三十一年。康熙十四年卒。【眉批：节，见《县志》。】

姚氏，黄金钺妻。金钺，《县志》作宫声。年十九，夫亡。守节三十七年，康熙十五年卒。【眉批：节，见《县志》。】

李氏，黄世音妻。世音，《县志》作子康。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三十九年，康熙三十六年卒。弟世美《县志》作子嘉。妻徐氏，年二十三，夫亡。守节四十馀年，康熙四十二年卒。世音子通臣《县志》作勤臣。妻周氏，年

二十九，夫亡。守节四十七年，乾隆三年卒。时称一门三节。【眉批：一门三节，见《县志》。】

皇甫氏，倪宗胥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三十五年，康熙四十年卒。【眉批：节，见《县志》。】

顾氏，黄士鑠妾。士鑠，《县志》作云闻。年未笄，士鑠亡，守节五十馀年，康熙四十年卒。【眉批：节，见《县志》。】

凌氏，县学生员倪兆炳继妻。年二十六，《县志》作二十五。夫亡。守节五十二年，《县志》作五十三年。康熙四十四年卒。【眉批：节，见《县志》。】

杨氏，绿葭庄湖州府学生员沈士諠继妻。夫亡时，杨年二十，《县志》作二十六。妾方氏年二十八，相依守节。卒时，杨年七十七，方年七十九。【眉批：妻妾同节，见《县志》。】

曹氏，《县志》作吴氏。绿葭庄乌程县学生员沈士询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四十六年，《县志》作四十五年。康熙四十七年卒。【眉批：节，见《县志》。】

张氏，十都村乌程县学生员庄剗妻。年二十五，夫亡。抚夫兄子兰为后，守节四十四年，康熙五十年卒。知县赵国宣旌其门。【眉批：守节抚孤，见《县志》。】

陆氏，黄士僕妻。士僕，《县志》作公俊。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五十三年，康熙五十八年卒。【眉批：节，见《县志》。】

盛氏，倪攀龙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六十一年，康熙六十一年卒。【眉批：节，见《县志》。】

吴氏，倪驾龙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四十七年，雍正三年卒。《县志》作康熙五十八年。【眉批：节，见《县志》。】

潘氏，姚汝鼐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四十四年，雍正四年卒。知县徐永佑旌其门。【眉批：节。姚汝鼐是否即“文苑”门姚九铉先生。】

方氏，沈天喜妻。年二十二，夫亡。舅姑劝之改适，不从。未几，湖州富商闻其美，谋为妾，以重币饵舅，舅遂许之。及期来迎，方震怒，久之稍和。舅为治装，俟晓发。其夕天大寒，方潜启户赴水死。天明迹之，见尸坐急流中不动。里人会哭，欲闻于官。舅惧得罪，固止之而已。时雍正九年十一月也。【眉批：见《县志》，节烈。】

秦氏，县学生员倪若霄继妻。若霄，《府志》作鲁霄。年十九，夫亡。守节四十一年，乾隆二十年卒。【眉批：节。】

劳氏，倪廷锜妻。廷锜，《府志》作鼎湘。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三十三年，乾隆二十二年卒。【眉批：节。】

陆氏，贺邦达妻。自幼为贺氏养媳，年十八成婚，逾月而夫亡，氏矢志守节。舅姑怜其幼，欲女而嫁之。氏闻曰：“生为贺家妇，死为贺家鬼”，遂自经死。嘉庆十七年事，学政汤金钊旌其门曰“贞烈可风”。【眉批：节烈。】

徐氏，倪树岳妻。树岳，《府志》作肇丰。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三十年，嘉庆二十一年卒。【眉批：节。】

盛氏，倪树人妻。树人，《府志》作邦桢。年二十五，夫亡。守节四十六年，嘉庆二十三年卒。【眉批：节。】

沈氏，张鉴寰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二十九年，道光三年卒。【眉批：节。】

沈氏，县学生员庄之燧妾。年二十九，之燧亡。守节五十四年，道光六年卒。【眉批：节。】

沈氏，倪国荣妻。年十九，夫亡。守节五十六年，道光十四年卒。【眉批：节。】

方氏，倪世煊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四十一年，道光十四年卒。以上节烈，道光十年总旌。【眉批：节。】

明

邱氏，庄懋谦妻。夫亡无子，守节数十年。知县刘时俊、霍维华两旌其门。本庄氏谱。【眉批：节。】

施氏，赋溪张廷璞妻。婚四十七日，夫亡，守节终身。本张氏谱。【眉批：节。】

赵氏，赋溪张尔琤妻。崇祯末，为游骑所执，不屈，投水死。同上。【眉批：烈。】

国朝

胡氏，诸生庄某妻。顺治乙酉八月，抱稚子从姑避盗。盗追掠登舟，胡曰：“我则从汝，姑老矣，盍释之。”盗释其姑。胡又曰：“稚子善啼，于军不利，请授诸姑。”盗又听之。胡乃乘间投水死。【眉批：烈。】

徐氏，庄泰良妻。顺治丙戌，为游兵所执，骂不绝口，遂被杀。本庄氏谱。【眉批：烈。】

沈氏，双杨吴健妻。年二十二，夫亡。誓不改适，守节五十四年。本吴氏谱。【眉批：节。】

沈氏，庄宜生妻。夫亡无子，誓不改适，奉佛茹素，守节数十年。【眉批：节。】

黄氏，庄铭仁妻。夫亡无子，抚夫弟钟仁子元昇为后，守节数十年。杨氏，钟仁妻。钟仁亦早卒，氏守节终身。【眉批：守节抚孤，节。】

潘氏，庄云良妻。年二十馀，夫亡无子，守节数十年。【眉批：节。】

周氏，庄汝均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四十馀年。【眉批：节。】

凌氏，庄永复妻。年二十馀，夫亡无子。抚夫弟子永萃为后，守节数十年。朱氏，永萃妻。永萃亦早卒，氏矢志守节，与姑继美云。【眉批：姑守节抚孤，妇亦守节。】

李氏，庄龙元妾，年十六归龙元。龙元卒，氏年二十九，守节四十五年。以上六人，本庄氏谱。【眉批：节。】

沈氏，吴文煜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三十年，卒年五十五。【眉批：节。】

朱氏，吴士骏妻。年二十馀，夫亡，守节三十馀年。以上二人，本吴氏谱。【眉批：节。】

王氏，双杨举人张廷和继妻。夫亡，守节三十一年，抚养子姬篆成立。雍正二年，翰林院侍讲学士德清戚麟祥旌其门。本张氏谱。【眉批：守节抚孤。】

程氏，凌汝楫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四十五年，

乾隆二年卒。本凌氏谱。【眉批：节。】

姚氏，字同邑李某。父格，《县志》作道揆。业医。婿患暴疾，延格诊治。归叹曰：“吾女将为孀妇，奈何？”女误闻已死，遂涕泣不止，竟缢死。殓之夕，婿凶问亦至。【眉批：查《震泽县志》未见，节烈。】

陈氏，双杨李尧文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二十七年，乾隆九年卒。【眉批：见《县志》。】

王氏，绿葭庄监生沈瑜继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三十馀年。工部侍郎范灿旌其门。本沈氏谱。【眉批：节。】

沈氏，船儿扇周义妻。婚两月，夫亡，氏即于是日自缢死，年十九，时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也。【眉批：节烈。】

张氏，谭锡年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二十七年，乾隆三十二年卒。【眉批：节。】

王氏，监生吴锡蕃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五十年，嘉庆三年卒。【眉批：节。】

陆氏，监生庄鸿业妾。年二十九，鸿业亡。守节二十七年，嘉庆七年卒。【眉批：节。】

沈氏，黄石金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三十五年，嘉庆十四年卒。【眉批：节。】

曹氏，徐学坤妻。年二十，学坤病，氏方有娠。甫产而夫亡，氏欲以身殉，既念夫有遗孤，不可死，乃矢志守贞。事翁姑以孝，抚遗孤丙华，教养兼至。卒年三十八。后丙华补博士弟子员，旋食饩，咸以为母教所

致。【眉批：贞孝抚孤。】

张氏，县学生员沈芬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二十五年，嘉庆十九年卒。【眉批：节。】

沈氏，徐家漾北陈秀章妻。年二十，夫亡，矢志守节。夫兄秀元逼其改嫁，氏不肯从，遂自缢死。时嘉庆二十一年闰六月五日也。【眉批：节烈。】

陆氏，顾文潜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二十一年，嘉庆二十三年卒。【眉批：节。】

张氏，方文炳妻。年二十四，夫亡。事姑孝，尝刲股以愈姑疾。守节五十六年，道光五年卒。【眉批：节孝。】

倪氏，王某妻。某卒，欲以身殉，既念子幼，乃强活。会王姑信人言，欲以氏妻叔。氏闻，日夜泣不止，乘间自经死。去某之死百日也。事在道光七年。【眉批：节烈。】

谈氏，吴世爵妻。年二十六，婚数日夫亡。守节三十四年，道光九年卒。【眉批：节。】

沈氏，黄大年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三十四年，道光九年卒。【眉批：节。】

杨氏，青浦翁宗妻。婚八十日，夫亡，氏矢志守节。年逾七十，族人议立族子世璋为嗣，世璋居震泽镇，遂迎养焉。氏年二十一而寡，至八十三而终。【眉批：节。】

潘氏，县学生员沈兆凤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五十一年，道光十一年卒。【眉批：节。】

沈氏，父兆松，许同里陈馀庆。未婚，馀庆以疾死。

氏泣请父母归陈。守志几十年，以有欲蛊氏者，遂自经死。道光十五年，学政龚守正旌其门闾。庄丙述。【眉批：节烈。】

庄氏，县学生员程禧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三十四年，道光十六年卒。【眉批：节。】

严氏，姚世英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三十二年，道光十七年卒。【眉批：节。】

吴氏，双杨潘元勋妻。年十八，夫亡。守节五十六年，道光二十年卒。【眉批：节。】

梁氏，倪材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五十年，道光二十二年卒。【眉批：节。】

徐氏，双杨潘世英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四十八年，道光二十二年卒。【眉批：节。】

黄氏，方明德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四十四年，道光二十二年卒。【眉批：节。】

孔氏，徐笙堂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二十二年，道光二十二年卒。【眉批：节。】

沈氏，谭廷言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见年七十七。【眉批：节。】

王氏，谭鸿阶妻。年三十，夫亡守节，见年七十一。【眉批：节。】

王氏，曹嘉穀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见年七十二。【眉批：节。】

张氏，县学生员沈端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见

年六十六。【眉批：节。】

袁氏，徐荣阶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见年六十五。【眉批：节。】

沈氏，戴步青妻。年三十，夫亡。家贫，矢志守节。事姑孝，抚子成立，见年六十。【眉批：节孝抚孤。】

徐氏，潘大升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见年五十四。【眉批：节。】

姚氏，龚九如妻。年二十，婚四月夫亡，守节，见年五十二。【眉批：节。】

庞氏，张仁为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见年五十餘。【眉批：节。】

沈氏，监生徐酝继妻。年二十，夫亡守节，见年四十九。以上节烈未旌。

国朝

沈氏蕙玉，字畹亭，岁贡生倪学涵妻。幼聪颖端默，尤以孝闻。年十六归学涵，事姑纤悉必周。少不当意，辄闭户自责，必俟欢悦乃已。后姑疾，中夜吁天请代。及卒，哀恸逾礼，遂构心疾。继以奔母丧卒，年三十六。氏有至性，少工诗，凄婉幽咽，多伤感之词。其哭姑痛母诸诗，悱恻动人，不能卒读。著有《聊一轩遗稿》。本纪复亨撰传。【眉批：孝妇。】

周氏，明大学士道登裔孙女，归沈弈炜，事姑至孝。夫亡，家贫，纺织以给甘旨。遇歉岁，饔飧不继，孝养自

若。宁已忍饥，不令姑知也。遂积劳成疾，疮发于乳，洞见肺腑，诸药罔效。一日，偶负暄檐下，有医者过，曰：“汝病欲治乎？”答以无资待毙。医曰：“无庸，俟病愈，酬以斗米可也。”即取土作块，填患处，糊以破纸，遂谢去。旋觉热气盘绕胸臆间，数日疮平如故，惟肉色如土耳。人以为孝感所致云。本沈氏谱。以上孝妇。【眉批：孝妇。】

明

陈氏，明广东布政司经历黄坪之妻，监察御史著之母也。生有异质，聪慧过人。坪莅官，得氏之助为多，故所至有贤声。坪卒，教子甚严，亲自督课。见著颖敏能文，益以远大责之。客有访著，过其家者，母从屏后窃听，闻其讲学论文喜，为具酒食以待，若谑语浪谈则怒，至不怿者累日。由是著所交多贤者。及成进士，出知新昌，归拜其母。母曰：“汝读书成名，吾固为喜，但恐不识时务，为家门累，复益吾忧耳。”又谓其妇曰：“丈夫居官不慎，多由妇人。汝当戒之。”既而著以能拜监察御史，封母为太安人。巡按广东，归省，上命服，乡党荣之。母忽泣下，良久乃曰：“尔能记丧父时否？”曰：“能记。”母曰：“能记，尔能谨其身矣，吾复何言？”其不持满，而始终教以义方，乃如此。本刘翊撰墓志。【眉批：贤母。】

国朝

张氏，王陶令妻。少娴姆训，及归陶令，事舅姑以孝。躬率婢仆课农桑，深以晏安为戒。亲族之困者，咸周恤之。陶令有文名，喜交游，四方宾集，屡恒满户。氏躬亲中馈，自给菲薄，而供客必极丰腆。居恒尤以逊志学古为勗，故能卒成陶令名。卒年四十有五。陶令从子锡阐为述其行。本《困亨斋集》。【眉批：贤妇。】

刘氏，沈栋妻。性淳睦，与栋有同志。栋既绝意进取，氏乃躬勤纺绩，以佐不逮，不以家计累栋。岁时奉祀，必诫诸子曰：“非衣冠，何以侍祖像也？”及疾，戒祷请，曰：“人生如寄，何以祷为？”遂卒。本沈栋撰传。【眉批：贤妇。】

赵氏，桐乡监生周钧妻，事舅姑以孝称。家故贫，钧尝客授于外。氏勤纺绩，以佐饔飧，辨色而兴，膏尽为节，历数十年如一日。迨居镇，家业已丰，犹不敢暇逸，每以晏安为戒。性好施与，见人之颠连困苦者，必有以周恤之，始终无吝色。惟不肯奉佛施僧，曰：“此等实无益事耳。”卒年九十有九。本周氏谱。以上贤妇。【眉批：贤妇。】

列女补录

曹氏，沈绍庭妻。年三十，夫亡无子。越二载，葬其夫，遂自经死。事在嘉庆三年。本张萼《吟雪轩诗稿》。【眉批：节烈。】

陈氏，监生庄思濂继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见年五十六。【眉批：节。】

庞氏，徐声远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见年五十五。以上节妇未旌。【眉批：节。】

沈氏，倪祖璇妻。夫亡守节。道光十年、二十七年、咸丰元年，三案汇旌。盛湖张嘉荣《慰志汇编》。

沈氏，徐酝妻。咸丰四年，以节孝旌，并恩准给帑建坊。另详“坊表”门，前志载在“未旌”。

冯氏，文生徐炜之聘妻。咸丰十年六月初八日，死难。同治三年，汇题请旌，恩准入贞烈祠并建坊。

庄庆椿《间气集·冯烈女》：就余姻党有冯姓，一女佩萸年犹髫。字徐未行父善庆，同死于烈芬兰椒。是为咸丰庚申夏，后天祝节越二朝。吁嗟乎，生男富贵夸艺苑，生女流芳名愈显。不惭弱腕为作诗，千秋传诵昭来兹。庄人宝《冯烈女·调寄金缕曲》：偕泛梨湖棹。记亡妇、闺中有妹，冰心玉貌。生小聪明分砚席，人瘦绿窗深窈。一跬步、知道母教。鬢薄云垂龄十八，已亭亭、卓立凌霜操。经浩劫，出尘早。○回头离恨千丝绕。怅当年、镜鸾影只，帐鸳悄声。省识者番成惨别，摧折连枝多少。休更怨、鹤归瑶岛。见及黄泉兄弟妹，定从头、替我平安报。歌未阙，愁如捣。

曹氏，徐学坤妻。同治十一年，以节孝旌，恩准建坊。前志载在“未旌”。

张氏，徐醵妻。同治十一年，以节孝旌，恩准给帑建坊。

庄氏，徐镛妻。同治十一年，以节孝旌，恩准建坊。

温氏，徐汝敬妻。同治十一年，以节孝旌，恩准建坊。

以上六氏详载徐氏家谱。

赵氏，周钧妻。一生孝事翁姑，享寿九十九岁。同治十年，由礼部题奏，恩准建坊。前志载在“未旌”。

杨氏，周善乾妻。结槁未及三月，夫亡。孝事翁姑，慈抚养儿，守节三十年卒。光绪七年，由浙抚汇题，以节孝旌，恩准建坊。

周善旅《征诗文叙》：【眉批：此叙可删。应加入“集诗”门，金作、任作。】董长氏者，杨荔裳方伯揆之女孙也。自幼颖慧，早识大义。女红之外，唯以诗书消遣，兼工绘事。始随其父于山左任所。父歿后，随其母先家于珠江。年二十，归于骏卿弟为室。琴瑟和谐，羹汤无缺余，父母亦相欢甚。孰意喜气方盈，变端已起。不三月，而弟遘疾陨。氏誓不欲生，几次觅死，幸为家人救。于是苟延残喘，仍行妇道，即以兄之次子为嗣。而柏舟之咏，黄鹄之哀，岂有逾于此哉？壬子秋，其兄少云孝廉自珠江来，即为归宁计。癸丑，红巾贼起，下九江，破金陵，鹤唳横江，狼烟涨地。而珠江适当其冲，兵戈屡至，瓦砾俱消。其时，少云又供职都中，不得奉晨昏。而氏随其母转徙流离，日无定处。始潜于乡，继潜于徽，后复至山左而居焉。奔波跋涉，恨苦备尝，恨不以死自捐者，徒以有老母在。后少云选湖北尹，而氏以离家久，辄思归计。今夏，道途已肃，始返里门。启行箧，出其族兄震东先生励节诗，原唱四章，并征和诗若干首，汇成一册，嘱余书其简端。噫，风凄雁断，怕吟春草之章；月冷孤鸾，难掩中宵之泣。此固言之不忍言者。第以竹多劲节，尚泪洒夫湘妃。松有坚心，犹见知于君子。而况氏之历劫不磨，岂不足以端闺范，征妇德哉。不揣冒昧，略除颠末，以冀诸吟坛不吝珠玉，宠锡佳章，俾苦节之贞，永流辉于彤管。幸甚甚之。咸丰戊午秋八月既望。

吴氏，周士熙妻。年十八，夫亡，抚遗腹孤至成人。一生孝事姑嫜，和睦妯娌。守节六十年卒。光绪十一年，由苏抚汇题，以节孝旌，恩准建坊。【眉批：《乌青镇志》载附，吾镇周善爵妻郑氏节孝。】以上四氏详载周氏家谱。

陈氏，监生庄思濂继妻。同治十年，以节孝旌，恩准建坊。前志载在“未旌”。

翁氏，庄则敬妻。光绪九年，以烈妇旌，恩准给帑建坊。

张氏，徐灏如妻。光绪十六年，以节孝旌，恩准建坊。

庞氏，吴邦俊继妻，守节五十一年。光绪十九年旌。盛湖张嘉荣《慰志汇编》。

黄氏，方明德妻，以节孝旌。前志载在“未旌”。

张氏，方文炳妻，以节孝寿母旌。同上。

郑氏，黄潮妻，以节孝旌。

陈氏，方廷梧妻，以节烈旌。

张氏，文生方廷楠妻，以节烈旌。以上五氏，光绪十年汇题请旌，并准入祀节孝祠。

蒋氏，盛泽仲湘眉媳，夫名未详。咸丰十年六月十一日，被掳至镇北虹桥，跃河死难。

钟鼎《小林壑诗钞》：蒋媛通家侄，徐娃异县宾。湖州徐姓难女。二鬟同死难，三稔为伤神。暴骨余何忍，埋香汝有邻。殡宫非寂寞，慎勿作寒煤。

金氏，文生沈塘妻，咸丰十年十二月，因夫被掳，跃河死难。【眉批：应置列在孙氏下。】

庄庆椿《间气集·沈烈妇》：男儿读书期有为，报国不论官卑卑。妇人能以节烈死，此事洵足夸须眉。妇震泽人姓金氏，夫曰沈塘举茂才。

十年纺灯佐宵读，市舶操纵戚愁惊。咸丰十年十二月，三吴寇乱焚郊障。
 穿乡游荡尽搜掠，人民苦不堪言心悲。强盗聚便夷以叛，舞不轻事洪贼董。
 一时人死日千百，愁云惨淡沉阳晖。妾夫出门遭逢贼，欲避不得将相随。
 夫非罪人乃被执，绕身暗受缚腰带。此时郊野大逃窜，欲救不得危乎危。
 堂前有姑年已老，家财甘旨甚离奇。母哭何忍使之见，妾意已决宁迟回。
 譬如妾亦遭贼掠，是等当甚夫罗文。数椽老屋幸临水，舟通南北人往来。
 报身一跃而断裂，况从楼上颠倒垂。是日天雨地泥泞，尸骸接踵呼伊谁。
 设会其夫以计脱，踪迹贼去潜身归。羸姿瘦妇久不得，俨然玉貌无疑猜。
 旁观啧啧齐赞叹，或转登舟逃籠回。呜呼，国家名士二百载，承平尽负
 经纶才。一逢祸乱飘洋溢，甚有就贼求戴陪。此曹作官定漠国，正气如何
 钟巾桂。甘将弱质砾中泣，香含万古莲花开。我家相距仅三里，河水
 朝夕相沿洄。盥手酌取一瓢饮，炎暑不热生凉飕。庄人宝《沈烈妇·调
 寄金缕曲》：绿尽梧桐树，任人闻、风里咽老，奈多风露。织女机丝虚夜月，
 不厌钗荆裙布市。曾记得、银灯添炷，侬惯挂篱郎绣束。伴年年、一样
 宵攻苦。有好梦，待同作。○期央拂耳喧若鼓。痛此际、天剗地裂，廻身
 无所。拼共危巢俱覆灭，譬如画楼飞堕⁽¹⁾。化猿鹤、沙虫沿路。杜宇
 声声啼血泪，料伊人、遗恨衔终古。投笔去，力亟努。

孙氏，庄□□妻。咸丰十年六月十一日，死难。

庄庆椿《间气集·庄烈妇》：我家世儒素，乡党称清门。專有族弟
 妇，系出乐安昆。二十赋子归，荆钗布裙。夫出贾四方，妇留户囊飧。
 任劳和妯娌，相安无间言。如是十载，言动率礼循。奈何命不犹，所天
 遽陨身。既之嗣可立，先业嗣久湮。不死更何俟，一恸愁云昏。惟时有
 老姑，劝慰言谆谆。汝今舍我去，孝道尚足论。兄公生别子，亦可延本

[1] 原稿“叶”为小号字，占半格。

根。妇拜瞿然起，苟活敢不遵。从兹日蓬面，泪洗夕复昕。咸丰庚申岁，三吴煽寇氛。城阙胥不守，到处玉石焚。妇因语伯姒，避乱难挈群。其速委北去，掩迹居乡村。妾自守门户，或不罗灾屯。可怜俄顷间，杂沓人胥奔。杀气蔽衢巷，满目旌旗翻。冉冉起盥沐，衣袂重密纫。要当从容死，死固心所欣。于何担大义，七尺香罗巾。明月照屋梁，挽髻两臂伸。足云谓全归，夫名藉彰闻。六月十一日，含笑升仙云。繁余好闻幽，忍不书其真。守节年格例，殉难邀绰纶。作诗载家乘，庶以慰贞魂。庄人宝《庄烈妇·调寄金缕曲》：痛鼓离鸾曲。廿馀年、心如止水，身如槁木。厮守寒灯形吊影，风雨夜窗人独。惊炮火、遥天光烛。到处狞鼯吹堕漏，注银花、莫洗名花辱。生死际，计宜熟。○缟衣一袭生前服。看临时、从容激烈，矜严妆束。再拜夫灵辞妯娌，更复散归婢仆。也不必、珍珠泪掬。三尺杀绳堪托命，向雕梁、举首如飞鸽。含笑逝，瞑双目。

孙氏，张攀华妻。咸丰十年六月，因夫被掳，自缢死难。

庄庆椿《间气集·张烈妇》：妇人不下堂，下堂羞杀我。命不犹兮遭兵火，身不死兮谁其可。一解。彼苍者天，乃不见怜夫掳于贼，何时当还。悲风簌簌，泪下潸然。二解。烈妇黯自嗟，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愿我有家。天既不终我好兮，为独活草，何如断肠花。三解。镜破不复圆，此意真决绝。三尺香罗巾，不挽相思结。以系我大节，维庚申六月。四解。烈哉，此妇生何乡，闻居南浔氏未详。夫名攀华震泽张，书之形管炜有光。五解。庄人宝《张烈妇·调寄金缕曲》：长日炎风候。听客话、贞心烈性，粟肤生陡。居处浔溪孙氏女，嫁作张家少妇。才半载、团团佳耦。烽火朝来红照眼，启重阍、珍重携郎袖。君且去，妾无负。○身回谈笑浑如旧。遽登楼、箱开黄竹，严妆都就。验取鸳鸯罗带上，尚有并头花绣。全仗汝、传依不朽。一缕芳魂形缥缈，逐儿夫、憔悴蒙尘走。泉路杳，镇相守。

吴氏，方昱妻。咸丰□年□月□日，自缢死难。

庄庆椿《间气集·方烈妇》：烈妇吴氏父大川，生长震泽居市廛。嫁夫方昱，昱早卒，祭有告哀，纬无恤。镜中之花空尔繁，不如携手归九原。夫未有子，妾敢死，兄公之子妾为子。一朝祸变来长毛，城乡殆尽，麤口糟。烈妇是时归省母，兄嫂胥逃劝妇走。倚间欲出心憧憧，贼来不来宁便逢。踌躇炮火光四射，欲避无所匿床下。贼入胠箧遑潜形，幸未见妾夫有灵。忍饥三日妾不怨，只无逢贼死固愿。腰间罗巾七尺长，凛然四顾飞雪霜。蹲身低处力难展，得何死法方为美。牙断一奋双臂伸，挽结缢死床沿棱。求仁得仁计非左，床间端坐无偏颇。方今士夫河上多逍遥，咄哉正气独钟彼髡髦。庄人宝《方烈妇·调寄金缕曲》：巷战无人也。贼来时、刀光血浴，杀人盈野。市上炊烟看尽断，莫问东邻西舍。剩有个、婵娟新寡。不恨生逢离乱世，恨吾身、不早红尘谢。事急矣，匿形且。○蹲身伏处雕床下。忍饥肠、雷鸣千转，靡朝汔夜。何计全归清白体，幸带一条罗帕。浑不必、梁间高挂。两臂齐撑垂白练，竟翻然、乘鹤凌虚驾。贞且烈，更谁亚。

沈氏，庄以临妻。咸丰十一年十月六日，投水死难。

谭氏，龚需妻。咸丰十一年十月六日，投水死难。

庄庆椿《间气集·庄烈妇附龚烈妇》：醴泉无源生，逢麻不扶直。烈妇出农家，诗礼类非识。庸知天玉成，际厄适崇德。咸丰十一年，月初六日。寇乱焚乡村，鸡犬胥奔佚。棹出牛娘湖，炮火声逾亟。维时舅与姑，舍田匿田洫。顾谓妇同逃，稍迟将逢贼。讵妇意不然，一死矢靡忒。峨峨新路桥，滔滔水荡潏。投身赴清冷，植然不仆踣。八日往收敛，体肤郁芒色。瘦沿冰芙蓉，枯除挺蕙质。物化相催并，行年仅廿七。父名沈万升，作嫔入庄室。以临为夫婿，我族事从悉。同时有龚生，妻谭死亦烈。趋正无殊途，星辉侔玉洁。立志视所遭，当仁贵圭荜。繄余亦避

乱，舟几为贼得。天事获生全，顾后愈惊悚。雌风剪疏灯，画坐苔直笔。没世疾无称，及兹世未没。寒蛩吊夕扉，啾啾泣欲泣。庄人宝《沈龚二烈妇·调寄金缕曲》：世俗随波靡。问何人、惊湍浅漫，能为砥柱。棹出牛娘湖畔路，几辈闻风兴起。请共照、水光清此。有妇临深孕葬玉，挽狂澜、不许东流驶。堪镇作，一峰峙。○舅姑雪涕忌前事，数芳年、二十有七，厌拖罗绮。况有同时龚烈妇，玉色瑶情无二。凭阑行，须言男子。坐拥貔貅专阃寄，漫逍遙、河上为佳计。视此妇，愴然死。

徐氏，吴子谦妻。咸丰十一年十月六日，投水死难。

龚树纬《潜庐劫馀吟》：兜掠湖滨地，疮痍遍四郊。风波连日恶，骨肉几家抛。吴君子谦，族叔齋堂内眷，均赴水死难。舟乱葬旛纷，人危燕巢集。河鱼忧父疾，妇结蠶河茅。

戴氏，龚淳妻。夫亡，年二十五岁。抚养二女成人，守节四十年，卒。

叶氏，文生龚兆魁妻。夫亡，年二十二岁。足不出大门。夫弟幼失恃，躬自教养，至成人入庠。守节三十三年，卒。

方氏，文生龚兆第妻。夫亡，年二十五岁。抚养兼祧子一，至成人。守节三十二年，卒。以上三氏，詳載龚氏家譜。

程七姑，竹耘第七女。光緒十六年，因父病笃，割股请天罔效，仰药身殉。

周善登《星辉樓詩鈔·程孝女行》：程家有女天性真，侍字閨中廿四春。奉侍高堂撤环瑱，北宮嬰兒是其伦。无何一旦乃父病，病劇誰將湯續命。千回萬轉計無之，默祷深闇輸誠敬。割股授藥思回天，天不能回血泪迸。靈椿失荫驚仓卒，身著麻衣面被发。哀哀掩地哭失聲，杜鹃啼破瑤台月。芙蓉膏和血淚吞，從容身殉香銷骨。折草衰吟護北堂，難有

姊妹弟兄行。此身直似赘疣耳，泉台侍父理无妨。吁嗟乎，阿爷夕以死，女儿朝以亡。孝情如此挚，足增吾邑志乘光。巾帼尚以孝不朽，我辈须眉颜何厚。提萦上书赎父刑，木兰从军替父走。生救死响两心同，揆诸事实尚否否。曹娥当年泪一腔，觅父死骸自投江。今兹孝女亦千古，谁谓古今事无双。呜乎，我为孝女歌，孝女有知意如何。纪实聊备繙軒采，穿碑勒铭久不磨。寄语当途冠峨峨，金石刻画母蹉跎。

流寓【批注：以有节操、著作者为尚。】

范蠡 张志和 陆龟蒙 方滋 章宪 周宪 钱棟 潘尔
彪 闵声 孙僕 王济 史丹生

周

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户人，事越王勾践。与勾践深谋二十馀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秦晋。勾践以霸，而蠡称上将军。还反国，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为书辞勾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勾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妻子受戮。”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乘扁舟入五湖，莫知其所适。于是，勾践乃环会稽三百里，以为蠡奉邑。本《史记》，参《吴越春秋》。

唐

张志和，字子同，婺州金华人。始名龟龄，母梦枫

生腹上而产。年十六，擢明经，待诏翰林，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因赐今名。后坐事贬南浦尉，会赦还，以亲既丧不复仕。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著《玄真子》，亦以自号。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也。上尝赐奴婢各一，志和配为夫妇，号渔童、樵青。颜真卿为湖州刺史，志和来谒。真卿以舟敝漏，请馆之。志和曰：“愿为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其辨捷类如此。善图山水，酒酣或击鼓吹笛，舐笔辄成。尝撰渔歌，宪宗图真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称志和隐而有名，显而无事。不穷不达，严光之比云。本《新唐书》。

陆龟蒙，字鲁望，故相元方七世孙，侍御史宾虞子也。少高放，通《六经》大义，尤明《春秋》。举进士一，不中。【眉批：宋叶茵，字景文，隐居高尚，名其堂曰“顺适”。慕龟蒙之为人，尝以龟蒙诗文繁富，其成编者只《笠泽丛书》、《松陵集》，余多散佚，因汇萃遗诗，合二书所载，编十二卷，名《甫里集》。见《同里志》。】往从湖州刺史张搏游。搏历苏、湖二郡，辟以自佐。尝至饶州，三日无所诣。刺史蔡京率官属就见之，龟蒙不乐，拂衣去。居松江甫里，以文章自怡。虽幽忧疾病中，落然无旬日生计，未尝暂辍。少攻歌诗，遇事变化，不一其体裁，始则皎皎波涛，穿穴险固，卒造平淡而后已。好读书，朱黄不去手。有田数百亩，屋三十楹。田汙下，雨潦则与江通，故常苦饥身，畚锸芟刺无休时。【眉批：“芟”同薅，除草也。《诗·周颂》：“以薅荼蓼。”】或讥之，答曰：“尧舜霉瘠，大禹胼胝，彼非圣人邪？吾一布衣，何敢自

逸？”嗜卉，【眉批：卉，茶叶之老者。】买园顾渚山下，岁入租茶，自为品第。张又新尝为水说七等，其二惠山泉，三虎丘泉，六吴淞江。人助其好者，虽百里为致之。初病酒，再期乃已。其后客至，洁壶觞，不复饮。不喜与流俗交，虽造门不得见。不置车马，时乘小舟，设蓬席，赍一束书，茶灶、笔床、钓具，往来江湖，时谓江湖散人，或号天随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渔父、江上丈人。晚营别业于震泽居焉。初以高士召，不至。李尉【眉批：《县志》作李蔚。】卢携素与善。及当国，召拜左拾遗。诏方下而卒，葬甫里。光化中，韦庄表龟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赠右补阙。本《新唐书》，参《甫里先生传》。

宋

方滋，字务德，桐庐人。少寓应天寺。建炎中，历浙西提举司干官。绍兴初，知嘉兴府，急吏宽民，百废具举。乾道九年五月，以敷文阁直学士左大中大夫知平江府。七月，除敷文阁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本《县志》、《吴郡志》，参《嘉兴府（伊）志》。

章宪，字叔度，其先浦城人。自宪父甫，始徙吴之黄村，遂为吴人。宪乐道好德，操履高洁。与弟憲俱受学王蘋，游于朱震、吕本中诸公间。宪尤邃于《春秋》。宣和中，责监汉阳军酒税，没于兵。有《复轩集》十卷，曾几序。本《王著作集》。

周宪，信州人。初从吕本中游，后受学于王蘋。本

中与蘋书曰：“周宪秀才朴茂可喜，有志斯道，当自蒙与进。”晚乃追录师训若干条，曰《震泽记善录》。本《王著作集》。

明

钱棟，字仲馭，嘉善人。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職方司主事。轉郎中，察軍政，剔夙弊。中涓欲有所撓，糾之不少枉，時稱為健決郎。遷廣東僉事，請終養歸。甲申，都城陷，棟方臥病。聞變，乃糾兵勤王，慷慨誓師，聞者泣下。未几，南都亡。棟聚衆芦衢，與松江陳子龍、徐孚遠為聲援。兵潰，將之新安，至震澤鎮遇大兵，死之。本《嘉兴府志》，參錢秉鑑《田間集》。

潘爾彪，字京慧，南王港人。少好經史，家無藏書，從所知假讀，手抄目治無虛刻。嘗肄業僧舍中，一日饋角黍至，啖之，口吻盡黑，蓋時方构文，誤以為硯墨為糖，而不之覺也。其精專如此。崇禎丙子，與孫兆奎同舉于鄉。兆奎起自長白蕩，爾彪常在軍中。以事出閏至震澤鎮，卧病王錫闡家。及聞兆奎被執，從床上跃起，若將赴斗者。門閉不得出，乃繞室疾走。至夜半，手击案而絕，時年四十有一。本《京慧遺事》。

闵声，字毅夫，乌程人。卓荦不群，为文芒彩透出纸外。不屑嵬琐之学。娄东张溥合四方士为复社，部分名辈，总览时才，而声持湖州之管钥。尝往来震泽间，故其为沈应瑞寿序，有“社事初兴，名贤毕集。予于

时随介翁后尘”云。鼎革之际，群盜满山，多人求所以纾难者。盜闻之曰：“昔黄巾不犯孙期里陌，吾独不然乎？”遂解而去。本黄宗羲撰墓志。

国朝

孙瑛，字商声，吴溇人，为张隽高弟。诗古文，简洁有法度。性孤冷，不喜谐俗。隽遭变后，谓“斯文既丧，世无可交者”。尝馆于震泽镇，惟与王锡阐、张履祥驰书往来。后卒于苏州承天寺。本《輟錄》，參《楊因集》。

王济，字日鱗。【眉批：按：济，本庄姓长子。史載襄公，济遣戍沈阳。震泽沈鍊至戌所，設奇运策救之归。見《南浔志》翁广平书湖州庄氏史跋。沈鍊見《長志》“節義傳”。】本姓庄，陸溪人。年十三為諸生，聘王錫闡女弟錫蕙，未婚，以家禍戍沈阳。及歸，隱洞庭翠峰寺。後贊錫闡家，遂從其姓。旋徙烂溪，潛心正學，于身心性命頗有所得。卒年五十二。著《半硯齋詩集》、《文集》。錫蕙，字樹百。性淑敏，得兄錫闡指授，通歷算、勾股法。庄氏禍作，屢求死。母吳護之，得免。後歸于濟，有《唱隨集》五卷。本庄氏譜。

殳丹生，字山夫。【眉批：亦見《周庄志》“流寓”門，亦見《盛湖志》。】原名京，字彤寶，號貫齋，嘉善諸生。國初，改今名，避居震澤鎮之西村。草堂蕭條，烟火時絕，怡如也。後又居盛澤。著作甚富，有《貫齋遺集》三十卷。妻陸，名觀蓮，字少君。子訥，女默，并擅風雅。家庭之內更唱迭和，以詩自娛，人方之午夢堂云。後卒于寒山寺。

两广总督吴兴祚捐金，葬之支硎山麓。本周廷谓《吴江诗粹》。【眉批：殳讷，字安世，入《同里志》“文学”门。殳默，字季斋，小字墨姑，见《舜湖志》，列“才女”门。养子璞，字次山，本汤豹处家僮。识字学吟，后入萍水吟社。汤豹处，见《盛湖志》“艺能”门。《同里志》“名媛”门：陆观莲，号两鬟道人，著有《蒋湖寓园草》。又，墨姑七岁通《孝经》，九岁能诗。母卒愿随，甫三日亦卒。康熙丁未六月也。】

纪磊，字位三，号石斋，湖郡增广生。工诗，然以吟风弄月非儒者分内事，思治一经以自见，因矢志读《易》三十馀年，著书数种，与汉唐宋诸家说不相沿袭。道光十八年，馆于里中藕河周氏，与里人沈眉寿编辑《震泽镇志》十四卷。参《南浔志》。

任预，字立凡，浙萧山人，渭长子。工书画，人物花卉山水，无一不臻其妙。光绪朝来震，客邑庙西书房。

陆恢，字廉夫。工书诗画，绘山水师法烟客。光绪朝来震，与程秋舫孝廉次郎咏萍善，客其家。

任衡，自号淑芳女史，浙萧山人。工诗。父炳奎，咸丰九年任震泽司巡检，随侍至任。遭庚申乱，父持印至沪，寄女史于龚氏蠡宅家祠读书，与龚树经、树纬昆季相唱和。参龚树纬《潜庐劫余吟》。

释道【批注：释以能参三乘禅者为尚，道以能悟顿渐法为尚。工诗画及其他艺术者次之。】

明本 觉净 真常 大德 智潮 超一 智津 超伟 沈守元

明本，号中峰，钱塘人，姓孙氏。年十五，决志出家。阅《传灯录》有疑，谒高峰于天目，昼夜参悟，胁不沾席者十年。后于言下动契，高峰书真贊付之。已而泛舟江淮之间，所寓庵皆曰“幻住”。尝爱浮玉清净，驻锡十五年。持戒律甚严，缁徒云集。受“普应国师”号。有《中峰广录》三十卷行于世。本释祖頫《行录》，参杜伟《浮玉庵记》。【眉批：阅明董毅《续藏志录》，载僧明本，号中峰，钱塘人。妙聰悟博覽，為文援筆立就，四方士夫從游者甚衆。元仁宗賜號廣惠律師，文宗賜溢智覺。元統中，詔以其所著《廣錄》入梓，命學士楊萬斯序之。嘗住持本鎮祐福禪庵，即今海門寺是也。】

明

觉净，号月江，双杨村沈氏子，十五岁出家张墩古拙座下。永乐壬寅，入钱塘古道山，谒东明寺昂一，语契合，列为弟子。【眉批：昂，丑减切。】宣德己酉，披缁受具足戒。久，乃入天目山，居活埋庵三年、太子庵六年，醸酢【旁注：“醸”，俗咸字。“酢”，酸也。眉批：醸酢，俗作酬酢。《仪礼·特牲馈食》：“祝酌受尸，尸酢主人。”】不沾，枕簾不御，日惟一粥，岁惟一衲，屏绝世缘，游息无定。天顺中，至莒城小鸿里，遂驻锡水心院，历二十馀年。道行精峻，请法者云集。成化己亥正月，传衣钵于门人道林，唱偈而逝。

真常，姓葛氏，儒林里人。出家张墩，结茅庵竹下，因自号筠庵禅隐。持行严密，洗心以观佛蕴者二十年，卒振禅宗。大德，号湛圆，受法于真常，有纯戒，以诗

名。本杜伟记。

国朝

智潮，字香水，蠡泽村杨氏子。年十七，薙发永乐寺。往侍抱朴莲于浮玉庵，继随住高峰净名院，猛力参究。一夕五更昏黑，篱边闻虎声，豁然超透。明晨呈偈，遂得印契。抱朴为罄山第四子，传智潮一人，而智潮老不传人。平生瓢笠无定踪，一继席净名，晚归永乐，不与世接。大觉过柳塘，欲得净名画像，遣使相问，竟不一往，其孤冷如此。少能诗，兼工画，著有《归来堂诗稿》行于世。

超一，字参鲁，震泽镇庄氏子。性诚笃。幼以难故，出家姚田庵。稍长，侍子山如于金泽颐浩寺，精修累年。其践履真纯，见地稳密，为门下得法第一人。康熙庚午，子山住尧峰，命摄颐浩院事，继即主席。门庭严峻，学子非真参实究者不得入。故当白拂【眉批：白拂，待查。惟佛家有白法、白业。】如麻，炽树党徒之日，甘心绝世，不付授一人。年七十，示期趺坐而化。

智津，号元芳，住圆明庵，为娄东王掞所重。初不知书，后忽大悟，凡内典无不通晓。年八十馀，犹为人讲说经义，亹亹不少倦。著有《楞严经疏》、《金刚经点缀》。超伟，字天谷，住慈云寺。工诗，时与诸名士相唱酬，清词妙谛，不减皎然云。【眉批：皎然，唐释。】本庄观《研斋集》。

达曾，字竺峰，清道光朝震泽人，南浔东藏寺僧。震邑

麻溪滨崇福永乐寺久废，募赀重建。仍返东藏，亦度势改营，成名蓝焉。性淡泊，能鼓琴，喜吟小诗。又能画梅，宗法煮石山农，疏峭历落，得法外意。其弟子悟诠，号柳桥。柳弟子澄渟，号墨缘，亦震泽人。一工书嗜古，一工画鱼并能诗。见《墨林今话》。师承有自，人都称道之。参《南浔志》。

宋

道士沈守元，自幼皈依明师，长为杭州洞真宫提点。尝过震泽镇，乐其风土，遂卜居焉。会赵清献抃出知杭州，乃为之请，敕建奉真道院，令守元住持。至今道院犹奉守元为开山祖云。本赵抃《奉真道院碑》。

国朝

道士施通璇，道光朝住持奉真道院。能画人物，并擅符咒术。绘有《天将》轴、藏里中金姓羽士家；《土神》轴，藏里中黄姓羽士家。后出门不知所终。

【眉批：闻《新溪诗集钞》，均系嘉道年间作。雨金官羽士施魁，字元初，号画痴。未识上载通璇，是名是号。按，通璇能画，或亦能诗。且云“后出门不知所终”，或离震而赴新溪耶，亦未可知。施魁《九日登最上一层楼》诗：杰阁试凭临，烟光迥绝尘。秋声起丛薄，雁影落横津。最好黄花节，相在古社人。亟觞应共兴，莫负此良辰。】

震泽镇志续稿 卷十一

里人 沈眉寿子綏 乌程纪 磊位三同辑 薛希髯续

书目

宋

唱道野集 王伯起。未见。【眉批：入“儒林”门。】

论语集解 王蘋。下同，佚。【眉批：同上。】

《自题〈论语〉后》：读书须求圣贤所以言，反复玩味，优游涵泳，期于默识心通，洞达无间，然后为学。若只训诂，解析文义，适足为玩物尔。崇宁三年甲申岁九月十八日题。

古今语说

按：《著作集》、《国史传》及蘋曾孙思文《申状》云：集古今语说，取其与所见合者为一书，是《语说》，即《集解》之初稿。然或以其兼采异同之说，《集解》成，而此稿仍存于世，故《中吴纪闻》并列其目，《县志》因之。今亦未敢遽删，而附识传、状说于此。

王著作集（八卷）存，四库馆著录。道光三年，沈眉寿重编刊。【眉批：入“儒林”门。】

《四库全书提要》：蘋字信伯，福清人。《福建通志》称，绍兴初，平江守孙佑以德行荐于朝，召对，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累官左朝奉郎。陈振孙《书录解题》，则作以赵忠简荐，赐进士出身，官至著作佐郎。

秦桧恶之，会其族子坐法牵连，文致夺官，与《通志》所记不同。然此集以著作作为名，则陈氏所言是矣。陈氏著录作四卷。宝祐中，其曾孙思文刊于吴学，卢钺为序。此本为明弘治中，蘋十一世孙观所编。一卷，为传道支派图；二卷，为札子、杂文十馀篇；三卷以下为像赞、题跋及门人私志语录之类。较陈氏所记，卷数遽增一倍，然遗文不过一卷，馀皆附录，实则亡佚四分之三。盖据拾残剩而成，已非旧本。以其学出伊洛，而能不附秦桧，立身无愧于师门，故录而存之，不以残阙废焉。

宋·卢钺《著作王先生文集序》：钺少始知学，景行前修。闻邻邑福清有郑介公侯，以忤王安石被谪，仕竟不显，有文集二册行于世。吾乡言节义者，首称焉。钺兹焉客吴，始得著作王先生文集而读之，乃知其先亦为福清人，厥考始徙居吴中。先生从学程门，以王安石尚经义而废《春秋》，守所学不就科举。晚遭四七之际，卒以道鸣。【眉批：四七，忌犯靖康之祸年月日也。】而吾乡粹学之传，又有人焉。谨按《国史》：绍兴四年，伪齐挟虏入寇。冬十月，诏亲征，上幸平江。是时，守臣孙佑疏先生学行以闻，有旨引见上殿，初赐右迪功郎。未几，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盖尝抚卷三叹曰“明哉”。高宗之为君也，其知急先务也，能尊尚正学也。良哉，赵公鼎之为相也，其知以道事君也，不蔽贤也。儒钱、孙佑之为牧守也，其知风化之本也，能举善也。夫惟上有传道统之君，下有宅道揆之臣，外而郡国，皆能以道学相尚，兹非人文之一泰兴。故自王先生之既举也，越明年六月，召尹焞。又越二年三月，召胡安国。凡程门同学之士，以次显擢。呜呼，亦盛矣。然尝疑之，绍兴距今未远也，洛学源流，世之学者皆能历历指数，而王著作之姓名字，则落落不挂齿喉间，岂其言论风旨不甚接于人耳目故邪？今观著作出处本末则有信史，患言嘉猷则有奏篇，师友渊源、性理奥义则有语录，非不足征也。而付之湮晦，

岂非为人后裔者之责，抑亦居于是邦者之羞也？福清邑庠旧有先生文集，而吴独无有，非一大欠缺与？囊王公遂守此邦，始祠先生于学。访其后曰思文者，俾奉尝岁时。思文将以福清墨本刊于吴学，属钺序之。钺惟发辉旧德，世自有人。第念生长永阳，距福清才一舍，且尝习《春秋》，今复寓吴，慕蔺最为亲切，不可无一语以答闻孙之辱。若夫先生之心，惟求自得于己，不希名于世。文岂足以论先生哉？且其独抱遗经，毅不舍所学以从彼，退然肥遁，若将终身。假设不际熙朝，则韫玉藏珠，阒其光而不耀。平生未尝著书，若非章宪、杨邦弼之徒追纂微言，则理学精密，来者亦何从而窥之哉？盖尝观其答门人“颜子乐道之问”，有曰“若有心乐道，便有倚著。功名富贵固无足乐，道德性命亦无可乐”。吁，此孔门曾点辈人物也。文岂足以论先生哉？要之，欲求先生之心，不得于言，则奚自吴门文献之邦，使家有其书，士宗其学，庶乎师道立而善人多矣。

明·祝允明《王著作文集序》：吴郡王氏祖、唐水部府君繁，至观为十九世。实惟闻孙力振先泽，间取典籍之存者，汇整刻之，于是著作之集亦复行世。著作者，水部之九世孙，观之十一世祖也。其集自宝祐中，其曾孙进士思文取福清邑庠墨本，刊于吴学，迄今传者甚鲜。观因其旧，复取像赞之属附之，第为八卷，授允明特序其成。而宝祐之序、跋，所以论先生之道与文者，既详矣。今观集中所载，不过状札数篇，馀文五首，与周、宋二弟子所录语耳。盖程门之教不尚词章，固如此，然岂惟是哉？尝窃求诸孔氏之书，如《论语》中齐鲁诸君之问答，即后世之状札也；门人所述微言绪论，即后世之语录也，则圣人之文亦若是焉耳。《论语》不朽于两间，是集虽其言有远近，学者能不保守付界期于不朽也哉。先生尚有《论语解》刻成，当有序其旨者，庶几见先生之全焉。

国朝·张隽《重定著作集原跋》：右宋著作王先生集。旧福清刊本四卷，《震泽纪善录》

一卷，戴春刊《论语集解》一卷。弘治中，先生之十一世孙观手辑，附志传、象赞之属，合《纪善录》为八卷，而《集解》则未之见也。第编摩失次，又不著震泽里祠兴废，故别定仍以支派、诰敕置卷首。其《文集》二卷、《语录》一卷、《订易传》一卷、《附录》四卷，稍有增辑。卷末特附艾轩书序二则，以见先生所传之远大。其兴复三贤之本末，诸过其地而形之叹咏者悉入焉，又以见先生风教之入人深也。张履《重定宋著作王先生集序》：宋著作王信伯先生，闽产也，而学于洛。龟山杨文靖谓师门后来成就无逾吾信伯者，则先生之学具有本末。平生不尚著书，故遗言无多。然自明者观之，可以知其蕴矣。顾尝反复其集，于其门人所纪录，不能无疑；及观朱子答吕东莱、林德久二书，已议其失，而记疑二十条，攻辨杂学。朱子虽为隐其姓氏，按其文，正驳周氏宪所录。徐宋氏宜之录数条，朱子不之辨，倘或所未见与其纰缪处，殆与周氏等，窃以语录之编，伊川所戒，盖恐不得其心，则传之失真。况周氏于先生从学止二年，所得谅浅。又垂三十年，始追录旧闻，岂尽先生本旨？而朱子亦曰：“以一噎废食”，又似过当。至《伊洛渊源录》，于先生更无贬词，则舍疑取信，诚在善学而已。友人沈君子绥有志斯学，得是集，将梓而广之。余既相与商订，稍加增芟，又以记录之失，上为师门累，实下贻来学误也。因参胡子《知言》，卷首列疑义例，及陆清献欲于吕氏《呻吟语》后附所疑数则之意。遂取朱子记疑附《语录》后，庶读者有以折其中焉。至先生以侨居兹土，岿然为先哲首，德行冲粹，可法可师。七百年来，接武寥寥。念斯道之将坠，幸遗绪之犹存。此又吾党之士所当慨焉以起也夫。○按：朱子《答罗参议》云：《纪善录》细看似冯公所见未透，记得无精采。是此录又有冯氏。今本无，不知佚于何时。履附识。沈眉寿《重定宋著作王先生集跋》：《宋著作王先生集》四卷，并附录，凡八卷，见《四库书目》。此更有

首末二卷，乃湖滨张西庐隽手定本。窃惟吾里为先贤遗迹，苟文献不彰，有杞宋无征之叹。是非生斯土者之惧与？因不揣固陋，与张君子践、从兄成甫复加厘定，授诸梓。卷首“传道支派”与《伊洛渊源录》互异，未能详考。今仅存先生门人为“弟子录”，附卷六末。【眉批：《弟子录》，《春秋录拾遗十一条》，《纪善录》。】卷三“易传”之后，从《程氏外书》，增“春秋录拾遗”十一条。其卷四“纪善录”，朱子疑之，王阳明亦谓支词蔓说，可不传。拟从《外书》所采，存其可信者，继以前哲遗言，未敢辄芟。因即取朱子记疑附于后。阳明与黄勉之书亦附卷八《林艾轩书》后。至附录过正文，论者嫌之。如郡庠位次，及三贤祠题咏，类皆可削。又如语录、易传及像赞、诸序跋、祭挽诗文与沈时斋附传，皆编次失伦，遂更定如今本。或以是集既前人所手定，今更之为非宜。然前人编辑未审，后人更之，亦前人意也。至如卢氏所云：使家有其书，士宗其学，庶师道立而善人多。余盖于此又不能无厚望焉。

尚书讲义（五卷）陈长方。下同，佚。【眉批：入“儒林”门。】

春秋记（三十二篇）佚。

两汉论（十卷）未见。

辨道论（一卷）未见。以上书目，并从行状。

步里客谈（二卷）存，四库馆著录。道光十八年，金山钱熙祚刊入《守山阁丛书》。

《四库全书提要》：长方，字齐之，侯官人。绍兴戊午进士第，官江阴县学教授。初，长方父侁为洪州录事，卒于官。长方奉母居吴，依其外祖太仆寺卿林旦，家于步里，遂以名书。《宋史·艺文志》载陈唯室《步里客谈》一卷。唯室，即长方之别号。盖《宋史》荒谬，未考其名。按：明南雍本《宋史·艺文志》“史钞类”，有唯室先生《两汉论》一卷，注陈长方。又“小

见家”集，唯室先生《步里客谈》一卷。因前有注，故此不再注。似非荒谬，未知
（见家）集本 胡百能作长方《行状》，称所著有《步里谈录》二卷，亦即
是也。盖初名谈录，后乃改今名也。所记多嘉祐以来名臣言行，而于熙
宁、元丰之间邪正是非尤三致意。其论元祐党人不皆君子，足破假借标
榜之习。真引陈瓘与杨时书，讥欲裂白麻之非礼，亦深明大体，所见迥在
宋人之上。至于评论文章，颇多可采，如谓陈师道“李杜齐名吾岂敢，晚
风无将不鸣蝉”句，与黄庭坚“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句，皆
李杜甫《蝶恋花》，而陈为不类。又引王刚中语，谓“文字使人击节赏叹，
不如使人肃然起敬”。又谓“文章态度，如风云变灭，水波成文，直因势
而然”，以议苏轼拟盘谷序之非，皆为有见。至谓“月自有光，非受日
之光”一条，由不知推步之术；谓“肾无左右”一条，由不知诊候之方，置
之不论可矣。此书，宋《志》作一卷，与胡百能《状》不合，盖传写之误。
今散见《永乐大典》者，裒而辑之，尚得五十八条。谨以类排纂，从胡百
能所记，仍厘为二卷。

唯室集（四卷）附录（一卷）存，四库馆著录。

《四库全书提要》：长方有《步里客谈》，已著录。是集诗文散入《永
乐大典》各韵下。据胡百能《行状》，原本凡十四卷。又唐璵原序称，其
家所刊凡二百篇。今掇拾残阙，仅得文五十五首，诗三十九首，勒为四
卷。而以他人所作铭状、记、序，附录于后，以备稽考。虽较原书篇数只
及其半，而菁华具在，亦可以观其大凡矣。长方父侁，与游酢、杨时、邹
浩、陈瓘等游，故长方之学，以程氏为宗。《朱子语类》于同时学者多举
其字，惟于长方则称曰“唯室先生”，盖颇引以为重也。冯时可《两航杂
录》谓“宋儒论人，喜核而务深”，长方亦不免于是。然如谓刘先主灭刘
璋取蜀，为行不义，杀无辜，故不能有天下；谓张九龄与李林甫同辅政，

不能发其奸而去之，以致天宝之乱，虽核于事势，均未必尽然。要其理，则不为不正。至于绍兴六年应诏札子，谆谆以严师律，备长江讲漕运为急。又因朝廷罢赵鼎，任张浚，作《里医》一篇，以为国家起锢疾，必固元气，补当持重，攻当相机，盖意不主于和，亦不主于遽战。富平、淮西、符离三败，躁妄偾事。若豫睹之，固与迂阔者异矣。虽佚卷残篇仅存什一，要胜于虚谈高论，徒供覆瓿者也。

拙乡居士集（五十卷） 王谊。下同，并未见。【眉批：入“隐逸”门。】

春秋类书

野客丛书（三十卷）附野老记闻（一卷） 王楙。下同。存，四库馆著录。

《四库全书提要》：楙，字勉夫，长洲人。养母不仕，惟杜门著述，当时称为讲书君。是书皆考证典籍异同，前有庆元元年《自序》，又有嘉泰二年《自记》一条，称此书自庆元改元以来，凡三笔矣。继观他书，间有暗合，不免有所窜易云云。盖刻意自成一家之言，故书中颇讥洪迈《容斋随笔》不免蹈袭。然如“和峤千丈松”一条、“周顗阿奴火攻”一条，皆黄朝英《缃素杂记》之说。“灰钉”一条，自云后见《艺苑雌黄》亦引此辨，与余暗合，盖删除尚有未尽也。其间引据既繁，亦不免小有疏舛。如欧阳修《诗本义》谓“毛苌以前，无以驺虞为兽”者，楙引《六韬》以驳之；赵岐《孟子题词》谓“孟子无字”，楙引《孔丛子》以驳之；颜师古《汉书注》谓“玉树在甘泉”，而楙引《汉武故事》以驳之；傅奕《请正佛法表》谓“佛，汉明帝时入中国”，楙引刘向《列仙传序》以驳之；杜甫诗“笔架沾窗雨”句，本咏实景，而楙改“沾”为“占”，引《开元天宝遗事》以证之，不知是皆晚出伪书，不足为据也。庾信《哀江南赋》“晋郑靡依，鲁卫不睦”句，

本反用《左传》语，而称谓“非其本义”。黄庭坚诗注引乌孙公主琵琶事，本出傅玄《琵琶赋序》，其石崇《王明君词》，乃因乌孙公主之例，想其亦必如是。而称转据明君事，以驳乌孙公主事。秦观词“杜鹃声里斜阳暮”，称“暮”字不深似矣，复谓当作“斜阳曙”，以避英宗庙讳而改。夫斜阳岂可云曙耶？原注：按，此词原作“杜鹃声里斜阳树”，宣和中，歌者避英宗嫌名，改树为暮，见项安《世家说》。张祜《宁王之诗》，自属追咏，而林以为目击，又以与杜诗年代不符，则造为祐，身历十一朝，年一百二十岁之说，然则李商隐有《九成宫》诗，寿更永矣。他如茅盈见《史记·秦本纪注》，而称沿梁孙文姬碑，以为汉人，讥其以庙讳为名非；《柳冠子》者柳宗元，而称云薛愈作；《盘中》诗者苏伯玉妻，而称以为傅玄。原注：按，此盖据陈三父《王台新咏》误本，然王明《沧桑诗话》载《王台新咏》原本甚明，“买石焉云烧”句，本姚合《武功县》诗，而称以为王建；“余粮栖亩”，本《淮南子》语，而称以为始于王思；以“隼”作“准”始于吕忱《字林》，原注：按，《字林》已佚，此条见郭忠恕《佩觿》所引，而泛举唐碑，皆千虑一失，不必以为之诘。其咎则多考辨精核，位于《梦溪笔谈》、《缃素杂记》、《容斋随笔》之间，无愧色也。宋附《野老纪闻》一卷，乃林父所作。不著其名字，惟据称题词，知其为陈长方之弟子。所记多元祐诸人遗事。而称《孟子》“既入其塾”，尚沿《晁氏客语》之说，盖林曾祖伯虎及与黄庭坚游，庭坚《和王使君惠玉版笺》诗所谓“王侯须若缘坡竹”者是也。原注：按，此事见书中“董奴”条下。林父承家世馀闻，故所言如是耳。至林以其父之书，购己书之末，盖沿《山谷集》后附《伐檀集》例，于义均乖。然《伐檀集》为后人所附，非庭坚之意，故分析著录，以正其名。此书为林手自写，非可诿过于他人，故仍其旧，第以著其失，亦《春秋》褒贬各探其本志之义也。书本三十卷，见于《自序》，陈继儒秘笈所刻仅十二卷。

凡其精核之处多遭删削，今仍以原本著录，而继儒谬本则不复存目。附纠其失于此焉。《自序》：仆闲以管见随意而书，积数年间，卷帙俱满，旅寓高沙，始命笔吏，不暇诠次，总而录之为三十卷，目之曰《野客丛书》。井蛙拘墟，稽考不无疏卤，议论不无狂僭。君子谓其野客则然，不以为罪也。皇宋庆元改元三月戊申日，下稷长洲王楙书于不欺堂之西偏。○此书自庆元改元以来，凡三笔矣。继观他书，间有暗合，不免为之窜易，转乌为烏，吏笔舛讹，以俟订正。续有数卷见“别录”云。嘉泰二年十月初五日，楙再书于仪真郡斋之平易堂。附《野老纪闻序》：先人旧在唯室陈先生讲席，及见诸所从游，如和靖尹先生之流，有《野老纪闻》数篇，未暇诠次，姑录梗概于此。

巢睫稿（五十卷）未见。

云峤类要 王救。未见。【眉批：列“隐逸”门。】

遗世颂 沈义甫。下同，未见。【眉批：列“儒林”门。】

乐府指迷（一卷）存，四库馆著录。

《四库全书提要》：义甫字伯时，履贯未详。前有《自题》称，壬寅秋始识静翁于泽滨，癸卯识梦窗，【眉批：宋·吴文英，字君特，著有《梦窗》甲乙丙丁稿四卷。】暇日相与唱酬。按：壬寅、癸卯为淳祐二年、三年，则理宗时人也。元人跋陆辅之《词旨》，尝引此书，然篇页寥寥，不能成帙，故世无单行之本。此本附刻陈耀文《花草粹编》中，凡二十八条，其论词以周邦彦为宗，【眉批：宋·周邦彦，字美成，有《清真集》。】持论多为中理，惟谓两人名不可对使，如“庾信愁多，江淹恨极”之类，颇失之拘。又谓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说书须用“银钩”等字，说泪须用“玉箸”等字，说发须用“绿云”等字，说簟须用“湘竹”等字，不可直说破其意。欲避鄙俗，而不知转成涂饰。

亦非确论。至所谓“去声字最要紧，及平声字可用入声字替，上声字不可用入声字替”一条，则剖析微芒，最为精核。万树《词律》实祖其说。【眉批：万树《词律》】又谓古曲谱多有异同，至一腔有两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长短不等，盖被教师改换，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云云。【眉批：嘌，无节度也。程大昌《演繁露》曰：“今世歌曲皆古郑卫泛滥者，曰嘌唱。”《诗·桧风》：“匪车嘌兮。”】乃知宋词亦不尽协律，歌者不免增减。万树《词律》所谓“曲有衬字，词无衬字”之说，尚为未究其变也。《自序》：余自幼好吟诗，壬寅秋始识静翁于泽滨，癸卯识梦窗，暇日相与唱酬，率多填词，因讲论作词之法，然后知词之作难于诗。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缠令之体。【眉批：缠令之体。李后主工词，后人称南唐小令。】用字不可多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思此，则知所以为难。子侄辈往往求其法于余，姑以得之所闻，条列下方。观于此，则思过半矣。

时斋集 未见。

明

西斋集 沈瀛。未见。【眉批：入“文苑”门。】

质庵集 吴藻。未见。【眉批：入“隐逸”门。】

浮浮山人集 张源。下同，并未见。【眉批：入“宦绩”门。】

赋溪集

葵南先生集 王云。未见。【眉批：列“文苑传”。】

国朝·吴炎《王葵南先生麻湖遗草序》：尝闻唐孙可之有云“文章如面”，吾谓诗亦然。盖人之不同莫如面，而一身之生动系焉。视其面，富貴窮達、欣戚衰王种种，如其人。人各成面，不相为假。有如賤而貌貴，

穷而貌通，饰戚而欢，饰衰而王，虽甚似而神气不属焉。则人而土木偶也，苟非无目者，宁不知土木偶之非生人乎？明诗至正嘉间，前辈以为极盛。北地之风流未坠，济南之坛坫方开，家汉魏而人盛唐矣。吾以为，北地济南之于汉魏、盛唐也，直偶而已。方其高举阔步，俯视众流，声焰足以相标榜，气力足以相鼓动。一时能诗之家，莫不靡然折而从之。虽谓天下无真诗可也。天下无真诗，是天下无真面也。吾读王葵南先生之诗而异之。读其诗，如见其人，识其面焉。其于前不依北地，后不附济南，不规规拾汉魏、盛唐遗津，而会心得句，兴文成篇，即何减孟襄阳之淡荡、韦苏州之峻洁也。先生以诸生老，姓名既不显，世亦无知其能诗者。然则北地济南之时，其有真诗如先生者，倘亦不乏。而为两家前后折掩，今亦不能多见其诗，传其人，岂非恨事乎？先生之诗存者，凡千数百首。其玄孙中夫掇其二十分之一，欲授之梓人，家叔父东里先生为之序。既而中夫早没，遂不克。中夫之从子寅旭欲成其志，复俾余为序。余何知诗，然先生之诗，真诗也。请公之当世，与不为土木偶所欺者共赏之。

荼谷集 黄乔。未见。乔字迁乔，吴江县学生。天顺中，三贤祠废。乔为疏告沈嘉猷，乃重建于普济寺东偏。

林居文集 吴秀。存并刊。【眉批：列“宦绩”门。】

燕超集 庄宪臣。未见。【眉批：列“文苑传”。】

国朝·吴炎《昆明诗集序》：神熹之间，天下多故，一二书生。不能长虑却顾，而以人国侥幸。于是三尺竖子，莫不瞋目攘袂而诟书生，书生恶其然也，于是舍六经而宝七书，【眉批：兵家七书。】弃铅椠而挟弓矢，以为今而后可得一当，以雪我耻。然数十年间，曾不得一书生之效者，何也？非果无人也，用者未必能，而能者未必用也。操觚之家不乏英贤，而欲致身于寻常科目之外，为国家出死力，其道无由，不得已而仍以柔翰自

娱。忧悲窘穷，感愤无聊之态，胥于长吟短歌发之。此其人非必皆空言班班，赋诗退敌者也。震泽庄方壻、昆明二先生，神庙末年，并以文章行谊倡教南国，一时称曰二杰。尤笃经济，有请缨投笔之思。而方壻晚得一第，未达而没。昆明竟以诸生终其身去。今不过四十年，而邑中几不知有两庄先生者。呜呼，使两先生者早由他途进，宁不足自表见，而郁伊侘傺，终老牖下哉？然而两先生之为人，与其诗歌文章，自有不可泯没者，非一时里巷之人所能识也。方壻有集几百卷，昆明所著略与相亚。予从其孙子惠，先假其诗读之，多指斥边事，悲歌慷慨，不顾忌讳。令数十年后，黔南□□之故，了若指掌。其所由败军杀将，蹙国百里者，盖有人事，非独天弃我也。使昆明先生入佐枢府，外张戎幕，其所成就必有过人者。书生岂尽解覆国者乎？读先生之诗者，可以奋矣。

四书觉参符（二十卷）庄元臣。下同，并刊行。【眉批：入“文苑”门。】

明·张鼐《四书觉参符序》：觉参符者，吾年友庄方壻先生所著书也。觉，本觉也，参于古圣贤之书意而合符焉，故名。吾尝论世人读书，俱属后觉，非关本觉。后觉者，从耳闻、目见、心知、思索而得。去耳目心知，则无所倚藉引动而不灵，故往往局于章句之陋，毕世守其义理，而无变化。夫人心昭昭灵灵，流通六虚，坐照千古。本地自有妙明，不在圣贤口语。日用自有风光，不在书册文字。但觉支支节节而解，都从名句起义，画方格而易碍人。夫解自己者真，解别人者惑也。诵诗读书而知其人，论其世。夫人安从知，而世安从论哉？身处焉之谓世，我所自得之谓人，诗书但其借耳。我不觉，则诗书之语为不灵。或曰，然则孔孟之立教，皆陈言乎？曰，孔孟之书非陈言也。孔孟之血脉在我，不在书。有孔孟之觉，可以读孔孟之书矣。方壻之著书也，覃思九渊，旷览六合，涤除耳目

之陋，直标神明之微。盖胸中具有本觉，而以圣贤语参之。吾信其所得深，而断其言可以不朽。夫世人没溺义学，如睡不闻霆，昧目不见五色。有人焉，破其睡而豁其昧，其耳目开霁，宛然饥者之于食也，乞者之于珠也，自取焉而已矣。读方壶子之书，而人人自参其所为觉，且令后世多善读书者。方壶子立言之功，真不朽哉。

三才考略（十二卷）四库馆附存目录。【眉批：列“文苑传”。】

《四库全书提要》：元臣，字忠原，按：府县志及《松陵文献集》，元臣字忠甫，万历丁酉进士。此作忠原，下云隆庆戊辰进士，俱误。归安人，隆庆戊辰进士。

是书备科举答策之用，分十二门，皆摭《通典》、《通考》诸书为之。其目列“乐律”第九，书中乃第六；目列“漕河”第十二，书中乃第九；目列“学校”第八，书中乃第十一；目列“兵制”第十一，书中乃第十二。盖卷帙之先后，尚未检校矣。按：内疑脱“目列某某第六，书中乃第八”二句。

明·朱国桢《三才考略序》：庄子曰：通天地人，曰儒。儒于三者，浑涵为一，而又系三，曰才。何居？混沌非才不辟，今古非才不立。盖生天、生地、生人之作用也。而转以还之人，还之天地，其用无极，故精言之无声、无臭。立象画之先，略言之，则捐次胪列数言，可尽于掌上。何则？

茫茫隐隐，与一切亹亹之致，揭标可得，究极无涯，固非烦辞曲说之可发挥而得也。方壶庄先生一代轶才，间尝接对，穆然有儒者气象，叩之响应，测之源泉，著述甚富。《三才考略》一书尤为宏伟，盖大可当经纬弥纶、帝王之用，而绪余亦可备学士大夫条陈制策之梗概。譬之河然，星宿一觞，大小斟酌，无不饱满，固不必稽天浴日，极于尾闾而后为快也。一斑时露，士类归心，方相期名世事业，而珠沉玉毁，只令人读遗文，想见光采不可得，岂不痛哉？嗟乎，作者代兴，纵横泛滥，靡所不至，独于

此际暗湛自如，退缩弥甚。间有错趾，非偏即漏，托曰历首，曰圭测，曰吏牍，不能究意。其有称三才萃见者，多至一百卷，不可读。而性命道德之士，又或得其内遗其外，盖儒之难通如此。而先生卓然兼总百家，参而两之，志远才高，推以及人，人置一册，可以免于面墙矣。

叔苴子（七卷）

《自序》：叔苴者，盖取《豳风》“九月叔苴”之意也。叔者，拾也。苴者，麻子也。农人九月闲而无事，则采拾麻子，以为来年播种之具。非取用于今，而取用于后也。余于习艺之暇，尝屏书静坐，或抱枕偃卧，或散步闲行，默而致思天下之理与夫人情、事物之变化。究观其所以，往往能抉翳破障，由堂入室，遂援笔识之，不暇成文，取其适意而已。篇分内外者，事理之别也。言及道德性命者，属之理，属之内。言及治乱、兴衰者，属之事，属之外。忽然有得，随手附记，故语无次第，须其自来，不以力索，故言无烦帙。夫道犹海也，纳百川，泄尾闾，不知穷极。而操瓢挹之，止能盈瓢而已。取者有尽，而受者有极也。凡吾所论夫道，不过一瓢而已。虽然，一瓢之水，于海为细，于腹为饱。吾取其适腹，固无不可者。况自一瓢而挹之不已，此王屋、太山之神，所畏于北山愚公者也，又安可少哉？或曰，子所取道者，艺文也。而漫衍于是，得无误而岐之乎？曰，吾固言之矣。农者叔苴，非取用于今，而取用于后也。因名其编为“叔苴子”。

金石撰 未见。

时务策 未见。

文论十篇 存，未刊。

凤阁草 未见。

春秋麟旨 吴应辰。刊存。应辰，字璇卿，秀孙，乌程县学生。

明乐志（二卷） 次应瑞，下同，并未见。【冒批：入“吉人”门。】

介轩遗稿

鲈乡诗文集 次皇王，下同，并未见。【冒批：入“元亮”门。】

浔溪稿

震泽志 吴允夏，未见。【冒批：入“吉人”门。】

经义集说 吴铭训，下同，并未见。【冒批：同上。】

三史异同考

垂竿集

抱膝吟 庄汝培，存，附刊于嘉年《绿晓斋集》后。【冒批：入“文苑”门。】

巢雪草 庄世芳，存，未刊。世芳，字君声，元巨子，吴江县学生。

明·施謹先《巢雪草序》：今天下有志之士，混迹渔樵之中，有以守其性，保其令名。偶当兴之所及，则登高而吟，入林而啸，以愤懑不平之气，作悲歌慷慨之音。世之人无论知与不知，皆能想见其人，得其情之所至，望之而不可即。若我庄子巢雪是矣。庄子居震泽之阴，处桑麻之地，迹不入市，身能混俗。客有造门而访者，闻其嘒歌之声若出金石，相遇必饮，饮必尽醉。山川云雾之粹，日月精彩之华，皆胸中所固有，无俟毫芒点缀其间也。今年秋，余与陈子皇士快游缥缈、莫厘诸胜，凡灵秀怪异之故，变幻险测之事，已十得其八九。归棹方与庄子痛饮而谈，抚掌之际，庄子复出近稿若干卷示余。余展卷一读，不觉神动，如入林屋，如泛石公、经角村，如行消夏，如望明月，如登龙渚，如七十二峰森森在目，如三万六千顷浩瀚漫天。噫，观止矣。庄子其有得于胸中者乎？不然，何

笔墨之间有游龙出其上，流云行其巅，苍松怪石扼其要者乎？庄子其有得于胸中者矣。噫！观止矣。

国朝

晓庵新法（六卷）王锡阐。下同，存，四库馆著录。道光十八年，金山钱熙祚刊入《守山阁丛书》。【眉批：入“儒林”门。】

《四库全书提要》：锡阐，字寅旭，号諴不，又号晓庵，又号天同一生，吴江人。是书前一卷，述勾股割圆诸法，后五卷皆推步七政、交食陵犯之术。观其自序，盖成于明之末年，故以崇祯元年戊辰为历元，以南京应天府为里差之元。其分周天为三百八十四，更以分弧为逐限，以加减为从消。创立新名，虽颇涉臆撰，然其时徐光启等纂修新法，聚讼盈庭，锡阐独闭户著书，潜心测算，务求精符天象，不屑屑于门户之分。钮琇《觚闈》称其精究推步，兼通中西之学。遇天色晴霁，辄登屋卧鵠吻间，仰察星象，竟夕不寐，盖亦覃思测验之士。梅文鼎《勿庵历书记》按：梅文鼎《勿庵历算书记》内，论西法九家，其八曰王锡阐《晓庵新法》，即茲所引，脱一“算”字。曰：从来言交食，只有食甚分数，未及其边。惟王寅旭则以日月圆体，分为三百六十度，而论其食甚时，所亏之边，凡几何度。今为推演其法，颇为精确。又称，近代历学以吴江为最，识解在青州之上云云。原注：按，青州谓薛凤祚。凤祚，益都人，为青州属邑故也。其推挹锡阐甚至。迨康熙中，《御制数理精蕴》亦多采锡阐之说。盖其书虽疏密互见，而合者不可废也。书中于法有未备者，每称别见“补遗”，然此本止于六卷，实无所谓补遗者，意其有佚篇与。《自序》：炎帝，“八节”历之始也，而其书不传。黄帝、颛顼、虞、夏、殷、周、鲁七历，先儒谓其伪作。今七历具存，大指与汉历相似，而章蔀气朔，未睹其真。其为汉人所托无疑。太

初三统，法虽疏远，而创始之功不可泯也。刘洪、姜岌次第阐明，何祖专力表圭，益称精切。自此，南北历家率能好学深思，多所推论，皆非浅近可及。唐历大衍稍亲，然开元甲子，当食不食，一行乃为谀词以自解。何如因差以求合乎？至宋而历分两途，有儒家之历，有历家之历。儒者不知历数，而援虚理以立说。术士不知历理，而为定法以验天。天经地纬，躔离违合之原，概未有得也。国初，元统造大统历，因郭守敬遗法，增损不及百一。岂以守敬之术，果能度越前人乎？守敬治历，首重测日。余尝取其表景，反覆布算，前后抵牾，余所创改，多非密率。在当日，已有失食失推之咎，况乎遗籍散亡，法意无征。兼之年远数盈，违天渐远，安可因循不变邪？元氏艺不逮郭，在廷诸臣又不逮元，卒使昭代大典踵陋袭讹。虽有李德芳争之，然德芳不能推理，而株守陈言，无以相胜，诚可叹也。近代，端清世子、郑善夫、邢云鹭、魏文魁皆有论述要，亦不越守敬范围。至如陈壤摭拾九执之馀津，冷逢震墨守元会之畸见，又何足以言历乎？万历季年，西人利氏来归，颇工历算。崇祯初，命礼臣徐光启译其书，有《历指》为法原，《历表》为法数，书百馀卷，数年而成，遂盛行于世，言历者莫不奉为俎豆。吾谓西历善矣，然以为测候精详可也，以为深知法意未可也。循其理而求通可也，安其误而不辨未可也。姑举其概。二分者，春秋平气之中；二正者，日道南北之中也。大统以平气授人，时以盈缩定日躔法，非谬也。西人既用定气，则分正为一，因讥中历节气差至二日。夫中历岁差数强，盈缩过多，恶得无差。然二日之异，乃分正殊科，非不知日行之朓朒，而致误也。【眉批：朓，晦而月见西方，曰朓。土了切。朒，朔而月见东方，曰朒，女六切。】《历指》直以拂已而讥之。不知法意一也。诸家造历，必有积年日法，多寡任意，牵合由人。守敬去积年，而起自辛巳；屏日法而断以万分，识诚卓也。西历命日之时，以

二十四命时之分，以六十通计一日，为分一千四百四十，是复用日法矣。至于刻法，彼所无也。近始每时四分之，为一日之刻九十六。彼先求度，而后日，尚未觉其繁。施之中历则窒矣，反谓中历百刻不适于用，何也？且日食时差法之九十六，与日刻之九十六何与乎，而援以为据。不知法意二也。天体浑沦，初无度分可指。昔人因一日日躔，命为一度。日有疾徐，断以平行数本，顺天不可损益。西人去周天五度有奇，敛为三百六十，不过取便割圜，岂真天道固然。而党同伐异，必曰“日度为非”，讵知三百六十，尚非弦弧之捷径乎。不知法意三也。上古真闰恒于岁终，盖历术疏阔，计岁以真闰也。中古法日趋密，始计月以真闰。而闰于积终，故举中气以定月。而月无中气者，即为闰。大统专用平气真闰，必得其月。新法改用定气，致一月有两中气之时，一岁有两可闰之月。若辛丑，酉历者不亦盭乎？夫月无平中气者，乃为积馀之终，无定中气者，非其月也。不能虚衷深考，而以卤莽之习，侈支离之学，是以归馀之后，气尚在晦，季冬中气，已入仲冬，首春中气将归腊杪，不得已而退朔一日，以塞人望，亦见其技之穷矣。不知法意四也。天正日躔本起子半，后因岁差自丑及寅，若夫合神之说，乃星命家猥言，明理者所不道。西人自命历宗，何至反为所惑，而天正日躔定起丑初乎？况十二次舍命名，悉依星象。如随节气递迁，虽子午不妨易地，而玄枵、鸟味，亦无定位邪。
【眉批：玄枵，虚星。《左传》：“岁在星纪，而涒鄰于玄枵。”鸟味，即柳星、朱鸟之名。】不知法意五也。岁实消长，昉于统天，郭氏用之，而未知所以当用。元氏去之，而未知所以当去。西人知以日行高卑求之，而未知以二道远近求之，得其一而遗其一。当辨者一也。岁差不齐，必缘天运缓促。今欲归之偶差，岂前此诸家皆妄作乎？黄白异距，生交行之进退。黄赤异距，生岁差之屈伸，其理一也。《历指》已明于月，何蔽乎日。当

辨者二也。日躔盈缩，最高斡运，古今不同，揆之臆见，必有定数。不惟日躔，月星亦应同理。但行迟差微，非毕生岁月所可测度。西人每诩数千百年，传人不乏，何以亦无定论。当辨者三也。日月去人时分远近，视径因分大小，则远近大小宜为相似之比例。西法日则远近差多，而视径差少；月则远近差少，而视径差多。因数求理，难可相通。当辨者四也。日食变差，机在交分。西历名“交角”。日轨交分与月高交分不同。月高交于本道，与交于黄道者又不同。《历指》不详其理，《历表》不著其数。岂黄道一术，足穷日食之变乎？当辨者五也。中限左右，日月视差时，或一东一西，交广以南；日月视差时，或一南一北，此为视差异向，与视差同向者加减迥别。《历指》岂以非所常遇，故寘不讲邪？万一遇之，则学者何从立算？当辨者六也。日光射物必有虚景。虚景者，光径与实径之所生也。暗虚恒缩，理不出此。西人不知日有光径，仅以实径求暗虚。及至步推不符天验，复酌损益分，以希偶合。当辨者七也。月食定望，惟食甚为然，亏复四限，距望有差。日食稍离中限即食甚，已非定朔。至于亏复，相去尤远。西历乃言交食必在朔望，不用朓朒，次差过矣。西历名“次杓加减”。当辨者八也。岁填荧惑，以本天为全数，日行视为岁轮。太白辰星，以日行视为全数，本天为岁轮。《历指》又名“伏见轮”。故测其迟速留退，而知其去地远近。考于《历指》，数不尽合。当辨者九也。荧惑用日行高卑变岁轮大小，理未悖也。用自行高卑，变岁轮大小，则悖矣。太白交周不过二百馀日，星辰交周不过八十馀日，《历指》皆与岁周相近。法虽巧，非也。当辨者十也。《语》云，“步历甚难，辨历甚易”，盖言象纬森罗，得失无所遁也。据彼所述，亦未尝自信无差，五星经度或失二十馀分，西法一十二分。躔离表验或失数分，交食值此当失以刻计，陵犯值此当失以日计矣。故立法不久，违错颇多。余于《历说》已辨一二，乃癸

卯七月望食，当既不既，与夫失食失推者何异乎？且译书之初本，言取西历之材质，归大统之型范，不谓尽堕成宪而专用西法，如今日者也。余故兼采中西，去其疵穪，参以己意，著《历法》六篇，会通若干事，考正若干事，表明若干事，增葺若干事，立法若干事。旧法虽舛，而未可遽废者。两存之理虽可知，而非上下千年不得其数者，阙之。虽得其数，而远引古测，未经目信者，别见“补遗”。而正文仍袭其故，为目百几十有几，为文万有千言，非敢妄云窥其堂奥，庶几初学之津梁也。或曰，子云称洛下为圣人，识者非之。嗣是名历代兴，业愈精而差愈见，徒供人之弹射，子今法成而弹射者至矣。曰：培冈阜者易为高，浚溪谷者易为深。夫历二千年来，差愈见而法愈密，非后人智胜于古也，增修易善耳。或者以吾法为标的，则吾学明矣，庸何伤？钱熙祚《晓庵新法跋》：戊戌夏，刊《晓庵新法》成，而叹人之心思无有穷尽。虽以西人积候之多，用算之巧，而王氏探赜索隐，有发其覆而补所未及者。如时刻，由赤道而分，而太阳自行黄道，与赤道斜交。西法以赤道度变时，不论冬夏盈缩。王氏求昼夜刻及昏明距中刻分，并以本日太阳、赤道实行度，加一周天，为赤道日周。胜西法一也。朔望时，太阴在均轮周，则无次均。然不过晷刻之间而已，距朔望渐远，则离均轮亦渐远。西法于交食亏复各限太阴，只用初均，于理未尽。王氏兼用次均，胜西法二也。西法论五星伏见迟速之故，一由星体大小，一由黄道斜正，一由纬度南北，宜若无馀蕴矣。王氏更发不尽之藏，谓星在本天有高卑，则距地有远近。距地远者后见而先伏，距地近者后伏而先见。胜西法三也。他如定朔弦望，用前后泛时两均数之，较为比例。西法之用两子正实行度者，未之及也。日出入及昏明分，并用三泛时，以求定时。西法之用子正太阳实行度者，未之及也。月体光魄及交食方位，并有泛向定向之殊。西法之用黄道度者，亦未之及也。太白

食日而成黑子，掩食陵犯，各有初终二限时刻，向无其法，为王氏所特创。其辨注历用定气之非，十二处随岁差东移之谬，实徐、李诸子之净臣。王氏于中西二法，盖尝深思力索，融会而贯通之，又验诸实测，以审其离合之故。故其书精确如此，宣城以下非其偶也。是书未有刊本，传钞互异。丁酉夏，震泽沈君子绥携旧钞诸本见示，乃参合校勘，更据文澜阁本正之。惟书中屡称“补遗”，今并不可见。致岁实消长、黄赤远近诸数，今古不同者，皆无由得其立法之根。世有继王氏而起者，余日望之。

大统历法启蒙（五卷）存，未刊。

张鉴《晓庵先生大统历法启蒙跋》：此晓庵遗书，与向所藏董氏者略等，而特多《大统历法启蒙》一种。所以著其测候之细，使知西法尚有未尽也。盖历自太初以后，虽递有改宪，不过增损于积年日法之间。至元郭守敬去积年，诚超前绝后之旨。由是西人不用日而用度，其实纪法用六十万，与日周用一万，皆取准数，以其便于入算而已。殊不知置闰，则须兼论距纬，断非平气之可统摄。此先生所为，断断于换度换宿者也。然则融西人之材质，归大统之型范，其苦心至矣。岂第金、水二星行度，有不同心，为足以抉高卑盈缩之理哉？此书出，而先生之遗书约略尽显。可见学问到至极处，自有不可磨灭，非世道所能为升降也。震泽沈君子绥举以见示，并录《浑天图歌》两跋以还之。

丁未历稿 未见。

推步交朔（一卷）存，未刊。

《自序》：汉《律历志》曰：“历本之验在于天”，斯言得之矣。然汉人之验天者安在哉？两汉之世，日食多在晦，晦前朔后，间亦有之，不知当日废尤疏远者十七家，其疏远又何如乎？晦、朔、弦、望，太初最密，最密者何事乎？上林清台与十一家杂候，候尽五年、六年皆太初第一，且何所

候乎？自晋唐以迄昭代，代有作者，而法日趋于密矣。但步食或不尽验，食时或失辰刻，则其为术或者犹可商求，苟能虚衷殚思，未必不复更胜。奈何一行、守敬之徒，乃有“惟德动天”之谀，日度失行之解，使近世畴人、草泽咸以二语蔽其明，【眉批：蔽，读瓶字，覆也。】域其进邪。果尔，则天自天，历自历，合不足为是，失不足为非。叛官俶扰，可以无诛，安用凤鸟氏为也？每见天文家言，日月乱行，当有何事应；五星违次，当主何庶征。余窃笑之。此皆步推之舛，而即傅以征应，则殃庆祯异，惟历师之所为矣。是故验于天，而法犹未善，数犹未真，理犹未阐者，吾见之矣。无验于天，而谓法之已善，数之已真，理之已阐者，吾未之见也。某业非专家，资复迟钝。虽涉猎有年，曾未睹其藩落，况于堂奥。然既习其事，又不敢自弃，每与交会，必以所步所测，课较疏密，疾病寒暑无间。变周改应，增损经纬，迟疾诸率，于兹三十年所，而食分求合于秒，加时求合于分，戛戛乎其难之。年齿渐迈，气血早衰，聪明不及于前时，而龟蓍孽孽，有一得不自知，其智力之不逮也。乃仲秋辛巳朔，日月交于鶉尾之次，于大统成宪，当食八分有奇，加时自辰至午。崇祯历书，食在巽巳之间，亏食不及二分。余用己法推之，食分视《历书》只赢数秒。亏、甚、复三限，大约先一刻有奇。而视成宪，则殆有燕越锱铢之殊，其合其违，虽可豫信，而分秒远近之细，必验天而后可知。备陈三法如左，以俟实测。合则审其偶合与确合，违则求其理违与数违，不敢苟焉以自欺而已。

测日小记 存，未刊。

《自序》：说者曰，推步而得之，不如仰观之易也。此殆有为言之而耳。食者以为信然，几乎不为陈言所误邪？余谓步历固难，验历亦不易，何也？天学一家，有理而后有数，有数而后有法。然惟创法之人必通乎数之变，而穷于理之奥。至于法成数具，而理蕴于中，似乎三尺童子可以

运筹而得，然达人颖士犹或畏之，则以专术之赜纠缪千端，不可以一毫躁心浮气乘于其间。所以途本坦夷，而却步者尝多也。若夫验历，则垂象昭然，有目所共睹，密者不可诬以为疏，疏者不可谀以为密。虽谓之易也可，然语其大概，则亦或得之矣。其如薄食之分秒，加时之刻分之不可决之于目、断之以意乎。本论专为交食，故不及踵离陵犯。故非其人不能知也，无其器不能测也。人明于理而不习于测，犹未之明也。器精于制而不善于用，犹未之精也。人习矣，器精矣，一器而使两人测之，所见必殊，则其心目不能一也。一人而用两器，测之所见必殊，则其工巧不能齐也。心目一矣，工巧齐矣，而其所见犹必殊，则以所测之时，瞬息必有迟早也。数者之难，诚莫能免其一也。即不然，而食分分馀之秒，果可以尺度量乎？辰刻刻馀之分，果可以仪晷计乎？古人之课食时也，较疏密于数刻之间，而余之课食分也，较疏密于半分之内。夫差以刻计，以分计，何难知之。而半刻半分之差，要非躁率之人、粗疏之器所可得也。倘惟仰观是信，何时不自矜，何时不自欺以为密合乎？故曰验历亦不易也。重光作噩仲秋辛巳朔食，法具五种，算宗三家，或行于前代，或用于当今，或修于朝宁，或潜于草泽，莫不自谓吻合天行。及至实测，虽疏近不同，而求其纤微无爽者，卒未之睹也。于此见天运渊玄，人智浅末，学之愈久，而愈知其不及；人之弥深，而弥知其难穷。纵使确能越前人，犹未足以言知天也。况乎智出前人之下，因前人之法而附益者乎？平情而论，创法为难，测天次之，步历又次之。若仅能握觚而即以创法自命，师心任目，撰为卤莽之术以测天，约略一合而傲然自足，胸无古人，其庸妄不学，未尝艰苦可知矣。谨记。辛巳朔，测日始末如左。

三辰晷志 未见。

圜解（二卷）存，未刊。

五星行度解（一卷）序。道光十八年，金山钱熙祚刊入《守山阁丛书》。【眉批：《张衡志》，熙祚字震仪，纂刊《守山阁丛书》及《指海珠丛刊录》、《素问》、《灵枢》，凡数百种。阮文达卒其书，谓“于人谓之有功，于己谓之有怪”。】

钱熙祚《五星行度解跋》：西法五星有二说，以地为心者，本天也；以日为心者，岁轮上星行绕日之迹也。历书非出一手，故分析不清，且有前后不相应处。然绕日圆象，历家惟于金、水用之，而土、木、火仍用岁轮，故谓五星皆右旋，未尝违实测也。王氏则以绕日圆象为本天，故谓金、水于本天右旋，土、木、火于本天左旋，皆为日天所掣而东，犹日天为宗，动天所掣而西也。又火、金、水三星，有时在太阳上，有时在太阳下，历家谓天虽各重，而其行度能相割、能相入。王氏则谓五星本天，皆在日天之内。但五星居本天，周而绕日环行；太阳居本天，心而绕地环行。如是则诸圆不必相割相入，而五星算例较若画一。虽示异于西人，实并行不悖也。惟谓土、木岁轮皆有太阳高卑差，火星岁轮亦无本天高卑差，则迥与西法不同。验之于天，未知合否。王氏精于测候，当非无所据而云然也。潘稼堂检讨与王氏同时，《遂初堂集》已言遗书亡佚。今更百有余年矣，其乡人沈君子缓苦心搜辑《新法》外，又得《大统历法启蒙》、《推步交朔》、《恒星考》、《闕解》诸种，然率多残阙失次，惟此较为完备，去夏携以示余，为校录一过。原图传写滋误甚多，即据说订正。亟登诸梓，仍以质诸沈君。著雍閼茂岁日在东井。

汉书日食辨 未见。

南北两极图浑天歌 存，未刊。

姚汝鼐《浑天歌跋》：按：丹玄子有《步天歌》，其星数皆据《汉志》。宋元以来，及西人利氏来宾，皆称失恒星一百有奇，如四势五帝座、天柱、

天床、大贊府、大理、御女、内厨、车骑、帝席等是也。《春秋》纪陨石五，岂诚然邪？余师晓庵先生作《浑天歌》，据古准今，总为歌括，以便诵读，学者详之。

筹算（一卷）存，未刊。

字母原始 未见。

续唐书本纪（四卷）存，未刊。

困亨斋集 存。道光元年，俞钟岳编刊，改题《晓庵先生集》。

潘耒《晓庵遗书序》：吾邑有耿介特立之士，曰王寅旭。生而英敏绝伦，不屑为干禄之学，枕经藉史，综贯百家，心思锐人。凡象数、声律之学，他人苦其艰深纷赜，望崖而返者，君独殚精研穷，必得其肯綮而后已。尤邃于历学，兼通中西之学，非徒习其法，而能心知其意；非徒知其长，而能抉摘其短。自立新法，用以测日、月食不爽秒忽，神解默悟，不由师传。盖古洛下闳、张平子、僧一行之俦也。性狷介，不与俗谐。著古衣冠，独往独来。用篆体作楷书，人多不能识，有讥其诡僻者。然实坦夷粹白，内行洁修，砥节固穷，有古人之操。与亡兄力田最善，馆余家者数年。晚客语溪，与张考夫、钱云祀、吕石门讲濂洛之学，德望益尊，门人日进。而疾病缠绵，以中寿没，历学竟无传人。吁，可悼也！余少时，君以为才而弟畜之，讲论常穷日夜。劝余学历，初有端倪，以事散去，不能竟学。余远游及入仕，君数遗书以古谊相规，深感其意。比余归里，而君已逝，且无子，为拜其墓而哭之。从其家求遗书，大半亡佚，得诗文二帙。著书数种：有曰《大统历西历启蒙》者，槩括中西历术，简而不遗；曰《丁未历稿》者，君每岁推《大统历》，此则槩余布算者也；曰《推步交朔》，曰《测日小记》者，辛酉八月朔，当日食，君以中西法及己法，豫定时、刻、分、秒，至期与徐圃臣辈，以五家法同测，而已法最密，故志之也；曰《三辰

晷志》者，君创造一晷，可兼测日月星，自为之说，自为之解，其文仿《考工》，绝古雅；曰《圜解》者，解勾股割圜之法，绘图立说，详言其所以然，乃治历之本源也。而《历法》六卷，最为完书，会通中西，定著一法，法数备具，可用造历。序中言：“西历之于中历，有不知法意者五事，当辨者十事，非甚深于历，莫能晓也。”其诗沉郁刻深，文简质以理胜。而《历说》、《历策》、《左右旋问答》，答万充宗、徐圃臣诸书，言历事者尤精核可传。忆亡兄修史书，君分任十表，索其稿无有矣。【眉批：力田修史书，隽，未见。】呜呼，天之生才，将以济世也。历术之不明，遂使历官失其职，而以殊方异域之人充之，中国何无人甚哉？幸有聪颖绝世，学贯天人，能制器立法，如王君者。而生世不逢，埋光晦迹，其学不见用于时，而亦无有能传之者，天之生君果何为邪？幸其书犹存，其理至当，乌知异日不有表章推重，见诸施行者？是君亡而不亡也。谨录而藏之，稍有馀力，则当镂版以广其传。宣城梅定九亦精历术，最服膺君著述，亟访求之。不待千载，而有知子云之人，君亦可以无憾矣。

浩然堂集 沈株。未见。【眉批：列“隐逸”门。】

职方表（四卷）沈以介，下同，并存未刊。【眉批：同上。】

读史贯索（十六卷）

《自序》：昔夫子之诏曾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其命子贡也，亦云“则知多识之，必归于一貫也”，尚矣。虽学者入德之初，必以博文而后知古今治乱，政事得失。然睹一事而知一事之始终者，不若统始终而会观事之相仍也。余自十三习举子业，亦遍观乎塾师之间所谓师传弟而弟受师者，不过记诵词章之末，套习柔弱之文以为是，为打门瓦子而已。至于史书一道，不惟其治乱与政事茫然莫解，仅叩其历代之相仍、世数之久远，能备悉者，百不得一焉。呜呼，士生天地间，固当上下千古，仰观

俯察，以识理道之归，岂可以有用之居诸，而束缚于捷径之习也哉？戊申初夏，于充浦陆氏得一甲子编年，颇便查阅，惜于诸帝世系及僭窃始末，尚未明晰。于是再为考校，诠次成帙，名之曰《读史贯索》，继续之兴亡，全史备焉。兹不赘。独僭窃者，《通鉴》及史书散见而不便考核，世数兴亡，略为采述。盖恐阅史者事实既多，历世历年未能一览而得，执此柄如焉。并愿即是而踵事增华，广求夫斯代以何故兴，斯代以何事亡，累累如贯珠之递进。虽不得为时尚之要书，亦未必非读史者之一助云。

砚农集（十二卷） 沈士昇，未见。士昇字起霞，吴江县学生。

蒹葭诗集（六卷） 沈大声。存，未刊。

研斋集 庄观。存，未刊。【眉批：列“文苑”门。】

觉庵集（五卷） 庄颐由。存，未刊。【眉批：同上。】

黾勉园稿 姚汝鼐。未见。【眉批：列“文苑”门。】

王锡阐《题黾勉园稿》：余未尝以笔墨问世，非不欲问世也，无可自问也。姚生汝鼐故以能诗名，见余数年则吟咏日益疏，于今且薄之，以为不足为也矣。不意江阳友人索其所著，将授诸梓，因以告余。余曰：艺文末也，不足为子重轻。而梓与不梓，又非艺文所以重轻，将何庸？虽然，子之友所慕于子者，以子之诗而已邪？或更有进而藉是以示梯津也邪？许之，亦谬木甘瓠之义也【注释：谬木甘瓠之义，以诗所能逮，下不嫉妒者。】可也。今而后，吾子愈宜力所当力，以直温宽栗之风，恢其声病推敲之细，使鲍谢之徒咸得因文求志，以归吾党之矩彟，则茲刻之功大矣，曷足为吾子累哉？【注释：矩彟，彟即縕字，疮痏。】

察好集 沈国正。未见。

望古轩诗稿 倪宗基。存，未刊。

爱吾庐臞稿 程世泽。存，未刊。【眉批：列“艺能”门。】

金学诗《程定夫诗集序》：诗自《三百篇》后，变而为《骚》。由汉魏以及唐，递尚五言、七言，而五言、七言又有古体、近体之分。要其至者，本于性情而谐于律吕，其旨一也。自沈休文定音韵，而声调格律之学兴，酬酢饯送以为交际之具，妃青俪白以衍排偶之工。说者以为诗教之衰，由于讲求近体，而不知寻源于古诗者为之也。竹垞朱氏因谓：“阅近人诗，凡古风多者，其诗必工。开卷即七言律者，其诗必下。”盖一时矫枉之言耳。平心论之，为古诗者，或挦扯章句，摹仿音节，空疏之士可以剽窃形似，而律诗则一字之疵便呈疮痏之形，一句之弱即露寒乞之相，苟能浸淫于书卷，涵咏乎道德，深识乎天地万物之情态变化。生心纵横如志，何一不本性情而谐律吕。然则古体、近体特时代之升降为之，其束缚于声调格律者，不能为古诗，并不能为近体者也。因其但知声调格律，而辄为近体，无当于言志之旨，岂笃论哉？程先生定夫，吾邑之善诗者。没后，家遭回禄。令孙某从煨烬之馀，得近体诗一帙，皆卓然可传者。于其近体之工，知先生非不能为古诗也。古诗虽不传，而先生之可传者自在也。爰因某之请，为之序以归之。

南村诗钞 倪师孟。下同，并存，未刊。【眉批：列“文苑”门。】
入蜀纪行

周长发《入蜀纪行序》：吴江达具区，注东海，积气之所钟，英贤达人往往出焉。予尝扁舟过之，望其波涛森弥，澄沱而清绝，盖意为增旷，淡然而神愈远。【注释：森弥，水旷远貌。澄沱，清也，水倒流也。】太师倪先生世居其地，侨籍吴兴，庚子举浙榜，与予为同年。雍正癸卯，先予入翰林，馆中又称前辈。比予由词科重厕西清，居相近，晨夕过从，尤欢相得也。先生既以文学经术早取高第，登侍从，而所为诗精深闲丽，濯濯乎云霞之鲜，浏浏乎绪风之吹，使人诵之洒然，味之而有与俱适。自昔论

诗者谓陶征士、韦苏州委怀任天，忘世俗之累，故其诗独高古今，足继风人后。先生自癸卯入馆，逾三年，即请养假归。凡十有馀年，乃始复出，盖淡于仕进若此。其优游笠泽之滨，披烟树，狎沙鸟，行歌往来，啸咏旦暮，景物之清淑幽冲相与引发，久而益深，然则脱去尘滓而超然一世之外，先生之于诗，岂不宜然哉？夫吴越同封而共域，东西相距不过三四百里耳。异时予得抽身还会稽，尚愿约先生以去，共登三高之亭，寻甫里之旧居，访少伯种鱼之所，赋诗吊古，以篇章酬唱，其乐当何如也。乾隆戊午，先生奉使典蜀试，得诗最多，苍浑直逼少陵，而跌宕流转往往突过玉局，又何其工也。缀集若干卷，属予序其简端云。

且存稿 潘家顾。刊，存。【眉批：列“文苑”门。】

吾庐诗文稿 蒋士谔。存，未刊。士谔，字陈谋，县学生。

抟风阁稿 倪若霖。存，未刊。若霖，字润寰，县学生。

读史管窥 倪若霖。下同，并存，未刊。【眉批：列“文苑”门。】

史事联珠

订补陈检讨集注

古诗选

《自序》：两闲有形即有声，声协乎音，谓之诗。诗固人心自然之文也。隐侯⁽¹⁾谓“歌咏之兴，自生民始”，其信然矣。然则宇宙未尝一日而无人，即未尝一日而无诗。诗有工拙，莫非诗也。谓唐以后无诗且不可，况唐以前乎？闲与学徒讲论诗学，因取《诗纪》及《六朝汇》读之。虽文质递迁，代有升降，而风韵各殊，英华必备，实含孕乎唐人。无论苏李曹刘、走僵李杜，终不能及。即梁陈间，名章隽句，恒有盛唐高手所未到。惟是五七言近体，定于李唐，舍初盛诸名家，宗仰固无他属耳。明之北地，济南株守三唐，不复窥唐人以上，是犹泛河涉海，不知探源星宿也。

爰取皇初⁽²⁾，以逮陈隋之诗，摭精摘奥，无美不收。有瑕斯弃，葺以成帙，厘为六卷。传示吾徒，使知三唐所自出。既已乘槎达汉，因以顺流而下，沛然其无难已。尝试论之。诗之工拙，究存乎才，不关境也。钟嵘⁽³⁾谓“少卿名家子，有殊才，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后人之论开府、工部⁽⁴⁾，亦皆为此言。然陆平原兄弟⁽⁵⁾以名将之后，国破家亡，辗转于齐王冏、赵王伦之变，崎岖艰苦更甚于少卿。而其诗平平铺叙，似从容无事之人。王少保之在北周，与开府同其哀怨，而词旨远逊庾之隽妙。杨处道⁽⁶⁾身都将相，权倾人主，而诗则风骨清苍，反似素怀高旷。以此而言，才之大小，岂缘遇为优拙乎？若屈原以放逐而赋《离骚》，子厚以贬斥而弥刻苦，或以幽郁发其情思，顾使其遭逢知己，润色鸿犹，亦必非寻常文士之所及。少陵之《早朝》、《退朝》诸作，岂在摩诘、仲文⁽⁷⁾诸人下乎？抑余有深感焉。穷而后工，殆非定论。少达多穷，实有成规。由汉及隋八百三十三年，诗词之著名者屈指寥寥，苏、李天成，曹、刘自得，陶、谢超然。其丕显者也，李则全家受戮，苏则一子伏辜。陈思以拘迫夭其天年，公幹以沉痼旋罹困毙。渊明采菊，莫延中寿之期；康乐游山，卒弃广州之市。读伤心之赋，而知开府之穷；览通天之表⁽⁸⁾，而识初明之困。至若张珠、陆玉，胥陨市闕；邱锦、江花⁽⁹⁾，罔膺台鼎。明远戕生于黄阁，休文促命于赤章⁽¹⁰⁾。然则拈毫为惹恨之媒，吮墨乃招尤之具，无惑乎后生小子，束书不观，已而乃较论妍媸，裁量工拙，不亦左乎？虽然，魏文有言：“年寿有时而尽，未若文章之无穷”。苏、李、陶、谢诸公，久已骨化形销，声沉响绝矣。而其音词润金石，高义薄云天，未尝不朗朗在宇宙间也。世之无诸公之才笔，而身膏斧礪者，亦复何限。岂或有人焉怜之惜之，即身享芬华，终老牖下，湮灭无闻，与草木同腐，尤不可悉数。又孰若诸公之长留天地间哉？有志学诗者，固未可惩噎而废食也。集既成，

因书之以为学人劝。

【另附纸注释】

- (1) 隐侯，沈约。说歌咏之兴，自生民始。
- (2) 皇初，年号，是否魏文帝？
- (3) 钟嵘，梁，字仲伟。列古今五言诗，自汉魏以来，一百有三人，论其优劣，分为上、中、下三品。钟嵘谓少卿（李陵）名家子。
- (4) 开府，庾。工部，杜甫。
- (5) 陆平原兄弟，机、云。
- (6) 杨处道，是否杨素。
- (7) 摩诘，王维。有钱起与韩翃、李端、司空曙、卢纶、耿湋、崔峒、夏侯审、吉中孚、苗发十人，号大历十才子，形于图画。钱起，字仲文。
- (8) 通天表，沈初明。
- (9) 张珠，张茂光。陆玉，机、云。邱锦，邱迟，字希范，南北朝人。江花，江淹。
- (10) 明远，鲍明远。休文，沈休文，即沈约。按《续通志》，赤章，复姓。韩子智伯以钟遗、仇繇、赤章蔓枝，谏令不受。

国朝诗选

《自序》：诗者，人心之声也。心以灵而善变，诗日出而弥新。自两汉六朝，以迄唐宋元明，诗体已大备矣。然人世相禅，新机迭运，谢朝华而启夕秀，抚时者尤乐观昭代之诗也。归愚沈先生辑本朝百馀年之诗，厘为三十六卷，蔚然大观，较王阮亭《感旧集》、陈其年《笠翁集》，诗选尤为精博。披阅之下，酌录数卷聊备讽咏。昔唐数百年诗，高廷礼《品汇》为九十卷，李于鳞更为《唐诗选》七卷，自谓唐诗尽于此。予匪敢漫拟于鳞，要取约而易守，亦窃附其义云尔。顾于鳞不旁搜《品汇》之外，而予

间采诸家全集，参之别本，及沈选所未及数人，亦只与余心吻合而已。矧
既逐响寻声，岂言为心声之旨哉？

却老编 庄基永辑。刊，存。

耕馀草 张芹。存，未刊。【眉批：列“科第”门。】

鸡肋集 谭书。下同，并存，未刊。【眉批：列“文苑传”。】

海外集

仙渔诗草 黄子真。存，未刊。子真，字原父。

帘谷诗草 张以智。存，未刊。

吟雪轩诗稿 张萼。存，未刊。萼，字杞山。

震泽备志（二卷）沈金渠。下同，存。赵兰佩《江寘人物续
志》作十二卷，误。详“刊讹”。【眉批：列“文苑传”。】

春风庐诗集 刊，存。

张士元《春风庐诗集序》：沈汉甫以嘉庆己卯某月卒，尊甫小山先生
出其诗二册示余。余读之惊叹不已，盖不知汉甫之才如是也。汉甫少余
二十年，自弱冠时名誉日起，然人但称其时文而已。闲岁一相见，恭默温
雅，不数言而别。最后，余以事至其家，汉甫出拜，始交论。其言以后世
之名为重，余心异之，然犹以为时流中之有识者，不知其他也。及今乃见
所自订之诗，思其人之生平，而悲其不遇而死。既又畅然为之快慰，以其
有是辞也。汉甫居贫，授经于外，交游稀少。无力以纵其游览，无资地以
自达于公卿之间，其胸中之所蕴，犹未尽发也。而其诗清雄爽健，辞与意
款款相赴，已可谓近世之能言者矣。然名不出于州邑，虽余里居相近，亦
不知其能诗。噫，汉甫一再见余，而不与余言诗。岂以余一日之长，不欲
躁于言与？抑相期者大而所思者远与？汉甫之弟成甫乞余序其诗，并述
其兄病中之语，欲得余一言，则汉甫实知余，余特知之未尽耳。于是书其

本末，使天下知汉甫之有才而韬晦如此，且以慰小山思子之意云。

愚堂诗钞 周桢。存，未刊。桢，字用琴，附贡生，桐乡籍。

周楚《愚堂诗钞序》：梦里分符，黄粱未熟。田中击缶，绿酒堪浇。万卷盈仓，笑蝇钻兮纸破。百年流矢，叹萤照之辉沉。然而茂叔【眉批：周敦颐，字茂叔。】空庭，亦恣吟风弄月；圣俞穷巷，益工洒墨挥毫。况赋就闲居，门无杂事。蒿莱径外，鸣禽似引诗肠；花萼楼前，名教原多乐地。南面之荣勿易，别有情深；西堂之句才吟，允为神助。夫我家自殳山，再徙笠水，三传代有文人剧著。名于圣雨，才多厄运，仅掩迹于舍人，乃翦荆而作室劬劳，授钵而贻书训诫。所以砚留鸚鵡，尚守家珍；谱剩鸳鸯，未归烬劫。俾用高曾之规矩，得谐伯仲之埙篪。拟乘鲤之九何，式相好矣；比雕龙之五窦，非曰能之。兹惟我之与兄也，一棹松陵，记垂髫之负笈；卅年棘院，同点额以随流。见岐又岐，几致遵循无路；得马失马，本来忧喜何常。看两鬓之俱华，齿合秦关百二；兄年五十二，予少二岁。企一轮之散馥，梯空汉界三千。两长兄俱得闻捷，而兄与予终落孙山外。苟其发诸讴歌，岂不徒增骚激。而兄则隐囊纱帽，不闻击碎唾壶；斗酒黄柑，随意投之古锦。津门献赋，日近长安；邗水维舟，箫吹桥下。凡此皆留题咏，无时或废推敲。至于向栩【眉批：向栩，汉，字甫兴。】坐床，板上之膝痕可指；高公欹案，病中之书册横披。如遇兴来，不知老至。楚慕子安之腹稿，日侍先生；愧韩洎之造楼，无知小子。持怀太褊，愤世尤深，因而讽厥篇章，奉为圭臬。江山风月，造物有不尽之藏；流水行云，笔端无热中之语。适当可畏之日，且卧北窗；毋为不平之鸣，同于东野。

廿一史标言 周楚。下同，并存，未刊。【眉批：入“文苑传”。】

续历代帝王年表

《自序》：齐琼台侍郎著《历代帝王年表》，体例简洽，诚为初学津梁。

第至元而止，有明一代阙如，不无遗漏。暇时读高宗纯皇帝御批《通鉴辑览》，大公至正，炳若日星。乃谨遵书例，录其提纲，续为《明年表》，始于洪武元年，迄于国朝世祖章皇帝顺治十八年。甲申以后统系，已入于本朝；遗胄尚详其踪迹，悉依《辑览》原本，使前明一代之兴废得失，与我朝肇造鸿规，了如指掌，庶无缺畺之憾云尔。

国朝信史年表

萍江诗文集

国朝

唱随集（五卷）王锡蕙。未见。以下女。

聊一轩遗稿 沈蕙玉。刊，存。【眉批：“列女”门孝妇。】

倪师孟《聊一轩遗稿序》：诗不从至性流出，虽绮章绣句，雕缋满眼，终无当于《风》、《雅》之旨。若其闺阁幽姿，濡毫染翰，只以装点云烟，涂泽香粉，此儿女子柔媚猥亵家，当更何足挂通人齿颊乎？余侄弁江少孤露，母氏以长以教，克自树立，有声士林。娶妇沈，绿庄名家女，婉娩听从，素娴姆训。洎来归，孝于姑，和于娣姒，宜于诸姑伯姊，贤哉妇也。络纬萧萧，篝灯佐读，不以贫窭累夫子心间。于女红余，间制古诗近体数十首。沉郁顿挫，慷慨而寓和平，清华不涉鲜艳。其《哭姑》、《痛母》两章，纯是一腔至性，拂拂从十指间出，斯岂易得之巾帼中者邪？客岁甲子秋闱报罢，弁江抑塞不自得。既而有母之丧，悲号思慕，门人为废蓼莪。不数月，复遭安仁悼亡之戚，穷愁寥落，转益无聊，检校遗箧诗稿仅有存者，未免睹而神伤。予谓之曰：古来淑媛不必尽以诗名，然《诗》三百篇，圣人独取。《葛覃》、《卷耳》、《采蘋》、《草虫》诸什，冠诸《风》诗，非以其得性情之正，为王化所见端与？聊一轩诗词真纯恳恻，非若世

俗搓玉团香，争胜于纷红骇绿之场者。存其一二，亦足以明志矣。其中表弟纪君心庵编次成帙，并为传其生平心迹与作诗大旨，余故不复缀缕云。

兰窗咏 潘婉顺。存，未刊。婉顺，从九职衔凌谦受妻。

唐

吴兴实录（四十卷） 陆龟蒙。下同，未见。以下流寓。

名贤姓字相同录（一卷） 未见。

古今小名录（二卷） 存。四库馆著录。

《四库全书提要》：龟蒙有《耒耜经》，已著录。是书所载皆古人小名，始于秦，终于南北朝。赵希弁《郡斋读书后志》作三卷，此本仅二卷。希弁称其神仙、玉女之名，妇人、臧获之字，亦无弃焉。此本亦但有妇人、臧获之字，而无神仙、玉女之名。又称其自秦至隋，而此本无隋人，殆非完书矣。所记颇为丛脞，如秦二世名胡亥，汉光武帝名秀之类，皆非小名。王戎称阿戎，王僧谦称阿谦，不过如吕蒙之称阿蒙，崔鸿之称阿鸿，王平子之称阿平，【眉批：王澄，晋，王衍弟，字平子。】米元章之称阿章，皆即其名字以相亲昵，均不当在小名之列。至于匡衡小名为鼎，出自《西京杂记》，颜师古注《汉书》已深驳之，龟蒙仍祖其说，殊为不考。又此书本旨为记小名，因小名而及事实，已为支蔓。如谢朗、王恭、王修之类，至于叠出不已，于体例亦颇有乖。王楙《野客丛书》称，《唐·艺文志》、《崇文总目》，皆有陆龟蒙《小名录》五卷，恨不得见之。楙博极群书，而其言如此，或原本散佚，后人以意补缀，托之龟蒙与？然唐人著述传世日稀，龟蒙此编虽未能信其必真，亦无以断其必伪。相承已久，备古书之一种可矣。

三教编（一卷）未见。

诗编（十卷）赋（六卷）未见。

笠泽丛书（四卷）补遗（一卷）存。四库馆著录。

《四库全书提要》：龟蒙有《耒耜经》，已著录。此集为龟蒙自编，以其丛脞细碎，故名丛书。以甲、乙、丙、丁为次，后又有补遗一卷。宋元符间，蜀人樊开始序而梓之。政和间，毘陵朱袞复行校刊，止分上下二卷及补遗，为三。此本为元季龟蒙裔孙德原重携，既依蜀本厘为四卷，而序仍毘陵本作三卷者，字偶误也。王士祯《文略》有此书跋，谓“得都穆重刊蜀本、内纪‘锦裙’在丙集，《迎漸词》在丁集。而此本‘锦裙’在乙集，《迎漸词》在丙集，叙次又不尽依蜀本之旧，疑德原又有所窜乱矣”。龟蒙与皮日休唱和，见于《松陵集》者工力悉敌，未易定其甲乙。惟《杂文》，则龟蒙小品为多，不及日休《文薮》时标伟论，然闲情别致亦复自成一家，固不妨各擅所长也。

《自序》：丛书者，丛脞之书也。丛脞，犹细碎也。细而不遗，大可知其所容矣。自乾符六年春，卧病于笠泽之滨，败屋数间，盖蠹书十余箧。伯男儿才三尺许长，矇齿犹未遍，教以药剂象梧子大小外，研墨洗笔，供纸札而已。体中不堪羸耗，时亦隐几强坐。内壹郁，则外扬为声音。歌诗颂赋，铭记传序往往杂发，不类不次，混而载之，得称为丛书。自当缓忧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目。故凡所讳，中略无避焉。笠泽，松江之名。宋·樊开《笠泽丛书序》：唐贤陆龟蒙，字鲁望，三吴人也。幼而聰悟，通六籍，尤长于《春秋》常体，江谢赋事，与颜蕡、皮日休、罗隐、吴融为友。性高洁，家贫亲老，屈与张博为湖、苏二郡佐。尝至饶州，三月无所诣。刺史率官属就见之，龟蒙不乐，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论撰，著《吴兴实录》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泽丛书》八十馀篇，自谓江湖散人，或号天随子、甫里先生。唐末，以左拾遗授之，诏下日疾终，赠右补

阙。本朝宋景文公重修《唐书》，仍列于“隐逸”传。今蜀中惟《松陵集》盛行，《笠泽丛书》未有。是书家藏久矣。愚谓置之箧笥，以私一人之观赏，不若镂板而传诸好事，庶斯文之不坠，而鲁望之名复振，亦儒者之用心也。时圣宋元符庚辰岁仲秋月。朱袞《笠泽丛书后序》：进退取舍，君子之大节。惟循于道而不悖，然后无愧于圣人之门。非明轻重之理，知好恶之正者，未有不为物所胜也。天随子居衰乱之世，仕不苟合。家于松江，躬劳苦，甘淡薄，而以读书考古为事。所养者厚，故其为文气完而志直，言辨而意深，一归于尊君爱民，崇善沮恶。兹非所谓循于道而不悖者邪？世所传《丛书》多舛谬，袞既至是邑，想其遗风，因求善本校证，刊之于板，俾览者非独玩其辞而已矣，于其志节将有取焉。政和改元季夏。国朝·朱鹤龄《书笠泽丛书后》：陆鲁望先生《笠泽丛书》，《通考》晁氏云四卷；蜀本樊开序不言卷数，止云八十馀篇。盖僖宗乾符六年春，先生卧病于笠泽之滨，撰此书，中分甲乙丙丁，诗文混载无伦次。先生自言，平日所作点窜涂抹，历年不能净写一本，或为好事者取去。此盖其未定之书也。宋政和元年季夏，昆陵朱袞重其志节，刻之于吾邑。嘉泰〇年，三山王公益样来令，因前令赵君广言此书多阙误，且示以蜀本，属校刊之。益祥乃以属司教善著韩君，是正千有馀字，益祥跋其末。宝祐五年闰月，里人叶茵始以此书合之《松陵集》十卷，凡四百八十一篇，又别搜得一百七十一篇，总为二十卷，刻置义庄，以广其传。而《丛书》原本，学者遂罕睹。此本子钞得于海虞钱氏，益祥跋语在焉，最为完古，惜字句不免漫漶耳。其中有《震泽别业自遣》诗三十首。考先生本居郡城临顿桥，又居甫里，为先生躬处别业，则在吾邑之震泽镇。《自遣》诗有云：“更感卞峰颜色好，晓云才散便当门”；又云：“一派溪随箬下流，春来无处不汀洲。”而胡宿撰碑亦称：“震泽幽居，南直弁峰之色，西带重湖之光。”弁峰即卞峰，在吴兴境，与震

泽接壤。镇西桃源洞，为宋杨侍郎绍云之居，其后即养鸭阑故址。相传先生尝戏内养弹鸭，故东坡诗云：“却因养得能言鸭，惊破王孙金弹丸。”此事未定有无，即果有之，当亦在居震泽时。然则此书之应属吾邑无疑矣。先生没年，《唐史》不载，但云卢携、李蔚素与善，及当国召拜拾遗，诏方下而卒。考卢、李相于乾符二年间，五年皆罢。而《丛书·自序》乃云“乾符六年春，卧病笠泽”，是二人罢时，先生尚在也。若曰六年冬，携尝再相，则与蔚无与。宋人林希逸固已疑之。《史》又云，光化中，韦庄表赠右补阙。考表赠在光化三年十二月，原注：表词载《容斋随笔》。与李贺、温庭筠等十五人，俱追赐进士及第，赠补阙拾遗，生者罗隐亦与焉。未几，李询辟庄判官宣谕四川。庄因往依王建，而唐亡矣。呜呼，先生诗文瑰异，本因清风高节以传，区区遗补一官，何足为先生重？况卢携之附田令孜，韦庄之相王建，其人龌龊无足数，先生顾乐蒙其齿录也哉。兴言及此，为之三叹。

甫里集（二十卷）存，四库馆著录。

《四库全书提要》：龟蒙著作颇富，其载于《笠泽丛书》者卷帙无多，即《松陵集》亦仅唱和之作，不为赅备。宋宝祐间，叶茵始搜采诸书，得遗篇一百七十一首，合二书所载四百八十一首，共六百五十二首，编为十九卷，并附录，总为二十卷。林希逸为序。刊版置于义庄，岁久阙失。明成化丁未，昆山严景和重刊之。于“附录”之中，增胡宿所撰《甫里先生碑铭》一篇，陆武序之。万历乙卯，松江许自昌又取严本重刻，于“附录”中续增范成大《吴郡志》一条、王鏊《姑苏志》一条，其馀诗十三卷，赋二卷，杂文四卷，则悉依旧次，即此本也。叶本所附颜萱《过张佑丹阳故居诗序》，龟蒙特属和而已，其事不应附之于集。胡宿《碑铭》，《姑苏志》云，其碑亡，严氏所录乃有全文，意成化中宿集尚未佚也。希逸《序》

中，辨诏拜拾遗一事极精核，足证《新唐书》之误。茵以杨亿《谈苑》所载“弹鸭”一事，反覆辨其必无，殊为蛇足。文人游戏，亦复何关于贤否。乃以为瑕玷而讳之，亦迂拘之甚矣。宋·林希逸《甫里先生集序》：汉而下，史录诸家名集，其残缺不完，失灭不可见，如欧阳公所叹者，不知其几百氏也。方其存时，或托之交游，授之门人，付之孙子，岂不欲其必传，传之必远，要之皆不可必。其间乃有出于破囊败庋之中，几废而幸存，若子云不必候芭，太白不必阳冰，退之不必李汉，子厚不必禹锡，千载而后往往不期而得之，是岂偶然者。甫里先生之没，去今几百载矣，遗稿所存仅有《松陵》、《笠泽》二书。其诗似陈拾遗，其文似元道州。平居以文章自怡，虽幽忧疾病，无旬日生计，未尝暂辍涂窜，则其平生所著岂应止尔，常以弃珠遗璧为恨。今吴江叶君茵乃作意掇拾而裒益之，恳恳勤勤，若褚先生之于《史记》，张处度之于《冲虚经》，网罗放失，将必有续得而未已者，于先生何忠哉？先生之亡，研墨泚笔者虽稚，紫溪翁鹿门子诸贤，皆平昔所深交者，岂无一人可任此责？苟有焉，亦不至散轶如此，视叶君殊有愧矣。然史称卢携、李蔚素与善，及当国召拜拾遗，诏方下而先生卒。以史考之，卢、李皆相于乾符元年，五年皆罢。而《丛书·自序》乃曰乾符六年卧病笠泽。是二人既罢，而先生犹无恙也。若曰六年之冬，携尝再相，则与李蔚无与矣。然携附田令孜以进，卒为所挤而死，使先生犹在，亦岂斯人可致哉？史氏之云，若以此为先生惜者，误矣。宝祐六年冬十有一月。

耒耜经（一卷）存，四库馆附存目。

《四库全书提要》：是编记犁制特详。犁与耒耜，今古异名。次及鋤，又及爬与礧碡，而以礧碡终焉。叙述古雅，其词有足观者。旧载《笠泽丛书》中，故唐宋《艺文志》皆不载。陈振孙《书录解题》始自出一条，意宋

末乃别行也。

宋

复轩集（十卷）章宪。未见。【眉批：章宪，宋，字叔度，乐道好德，学者称复轩先生。】

震泽纪善录（一卷）周宪辑。宋本单行，明王观重刊，又编入《著作集》，今仍附集中。刊，存。【眉批：周宪，字可则，从吕本中游，而卒业于王蘋，辑《震泽纪善录》。朱熹颇不以是录为然，王守仁极称之。】

《自序》：宪绍兴癸亥间，获供洒扫于中书舍人吕公之门。公教人大要，辨是非邪正，明进退出处，辞受取予之义，而躬行以尽其性。所言备载《童蒙训》、《春秋说》，故不复录。公疾日渐，乃以书荐于著作王先生曰：“周宪秀才朴茂可喜，有志斯道，当自蒙与进”，未果行。而公启手足，公之门弟文清曾公，又以书申公之意，且勉其行。受业二年，归见文清公于上饶，首命以纪录所闻先生之言。宪窃意先生进将觉斯人，退且著之书，故未敢私有所论撰。先生既没，道学精微，私淑诸人世或未知，迄今垂三十年。念平昔所闻遗忘多矣，因追录其绪言一二，以示同志。乾道壬辰二月。施温舒《震泽纪善录跋》：右《震泽纪善录》，著作王先生平昔与门人答问辞也。先生文集顷已刊之郡庠，今复得此遗言于先生之子郡丞大本，并刻之以示后学云。淳熙三年己亥仲冬。明·祝允明《震泽纪善录序》：《宋史》言，著作王先生信伯不著书，然木钟之叩，门人不能无书绅之图也，故周宪氏有兹编。然以为先生之道尽于是，固不可以为不须是，亦不然也。使宪辈闻而不录，先生之道遂无闻于世乎？雨露之濡也，不崇朝而遍天下，苟有被之者，欣欣然向荣矣。兹编一话一言，类有以淑人心，明圣学。天下后世得见其一言，一言之泽也。其言及于

一人，一人之泽也。岂独一家文献之征，为子孙百世之幸而已乎？初，淳熙间，蕲守施君以兹编与先生文集同刻之郡庠。今先生十一世孙观，既重刊文集，复别锓此，俾可孤行焉。呜呼，去先生四百年，而其言复为世惠。观之心即宪之心，亦先生之心也。又可以见君子之泽，不斩于五世，而贤子孙之所系不轻矣。新本既就，允明谨序其故，以为被先生之泽者告云。

明

少司马新草 钱棟。下同，并未见。

懦园文稿

虞性草 潘尔彪。存，未刊。

沁庵集 闵声。未见。

国朝

半砚斋集 王济。未见。【眉批：列“隐逸”门。】

贯斋遗集（三十卷）殳丹生。未见。【眉批：列“流寓”门。】

元

中峰广录（三十卷）明本。未见。以下释。【眉批：列“稽道”门。】

明

浮玉集 大德辑。刊，存。【眉批：同上。】

国朝

归来堂诗集 智潮。未见。【眉批：同上。】

楞严经疏（十卷）智津。下同，存，未刊。【眉批：同上。】

金刚经点缀 未见。

积石文稿（十八卷）张履。光绪十九年，沈宗汾刊，存。

积石诗存 附南池唱和诗存 同上。

绘馀编 同上。

震泽镇志（十四卷）沈眉寿。刊，存。

铁霞遗稿 周士爍《乌青镇志》载。

小林壑诗钞（八卷）钟鼎。刊，存。

小林壑文存 稿存，未刊。

小林壑诗剩 同上。

一穗轩诗编 方廷楠。稿存，未刊。

冬荣室诗钞 庄庆椿。刊，存。

间气集 刊，存。

激观斋诗 庄元植。刊，存。

寄庐诗草 刊，存。

励学室诗存 刊，存。

蕉花馆文存 刊，存。

唱和诗钞 刊，存。

蛰庐遗稿 王徐庠。刊，存。

乐乡居诗文稿 徐权。未见。按：权原名葵之，号子卫。见《黎

里续志》“寓贤”门。

湖滨吟草 周善旅。稿存，未刊。

蔡廷本《序》：此卷为周月帆姊夫三十年前所作，用意和平，措辞真率，不假雕琢，□□清丽芊绵，虽老于吟事者不能过也。予自道光己酉秋失怙后，茕无所依。次岁南旋，奉外母陆费太夫人□□□从君□□□□□君以□商之□□□□□衣指授□□□凡五易寒暑。仲姊□□纺织咿轧之声，往往与吟□□□□□答其间。屡游太湖之滨，以大原王氏茗东道主宅，枕湖湄汪洋万顷。夜静更阑，□涛如雷，出于床下。每际风日晴美，散□□□遥指洞庭诸峰，横青叠翠，若屏障然，为之流连不忍去。君长于制艺，深得山水之助。下笔千言，如长江大河，滔滔不能自己。屡战秋闱不□，又值□□乱，故里丘墟，避地河渎。不得已俯就微名，为餽口计，抱关击柝□□□□□心怀郁郁数□□□□积劳成疾而逝。呜呼，伤哉！仲姊上侍衰翁，下抚幼弱，廿馀年来备尝艰苦。今年□□□□□以罄佐来扬听鼓。手此一编示余，受而读之，觉卅餘年前陈迹，历历如在目前，未免触我旧愁，感深桑海矣。□此数行，聊志景仰，质诸仲姊，以为然耶，非耶？光緒十七年孟冬书于邗江寓楼。

伽罗堂诗钞 蔡芸。字仲芬，为周善旅月帆少尹德配。稿存，未刊。

耐辱吟 吴薇仙。原名宗莲，见《游庠录》，晚以字行。稿存，未刊。

吴县·郑言绍《跋》：震泽吴薇仙先生在山行道，已有年矣。壬辰春，余自河南解组归。因孙病，延先生诊治，得晤面。聆其言论，知为有学士。时年已七十馀，精神丰采，不异中年。心窃识之。一日，过其寓，见案头诗稿一卷。沉着中时露英爽，足不拾人牙慧者。询知先生少列黉宫，因乱避居北省，旋纳粟丞簿，听鼓十数年。为上有老母九十餘齡，乞养回籍。年亦逾花甲矣，精研岐黃术。乙亥到山，声闻藉藉。读先生之

诗，阅历既多，见闻亦广，更逢离乱，磨折几经，非泛泛吟风啸月者可比。唐之元漫叟庶或近似。不辞冒昧，潜加评点，先生甚许我不？

雪梦闲评 稿存，未刊。

陕右·张遐龄《序》：吴君薇仙，乃吾老友吴明府蘅轩侄也。余游幕燕赵间，与蘅轩交最深。及蘅轩宰新乐，余在幕。而薇仙适南来，一见如故，朝夕相亲。见其所著《雪梦闲评》百二十回，盖评曹雪芹所著《红楼梦》之全书也。笔致轩畅，波澜层折，大为折服。劝令付梓，而薇仙终以未敢问世为辞。夫人之境遇不极其艰难，见识不极其广大，学问不极其精纯，制作虽多，终归覆瓿。若薇仙学有渊源，生遭兵燹，而又周览南北之风气，阅历关河之险阻，魂销半壁烽烟，肠断九边鼙鼓。沈初明作《通天》而下泣，陆士衡吊《铜雀》而增愁，已足赋哀于景福，寄慨于灵光矣。又况宦海风多，情天障满，伤心时事，符合陈编。而《红楼梦》一书，实有不觉触于怀而形于笔者。心领神会，批郤导窾，得之学力者半，得之人情者亦半，岂泛泛雌黄者可比乎？爰述大略，叙之简端，并志佩忱。同治七年仲夏，拜叙于望都官舍。

春晖楼诗草 周士□。稿存，未刊。

旨先诗文遗稿 周善承。见《乌青镇志》。

醉杳小榭遗稿 周善溥。

沪城鞭难录 同上。

葛民诗稿 周善咸。未见。

宜桑楼遗稿 严鍊。字指坤，别号桐乡女史，为周善咸孝廉德配。
刊，存。

潜庐诗存 周善庠。刊，存。

藕河医案 未见。

潜庐劫餘吟 龚树纬。刊，存。

星辉楼诗钞 周善登。刊，存。

芝隐诗钞 同上。

修初居诗钞 凌赓飏。稿存，未刊。

昆山·余天遂《序》：修初先生既歿，闾里亲故莫不哀恸。群谋所以不朽者，其妹夫吴部郎始状其行事，而私谥之曰“贞悫”。余据之以作诗，亦尝道其详矣。阅一载，始校订其遗书，谋先梓其诗。余观先生所勤，在钞辑儒先语录，精研修齐治平之道，兼为农桑务本之学。盖服膺宋儒，而不欲以性理空谈，为迂拘之论，仍以经国裕民为施教之端。其笃行颇类习斋，其志量颇类亭林，而好学不倦，辄以为未逮者也。诗文则尝自谓不能，而未肯示人。余谓先生之为行谊，取其所抄辑汇为丛刻，则必有辙迹可寻，所以开示后人者必多。若论其诗，多见道语，而不失风雅之旨者也。其长者于古体。后之览者，固不必以诗人目之。即先生亦不疑自居作者之林，要亦不无可取者尔。

砚楼诗钞 庄文传。稿存，未刊。

周善登《题辞》：空梁燕泥诗，风雨重阳作。流传亘古今，韵绝无人续。为问续者谁，崭然露头角。漆园后裔孙，落笔摇山岳。漫诩百篇多，一夔亦云足。击节试长吟，恍把南华读。读君珠玉词，洞见君心腹。不愿称公子，翩翩诩豪族。愿奏大罗天，共咏霓裳曲。愿得江山助，遨游万里熟。赖赋归田辞，陶然怡松菊。人道君太傲，我谓君不俗。人道君高华，我谓君渊穆。嗤彼燕和雀，那得知鸿鹄。诗穷而益工，此语颇精确。杜老遭乱离，江头吞声哭。禹偁困谪居，黄冈楼居竹。文长抱奇才，屡试蹶场屋。君非穷愁人，好诗何乃酷。我生不解吟，处境何偏蹇。弦歌三迳资，久荒一庄陆。几度打毬耗，空向君平卜。羨煞翠娛軒，牙签退万

轴。气泽润诗书，秀骨天生独。

晚香楼诗钞 周积康。稿存，未刊。

龚应翔《题辞》：风雨一村居，安识江山好。古今大诗豪，江山助文藻。手展晚香钞，三复心倾到。吴越之良材，幕游入楚鄂。饱瞰汉阳树，间吟鸚鹉草。缔交都知名，笔阵千峰扫。莫论感怀诗，磊落抒怀抱。写景与言情，戛戛心独造。清新兼俊逸，寒瘦嗤郊岛。天将畀盛名，江湖莫愁老。嗟吁樗栎林，报颜献刍稿。

孤赏斋诗钞 周白。原名宝仁。稿存，未刊。

《自序》：春朝花树，嘤嘤喈喈，非鸟之唱也耶？秋月草阶，凄凄切切，非虫之吟也耶？彼其有所不得已于中耶，抑有使之然者耶？亦随乎天，顺乎时，应感乎气机，自鸣其得意也耶？苟有人焉，解鸟语，会虫心，谱以成曲，韵以成词，播以管弦，岂不可以传千秋而不朽？而不必也，鸟与虫初无是心也。当其枝头砌畔弄舌成音，切翼作响。人之听也自若，人之不听也自若，人而爱听之也自若，人而厌听之也自若，人听之而愉悦也自若，人听之而悲慨也亦自若。然则万类之中而为一人，万人之中而为一我，一我之中而仅半生。历更几十番寒暑，见累千百回日入月出。经人情冷暖，世故迁移。忻也有诗，戚也有诗，离也于是乎有诗，合也于是乎有诗。虽人未必以诗也，而观之又未必以为我之诗也，而爱观之且未必因观我诗，而兴其愉悦怨慨之心也。而时时观之，人人观之，然而我之诗自若也。我之忻而有诗也，亦犹鸟之嬉春而有声也。我之戚而有诗也，亦犹虫之感秋而有诗也。诗云乎哉，诗云乎哉？

孤赏斋文存 稿存，未刊。

绿庐诗稿 周积芹。稿存，未刊。

德清·俞樾《序》：咸丰间，余在京师，与桐乡周莲史前辈同官翰林，

往来相习也。及余罢归，而周君亦归道山，遂不复相闻。今年秋，有以诗见示者，则其侄孙字洛奇者也。余受而读之，有云“回首俞楼高百尺，何时指引谒文星”。噫，余与君未谋面，何拳拳于我之深也？又云，诗仗名人序，或传□□□谓余。余感其意，书数行而归之。至其诗，清新俊逸，神韵风味俱佳，则读者自知之，不待余言也。光绪癸卯秋七月，俞樾。

绿庐琐笺

红豆吟稿

东游草

绿庐文存

断山楼算草 周积蕖。稿存，未刊。

震泽镇志续稿 卷十二

里人沈眉寿子媛 乌程纪 磊生三同辑 龚希麟续

集文

宋

高宗皇帝：王蘋敕词

敕右迪功郎王蘋：朕于一时人材，苟其名字，稍有以自见，则往往至屡试而治不加进，于是从而求其所未试者。至于岩穴之士，庶几有称朕意焉。尔学有师承，亲闻道要，韫椟既久，声实自彰。行谊之修，溢于朕听。燕见访问，辞约而旨深。师友渊源，朕所嘉尚，乃命锡之高第，职是校讎。岂特为儒者一时之荣，盖将使国人皆有所矜式。勉行尔志，毋愧师言，可特授左迪功郎守秘书省正字。绍兴四年十二月。

又

敕左迪功郎守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王蘋：可特授左承奉郎，依前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绍兴五年二月。

又

敕左承奉郎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王蘋：熙丰尚经义而废《春秋》，崇观行舍法而罢科举，使自信笃学之

士无以售于有司。尔独守遗经，不追时好。昔人所谓为人臣子而不可不知者。尔既知之矣，是用特起布衣，擢居东观。嘉此老成之望，蔼然英俊之躰。爰自校讎，俾参撰述，益思懋勉，嗣有褒升。可特授依前左承奉郎秘书省著作佐郎。绍兴六年八月。

又

敕左承奉郎新差权通判常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王蘋：绍圣、元符之间，奸人得志，首陈绍述之说，以胁持上下，次为废立之议，以诬谤宣仁，伤泰陵孝治之风，失神祖励精之意。凡是群邪之举措，皆非当日之本心。贻患至今，馀风未殄，载观旧史，实骇予闻。爰命儒臣复加笔削，以尔蘋亲见大儒，得其要妙，惟此一代之典，遂为不刊之书，增秩之荣，厥有故实，尚思奋励。朕不尔遗，可特授左宣教郎，差遣如故。绍兴八年五月。

又

敕王蘋：汝往以儒学擢在道山，比赞相臣，纂修鉅典。凡笔削之去取，兼载不遗，核朱墨之异同，咸得其当。按指事实，明辨是非，备一代之成书，诏万世而垂宪。首嘉事领之绩，可忘绚绎之劳。恭览奏篇，叹美无斁，故兹奖谕，想宜知悉。绍兴九年十月。

胡安国：与王信伯

一别三十年，老既及而学不至。回省初心，旦夕自愧。每闻德誉，想造养之益深也。信伯既亲见伊川丈人，入其堂奥，责任亦不轻矣。使斯道遂行，邪说不得

汨之也。直有望于君，勉之。安国再启。

尹 焱：与王信伯

录示《易传》差互，且据焞所收本写呈乞检。至更望订其是非。他俟面议。焞再拜。

又

焞顿首启：向寓虎丘时，蒙宠顾，极荷眷予之勤。去秋过高隐，辱馆待至厚。拜别之久，日益瞻仰。承惠问，获闻动静，感慰兼集。即日大暑，伏惟尊体万福。焞去岁冬末，来会稽，凡事安集，不敢有烦远念。末由拜会，惟乞为斯文，倍加保重，以副愿望真切。谨专附手启，上问不周。焞顿首再拜。六月二十四日。

又

焞再启：自至会稽以退闲，不修讲人事，不得便人，故久不上问，必能深察。向承教《论语》二事，今已改正，或更有未定处，有的便无惜贬谕。朋友切磨之道，废而不讲，正赖吾信伯也。万万留念，顚望顚望，【顚旁注：仰也。眉批：顚字因避庙讳，少撢点两笔。】贵眷各协吉庆。时暑，以保爱为祝。小侄燠已受恩。今年三月，得岳祠，亦薄有禄廪，侥幸侥幸，亦恐知之。焞再拜。

又

焞再拜启：邢婿以日到府中，不敢草率上状。小侄燠近已娶妇，只此中人家，老拙又且了此一事。伏恐知之，皆辱垂问。至荷眷与复拜起居礼。时主簿紫芝到任未久，不通问。陈齐之今赴官，未尝通讯否？或访我

存亡，尽为告之。贵眷各协吉庆。敢以保爱为祷。惇顿首再拜。信伯通守学士道契执事。

胡 峰：陈长方字序 此从阁本录出，疑题中、文中皆脱去“少方”二字，然未敢增入，附注于此。

陈氏二子，幼端慧不群，未名而孤。请名于父友东阳胡峰。峰竦然曰：“尊公所以名之不蚤，盖重其事，余敢易之哉？子其自择焉。”一日，谓余曰：“昔吾宗太邱，有贤子纪，字元方；谌，字季方。父子并著高名，时号三君。每读其传，心忻慕之，辄欲以长方为名，而请字焉。”余嘉其择之审，而知所以自励，因字之曰“齐之”、“同之”，将见伯仲异时，齐德同行，无愧前人，则名字之设非虚语也。或曰：“世之陈其姓者众矣，孰无二子者乎？何独取此。”余应之曰：“此长乐陈后之之子也，名之何愧。”宣和甲辰八月望日。

章 宪：祭王伯信先生文

呜呼，圣人既没，《六经》虽备，学失其传，泯泯千岁。有倬河南，兴起废坠。世方惊疑，青矜远视。不惊不疑，髦士云萃。猗与先生，清明渊懿。乃泳于深，乃跻于邃。不杂不溺，乃得其粹。私淑诸人，河南是继。滔滔者学，孰穷涯涘。孰致中和，孰合内外。孰脱章句，见之行事。学得其源，究观其委。如立之评，以评斯市。不惑多岐，卒习于是。哲人云亡，斯学坠地。先生非隐，亦非玩世。相时云可，庶几得志。志举斯道，匪曰膴仕。斯命也夫，身屯道否。念昔从游，束阡西里。从先生者，

陈子兄弟。同升诸堂，亦有吾季。二十年间，流落殆既。晚及师门，吊影掩袂。奚为于今，师亦长逝。呜呼哀哉，自我不见，于今三祀。驰书未复，讣音遄至。呼天不吊，恸哭于位。温温郁郁，坠此杳冥。谆谆循循，不闻其声。陈此奠觞，輶车其行。终天之恨，并此以倾。

洪兴祖：祭陈唯室文

呜呼齐之，力学究微，材足以发其所学，言足以行其所知。自视古人，阔略等夷。强御弗畏，小官弗卑。湖阴一尉，牛刀割鸡。贪夫为之革面，偷儿莫敢潜窥。志达则已，不露角圭。竭来震泽，养气待时。扁舟过我，麈尾相挥。老马伏枥，知我者希。君气如虹，挑战出奇。论语慷慨，远到不疑。我适临安，君病在兹。云何不淑，而至于斯。堂有寿母，室有孤嫠。松楸云远，归葬未期。抚棺一恸，涕泗交颐。呜呼，自古皆有死，颜冉其如台。吾子平日自谓达性命之理，故应神明超轶，而无所继羁。聊陈薄奠，以写我悲。

张九成：祭陈唯室文

呜呼，道之不明也，久矣。言是道者虽多，而躬行者十不见其一二也。行是道虽多，而知之者百不见其一二也。昔余远窜履艰，难饱忧患，炯然若有知也，万里归来，莫与对谈，尚有望于吾友也。吾友乃遽至于此。呜呼，悲哉！死生常理，亦奚足悲，独怅斯世之莫余知也。此余之所以悲也。有酒在尊，有肉在俎，庶吾友之或临也。

林光朝：与杨次山书

某授徒三十年，不过为场屋举子之习。学问一事，虽稍涉其涯，而所以作语及所以传授于人，惟是一律，岂敢辄出场屋绳尺之外也。某年近二十未知龟山，所以遗后来者为何书，及随计走都下，此说一历耳。又二三年，乃得之。是时，有周先生、尹先生，谆谆然八九十岁人，乃文靖公一辈流也。王信伯得之于龟山，施廷先得之于信伯。廷先，吾友也。廷先每说洞庭之野有一人，吾所畏，当买舟同一见之。不及见此人，廷先死矣。伤哉廷先，每对人道说，必为之出涕。廷先乃吾亡友方正字【眉批：“正字”是否官名？】次云之友。某与次云六兄之故，遂定交。某幼岁，闻李太白、石曼卿之为人，即踊跃道其事。又初读《晋书》，见一样人物，如寒蝉孤洁，不入俗调，此心甚乐之。一日，对次云说：“古人如此，终是不俗。”六兄云：“此数人入孔子之门，恐一日著脚不定。”某乃悟夫子之门为人物准的，千岁人物要入得此窠样中，乃为无愧耳。惜哉，千岁而上有多少豪杰，可以共学入道者，恨不令闻此语也。陈寔、管宁、元德秀姿稟如许，数百年乃一见，又却不闻道，此为大可惜。龟山先生有一徒弟在永嘉，不知其存否？一在三衢，即徐成叟，某旧识之。前日过三衢，已八十餘。从前不应举，不应举一件自是难学。近日，龟山遗书又益出，吾子求之有餘师，乃至远远以书来。此数年来，朋友凋落，而某为独存，某方深忧，闻见有所未至，则无

所参质。得吾友一书，此心耿耿，恨不得一相面以毕此说耳。录此，以见信伯之门，陈杨章周而外，又有施方一輩。【眉批：陈长吉、杨邦弼、章宪、周宪、施廷先、方正字】

汪 憲：跋尹和静与王信伯书

国朝重崇儒学，然自布衣聘召者，特为难得。故侍讲侍郎尹公、著作崇道王公，皆伊川先生高弟，又皆用布衣特召。师友辉映，搢绅荣之。尹公致位通显，德望表表；而王公立诚为己，仕不求进，故知之者希，然不可以是判优劣也。今观尹公所遗王公尺牍，一语一言必以尊所闻，务讲学，相期责善之诚如此，则王公之为人可知已。盖尝以为国家之患，常由人心之偏陂，而邪说暴行之肆。熙丰符绍，所以基靖康之祸也。惟儒者，则有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之功焉。绍兴初年，惩创前辙，隆儒劝学，人主特有意焉。尹公以经学纳诲，所以格君心者微矣。王公讨论史观，破绍圣、元符诬谤之诬慝，明宣仁、泰陵慈孝之本心，其功亦不细。凡此，皆正人心之伟节也。用乂厥辟，绍开中兴，岂偶然哉？然格心之道难明，而逊志之言易孚，此世道消长所以相推而已也。厥后权奸秉国，蛊上志，贼人心，天下泄泄，斯道几坠。幸赖乾道、淳熙诸公相与扶持。考其师友渊源，则出于河南之门者为多。信乎，功不在禹下也。然尹公年谱但载陈公辅之见诋，而不察其反复。盖自赵忠简用朱子发、范元长于资善堂，时以为极天下之选。朱尝乞官谢显道之子，其奏疏推明伊川，以为实

继孔孟不传之绪。尹之被召命，陈之除吏部，则皆以范荐也。陈首对论王安石学术之害，乞数数禁切，且言臣初无所知，未免从事王氏学。既而心知其非，每自感悔，遂除司谏。又言，有见今被举，其文学行谊实为可称，而尚在远方，迟迟未来者，乞下有司多方礼请。已而忠简去位，所引用多罢去，惟朱以上眷独存。公辅复上言：廷臣有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者伪为大言，谓其实继孔孟。颐实何人，将见浅俗僻学惑乱天下。伏望睿断，择群臣有为此学者，皆屏绝之。于是朱公亟求去，上坚留之。尹公亦以此辞，召命有旨，促赴阙陈，寻除礼部侍郎，既尝上意不能眩，则又请明诏多士。今次科举，将安石三经义与诸儒之说并行，以销去偏党。愚考观至此，为之嗟叹。信乎，任贤去邪之为不易也。或者稽韩退之之言，谓自古贤者常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常无以自存，不贤者志得意满。如程门诸公，宜在高位，顾终身运蹇，以为造物者好恶与人异。予谓不然。贤者之所以得于造物者，养其大体者也。不贤者之所以得于造物者，养其小体者耳。吾既得其良贵矣，又慕人之所贵，已受大，又取小，其可乎？彼妾妇之道不能自树立，而以顺为正，故膏梁文绣，珠翠脂粉，以自宠饰而媚于人。大丈夫岂慕为之哉？古之得志居上位者，若尧舜禹汤文武，皆不敢以天下为己养，恶衣、菲食、远色、贱货，兢兢业业，不敢自暇自逸，凡以俭于小体，而崇其大体也。安富尊荣孰御焉？先文定尝获讲习于著

作君。其曾孙仲可出示尹公帖，于是三复有感而书其后。帖中所谓时紫芝者善历学，先文定尝荐之，谓其□□淹贯，推究详密，及陈齐之长方亦先友也。宝祐岁在鹑尾小满日。

明

朱 晟：黃孟坪哀词

耀簪笏之世家兮，先浙而派吴江。翳两登于紫薇兮，诚祖勅之启其光。继有觉民之先觉兮，骋逸驾于康庄。窥学海于程朱兮，雄藻翰于班杨。珠媚渊而不能掩其辉兮，玉韫石而润终不能以深藏。遂剧谈于红莲之幕兮，乃栽桃李于河阳。拂龙渊而剖犀兮，回浇漓之俗而淳庞。荷圣恩之渥兮，赞大政于五羊。洽十郡之遗泽兮，续诗咏于甘棠。方岳将荐于丹宸兮，会补袞而簉乎鵩。行何税驾于南溟兮，暗蛮烟于桄榔。杳吴江之归梦兮，飒丹旗而飞飏。噫嘘唏，搢绅而失其贤兮，海岭而增乎悲伤。睇白云之故林兮，闕漆镫于斧堂。幸庐墓之有嗣兮，蔚五桂而传芳。征太史以纪其德兮，镌丽牲之碑而煌煌。庶千祀而不汨没兮，与吴山而同于苍苍。

吴 宽：王著作像赞

乡先生著作王公小像，其十一世孙观奉以示宽，拜瞻之餘，谨为之贊。

嗟乎，先生负笈而求道，已为北学之言游，献策以

救时，又为南渡之陆贽。故当诬史重作，虽执笔而与修，然使新学尚行，终抱经而不试。才可用而有为，行独持而无愧。是宜祭于其社，以慰乡邦之思，岂特私于其家，以为子孙之庇也哉？

王著作诰敕跋

宋著作王先生，在绍兴初，以布衣被荐，得召见行在。当戎马间，陈说数百言，正而不迂。高宗重之，且有通儒之目，遂除秘书省正字。未几，兼史馆校勘。会敕范冲重修神宗、哲宗实录，以辨宣仁太后之诬。先生适与其事，笔削有力。书成，此其奖谕之词也。已而有著作佐郎之命。一时，因论昔诋诬之罪，追贬章惇蔡卞，公论翕然始行。然先生之学实出于河南程氏，以躬行实践，致君泽民为事，而在著述。世主虽知所重，而用之未尽其才，为可惜尔。先生为人，见《伊洛渊源录》，读者当自知之。宽因其裔孙观示此，谨识其概于后。成化丙午七年乙卯。

跋真西山与王周卿手帖

周卿讳德文，吾乡王氏之先也。仕宋，虽不甚显，然其学实出于其曾伯祖信伯先生。按王德文《立祠札子》：“德文为著作曾孙”，此云曾伯祖，误。见“刊讹”。帖中所谓先著作是也，故西山真先生特与之善。他如魏参政了翁、游丞相似、杜丞相范、王待制遂，亦尝举荐。陵阳李侍郎心传因谓“其所交皆天下正人”。然则此帖岂非其一证佐也哉？惟黯其善藏之。

跋王德文公据

按德文墓志云，海陵赵守善湘，以逆全毁破城壁，委请经理，以功奏补承信郎。考之《宋史》，绍定三年，以善湘为江淮制置使，赵范知扬州。已而李全反。明年，善湘、范及范弟葵率兵追全，全往海陵，竟走死新塘。今公据为端平元年所给。时葵、范收复三京，已去淮东。纸尾有赵姓，盖善湘也。但所谓“汪”，不知为谁，且其间复署泰州军事判官。泰州即海陵。其为奏补时公据，益可信。德文即真西山所与手帖者，贤而有文，卒葬吴县横山。

杨一清：王著作诰敕跋

宋宣仁太后之贤，古今所未有。一时群奸肆为诋诬，著在国史，历数十年未有能正之者。自隆祐宫中之言感悟，高宗始命范太史之子冲，率诸儒臣考异辨诬，为朱墨史，国是以定，罪人斯得，与是事者，厥功懋哉。夫史以公天下万世之是非也，犹必重经划削，而后得其真。然则是非之论未定，褒贬予夺之不尽出于公者亦多矣。天下岂独一章蔡而已哉？因观高宗褒王著作敕词，漫复及此。

王 鳌：王著作像赞

程学之传，孰得其亲？载之而南，龟山是因。著作及门，视杨则后。德器之成，乃参其旧。著作闽产，而家于吴。渊源一派，乡邦所模。遗像俨然，如挹先哲。座上之风，门前之雪。

王著作诰敕跋

宋高宗建炎四年，以范冲直史馆，重修神哲两朝实录。王先生蘋实与焉。方章蔡得志，追贬司马光以下，上诬及宣仁，自谓传信万世矣。高宗当戎马间，感隆祐之言，汲汲为此举。又得人如冲与先生者焉。此朱墨史所为作也，而万世之公论始定。然则作奸害正者，复何益哉？虽然，后世史法不明其是非，混淆者多矣。又安得先生辈正之？

李应贞：赠黄诚夫知新昌县序

今天子锐意养民，数遣大臣问民疾苦而赈恤之，复虑临民者不能皆贤也，考察而澄汰之。其加惠斯民，盖惓惓也。士而得为州县，为天子养民，以辅成太平之业，岂非素愿哉？亦岂非上之所望于士哉？然今之仕者类重内而轻外。一除州县辄不喜，不思古之人不历州县不得登侍御。今州县官秩不卑也，而泽尤易于下。逮政成，入佐六卿职风纪者恒多，乃不乐为之，何邪？以为赋敛之重，狱讼之烦，送往迎来之勤且劳乎，亦分所当然，非所计也。抑以今之官州县者，不能如前世隆久任举刺之吏，且按迹而来邪？然彼之所以见黜者，非阘茸颓情，则贪墨苛刻，厉民以自养者耳。苟以慈爱为心，廉平为政，则民安而职举。临其上者，为国家爱惜人才，轸念黎庶，方为其人维持调护之不暇。不忍略小过，而勉成其美哉，是尤非所计也。然则不乐为州县者，果何以哉？嗟夫，国家之待士厚矣，拔之齐民之中，而养之

以学校，进之于科目，无非冀其效尺寸之用，有补于民焉耳。士而平居，以兼善天下为志，及得一州一邑而治之，亦可以自试矣。而犹不屑焉，无乃并失其所以自待乎？惟笃厚之君子，不以所遇为欣戚，而切于养民；不以外物自溷，而留意于庶务，然亦鲜矣。吾郡黄诚夫，以进士得知新昌。县人多惜其外补，诚夫则曰：“著蒙朝廷作养，以有今日。而又亲见天子惓惓斯民，责成守令如此，无以尽厥职称上意，惟夙夜乾乾图免于戾，斯幸矣。馀岂所计哉。”噫，诚夫谦慎详雅，庶几所谓笃厚君子者，而能念上之所以待己，与己之所以自待者如此。新昌之民，庶有赖哉？异时政成，则六卿之佐，风纪之司，宜不能舍吾诚夫矣。诚夫岂久于外者？勉之。万年太平之业，基于州县，慎毋自忽。余将冀其成也。成化七年辛卯仲夏月望日。

王守仁：与黄勉之

承欲刻王信伯遗言，中间极有独得之见，非馀儒所及。惜其零落既久，后学莫有传之者。因勉之寄此，又知程门有此人也，幸甚幸甚。中间如论明道伊川处，似未免尚有执著，然就其所到，已甚高明特达，不在游、杨诸公之下矣。中间可省略者，删去之为佳。凡刻古人文，要在发明此学，惟简明切实之为贵。若支辞漫说，徒乱人耳目者，不传可也。高明以为何如？此书见《阳明外集》，《县志》稍删节，今依原本。

庄元臣：招农骚 并序

古云，四民之中，惟农最苦。而余观近世之农为尤苦，大抵前后左右皆虎口也。故拟宋玉《招魂》之骚，作《招农篇》。其词曰：

夫何生人之为患兮，在猛虎之毒噬。蹲蓁莽以长啸兮，弄爪牙而睥睨。厌狐兔之腥秽兮，甘人齿而柔脆。伏隈隅以候赦兮，奋腾骧而搏殪。吮肤膏而嚼髓兮，委遗骨于林薮。彼猛虎之为暴兮，固群氓之所知。嗟人类之有虎兮，岂毒害之异斯。悯愚农之遄往兮，作《招农》以要之。农兮，农兮，公门不可往兮，峨冠据案隆赫焰兮。立篷布械森戟剑兮，裂眦叱咤闪烁电兮。呼天抢地莫我念兮，公门之虎厉以猃兮。农兮，农兮，豪门不可往兮，凭威阻力势若山兮。求田问舍积货环兮，飘飖搏击虐稚孱兮。骨枯肉腊无慈颜兮，豪门之虎雄以顽兮。农兮，农兮，奸门不可往兮，弄法舞文律在手兮。张设机阱饵为诱兮，口蜜腹剑深为叩兮。阴怨阳恩与为取兮，奸门之虎险以丑兮。农兮，农兮，市门不可往兮，饰羸杂良巧作奸兮。目语额瞬巧机关兮，元黄罗错破纤悭兮。袖金入闌空手还兮，市门之虎黠以儻兮。农兮，农兮，江湖不可往兮，萑苻之区逋逃薮兮。鼓楫弄兵甘我首兮，邀迎商舶劫所有兮。没货捐身谁为咎兮，江湖之虎暴以赳兮。农兮，农兮，他乡不可往兮，担妻襁子亲戚离兮。瓶空甌冷凭谁资兮，蛮村狡俗共绐欺兮。茕茕孑孑难久居兮，他乡之虎猛以鬻兮。【眉批：

鬪，兽奋鼠貌。】农兮，农兮，汝往深山兮。彼深山兮，虽有威虎兮。远迹街衢伏林莽兮，夜行昼隐暂一睹兮。执炬持矛可捍拒兮，不幸遇之伏即舍兮。一人饲之种有遗兮，深山之虎犹慈仁兮。农兮，农兮，汝往深山兮。

熊开元：与沈介轩

从献可得札十馀年，旧紶乃得一更新。秋风初展时，肯欣然命棹，萃谈数日，未必不虚往实归也。献可高士，韵学尤为绝唱。逢人即举，似谓兴起者，必屡满户外，而悠悠如许日。无改寂寥，举世方走尘劳如骛。安有好心情，愿一闻古乐哉？正月灯时，诸同志相与周旋，欢然道故，独阙我介轩，一座为韵减耳。

闵 声：介翁八十寿序

为士君子者，不难于荣其身，而难于洁其身。洁身则忘其君，荣身则忘其身。虽然，子舆氏言之矣，圣人之行不同也，归洁其身而已。申酉之变，致君与忘君异其局，荣身与洁身异其名，总之各成其是而已。介轩盟翁与余共事坛坫六十年。当社事初兴，名贤毕集，剑池鹤涧之间，皆英豪车辙马迹焉。余于时随介翁后尘，与诸君子相后先。介翁以朋友为性命，而朋友亦乐归之。其家之曲房精舍，皆名公吟风弄月、谈文讲德之所也。四十馀年，社中诸兄相继别去，而介翁与余岿然鲁灵光焉。今己未春，正称八袞矣。余欲以一言从诸君子后，适以多事未获登堂致辞，并以病肺未得握管。夫翁无俟余言为重，而余不能无言。翁少时，爽朗负奇，挟不

律，执牛耳。慷慨卓萃以见其志，风霜凌厉以观其节，跌宕文史以观其才，可以排金门入紫闼，而数奇不偶。至于鼎革之后，于以润色太平出入朝宁，亦又何难？而翛然高致，慕洗耳之风，耽山水之乐，以文酒自娱，以教子为业。天禄石渠之间，掉臂不顾，此非怡然于内，淡然于外，能若是乎？若不肖弟，藉笔墨糊口四方，真所谓学不前人，饥来驱我，视翁如在百尺楼上。而况郎君供菽水之养，诸孙抱英妙之才，掀髯举觞，无非乐境。盖以洁身为荣身，以怡性为养性，即乔松之寿，非所难也，奚有于杖朝哉？而余又有说焉。震泽底定，神禹所以告成功也，寿者聚焉。余外家尊宿徐芦雪翁与介翁为同盟，俱称寿者。地灵所钟，盖不爽哉！异日请以此言质之芦雪翁。

张履祥：与王寅旭书

承先生赐食，加之饴饵，以饷老稚。分甘之惠，何日忘之。言如兄药物之进，恐宜勉力，方茲少壮，胡可使之癯损如老者乎？商声兄一聚，切磋之益，知其受之深矣。嗣是过舍，不及相接，虽接亦不能为益如先生与佩兄也。今日言学者往往有人，约而言之，两种而已。重致知者薄躬行，为无足取。此则所谓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者也。尊践履者忽穷理，为不足事。此则所谓浅陋固滞，而不能进于高明之域者也。二者互相非诋，而邪说由之以生。甚则交相水火，而暴行因之以作。谁实轨之以中正而无失者？先生、佩兄，远近

耑用其心也。高明教子，自有成竹。迂愚之论，聊备刍荛。更有当商，乞即邮示。

祭沈晋隐文

呜呼晋隐，学以为耕，何服勤乎仁义之田，而困踬以终其生。昔君先世尝以货雄乡里，而位列簪缨。至于豫章先生，执骚坛牛耳，为江左司盟。慕孟公北海之风，而遍识乎天下之贤英。散千金如脱屣，卒毁家以成名。君缵厥绪，令声益起。值复隍之挽造，赋涧乐以永矢。博览泛交，放意山水。远则搜奇禹穴，访胜石梁；近则钓鲈松江，采莼千里。文丽鲍谢，诗轶温李。而所尤工者，挥毫落纸，传钟王之墨妙，尽颜欧之秘理。君虽身隐焉文，而钟情笔墨，不能自己。君虽不求闻达，而辐至而景从者，四方问奇之士。树清标于浊流，固庸俗之所妨。虽泥泥而啜醴，犹凿圆而枘方。于是羽仪既成，伏机蹶张，幸先兆以高举，非矰缴之能戕。语默随时，出处允臧。可以颐神养寿，久视相羊；何期少微谪见，二竖为殃。长辞逆旅，永归帝乡。虽婚嫁之已毕，奈慈帏之在堂。垂白发以哀号，孰慈痛而可忘。呜呼晋隐，人琴俱亡。忆昔与君风雨联床，论文析义，采蘋搴芳。奚星霜其未改，忽總帏之载颺。呜呼晋隐，谢傅没而痛昙，惠施死而默庄。景高轨于昔人，讵挽近之可常。某等托素心于平日，感漓风而增伤。既百身兮无益，进哀子而勉将。羌努力以自树，庶其基之克昌。呜呼晋隐，天意难量，人贵不朽，何殊彭殇。生死交情，尽

此壶浆，化者有知，曷不来飨。

潘 末：沈介轩八十寿序

明万历中，高忠宪公与顾泾阳先生讲学锡山，海内正人翕然宗之，有东林之目。熹宗朝，为阉党摧残略尽。崇祯中，又有所谓复社者，实东林之徒为之，重为宵小所侧目，见诸弹章。盖朋党之祸，与国祚相终始。虽党同伐异，君子不能无疵。而一时豪俊英伟之士，多在其中。迨于霜降水涸，多能于名节自立，可指而数也。复社创自吾邑，娄东首与相应和。其时，先府君与沈介轩、吴扶九两先生实主持其事。三君之家，名贤辐辏，倾盖班荆。文酒之宴无虚日，里人至今能道之。四十年来，兵戈疾疫，向时君子沦落尽矣。府君与吴先生墓木既拱，惟沈先生岿然独存。今年八十，犹康健饭如昔也。庄周有言，“直木先伐，甘泉先竭”，故三君八俊之流，常与国俱尽。今先生独能久存于离乱之馀，全其天年而不中道夭，岂不幸哉！先生家故饶于赀，所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约略如仲长统所云以喜事结客。其家中落，既更世难，摧橦眉批：橦，陷阵车也，亦作幢。息机，戢影荒江之滨。课耕十亩，量晴较雨，与老农为伴，求为寻常无闻之人，而世遂罕能举其姓氏。此夏馥、申屠蟠之伦，所以明哲保身者。先生不出户庭而能之，斯更难矣。先生为吾从姊之夫，以故与先府君尤亲善。秉生也晚，不能记府君瞽咳，幸及见先生，冀得闻前朝故事。而束发出游，未获岁时过从。今国家纂修《明史》，

未适在载笔之列。窃见天启、崇祯两朝国史残缺，而稗官野乘记载杂出，往往失真。东林、复社之事关系兴亡，亦无能道其始末者。诚得先生促席一堂，条分缕析，某人某事，某年某月日，诎十指而顿之，百年文献，庶其有征。惜乎先生之不可以束帛蒲轮致也，倘得拂衣归里，将拜先生于榻下，为十日之饮，怀铅握椠，口询而笔受之，如晁错之于伏生，其可乎？先生诞辰，未在远不能捧觞为寿，聊致此为祝嘏之辞。其或千载而下传逸民者，亦将有考于斯也。

万言：沈玉汝先生七十寿序

近世士大夫以躡科名、跻膾仕为荣。有不得者，虽其行标卓越，齿逮耄期，郁乎乡国之望，自视犹未释然。而一二流俗之论，遂谓某也，文章若何，行谊若何，乃不得第一，而颓然以老也，盍亦审于其时，而信于其天乎。惟有道者不然，人皆惊乎捷得，已独矢夫清操，不以韦布终其身为可忧，而以子孙之树立为可乐，故能克享遐龄。一时有所矜式，如严冬积雪，群芳皆萎，而松柏独蟠峙杰。由其审于时者明，而信于天者笃也，若玉汝沈先生是已。先生盖生长松陵，而投老湖之浔水者。性孝友任侠，与人伉直无所隐。读书目数行下，蚤岁补博士弟子，声藉甚诸生间。顾不喜为文社标榜之习，屡试棘闱不售。无几微见颜色，惟退而益修之于家。事两尊人先意承志，极甘旨以为娱。吴中征徭最重，先生先事捋荼，故尊公奉川翁得裹足城邑者二十年。读礼时

有逾常等，前后不少异。比翁襄事，方值鼎革，萑苻弗戒，夙夜腐心，迄今未尝不形诸梦寐也。居恒声利之土，谢弗与通。间有以古道相投契者，不靳割衣裁食给之。夫人盛太君左右惟恐不逮，五十馀年如一日。其季锡汝分屋而居，相望十里许。每会别去，辄数日失欢。以向者兵燹之故，致形影终各天尔。下笔为文章，不从时俗嗜好，惟抉尽理解而止。时有所寄，发为诗歌，以见其志，天真烂然，不涉云闲浮靡一字。晚年旁及内典，因抒其所得，著《金刚心经二解》。当世讲师耆宿，亦自谓莫能及焉。计先生盛时，夫非启祯之季邪？斯时总揽朝局者，收召智计士以为声援。天下急功名喜权势之流，往往比而从之。先生所学之正，不随不诡。设一旦置身朝列，出其灏气鸿才，以干城名教乡先达姚文毅、周忠介之事，非异人任也。宁能优游泉石，把酒赋诗，俾子若孙衣彩衣，爵康爵，前为百岁寿，如今日之乐邪？此虽天祐善人，自有其不爽，而先生审时之识，要非中智以下所敢望也。今年春，予始至浔上，始获与先生定交。先生不以予无似，日造予室剧谈。聆其辨博，凡经义之异同，世运之升降，靡不触处划然。窃怪其非尘俗中儒生，何以布衣老也。退而揖其令嗣宗宇，及诸孙蕃标辈，则如翠竹碧梧、瑶环瑜珥，林立于前，始信先生之种德，盖在乎是矣。三月壬午，为先生七十之旦。姻党谋所以为觞者，问序于予。夫予之言，何足为先生解颐？而先生之善审夫时，与克信乎天，而不为世俗寻常

之见者，非予言莫为传也。昔陈太邱生当汉末，隐德不显，而子纪与孙群历仕魏晋，俱至尚书仆射。宋王晋公自期为相，人或诮之。公曰：“祐不做，儿子二郎必做”，因植槐以识。后文正公果相真宗致太平，而孙懿敏公亦侍从庆历之世，至曾孙巩而簪缨未已也。然则何必以及其身，科名瞧仕为荣乎？先生必欣然引满一觞矣。

钮 硕：与潘稼堂

寅旭先生溘焉长逝，天人之学竟失其传。并无一线之孤，以供椒馨，造物之报施乃尔。先生念及其后，不胜酸颜。箧中遗书，俟卜归有日，即当广为搜罗，以垂不朽。然非赖巨手表章，则蠹简尘编，蜚声未远，恐后人遂无有浣薇披吟者矣。

江 元：桃花园图序

震泽有桃花园者，明万历中钱泊庵养母园也。园今久废，其乡之父老犹能言其故址，曰此钱氏某某养亲之桃花园也。盖先生淡于声利，乐道著书，而尤笃于孝行，故其名至今传如此。先生之从孙之青，知园内古迹有爱日堂、香草居、慕轩、睨翠楼诸胜，属南华张检讨为图，而李编修玉洲记其事，以垂不朽。其用意可谓勤矣。夫地以人传，泊庵以诸生隐居养亲，未尝备位于朝，而其乡人至今称之。然则士诚有以自异，岂必以名宦显哉？之青能记述其事，以无遏佚前人光，其犹继述之志乎？后之观是图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兴矣。

焦循：读晓庵遗书赞

天算之学，首推王公。制器立法，贯西于中。日法反古，近溯技穷。短为西独，长与中同。中术不修，使西见功。一言以蔽，惟天之从。日食求边，理密数通。唐之一行，汉之刘洪。

张士元：谭君哀辞并序

谭君书，字二酉，为崇明县教谕。去官归，居家十年，贫甚。再就职崇明，一岁卒。

求升斗之微禄兮，赴一官于天涯。惩学子之难化兮，遂拂衣而长辞。甘贱贫以自适兮，将抱瓮而灌畦。仕已非我乐土兮，农复困于汙淢。闻妻子之啼号兮，谁能不动乎中怀？方白首而出门兮，开昔日之寒斋。侣海客与波臣兮，听荒鸡之喈喈。董帆过于槛外兮，爰居上于空阶。恨魑魅之逢迎兮，曾不留此贤才。思灵槎之孤寄兮，迟推挽于舆台。呜呼，故庐尚存兮，魂其渡海而归来。

张海珊：送张渊甫赴省试序

盖今天下学术盛衰之故，概可见矣。自明太祖定制，以四书五经义取士，士皆规规焉诵习其中，至白首而不能已。以故成弘正嘉之间，士习醇谨端悫。其高者，能自通于性命之故；其材质庸下者，亦无不依仿圣贤成格，以不失为寡过。然其于历代典章制度，或不暇以详考，而经籍异同得失之故，与夫汉唐经师之遗言坠绪，亦因之而沦失者多矣。故国初诸儒往往以为

病，而思有以救正其失，则当如程子之读史，不遗一字，朱子之博综群籍，抑或如永嘉之经制，龙川之事功，亦无不有益于经训，而可施于世。顾乃抹撮一切理学绪言，以求前人散佚之编，支离驳杂之说，用相夸尚。凡古先王之所以明术崇教，修己治人之道，皆以为空疏无用，而置之略不复言。然而国家取士之成式，则固无改乎其旧，于是四书六籍，乃第以为梯荣媒利之资，而非大雅君子之所事，而举业之途不可问矣。故尝私论之，取士之式损益，百王之制至今日尽矣，无以加矣。顾其事益卑，而其途益若浅狭固陋者，何哉？则人以苟且之心与之故也。其卑者，固第以为梯荣媒利之资，即一二俊杰自命之士，亦以吾自有诗古文传世，而不复措意其间。然则国家所以取士之故，固安在也？近年来，一一大省学使，未尝不深惩其故，而为之戒厉申饬。然其所以为说，则不过体格之间。而凡文章之原，与夫国家取士之故，则仍暧昧而莫名其妙。此所以愈变愈不能复也。吾友张君渊甫客授余里，好学能思，甚不欲为举业之学。然其于举业之文，则实能清真拔俗，而不敢苟且以为之者。其庶乎知文章之原，与国家所以取士之故者与？秋八月将赴省试，于是本百余年学术所以盛衰之故，以释君不欲为举业之意，而亦用以自厉焉。

沈 壴：丸熊图跋

友沈君子绥，少失怙，家又多故。生母李太孺

人，厉志守节于漂摇患难之秋，严训子而勤督课。子绥既成立，取唐柳仲郢母丸熊胆故事，绘图以志母训。张君渊甫为之序矣，又属垚书其后。垚窃惟唐世，高望华族，教子孙有礼法，故能保其门阀，世享重名于天下。史称，穆崔柳等族代为孝友闻，家贵倨如韦陟侈矣。然家法修整，敕子允就学，夜分视其课，勤则问安色必怡，少怠则立堂下不与语。童奴虽多，宾客必使允应门。教子之严，门庭之肃，名门右族大概如此。仲郢父公绰、叔父公权，皆时名臣。母韩氏，开元名相韩休曾孙也，祖滉、父皋皆为大官。滉性节俭，自始仕至将相，不为家人资产，休家训子孙至严。贞元间，言家法，人称韩、穆二门。故韩氏善训子。公绰治家埒韩滉，仲郢能守其法，子玭亦清直有父风。读玭所述家训，恭俭孝友之风，至今犹可想见，宜其家门鼎盛，子孙蕃衍也。今世士大夫无家法，不能教子弟。子弟非骄溢淫纵，即凡陋庸鄙如竖贾所为。即间有一二以训子称者，亦不过授以速化之术，觊可图利禄而已。若古所谓经世之学行已，立身之概无有闻焉。学非所学，教非所教，而人心风俗驯至大坏，而不可收拾也。高门贵族尚如此，况寒贱乎，况妇女乎？子绥为人狷介疾恶，有河东柳氏之风。不为俗学所惑，而求至于道，家益贫而操守益坚。吾知太孺人之训，必有异于世俗之所为，而以无愧古人。厉其子，故子能贤如此。然则子绥亦惟勉至于古人，以克副母训而已。夫所以无愧古人者，固不在出

处显晦之迹也。

孙 燮：沈退甫哀辞 有序

举世波靡，不可无狷介之士，为中流砥柱。而士有不随流俗者，非徒人嫉之，而天亦若多方以厄之。既使之贫困终身，而又靳其年使不克至于老寿，溘然长逝。上有慈亲，下乏嗣子，抱恨于无穷。若吾友沈君退甫者，为可悲已。君少孤，遭家多难，未竟于学。成童以后，交张君渊甫，始发愤读书，取先儒义理之说，日探讨而玩味之。久之，渐有所得，屏弃浮华，气象为之一变。宋王信伯为震泽先贤，后人编其遗文为《著作集》，中有门人纪录失真处，朱子尝疑而辨之。君谋之渊甫重刊，以惠后学。载朱子之辨于《语录》后，而芟其附录之繁冗者。学者始得善本而读之，免于毫厘千里之说。明王晓庵先生墓地洼下，为水所注。君培其土，而立碣以表之。侯官林公抚吴时，君合诸绅士请祀先生于乡贤。公为上奏，部议不允，则创建祠堂于墓之左侧。又修筑墓道，缭以周垣，立墓门，树梅数十本。事虽出于众力，皆君为之倡始。生平留心乡里掌故。会吾邑纪君石斋，馆君族兄成甫家，晨夕商榷，成《震泽镇志》若干卷，同里周氏付之剞劂。义例精当，见称于时。君性情孤峭，不肯随俗俯仰，人多以此嫉之。然勇于为人，苟受人之托，虽险阻不避，人又未尝不服其义。居恒扫地焚香，惟吟诗以遣日，或出其所蓄古器玩弄之。视世俗纷华靡丽之事，泊如也。素豪于饮，母夫人戒之，遂不敢逾量。先世自曾祖以下，四世皆无昆弟。君父老而乏嗣，已子异姓子矣，忽诞生君，人咸谓天不绝沈氏之

祀，从此可卜子姓蕃昌。然君授室后，连生十女，竟不得一丈夫子。食指日繁，薄田不足以给。女多许名族，办妆不容苟简。极左支右拙之苦，又称贷而益之，遂日益穷困以至于歿。歿之日，未字之女犹有数人焉。此天之所以重厄君者，岂不可悲也哉？夫予年逾六十，向日交游，齿相若者，大半零落。君少于予十五年，予预营兆穴于君之乡，他日期君来执绋，今又先我而逝，能不慨然？君希至浔上，予又病废不能出门，故频年踪迹疏阔。君卒之前数月，忽惠然肯来，谈论甚畅。人之聚散，莫非前定，而此会若隐有以驱之，使毕今生之欢者。君病中语，不斋欲予作墓铭。夫渊甫与君婚姻，方以文章名于时，他日自能铭君之墓。惟哀辞之作，所以抒朋友之情，不敢辞也。君名眉寿，字子绥，退甫其号，震泽人。其卒也，在道光丙午七月十二日，享年四十有九。辞曰：

繁生人之聚族，犹树木之成林，均雨露所培养。一枝独少繁阴，盼萌芽不可得。倏又斤斧相寻，续断枝以同本，萝茑孰得而侵。君天才之秀出，所学又极渊深。不言钱似夷甫，岂屑效其清谈。爱高隐似元亮，独不得其五男。生平表彰先哲，说士同于肉甘。能见义而必赴，惟苟得之是慚。何数穷于大衍，闻讣莫不伤心。嗣子取诸三从，析薪亮其能担。自古高才多厄，鬼神偏福愚憨。此理亦复奚怪，令名寿考兼。年来友朋日少，落落晨星两三。后我生者先逝，悲痛其何以堪。飒然秋雨夜至，老泪与之俱沾。见乌程汪曰桢辑《莲漪文钞》。

与张渊甫书

文章之道，一真气所弥纶。自时文兴，而士安于剽窃摹拟之习，去而习古文亦同此伎俩，安得不伪？究之天下，惟真者为能，□□于无穷。而伪者，只可欺一时之目。自古文章传真，而不传伪，故读书不必多，而要在通。其意抒辞不必丽，而要在达其心云云。

杨象济：周士炳墓志铭（缺）

俞 楠：徐汝福墓志铭

同治之初，朝廷削平祸乱，诏天下各督抚，抚循其民，与天下休养生息。而其时贤士大夫亦能仰承德意，完残奋怯，起疮痍而衽席之。盖禽翦草薤，勘定四方，诸将帅之功也。教养兼筹，以奠其后，则贤有司之功。而其乡之士大夫，亦与有力也。江苏之震泽县有震泽镇，亦一大乡聚也。镇人有寅阶徐君者，其乡之贤士大夫也。今年夏，徐君之子泽之，以状乞铭其墓。余读而叹曰，此于大乱之后，助朝廷劳来安集者也，于法宜铭。谨按状：君姓徐氏，讳汝福，字备五，号寅阶。其先为徐偃王之后，以国为氏。明季，有讳旷者，自淮渡江。十传至永昭，始居震泽镇，是为君高祖。永昭生覲光，覲光生学健。同治初，以孝子旌。学健生子，长讳鑑，字玉书，君之父也；次讳荣森，字湘波，是为君本生父。自高祖以下，咸以子孙贵显，迭膺封赠，为镇巨族。君幼颖悟，年十四悉通诸经。道光二十九年，大水。湘波公为粥以食饿者。君时尚幼，已能左右之。湘波公异焉。君有二弟，皆以劬学死。湘波公乃命君辍读治家事。当是时，金陵久陷于

贼，而苏杭诸巨室犹承平旧俗，繁富夥侈，以奢靡相高。君喟然曰，燕巢幕上而以为安，不亦慎乎？乃务为节俭，有余费辄市谷以备缓急。俄而大营溃，苏垣陷。君以抟力勾卒之法卫乡里，有众一旅。贼至，苦战却之，然众寡势不敌。时吾湖赵忠节公奉命总理湖郡团防，君乞援焉。忠节以出境剿贼，虑饷不继。君乃尽出所储，以助兵食。忠节喜曰：“蕞尔一隅，乃有同志如君者乎？”率偏师来镇，会攻平望，克之。而贼来益众，湖军适有他警，旋撤去。贼围四合，火于上风。君知事不可为，身殉无益，突围出，而镇遂陷。君奉湘波公走沪上，尚图再举。而君亦病。病中，犹时掩床大呼杀贼也。同治元年，今爵相合肥李公以巡抚驻上海。闻君之才，檄办上海扶恤事宜。湘波公谕之曰：“今东南沦陷，惟存上海一邑，四方之民走来归者，如爵丛兽旷。汝既与斯役，尽一分心，造一分福，毋惜费，毋惮劳。”已而湘波公卒，临终谕之曰：“吾死，草草治丧。速出事乃事，毋以吾废。”又曰：“家乡故旧流离可悯，汝其念之。”君泣受教，乃谋于同里施君少钦，鸠巨资邮乡里，以振乏绝，命之曰“兴仁之会”。其时为贼蹂躏之区，皆不得耕。间有耕者，贼伺其熟刈之。民耕而不得食，大困。洋人趋利，载米数十艘以往。官曰：“是賚盜粮也。”议有禁。君争之曰：“贼何患无米，其患无米者，陷贼之民也。是济民，非济贼，请勿禁止。”且请勿抽其厘。米船咸集，灾黎以甦。三年，江苏平。邑令万公属君以善后事。请先施粥一月，后择其尤贫者，旬饩之粟，以三百人为额，至今循之。大乱初定，百废未举。而君适奉

檄办内地丝捐，因请于丝捐内计包抽厘，以供善后之用。于是平治道途，修造桥梁，建复书院，疾病者药之，物故者櫯之，埋而謁之。孤无父者乳之，是曰“保赤”；寡无夫者衣食之，是曰“恤嫠”。兵革之后，向之质库皆废，乡民重息以贷无应者。蚕在箔，至无以饲，生计益窘。官议，集富商设公典，商皆峙堵。君曰：“可出资为倡。”两浙、江南之有公典，自君始也。邑中善举，无不取决于君。口讲指画，每日自辰迄于酉，凡事之待举者，及有宜变革者，随时书寸纸黏以室壁，次第行之，虽细无遗。乱民毕永泉、陆効庭，期其党于某日起事。君侦知其期，密言于巡抚丁公，檄县掩捕得之，竿其首，遂于无事。太湖溇港久淤塞，有诏开浚。君随同沈太守玮宝履行其地，度深浅，计宽隆，开窦洒流，数月而毕。又以本镇运河为苏湖往来要道，瓦砾填积，舟楫不通。乃言于官，开正河自西迤东，又开支河之在南北者，凡二百八十丈有奇。君勇于任事，知无不为。而尤惓惓于亲故，有失所者，必曲为之计。从兄蘋秋君卒，为治后事甚周。从子啟之、继之早孤，抚之如己出，以至成人。尤好奖励后进，尝曰：“人之为不善，非其本心也。无衣食以养之，无师长以教之，游民无业，势必入于下流矣。”故族党之无恒产者，其子弟十齡以上，君察其才器秀颖者，使之读书；朴愿者，授以所业。赖以成立者，不下百余。岁在癸酉，子泽之举于乡，金曰“为善之报也”。君在道光中，已议叙光禄寺署正。后以筹餉功，得候选同知，赏蓝翎。又以善后事竣，易花翎。君遂援例改郎中，加五级，跻二品，封祖父母、父母如其秩。而君

精力尤壮，至是拟率泽之入都，俾应礼部试，而自赴部供职。乃未及成行，而母沈太夫人卒。君悲号成疾，绵历年余，竟以不起。光绪元年元旦，君集族人，议修宗谱，建义庄，曰：“吾蓄此志久矣。今病日臻，此两事万不可缓。”其妥议章程，以垂久远。及病笃，又手书数百言训其子，大旨在读书、立品，而仍拳拳以修谱、建庄二事为言。是年九月乙巳，君卒，年三十有八。盖数年来，君于善后诸事，心力皆耗矣。君娶周恭人，生子二。长泽之，同治十二年举人，候选内阁中书。次望之，湘波公之存也。以君弟容甫、咸甫两君俱无子，命以望之为容甫后，而兼存咸甫之祧。女子三人，皆殇。光绪二年九月癸未，泽之等葬君于乌程县之马腰村。余虽不识君，然重君之为人，是能于大乱之后，为国家劳来安集者也：故撰次其事，而系于铭。铭曰：

东南底定，同治之初。墨宇虽复，元气犹亏。惟良有司，奠厥攸居。谁其佐之，贤士大夫。恢恢徐君，密虑深图。日莠宜去，曰粟宜储。曰湖宜浚，曰道宜除。曰幼宜学，毋任呶呶。曰嫠宜恤，毋使歔歔。浸仁沐义，民气以苏。求民之利，忘功之劬。未登中寿，咸曰於戏。虽不永年，泽在乡间。有子英英，早登贤书。积善至蕃，斯言岂诬。千载而下，式此幽墟。

周介眉寿序（缺）

劳乃宣：撰周积华墓志铭

周君讳积华，字舒文，号衡芝，浙江桐乡县人。祖讳士烟，举人，内阁中书。考讳善震，贡生，中书科中书，在籍翰

难，恤给云骑尉世职。君其次子也。周氏为吾乡右族，世敦诗书。君幼遭寇乱，家贫失学，弃儒学贾。而每于居肆之暇，手不释卷，潜心求学。同治丁卯，以县试第一入邑庠。会戚属徐君官广东顺德，令招之佐理。旋又客于王君高廉钦道粮储道按察司幕中，历司文牍，皆中机要。在臬幕时，有人以巨金赂君，乞为斡旋讼事者，峻拒之，为时所称。自粤归，复佐夏君于娄县，乃归老于乡。光绪丁未，以疾卒，年五十九。配张氏，妾仇氏。子三，家均、家圻，俱庠生，家坊早卒。女二，皆适士族。君叔仲阮，名善咸，为予乡举同年。家均以年家之谊，出事略请铭于予。予未识君，观家均所陈，知君之为笃行君子也。夫今之世，以诡谲为高行，以荡佚为通识。所谓豪杰之士，其放言高论不可响迩。而徐察所为，每逾于大闲，而不以为非。君之平生，独循循于规矩之中，未尝少视表异。及其临财见得也，乃确然有千驷不视，一介不取之风。夐乎非末俗之所能及矣。而家均之陈述先德，亦惟以庸言庸行为先，不稍为溢美之辞。其家风笃实，尤有足尚者焉。乃不辞而为之铭曰：

雍雍周家，吾乡之彦。盛德若虚，不矜不衒。贫不废学，能自得师。入孝出弟，融融怡怡。壮游橐笔，莲幕风清。五岭云渺，三泖波澄。暮夜却金，不欺暗室。凜然四知，青天白日。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锋芒外敛，精华内蕴。全受全归，无忝厥祖。勒铭幽宫，永垂令缩。

震泽镇志续稿 卷十三

里人 沈眉寿 子绥 乌程纪 磊位三 同辑 龚希馨续

集诗

唐

陆龟蒙：鸩鹤诗 并序

客有过震泽，得水鸟所谓鸩鹤者，覩予。黑襟、青胫、碧爪、丹嘴，色几及顶，质甚高而意卑一作草戚畏人。予极哀其野逸性，又非以能招累者，而囚录笼槛，逼迫窗户，俯啄仰饮为活，大不快，真天地之穷鸟也。为之赋诗，拟好事者和。

词赋曾夸鸚鹉流，果为名误别沧州。虽蒙静置疏笼晚，不似闲栖折苇秋。自昔稻粱高鸟畏，至今珪组野人仇。防微避缴无穷事，好与裁书谢白鸥。

自遣诗 并序

自遣诗者，震泽别业之所作也。故疾未平，厌厌卧田舍中，农夫日以来耜事相聒。每至夜分不睡，则百端兴怀搅人，思益纷乱无绪。且诗者持也，谓持其情性，使不暴去。因作四句诗，累至三十绝，绝各有意。既曰自遣，亦何必题为？

五年重别旧山村，树有交柯犊有孙。更感卞峰颜色好，晓云才散便当门。【眉批：予义庄内有刘石庵碑字。】

雪下孤村淅淅鸣，病魂无睡酒来清。心摇只待东

窗晓，长愧寒鸡第一声。

多情多感自难忘，只有风流共古长。座上不遗金带枕，陈王词赋为谁伤。

甫里先生未白头，酒旗犹可战高楼。长鲸好鲙无因得，乞取艅艎作钓舟。

花瀨蒙蒙紫气昏，紫花瀨在顾渚步。水边山曲更深村。终须拣取幽栖处，老桧成双便作门。

阴洞曾为采药行，冷云凝绝烛微明。玉芝敲折琤然堕，合有真人上姓名。

长叹人间发易华，暗将心事许烟霞。病来前约分明在，药鼎书囊便是家。

酝得秋泉似玉容，比于云液更应浓。思量北海徐刘辈，枉向人间号酒龙。

羊侃多应自古豪，解盘金稍置纤腰。纵然此事教双得，不博溪田二顷苗。【眉批：侃自魏归梁，侯景陷历阳。侃副宣成王都督城内诸军事。性豪侈，善音律。姬妾侍列，穷极奢靡。】

偶然携稚看微波，临水春寒一倍多。便使笔精如逸少，懒能书字换群鹅。

昔闻庄叟迢迢梦，又道韩生冉冉飞。知有姓名聊寄问，更无言语抱斜晖。

雪侵春事太无端，舞急微还近腊寒。应是也疑真宰怪，休时犹未遍林峦。

数尺游丝堕碧空，年年长是惹东风。争知天上无人住，亦有春愁鹤发翁。

谁使寒鸦意绪娇，云晴山晚动情寥。乱和残照纷纷舞，应索阳乌次第饶。

古往天高事渺茫，争知灵媛不凄凉。月娥如有相思泪，只待方诸寄两行。【眉批：方诸，古用以取明水之器。郑玄注作“鉴”字解；《淮南子》作大蛤。】

本来云外寄闲身，遂与溪云作主人。一夜逆风愁四散，晓来零落傍衣巾。

渊明不待公田熟，乘兴先秋解印归。我为馀粮春未去，到头谁是复谁非。

云拥根株抱石危，斲来文似瘦蛟螭。幽人带病慵朝起，只向春山尽日欹。

月淡花闲夜已深，宋家微咏若遗音。重思万古无人赏，露湿清香独满襟。宋玉有《微咏赋》。

南岸春田手自农，往来横截半江风。有时不耐轻桡兴，暂欲蓬山访洛公。

贤达垂竿小隐中，我来真作捕鱼翁。前溪一夜春流急，已学严滩下钓筒。

水国君王又姓萧，风情由是冠南朝。灵和殿下巴江柳，十二旒前舞翠条。

强梳蓬鬓整斜冠，片烛光微夜思阑。天意最饶惆怅事，单栖分付与春寒。

无多药圃近南荣，合有新苗次第生。稚子不知名品上，恐随春草斗输赢。

一派溪随箬下流，春来无处不汀洲。漪澜未碧蒲

犹短，不见鸳鸯正自由。

山下花明水上曛，一桡青翰破霞文。越人但爱风流客，绣被何须属鄂君。

妍华须是占时生，准拟差肩不近情。佳丽几时腰不细，荆王辛苦致宫名。

娥女精神似月孤，敢将容易入洪炉。人间纵道铅华少，蝶翅新篁未肯无。【眉批：赵司空，道家烧丹称水银为姹女，《参同契》：“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

贞白求丹变姓名，主恩潜助亦无成。侯家竟换梁天子，王整徒劳作外兵。

春雨能膏草木肥，就中林野碧含滋。惟馀病客相逢背，一夜寒声减四肢。

宋

杨邦弼：挽王信伯先生

伊洛亲闻道，渊微赖发扬。东吴贤望重，西观旧书藏。吾党将安放，斯文岂遂亡。堂堂宁复见，门士恸新冈。

梁木俄摧坏，吁嗟丧大贤。典型看肖子，道学付谁传。一代风流尽，千秋物论先。师言犹在耳，身敢坠周旋。

章 宪：挽王信伯先生

伊洛风流在，鲁邹道益尊。遗经启幽眇，后学有渊

源。钻仰知山户，衰迟阻及门。三年思眸面，一旦绝微言。

行义时逢可，泽民事却睽。斯文犹有寄，俗学岂终迷。不复符三鱗，空闻见白鸡。先生亦百年捐馆，故用《晋史》“白鸡”事。诛茅方槐李，卜葬已苕溪。

西观才黔突，题舆却佐州。济时卑管晏，赍志在春秋。暧暧孤云没，沉沉厚夜幽。升堂闻礼乐，终觉愧程仇。

张 镛：震泽戏书鹅鹤

市梢茅厂三两间，旁有数鹅行复还。适从何来令威老，矫首便觉高情闲。群鹅不度风姿少，罢亚相随过汀草。令威流盼略无言，寄与谁知自瀛岛。少焉戛然鸣一声，岂暇更顾儿童惊。直上青云三万丈，鹅在人间夸字样。

王 枫：临终诗

平生不学口头禅，脚踏实地性虚天。临归不用求缠裹，趁著帆风便上船。

孙 锐【号耕闲，住平望桑盈村。】：上元夜送沈伯时

赴南康山长

十载从游吾道南，山斋苜蓿淡于甘。飞鱼想得三台兆，待雪空馀一丈函。席冷几番驯白鹿，节传此夜赋黄柑。太平不日经筵召，好把麟书早晚探。

明

谢常：秋风歌送震泽巡检孟复初并序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皇帝受天命飞师渡江，时三吴之境迥卒散漫，居民骇惧。以神京天远，萑苻之泽有盜，弄兵者猖狂肆虐，杀人而燔庐舍，势张甚。震泽巡检孟复初慨然奋曰：“茲非人臣效职之秋乎？”率兵往捕，境内以安。斯时也，非勇敢之为倡，少从容延蔓，其祸有不可胜言者。今当三考观成，或执铨衡者有闻，庶不没乎善也。

秋风高，秋风高，洞庭木脱飞银涛。沧江来雁声嗷嗷，豆花疏雨鸣萧骚。当年旱魃蒸炎歊，草生旷野狐狸嗥。挺戈白昼争呼号，将军武略饱六韬。匣开红光提宝刀，月摇白羽弓不弢。狐狸踪迹将焉逃，飞龙启运今日遭。红云紫雾兴神皋，银潢洗兵虎孽包。【眉批：虎孽，
皆查】海天尘净无纤毫，人臣效职岂足劳。天官考绩须荣褒，蟾枝香袭宫锦袍。【眉批：《史记·天官书》：觜觿为虎首，
主谋旅事。觜，星别名。】鹏搏万里青冥翱，嗟予老壁依蓬蒿。喝心喜遇秋风高，秋风高，西望龙江，江水流滔滔。伫看考绩笔为操，遍传赋咏，盛世夸英豪。

赠孟复初

圣明天子登鸿基，贤良起赴青云期。风流况是孟嘉复，肘悬一印真男儿。乾坤清宁四海治，巡捕那容有奸宄。烟柳参差耸丽垂，更鼓挝残角声起。东海巨浸波连天，游徼稳泛鷁夷船。玻璃一碧三万顷，奇峰朵朵青浮莲。上游正当山水窟，贾客帆檣时出没。底定功

名禹迹存，古今作镇多人物。我爱将军意气豪，旌旗影拂罗云高。观书夜雨消银烛，舞剑春风试锦袍。拦街拍手儿童笑，野老耕耘公务少。鸠鸣桑陌晚烟轻，犬吠花村孤月皎。三年瓜及值芳时，步武登高白玉墀。庞眉父老携杖出，攀恋情深酒满卮。阴阴绿树闻啼鸠，江国春深芳草歇。官道红香衬马蹄，青萍点碎杨花雪。万方鹗荐正须才，声名已到凤凰台。伫传政绩书上考，复携两袖天香来。

赴湖滨旧馆，留别震泽东溪诸友

仲冬十月寒气粗，烈风吹翻江与湖。乾坤冻合玉一壶，龙烛不耀扶桑枯。嗟哉此行天一隅，洞庭之阳只东吴。雪晴群峰翠屏舒，湖光万顷银涛铺。雕盘冰脍雪色鲈，渔童短笛声呜呜。可怜同志弗与俱，寒沙小艇飞鸿孤。请观当时大丈夫，只将赤手擒於菟。少年俊杰美且都，金鞍骏马青云途。今予龌龊如老弩，吟牋减尽冰雪肤。圃荒岁晚不暇助，寒香撷来金钿敷。晨餐要吃莼与菰，于焉重觅云山徒。寻梅断涧日未晡，诗囊驴背从奚奴。群公有兴还不辜，青鞋筇竹须携扶。鸥边野渡或可呼，溪曲便写山阴图。长歌一曲君知乎，烂题锦叶霜模糊。

王宗大：送新昌令黄纯夫入觐，分得剑字

秋波光潋滟，花老芙蓉艳。画舫泊山溪，青帘露村店。驲路情参商，离筵酒釀醕。何以赠远行，醉拔腰间剑。

又，分得炉字

金井西风坠碧梧，不禁离思逐征远。双旌应过刘郎庙，一棹还经贺老湖。到日暖云随步密，别来凉月照人孤。梦回欹枕思君处，沉水烟销睡鸭炉。

闵 珪：和诚夫弟 并序

黄、闵本一家，元时始析为二。国初，鹤潭教谕以黄姓寄震泽，今为吴江人。故诚夫由应天乡试，登成化己丑进士第，拜监察御史。辛丑岁，来按广东，予承乏臬司，累蒙清益，兼示佳章。强和于右，致别忧耳，美暇计工拙邪？

早随群贤步瀛洲，执法峨冠金豸头。持节忽惊过岭海，停车先为问穷愁。风清宦道豺狼绝，春满山岩草木幽。浴日亭前吊苏子，绿波芳藻几盟鸥。

青春豸绣映楼船，愧我衰残半百年。内外霜台齐列职，振扬风纪共扶颠。苏湖一水家乡近，黄闵同宗谱牒连。分手不须争远别，鵠班还许雁行联。

柯 燉：黄母陈太安人挽词

奉命南行试彩衣，岂堪旋踵哭慈闱。一生志节褒封在，七秩光阴世事违。堂北萱花摧暮雨，天涯乌鸟怨斜晖。年来重感恩亲泪，赋罢哀词漫自挥。

庄元臣：春蚕

春蚕叶饱腹荧荧，吐丝千尺自纬经。昼夜回环不暂停，团成文茧隐躯形。老蚕空腹意可怜，欲飞寸丝作翳屏。口枯如焚不得萦，拳头蹙腹僵窗棂。同此禀含

造物灵，巧拙相悬类渭泾。智人运思如建瓴，昂藏变化何亭亭。愚者六潜半缄扃，一筹不展空冥冥。面目手指均一型，九牛毛去何但宁。^[1]聊感春蚕韵说铃。

康庄行，赠吴平山

逶迤笠泽五湖滨，蒹葭菼菼水潾潾。鵠夷掉舟去不返，高风千载怀清真。天随陆生踵芳躅，羊裘葛巾吊河曲。自尔寂寥四百年，始得三贤起相续。客星落落如晨天，百世一士犹比肩。东南竹箭不乏美，平山先生嗣其传。先生早年擅文誉，高名压众登兰署。一官陆沉金马门，十年不调空犹豫。握符出守九江郡，五马踟蹰阻艰繞。旋来露冕镇维扬，拮据三载周民隐。羊肠世路多尘埃，蛾眉宫里巧相猜。先生宦情已鸡肋，翩然为赋归去来。归来结庐蠡泽畔，园池十亩花开乱。竹围古岸琅玕青，花覆长堤锦袍烂。潺湲水曲泛霞觞，阴森石洞刊琼章。诛茅为亭石为几，题箴写记文煌煌。原皋莽荡平于席，突兀一峰土山出。扶筇携屐啸登临，具区茫茫望中悉。康庄之景清且幽，先生晨夕此淹留。坐凭雕栏调驯鹤，闲浮画舫狎眠鸥。幅巾草履行禾黍，时与村农相唤语。童稚不知太守尊，分鑑相饷呼尔汝。先生笑饮野人醪，酡颜归卧乐陶陶。莺啼鹊噪春窗曙，山青水白秋云高。平泉绿野空闻美，画锦华堂无遗址。贵逢盛世乞闲身，先生此园可老矣。人间万事近如何，举头苍狗白云多。为羡东山行乐处，击缶聊赋康庄歌。

[1] 此处似脱一句。

悯农

吴农捧土护危堤，一夜滔腾水没碑。填海空疲精卫力，失巢终类鶴居悲。三春谷断谁遗种，二月桑枯那有丝。莫道草根容易拾，沿村榆柳已无皮。

草堂即事

中田辟草结茅楹，远市依村惬意情。细水通池含竹影，乱花当径碍人行。铃声静送浮图响，檣色遥看锦缆明。莫讶门庭车马寂，且欣地僻简逢迎。

孙淳：访吴去盈

不离鱼市里，小借一湾居。六月犹高幘，四窗皆积书。寻师孤放艇，款客嫩留蔬。遍数交游事，惟君存太初。

同雪心访去盈，值方象坤先生在，感赋

与君别只岁，苍古貌非前。况复先来者，违予二十年。须繁防白早，名老畏人怜。且结秋山侣，同参居士禅。

黄周星：冻牡丹诗并序

丁巳暮春下浣七日，介翁道长堂中看牡丹。时风雨阴沉，凛若隆冬，闭户酣饮，犹有寒色。余笑曰：“此可谓冻牡丹矣。吾辈方将赏花，今乃避花邪？”因戏吟云：“闭户围炉避牡丹。”次日，介翁遂作《冻牡丹记》见示，且云：“有客从当湖来，是日雪下盈寸，则冻牡丹之说，信有征矣。”亦以四诗识之。

此日才闻冻牡丹，春残忽复变冬残。姚黄魏紫繁

华客，翻似梅妃耐岁寒。

六宫红粉正催妆，底事临风欲断肠。瑶槛漫夸春富贵，不应富贵带冰霜。

接席年年近玉颜，谁教深坐隔雕阑。从今花史添奇事，闭户围炉避牡丹。

牡丹开处六花飞，夏令行冬自古稀。犹幸诘朝逢霁景，花王辛苦战寒威。

卜舜年：寄庄端甫读书湖上

庄生冷迹具区村，七十二峰同豹蹲。山笏供将椽笔扫，湖涛分得砚塘浑。霜深叶覆吴王面，月下梅翘西子魂。历历眼留真实史，几时共过一尊论。

吴宗潜：哭王存久 培植

浊世何堪寿，翛然早拔身。铭旌宋处士，正寝汉衣巾。埋树人争惜，歌薇天不均。漫须嗟伯道，蛾子亦麒麟。

过双杨湘蟾兄，值牡丹盛开

忽忽吾生老，茫茫客路赊。今朝闲倚棹，此地复看花。村柳春波绿，官桥夕照斜。柴门如昼掩，何异卧烟霞。

赠王甥禹甸 培本

少年能立节，喜尔似牢之。一介饥寒日，孤忠板荡时。犹然随众笑，自得有天知。不必忧吾老，方刚定可资。

初冬，同雪樵、禹甸、炎侄偶集联句

云树祖秋色，祖孝。杯盘集暮轩。薄邀尘外侣，宗潜。
 暂定慙馀魂。风物兼天净，炎。霜华映发鬢。兴催桑落
 酿，培本。静掩竹编门。手植于时摘，祖孝。躬耕幸可飧。
 病心斟圣药，宗潜。敝舌诉愚冤。一室冠藏汉，炎。小春
 桃破源。慨慷时事激，培本。忧患百年存。耕稼行吾道，
祖孝。渔樵感旧恩。枯杨天运会，宗潜。葭管地贞元。知
 桫后凋质，炎。寻苓不朽根。愤蒸能自忍，培本。惨淡向
 谁论。无土容屠钓，祖孝。伤心混犬豚。蟹筐寓剥击，宗
潜。巍颖挟橐键。淬剑频东顾，炎。归山且下蹲。何堪
 馀肮脏，培本。长啸并清尊。祖孝。

吴宗汉：哭王存久

重到论文地，吁嗟失故人。时风能灭性，宿草不埋
 神。欹榻棋枰夜，虚堂书卷春。著骚馀泪在，应尽此沾
 巾。

张履祥：同赵二入山访王寅旭

乾坤寥廓有吾徒，犹幸于今道未孤。风撼万松涛
 并海，雨倾众壑瀑奔湖。跻登一作攀。心急衰如健，拄杖
 行徐颠得扶。一作：拄杖能扶路不岖。为问三馀功几许，星
 回庶物尚新图。

董说：冻牡丹诗

午岁春，介轩过水堂，出《冻牡丹》诗，阅一年而和之。

风霜改尽旧颜丹，不信花王锦绣残。记得坡仙天

上句，琼楼高处不胜寒。

云鬓非复画中妆，枯树同牵赋客肠。谁把洛阳花谱续，好将逸品记凝霜。

诗品风华抵谢颜，那知颠领冷红阑。窗前乍讶花楼见，只是飞来鹤顶丹。

杨白花飞是雪飞，岁寒花格见知稀。冰天一唤繁华梦，转忆千年老令威。

国朝

顾炎武：太原寄王高士锡阐

游子一去家，十年不见愁。愁如汾水东，不到吴江岸。异地各荣衰，何繇共言宴。忽睹子纲书，欣然一称善。自注：王君尺牍多作篆书。知交尽四海，岂必无英彦。贵此金石情，出处同一贯。太行冰雪积，沙塞飞蓬转。何能久不老，坐看人间换。惟有方寸心，不与元鬢变。

沈祖孝：寄王兆敏

有客依方丈，无人识苦吟。夜灯光借佛，朝磬食随禽。禅榻重帷秘，经房曲径深。月明花动处，僧定莫追寻。

张隽：寿沈玉汝

借君居市胜居乡，打叠豪情避五浆。取次诗瓢行药砌，飕飗茗鼎近藜床。大欢著膝瀛文若，小出持鸠却季方。二十年来樵斧梦，道山亭下薄荷香。

戴 笠：寿沈圣符八十

八秩频登八咏楼，盛名早已动皇州。士林狎执骚坛主，泽国开封醉口侯。给谏孤忠存旧草，熊蕡庵师以谏草付公。河阳大业借前筹。次耕史事亦资闻见于公。传家七业俱兴起，胜似雪深石岳游。

吴 珂：和庄君声五月菊

扶疏只爱树阴凉，不道东篱预有香。一种冷肠何忽热，三秋佳色改端阳。北窗正值陶元亮，蒲酒还疑费长房。旧伴茱萸应寂寞，莫贪炎味怯寒霜。

王培本：田园漫兴

拂拂园中柳，关关屋上鸠。老农及春时，昧爽赴东畴。冲雨斸荒草，勿误伤麦粃。纠笠乘犊子，叩角歌悠悠。黄妻饁疏食，稚子亦随游。茅亭初雨过，决沟观放流。日落月更上，出入皆有俦。悠哉卒我岁，龌龊王与侯。

吴 炎：怀王兆敏笠泽

空湖少烟艇，废学无弦歌。王子肩古道，短铗长摩扢。白眼不容俗，门外生蒿蘋。高吟停层云，积泪添寒波。大圜散至道，惟君得最多。迂狂世所命，塞耳从讥诃。思君把君句，使我苏沉疴。

沈 栋：自题画像

我似前生布袋师，虽无大肚亦能痴。囊中不是寻常物，明月清风两字儿。

王锡阐：梦先叔父

骨肉有馀恩，生死岂终极。长若远离心，宵雨苦相忆。
荧荧淡孤灯，绕席生颜色。欲言咽不扬，拭泪仍恻恻。
游魂无网罗，何以归未得。晓角惨别声，收魄成啾唧。
霜凝古瓦苍，月堕荒烟黑。虎豹啮天关，魂兮无自棘。

郁李花秋放，家父命同伯兄作

棠棣冲寒吐异芳，月明翩反夹高堂。招来春色知无厉，
书到秋岩更有王。丛菊岂容仍独隐，芙蓉自笑未成妆。
不须三复鵠原什，花萼楼前足傲霜。

酬沈奇木病中见怀

每忆东园下钓纶，空斋独夜咏寒筠。风尘屡改霜时鬓，
烟水能醒病后身。愁垒故惟诗节度，梦乡招有药君臣。
故人篱下犹相念，带雨期寻折角巾。

震泽八咏：陆子幽居 鲁望先生别业也。先生家甫里，时往来其间云。

秋空村树晚烟疏，皮陆当年此钓鱼。千载废庐人仿佛，迄今谁数日休居。
先生隐松陵，与皮日休友善。后日休失身黄巢，窜归江南，相钱镠，为朱温陪臣，有愧先生多矣。

鸱夷烟艇 蟾既残吴，私吴宫人，与勾践有隙，逃之五湖，号鸱夷子皮。唐杜牧诗“西子下五湖，一舸逐鸱夷”是也。

一叶归来笠泽涯，倾城歌罢片帆移。可怜廿载甘臣妾，只觅陶朱一侍儿。

洞庭罨画 洞庭山在太湖中，自镇望之如画。

苇尽天长一鉴宽，家家橙熟白云端。渔翁倚棹晨烟里，七十馀峰落钓竿。

龙宫芷药 在震泽，距镇南三里，俗呼龙潭。邑志载唐李徽事，迂诞不录。芷药亦不常有。

拂拂西风吹白蘋，药华芷秀故溪滨。季鹰可惜非同调，秋雨松江但采莼。

太湖巨浸 距镇北十有馀里，《禹贡》“震泽底定”，即今太湖也。《职方》曰“具区”。

万顷平波天际流，鼓鼈夕湖碧峰秋。年来渔火盈疏苇，照遍羊裘尽曲钩。

镇学弦歌 宋宝祐中，里人沈义甫建，今废。

弦歌寂寞市尘喧，芹藻虚无野莽繁。莫叹愚民樵牧遍，多从环佩失渊源。

三贤词 宝祐元年，沈义甫建，祀宋儒王蘋，以其徒陈长方、杨邦弼配，今为僧居之。

半亩荒祠绕绿阴，昔贤曾此集鸣琴。只今绝学凭谁继，疏磬秋空彻梵音。

旌孝坊 陆十七，逸其名，有至行。宝祐二年，郡守赵汝历为建旌孝坊。

苔侵白石穴鼯鸣，碑史当年不记名。不是不堪三不朽，耻将姓氏学陈情。

孙 僕：水墨葡萄卷为沈玉汝题

萦枝倒架各生姿，何似王家谱荔支。累累垂风多不

厌，胧胧度月隐相宜。遥怜西国图为篆，却彷东楼和有诗。细写数回应别寄，夜光杯泛味如饴。

徐 枫【著《百城烟水》】：过永儿马赋村塾

读书声暂歇，童子话桑麻。兵马沿塘路，耕蚕傍水涯。荒村凭土庙，小艇压蘋花。淡泊怜家塾，萧条数十家。

俞颖阳：寿沈玉汝先生七十

太湖之水波洋洋，涵空万顷连八荒。绵亘吴中五百里，流注东南浩且长。苕溪霅溪日奔往，独钟灵秀得之上。中有伟人麟凤姿，怀奇握瑾超吾党。少年读书破五车，口吐青霓光万丈。一朝世运忽沧桑，半生场屋空鞅掌。犁云锄月笠随身，泽畔山巔堪自赏。今年初度及古稀，春风三月花成蹊。膝下斑衣丹凤舞，镜中白发双鸾俱。孙枝兰茁三英秀，竞举霞觞进维醥。三乐人间应自少，五福于今岂为祷。一身兼备七十年，尘寰仿佛似蓬岛。福昌富寿不文学，纵有富寿亦愚朴。经诠如义参明觉，集有鲈乡诗文渥。福昌富寿无其德，彼苍垂眷终有极。财散穷黎不望殖，孝思永慕心如恻。穷交疏戚谊缠绵，患难许人言不食。福昌富寿无才识，事故猝乘终愕色。启祯之际粟如珠，世乱汹汹多孔亟。千人屯聚逞干戈，公以一言解其厄。公之智计不寻常，公之劈【眉批：应从“手”，从“刀”讹。】画尤奇特。国步鼎革丧尊人，迫欲归阡中变作。五浆聚乱忧如焚，至今饮恨终天泣。枕戈不寐得魁渠，沥血灵前痛未释。从此仇人

授首后，唪咒持经音貊貊。古心至性成伉直，历岁久兮靡有慝。此日华堂屏锦开，兰芬桂馥辉一室。天保九如已成谚，华封三多何足羨。肴核在笾酒在尊，相逢不饮春如箭。湖光潋滟草芊眠，少伯功成何处船。八咏楼高聊寓目，怒飞激水鹏万抟。

张嘉玲：怀晓庵道长七十韵

具区有钓客，自称帝休民。古心又古貌，衡茅欲避秦。亭亭泰岱松，嗟予陌上尘。童孩已识面，葭莩托旧姻。束帛枉高驾，惠然来溪濒。寒斋侍几席，提命耸顽嚚。读书陋章句，卓荦大义申。韦绝著易变，尊王尚素臣。佳句濯胃肾，微吟欹葛巾。奇奥镂篆籀，巍秀拔峨岷。慨自羲和醉，历学遂长湮。太初诚荒略，一行法稍亲。日当食不食，妄自谓圣人。宋儒谈历理，象数恐未真。元统掣瓶智，规维守敬因。利氏工积算，西土逖来宾。未通中法意，违悟难悉论。先生得元珠，神悟独绝伦。数精衍河洛，道妙罗星辰。兼采中与西，辟妄斩荆榛。著书经十载，历法始克竣。能令寒暑正，顿觉日月新。草泽诚不爽，灵台可永遵。铁函玉为检，幽壑藏嶙峋。命予弁其首，固陋还逡巡。再拜愿承教，握算指示频。畏难神为怵，学苦眉欲顰。犹慚登閩奥，窃喜通梁津。携手窥元象，七政光灿陈。测日卯至酉，占星戌达寅。昭回穷汉渚，彗孛惊天绅。始知甘石学，秘义尚未臻。俗人不识凤，但道虎狼仁。才高众所指，毁誉安足徇。耿介秉微尚，投竿狎隐沦。南望每长叹，乘桴志海

滨。日中不火食，百结衣悬鹑。家无石与甌，翻笑朱顿贫。遇人多白眼，予独荷陶甄。忆昔友季札，兄弟相欢忻。盘桓艇之轩，自注：小斋颜曰“艇斋”。坐对忘眭睅。春期听鹏唱，暑夕眠花茵。看山露刻秀，拥炉雪轮囷。构思淡抽蛹，联句惊积薪。谈经能折鹿，作史绍获麟。异端斥佛老，害道辟杨荀。诘盘无停晷，唱和动连旬。夫何惊波起，延陵遘祸屯。天命仍不佑，伯氏归穸窀。旧哀缠新痛，冤结何可信。痛定重相见，不言而怆神。暗惊多难后，剥落留此身。空堂还促膝，伤逝多悲辛。遗文搜敝箧，流传期不泯。先生真知己，况复教诲淳。传经兼授历，善诱喜循循。三年学未竟，永矢共良晨。遽理子犹棹，归思动鲈莼。攀留不可得，仙舟绝四邻。黯然萦别绪，肠转若车轮。所望勤来往，明信指松筠。首春翩然过，三宿亲笑嗔。伊人想芳躅，宛在五湖湄。溯洄将从之，烟波浩无垠。濯流怯石斗，乘舟畏龙瞋。予今多拘缀，觅食忍笑嗔。病卧羁客馆，疑义向谁询。谷风感阴雨，怀人适当春。含毫裁短什，行云拂苍旻。焉得奋双翅，相随理钓纶。

表兄王陶令斋夜坐有怀

忽闻虫响近篱头，客思无端欲赋秋。此夜怀人终不见，一声络纬一声愁。

王 济：呜呼，昔君之母行 自注：挽晚庵作。

呜呼，昔君之母为寡妻，族人鱼肉之，不异犬与鸡。他人有田口索租，国税不纳吏夜呼，寡妇代其逋。寡妇

有田，他人竟售主。暖眼问之，如蚊撼树。用是地非我地，居非我居，东西飘泊如野兔。寡妇之苦，君豈不知，时不得为，吞声忍悲。奈何君之女又寡为孤？呜呼，昔君之妹为孤女，三十年来茹荼礪檗，兄或其绪，奈何君之女又为孤女。孤女匍匐绕床寻父，寻不得，泪如雨，娘与乳，哭复吐。

庄 观：喜王晓庵过

混俗随尘亦强颜，喜闻有客尚南冠。抚时漫把青萍按，愤世常将白眼看。识可窥天疑未决，才堪著史信犹难。衡门久听蓬蒿满，今日逢君握手欢。

庄颐由：秋夜和族兄大令

竹影萧疏景又秋，柴门常闭畏人投。葵花向日同南北，梧叶因风任去留。四壁寒蛩惊夜半，一钩新月挂楼头。荒园古木凄凉甚，怅望云山起暮愁。

吴祖修：鼎革初，予甫胜衣，田间先生避兵吾里之震泽市。兵迹之，先生夫人不辱，死焉。相见谈及，予犹能记忆其事，赋此志感

先生蒙难日，吾弱甫胜衣。市畏鱼羊影，村怜鸡犬稀。磨笄完节苦，翦纸客魂归。秉烛重谈及，卅年心事违。

倪宗基：寿沈介轩先生八十

悬弧欣值岁华新，阆苑春还淑景陈。绕砌兰荪摇月桂，盈阶玉树祝灵椿。守贞不上申公辇，抱璞还轻渭

水纶。拟向蓬莱遥献颂，随风飘去满松筠。

沈之涛：赠镇将

手掣长鲸盖世雄，早投彩笔事从戎。狼烟未熄兵戈气，羽扇应怀儒将风。鞭拂桃花春试马，帐悬明月夜弯弓。行看海内萑苻绝，好向五湖伴钓翁。

潘家顾：村居杂咏

绝迹尘嚣外，科头倨小亭。耳贪秋笛爽，眼习晚峰青。统雨云千片，兜风竹半庭。箪瓢腥秽少，肠胃欲通灵。

义不趋牛后，萧然独掩关。五湖鸥梦熟，三径鸟声闲。屋破争流月，窗虚迥得山。最怜黄耳瘦，司夜未辞艰。

昼长亭午寂，压砌石榴红。蚀叶虫能篆，排衙蜂自雄。竹深劳拒暑，巷曲巧拘风。侧岸阴浓处，鼾声羨牧童。

能事吾无几，挥锄学老农。但求千日酒，消此一生慵。九夏松间枕，三秋岭上筇。柴关闭不启，时遣白云封。

沈大声：赋溪观刈，就庄立三表弟饮

偶望西成乐有年，相逢旷野并陶然。草茵坐校诗词乐，菊檻欢邀鸡黍传。挥麈共思探学海，开襟已拟逼云巅。醉来不尽殷勤意，携手斜阳懒下船。

谢道承：送同年倪峰堂告归吴江

清时联轡值承庐，忍复投簪赋遂初。几处稻田蟹舍晚，一江枫叶雁行疏。远山露净宜摊画，高阁云深忆校书。余与峰堂与修四朝《实录》。应为禁钟回鹤梦，仙翁休信有鲈鱼。

张鹏翀：梅圃归来图为峰堂太史写

玉堂词伯擅风流，天许闲情狎野鸥。笠泽江天如画里，早梅晴雪放扁舟。

不随群卉斗秾华，信有诗魂冷不邪。除却广平心似铁，谁能援笔赋梅花。

齐召南：桃花园图

远山贴水青无数，奁镜空明写红雾。橹声咿呀隔微茫，知有幽人居是处。是处山园绿树遮，武陵村接小桥斜。白华吟向东风笑，万树都开阿母花。

刘大櫆：题桃花园图

何人画桃花，烂漫乃如此。何人画楼阁，嵯峨逼天起。何人结此庐，当此湖水滨。得非赤松子辈，洪崖伦答云：钱氏有孝子泊庵先生，奉母之名园。先生没已百餘岁，其泽长留贤后昆。钱君公理者，乃是先生之兄五世孙。园今久荒没，乃独请当代之名人，或为文以纪其事，或为图以传其真。呜呼，艺事真不群，先生孝德与之存。园中之桃以千数，高枝映阁低当户。昨夜东风海上来，一时乱落如红雨。我闻武陵源，流水成孤村。

其中桃万树，花开宫锦繁。秦人避秦尚秦服，世更魏晋了不闻。披图仿佛其中趣，别有天地消尘虑。我亦前身渔钓翁，未得扁舟与俱去。人生志孝养，其道惟精诚。三鼎五鼎皆虚名，低头覩面窃禄食，只增羞辱非华荣。先生生当万历季，偶托田园高不仕。葺园震泽之滨马赋里，闲居奉母乐无比，何必拖金衣朱紫。复有朱少傅，时时相过从。三月花开正照灼，相与赋诗饮酒于其中。试问朱公在朝日，孰与归田之日为从容。滋兰九畹蕙亩百，瑶花满地春晖赫。日暮还登睨翠楼，远山一色堆寒碧。楼台高敞神仙家，灵源遥望明丹霞。涧水春流忽弥漫，千点浮出云中花。君不见，小人亦有母，白头乱发长蓬垢。岂独君羹未得尝，小人之食何从有。低头叹息想前贤，滫瀡一一皆亲煎。鲤鱼尺半酒千斛，大官何足腥盘筵。吁嗟乎，名园广厦不可得，容膝犹当立四壁。桃花气暖眼自醉，况乃相看头鬓白。即今蓑施尚充塞，椒兰何处施芗泽。南山豆苗早狼藉，负米刈葵苦无力。还君此图莫嗟惜，泪痕独自沾胸臆。

张映斗：送倪峰堂前辈暂假南旋

玉署高寒挹露浓，绛河清浅似吴淞。家临春水歌桃叶，人向秋风忆桂丛。画舫记程添手简，云帆追喜到眉峰。平生自惜飞腾意，独有琅玕邴曼容。【眉批：汉·邴丹，字曼容。事琅玕鲁伯，受《易》，养志自修，为官不过六百石。】

小住承明一载馀，蜀笺携贮碧山居。人称天马难羁绁，自爱云龙或卷舒。膴仕岂关曾耐久，暂归翻喜未

迁除。霄溪亦有鱼羹饭，洒落行踪我不如。

倪师孟：奏堂弟官滁阳，诗以送之，时乙酉春三月

东坡居士文章伯，交尽天下无朋俦。老泉家学富根柢，四海相知惟子由。对床风雨数晨夕，一倡百和未肯休。睽离动作经年别，牵挽常教十日留。二语，东坡赠子由句。二苏声名垂宇宙，文采照耀如琳球。我才万不逮玉局，我弟峭拔同宛邱。撑肠拄腹五千卷，四库十部恣讨搜。生徒端列问奇字，小叩大叩随所求。食贫耕砚三十载，味道奚啻罗珍羞。前年公车上京国，刘蕡对策不见收。帝念师儒实重任，特命铨选拔其尤。一官虽曰广文冷，胜地却得古滁州。环山林壑醉翁醉，千载犹仰庐陵欧。读书好古得佳趣，风流清美多英流。作人造士兹发轫，教泽应比苏湖优。三年报绩偕计吏，康庄直上腾骅骝。此亦吾人分内事，树立当居最上头。即今束装戒行李，兄弟判袂生离愁。我从粉榆息倦翮，君如鹰隼凌高秋。大江南北七百里，书递须烦急足邮。忆昔二苏初分别，忧喜离合声啾啾。咫尺不见若千里，飞蓬白发语杂揉。我谓此言亦不达，人生出处岂自谋？东西鸿爪适然事，大君有命敢逗留。惟期努力加餐饭，春衫初试弛征裘。津亭杨柳摇旌旆，一路花香绕客舟。

严遂成：咏倪南琛 南琛由翰林授知县，不赴。无疾，午睡不起。

于事无机心，如田之方面。摊饭蝉委脱，泠泠御风善。竟不转头衔，魂归翰林院。

纪复亭：葭溪

踪迹难寻路可怜，曾经行地总荒烟。弟兄指点枯桑岸，涕泪纵横暮雪天。鱼腹音书空此日，牛衣心事记当年。嗟予腊尽还行役，马上葭溪梦里旋。

春暮震泽即事

春溪碧涨聚渔船，一径萝阴长绿毛。笋蕨莼丝都卖过，家园小摘到樱桃。

曲港斜桥处处佳，莺湖春水逼秦淮。楝花风信潮来大，屈指黄鱼欲上街。

挽畹亭表姊

幼妇词名动笠湖，乌丝画格写官奴。一从病骨怜秋鹤，手执楞严傍药炉。

鲤鱼风起别苍黄，书报平安路阻长。从此招魂何处所，淡烟寒雨绿葭庄。

凌树屏：采药园为程跋宗题

翠华丛里抽毫退，黄海云中采药行。松露滴来侵属冷，岩花放处映须明。长镵托命草堂甫，道服装身金粟瑛。休说商山多枳壳，碧涯一路紫芝生。

倪若需：送潘凤来之任上杭

曩时橐笔共名场，骀骜遥分骥尾光。愧我十年常伏枥，多君一箭已穿杨。缥缃素识才华富，民社从知经济长。此去烹鲜等小试，由来花县属潘郎。

满怀鳌禁任栖迟，忽遗雄才百里施。强为娱亲劳捧檄，料因化俗屡陈诗。论心碣馆花千树，握手河梁柳

一枝。遥想高轩临海峤，春和正值燕南时。

沈泰来：与兄杏开、妹纫兰话旧

往事休频诉，碑銜石闕中。拔蛇讥恶子，移岭笑愚公。岂有七重甲，而名九石弓。阶前看尺蠖，遮莫脑冬烘。

忧患生平饱，孤哀少壮连。梁间来鶗鸟，枝上挂啼鹃。谢馆风吹絮，吴宫玉化烟。蓼莪诗废后，双泪自多年。

死守酸齑瓮，男儿亦可怜。葬无范氏麦，婚乏阮家钱。藜石经歌哭，虫沙屡变迁。谢庭一回首，燕子去堂前。

丁 蠡：节义诗为震泽故太学生沈闻远先生 瑞
次室王硕人作

乔木与云参，孤芳托根庇。奇操本庸修，大节成高义。托始一心纯，图终千虑萃。苕溪诞坚贞，葭水著劳勳。守志毕馀生，抚孤绵奕世。族伯祖綬芝公长女为葭溪沈广仙元配，早年矢节，抚孤两世。泠泠节自标，落落踪谁继。氏乃昴参俦，心同日月丽。君游太学时，叔与广文岁。谓闻远先生弟振北先生。婉娩姆教从，清尘君子侍。甘心屈节来，协梦飞莺坠。生世证前盟，山河约后誓。可怜绿珠楼，既陨黄台蒂。别鹄发酸吟，孤鸾痛谁倚。思君怅不还，之死应靡异。星小欲经天，义明期慰地。徘徊愿未伸，冰雪志弥锐。物理有循环，天心巧位置。磨砻礧礧，阅历经纶具。叔也劫盈千，母兮雏遗四。弟兄空

竞爽，姊妹悲同志。慈竹无忍心，僵桃有生意。教儿令名成，长女守贞字。廿载镇劬劳，四隅兼哺乳。节完主君身，义答主君弟。振北先生暨续配顾孺人相继卒，遗子女四人皆幼。硕人为长，育，婚嫁之。夕秀剥冰霜，寒松颤苍翠。行年届五旬，初服无二致。秦晋旧姻亲，潘杨再援系。为叨雀屏缘，兼悉乌慈至。逸少得巽占，蟾娶振北生长女。嘉宾属艮位。【眉批：巽，长女；艮，少男。】缅兹义甚高，本自节之粹。诗以发幽潜，人何论位次。东西葭水长，先后徽音嗣。

读沈少君晚亭遗集

涛笺不见璧琅玕，拾得牙签翠已残。自是三年多感慨，聊因一吐写悲酸。集名《聊一》，取王荆公“天色清明聊一吐”之句。小姑仙去碧波冷，中妇魂归青镜寒。怅望联吟遗韵杳，葭溪几度月完完。集中有《月夜葭溪联句》。【眉批：韩愈诗：“月形如白盘，完完上天东。”】

沈纕芷挽诗

忽忽灯前起古愁，可怜花雨坠红榴。吟魂只在花间路，怅望当年燕及楼。纕芷，予内侄女也。尝随父姑赋《惜花》诗于燕及楼，云“可惜玉颜零落尽，眼前谁是惜花人”。未逾年，而三人俱物故。纕芷才十三岁。

湘兰沅芷楚江涛，咽尽涛声落月高。此后夜深闻杜宇，应无人读大夫骚。“杜宇枝头梦不成，离骚夜半添灯读”，亦纕芷句。

蒋士谔：读聊一轩遗集

旅馆夜方深，爽气净尘滓。展读孝妇诗，肃然对修士。吐属系名教，经经亦纬史。岂仅闺闼言，芬芳袭兰芷。迨哭姑与母，视生不如死。莫辨泪和墨，只觉悲盈纸。掩卷忍卒读，恻恻为难已。万籁悄无声，明月印秋水。

倪若霖：冬大雪

江湖处处断行船，只为严威势欲颠。漫道因风浑似絮，寒衣多少未装绵。

哭五弟三首 年二十八，无子，幼时承命督课。

书生薄命最堪怜，金紫熏心怅枉然。一领青衫成结果，如何仍不享长年。

赤绳忽断亦前缘，无奈多情未忍捐。玉貌红妆犹可续，那知君寿却难延。弟先聘秦氏，闻貌美而性淑，未婚而没。弟念不置，遂以成疾。后娶其族妹。

离家十里路非赊，予馆柳塘吴氏，去家不过十里。投箸登舟便到家。业已长眠惺执手，伤心咫尺是天涯。

谭 书：旧居庭前安石榴不花久矣。庚午夏五，家大人以酒酌之。自是花开甚繁，睹物增伤感而有作

杜康那解作花司，得气从教酌一卮。他日还成酒德颂，而今空废蓼莪诗。分根金谷惭先业，奉宴瑶池更几时。试望朱颜还似醉，半疑血泪染修枝。

黄子真：次答张杞山

短筠疏林抱一湾，有情水恰到柴关。扶花人幄留春住，斩竹开阴放月还。篋里素书称秘记，案头卷石当真山。尤多乐事南窗下，诗集三唐快手删。

张 蕐：喜得外曾祖父王晓庵先生与先曾祖父朴原公书

旧物传来半已残，遗械何幸璧犹完。笥藏才启光先透，世远还疑墨未干。几瓣心香留祖德，千秋绝艺压台官。先生精推步。此中水木根源在，莫以寻常手迹看。

陆震东：慨莲歌挽周萍江

炎云敛空玉宇晓，画栏曲沼芳连绕。朱华映日锦层层，素蘤临风璧皎皎。衰翁朝玩暮复怀，臭味相看成皓森。方期欣赏似昔年，同志联吟兴不少。惊风何意摧琼枝，玉楼下索词人词。词人岂独工藻绘，性情行谊为之基。卓哉萍江固不死，立言立德遗憾毫发无。有如名花出泥滓，人间所宝，天上尤推奇，人间天上遥难即。忆昔论文高格律，语必惊人意必古。二十年来如一日，岂羡蔷薇芍药姿。昌黎山石共作述，句奇字重无人知，十度愧黄奚所恤。呜呼，萍江之志高且坚，萍江之业卓可传。吾欲慰尔抑塞磊落之奇气，秋风一哭，何处搔首问苍天。会当迟我太华巅，金芝玉草相留连。手持玉井十丈莲，共招仙侣读此冰雪篇。

俞兰台：吴烈妇诗 并序

烈妇沈氏嫁吴榕。榕死，妇志不独生。越五十日，自经死。里人为请官得旌，诗以纪之。

比目擘其体，不得相因依。鸳鸯拆其群，不忍独自飞。沈氏有贞女，闺阁窈窕姿。十三学刺绣，十五学鸣机。二十凭媒妁，嫁与吴家儿。两美必共命，百年誓相期。岂意才二年，郎君一病危。歟忽随狡瓊，斯须谢卢医。【眉批：按，兰台博奥，决不轻落。狡瓊，待查。另查“瓊”，圭名，一日杂。】烈妇当此时，肝肠实崩摧。凄凉著麻绖，痛哭守緼帷。上有无姑翁，下无腹中儿。阿母恐其死，急遣三姬来。服役共徽察，日夜缭绕之。出入惨颜色，梦想减容辉。向日刺绣箱，暗叠墨缞衣。向日鸣机手，预画翠云鞮。口不言绝命，终日悬绠縻。三姬日以懈，不复严防窥。断七之明日，神情颇融怡。一姬遣问母，已往母家去。一姬遣烧香，礼佛各处处。只馀一姬在，出即扃其扉。呜咽不出声，声在喉中嘶。姬来排闼入，突立惊僵尸。头如月挂缠，衣若雨飘丝。【眉批：缠，大索也。亦作“急张”解。】床前涕泪积，湿若胶黏綉。是时方七月，狞魑声颸颸。冷猿绕树鸣，寒蝉隔牖啼。举家复号哭，行路为之哀。翁有两叔养，妇惟一夫随。从容而就死，颇类忠臣为。县令达大吏，奏下开紫泥。煌煌奉褒奖，肃肅留标题。沉沉石刻字，嵯峨楼建牌。贞珉与绰楔，千古应难灰。愿告裙钗侣，此诗彤管遗。

端木国瑚：过震泽镇寄怀周仰诜

木客如依学水仙，年年来访好湖天。卖鱼笠泽烟中市，沽酒松陵月下船。几代清风同鲁望，全家白鹭占吴田。采菱一道苕西去，书屋青墩又眼前。

龙眼策杖图为周友棠题

闻君爱作龙眠客，日日深山理孤策。白云红树不曾迷，多有樵人旧相识。舒江风月近三吴，多少新诗上画图。东坡好语儿时记，伯时山庄今在无。

沈金渠：烈妇吟 并序

妇姓陆，为震泽贺氏童媳。夫邦达贾于外，病归且危。父母信术家言，为子扶而婚。逾月，邦达卒。氏盖妇而女也，矢志守贞。舅姑怜其年少，欲女氏而嫁之。氏闻，乘间自经死。余悲其志，为作烈妇吟，以俟采风者。

妾年十一，为贺家妇。从吾夫，事吾翁姑。一解。
 妾年十一，那得为妇。从夫事翁姑。妾丧父母，鲜兄弟。
 兄吾夫，父母吾翁姑。二解。夫兄呼，翁姑父母呼，翁姑
 年老。夫作贾人徒，贾两载，病返乡闾。病三载，困不
 得苏。三解。翁姑出卜归，告妾谓，兄汝夫，父母汝翁姑。
 今汝作妇，庶可苏汝夫，慰汝翁姑。四解。呜呼，翁姑未
 慰，夫遽徂。哭吾夫，痛吾翁姑。翁姑痛子，兼痛妾。
 谓夫兄呼，翁姑父母呼，汝为吾妇，犹吾女。吾不忍，吾
 女竟无夫。五解。妾闻言，哭告翁姑，夫病妾侍，夫死妾
 扶。生为妾，夫死为妾夫。六解。妾死，不得事翁姑；妾
 生，不得事翁姑。长辞翁姑，从吾夫。从吾夫，背吾翁

姑，苦吾翁姑。七解。

周 楚：自题倚竹图

五十光阴流水间，相看不是旧容颜。手栽嬾竹如斯长，身似浮云尽日闲。岂为耽幽嘲石户，只因无事掩柴关。科头一卷当窗展，犹恐林于笑老顽。

潘岳闲居非避名，家园乐事有馀情。平安好倩临风报，占毕还和夏玉声。一径烟浮书幌绿，三竿日上画檐晴。从今不作看花梦，茧足荒庭了此生。

国朝

陆观莲：宝剑篇赠外 以下女

吁咄哉，荆卿剑术既不成，虽有宝剑徒空名。千年黯黯闭秋水，双匣渺渺埋龙精。狐狸夜号风雨恶，蛟螭昼舞波涛惊。我持此剑若明月，众星朗朗随其行。又持此剑若白日，群妖退走櫬枪平。櫬枪平，众星没，送君赠君君莫惑。古来遇合自有时，神物出处当知之。

殳 默：和母宝剑篇赠兄

床头夜半双龙吼，光摄群妖暗星斗。风雨霹雳一瞬间，木拔沙飞石乱走。古来神物本平常，遭时遇主生晶光。拂拭霜花将解赠，时无烈士空旁皇。空旁皇，莫叹息，木兰唧唧当户织。阿兄少年射白额，归来摩挲看大白。

忆震泽西村

忽忽难忘处，西村明月中。荷花低拂露，菱叶静含

风。烟火经旬断，音书隔岁通。茅堂知在否，应有白云封。

和母寄兄

离群鸣雁隔芳洲，东望仙山春水流。尔侍严亲长作客，我随慈母独登楼。不思故国新移住，转向他乡又久留。遥忆烟峦九点外，音书早晚莫教愁。

王锡蕙：纤阿表妹抱恙寄怀

晓起惊闻损翠蛾，支床犹自爱吟哦。愁情难藉吟情遣，只恐诗魔接病魔。

沈惠玉：赠小姑

美人坐遥夜，虚窗横素琴。迢迢泛馀韵，清露溥衣襟。起看藤萝月，庭阶垂绿阴。

寄鸣六侄

吾宗衰已甚，及尔见清芬。东海悲丁令，西川得卯君。荒田书满屋，瘦影笔凌云。会有家驹目，长鸣迴铁群。

绿庄

十里蒹葭面面风，谢家旧住小桥东。塔痕树影参差出，山色湖光浅淡中。深院赌棋金屈戌，横塘祓禊碧油幢。桃源未必非人世，并税鱼租俗未穷。

洞庭山色翠如围，荻港鹅群认路归。菊秀疏篱邻酿熟，火明浅簖蟹螯肥。美人菰芡新裁句，隐士湖田学制衣。爽气晓登高阁上，数村红柿照苔矶。

省试赠外

挂席西风出故关，江头数点秣陵山。几年寥落门常掩，今日接抄桂好攀。郑氏有经书带绿，老莱无恙彩衣斑。人生难了无多事，期尔中流击楫闲。

挽侄女纓芷

十岁裁诗近百首，才思驰骤压三唐。诗魂争憩如水火，造物忌才飞雪霜。蠹简零星白凤墮，绣衣摇落天吴【眉批：天昊。】长。吾衰哭尔西风冷，黄叶无声波满塘。

答幼兰侄女寄怀原韵

梦里相寻出若耶，行吟拟到玉皇家。侧身倒跨麒麟背，手执黄庭指碧霞。

庄庆椿：题秦源仲清编辑韭溪诗存

丈夫不能早致身，寂寞况作由东邻。纵有诗篇可传世，培车覆瓿谁为珍。自非江湖生疏起，安保区区数寸纸。韭溪之水日夜流，太息何人足办此。我友秦子独不忘，零星猎取吹古香。匹如弃儿得收哺，其言曾发李侍郎。鬼风飒拉灯在席，摇曳火光作寒碧。白骨何一无精魂，欲前不前徒喷嚏。闻之我亦惊且呼，四十岂不知头颅。故乡所接皆老辈，羸痛忍过黄公垆。为君题册行自祷，会向里中觅残稿。破草愿及饥时存，遗什聊从死后宝。

金寿松：题内姻周孺人杨氏苦节诗【眉批：已录入“列女”】

人臣奉主誓忠荩，不贵激烈需担当。妇夫从夫守贞一，

不贵殉变惟安常。身从夫死死无用，曷若留待扶三纲。能明此义古来少，摩笄往往徒悲伤。薰砧虽逝舅姑在，养生继绝谋宜臧。我昔馆甥赴苕霅，备闻苦节心能详。三幢名门毓闺秀，幼娴书史殊聪强。旁通绘事弄柔翰，时复咏絮身琅琅。汝南缔婚作髡嫠，方期鸿案长相庄。无端奇疾遘朝露，遂令苦志茹晨霜。画眉乍试灿花笔，痛心旋抛合卺觞。八十四日竟已矣，矢以身殉无徬徨。求死不死且视眚，藉谋似续安尊章。曾不半年变踵至，君姑疾亟医无良。刲股进羹势仍剧，请以身代祈苍苍。呼天不应人事竭，闵凶迭遣摧柔肠。况复庚辛扰兵燹，流离荡析丁红羊。能以一身出百险，飘然不畏长途长。上侍衰翁下弱子，逾山陟水如平阳。有母有兄乐团聚，翻疑梦里相逢将。吁嗟哉，劲柏孤松有时折，贞金介石有时戕。人事胜天天必佑，所遭弥苦名弥芳。妇职尽，子职偿，鸿毛泰山就称量。貳心应汗惶行见，千秋绰楔增辉光。载《桐乡县志》。

任 舜：题杨萱长氏励节诗【眉批：同上。】

离鸾一曲最堪伤，镜破钗分泪万行。几欲捐身随地下，忍抛亲老在高堂。

为省慈帷访小舟，那堪重过此江头。幽魂一缕归何处，滚滚波涛咽暮愁。

惜花爱月联吟社，回忆年时事已违。多少伤心题不得，强含清泪舞莱衣。

诗情画意静中参，世事如云早已暗。细雨斜风寒食近，惊心宿草忆江南。

别母辞兄泪暗弹，临岐数语勉加餐。一声风笛归帆驶，
袖里新诗墨未干。

历尽风霜苦不辞，忍看青鬓镜中丝。年来愁绪凭谁诉，
除却寒灯总未知。

分得明珠掌上圆，待看毓秀茂阶前。遗丝深夜勤辛授，
一点丹心慰九泉。见周善旅《征诗文稿》。

蔡恩锡：题龚树纬秋窗课诵图

天风一夕吹浪浪，吹下广寒双桂树。托根不肯凡土裁，
故把仙姿入缣素。画师写字先写人，英姿飒爽品绝伦。记
得霓裳旧时曲，本来明月为前身。花开天下秋，香入秋窗隙。
把卷授佳儿，勖我寸阴惜。佳儿把卷声伊吾，金粟花映玉树
株。骥之子，凤之雏，庐山真面一一呈斯图。世人绘图名行
乐，不若斯图为斯作。他年会蹑青云梯，须眉再画凌烟阁。

震泽镇志续稿 卷十四

里人 沈眉寿 子绥 乌程纪 磊位三 同辑 龚希髯 续

杂录

孔氏以太湖为震泽，非是。《周官》：九州“有泽薮，有川，有浸。扬州泽薮为具区，其浸为五湖”。既以具区为泽薮，则震泽即具区也，太湖乃五湖之总名耳。凡言薮者，皆人资以为利，故曰，薮以富得民。而浸，则但水之所钟也。今平望、八尺、震泽之间，水弥漫而极浅，与太湖相接，而非太湖。积潦暴至，无以泄之，则溢而害田，所以谓之震。蒲鱼莲芡之利，人所资者甚广。亦或可堤而为田，与太湖异，所以谓之泽。他州之泽，无水暴至之患，则为一名而已。而具区与三江，通塞则为利害，故二名以别之。此非吴越之人不知，而先儒皆北人，但据文为说，宜其显然失之地理而不悟也。叶梦得《避暑录话》。

周《职方》：“扬州薮曰具区，其水多震而难定”，即今之湖翻是也。禹导水源至此，故曰“震泽底定”。言底于定，而不震动也。距邑西南九十里，有桥曰底定。《吴越春秋》谓范蠡于此乘舟出三江口。其地亦有桥，曰思范，至今遗迹不泯。窦德远《松陵志·序》。

乾符己亥岁，震泽之东曰吴兴，自三月不雨至于七月。当时汙坳沮洳者，埃塈尘勃，灌樹支派者，入扉牖无所汙。农民转远流渐，稻本昼夜如乳。赤子欠欠然，救渴不暇，仅得葩坼，穗结十无一二焉。无何，群鼠夜出啮而僵之，信宿食殆尽。虽庐守版击殿而骇之，不能胜。若官督户责，不食者有刑。当是而赋索愈急，棘械束榜，箠木肌体者无壮老。吾闻之于《礼》曰：“迎猫，为食田鼠也。”是礼缺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后与？物有时而暴与？政有贪而废与？《国语》曰：“吴稻蟹不遗种。”岂吴之土鼠与蟹，更伺其事，而效其力，歼其民与？且《魏风》以《硕鼠》刺重敛，斥其君也。有鼠之名，无鼠之实，诗人犹曰“逝将去女，适彼乐土”，况乎上据其财，而下啖其食，率一民而当二鼠，不流浪转徙，聚而为盗，何哉？《春秋》螽蟟生，大有年，皆书，是圣人于丰凶不隐之验也。余学《春秋》，又亲蒙其灾，于是乎记。

陆龟蒙《笠泽丛书》。

陆龟蒙居震泽，有斗鸭甚驯。一日，驿使过，挟弹毙其尤者。龟蒙曰：“此鸭善人言，将贡于朝，奈何毙之？”使者惧，尽以囊金偿之。徐问人语云何。龟蒙曰：“能自呼其名。”使者愤且笑，拂袖上马去。龟蒙召其人，以金还之，曰：“吾戏耳。”《中吴记闻》。

天随子谈谑有味。居笠泽时，有一竹禅床常用偃息。时十月，天已寒。侍童忘施毡褥。龟蒙已坐，急起呼曰：“此节目翁，须是与些衣服，不然他寒我亦寒。”

陶叔《清异录》。

大历初，处士李簷秋夕于震泽舍舟野步，望中见烟火，意为渔家。渐近，即朱门粉雉，嘉木修林，画舟倚白莲中。簷异其境，徘徊未敢前。俄有青衣出曰：“君非李处士乎，愿得少进？”簷随步而入，琐窗洞户中，有女郎狭体瓌质，衣如云霓，揖生曰：“延伫嘉德，积有年矣。今夕何夕，邂逅相逢。”乃命青衣写酒于珊瑚钟以劝。侍儿数辈执乐作歌，歌《玉波冷双莲》之曲，曰：“此伤吴宫二队长之词。某非人也，生于龙宫，好楚词。君能受我一篇传于世人乎？”乃以水晶簪叩盘，而诵《芷秀药华》之词。俄闻钟声隔水，女郎曰：“此非清虚之士，不得游。”持素绡送生出门，闭扉悄然。生徐步清浔，朝日已上广陵。胡人识其绡，曰：“龙颌小髯所缉也。”《树萱录》。二曲，世不传。明高启、周南老补之。启《玉波冷双莲曲》曰：“金风暮翦双头蕊，啼脸辞秋嫣红紫。宫女三千罢笑喧，锦云香冷鸳鸯死。满江烟玉留古香，寻魂吊影愁茫茫。吴天坠露衰红湿，一夜波凉小龙泣。”《芷秀药华曲》曰：“春香上罗襦，暗引兰桡渡。蝶散掩红房，王孙归已暮。斜条插蛾眉，采撷同芳杜。脉脉两情浓，江皋断肠路。”南老《玉波冷双莲曲》曰：“凉月堕玉波，露泣双莲冷。琐窗开洞门，虚落冰帘影。美人久延伫，盈盈素妆靓。酒进珊瑚钟，神游蓬海境。倚曲歌未终，不知秋夜永。折得并头莲，犹思在烟艇。”《芷秀药华曲》曰：“芷秀杂兰佩，药华出云房。春露发芳

采，晴曛散馨香。巍巍水晶簪，举举云霓裳。抽簪叩瑶盘，击节歌乐章。殷勤赠素绡，日射生辉光。回首冯夷宫，飒然风雨凉。”《吴江（徐）志》。乌程闵声亦载此事，视《树萱录》较详。中有《芷秀药华》原词，兹据以补之。曰：“芷秀兮药华，若有人兮江之涯。载荃桡兮维桂楫，骖蜑辔兮曳蚪车。朝涉余兮洞庭，夕整驾兮若耶。采蘅杜兮寄远，指湘水兮为家。鼈宫兮贝阙，蹇将留兮心恍惚。捐琼佩兮宝璐，遗明珠兮海月。降帝子兮下湘娥，吹参差兮扬素波。扬素波兮何极渺，思君兮无那。”

著作王先生，程门高弟，讳蘋，字信伯，官至左朝奉郎。与门人陈长方、杨邦弼讲道于震泽。如杨龟山、尹和静、胡文定皆深推让，吴中道学之传莫盛于先生。绍兴二十三年，卒于家。所著《论语集解》、《古今语说》、《著作文集》，并高宗所赐敕，及遗像、《震泽纪善录》藏于家。《中吴纪闻》。

震泽王著作蘋，少师事龟山。高宗宿闻其名，又以诸郎官力荐，驾幸吴门，起召赐对，以布衣赐进士出身，正字中秘。制曰：“朕于一时人材，苟其名字稍有以自见，则往往至屡试而治不加进，于是从而求其所未识者，至于岩穴之士，庶几有称朕意焉。尔学有师承，亲闻道要，韫椟既久，声实自张，行谊之修，溢于朕听。延见访问，辞约而旨深。师友渊源，朕所嘉尚。乃命锡之高第，职是校雠。岂特为儒者一时之荣，盖将使国人皆有所矜式。勉行尔志，无负师言。”上意盖谓龟山也。蘋本

将阶大用，以犹子谊骂秦桧，又以他事为言者所列，坐废于家云。叶绍翁《四朝闻见录》。

公初从著作王先生游，以先豫章之训为请。先生知其器可大受，默无所告，遇咨叩辄峻语不假。公夙夜愤悱，求于六经，体之验之，不敢少释。一日，读《论语》至“‘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始喟然叹曰：‘六经之书渊深浩博，无逾此一言而已’”，因榜其便室曰“唯室”。胡百能《陈唯室先生行状》。

唯室先生作《追荐弟青》词，有曰：“气分父母，孰如兄弟之亲。痛切肺肝，无甚死生之隔人。”以此四句为切当于理。余观白乐天祭弟文，有曰“亲莫爱于弟兄，莫痛于死生”。唯室此言，盖乐天意耳。王林《野客丛书》。

吴江长桥焚于庚戌之岁。绍兴四年，新桥复成，县令杨同谋新之。始未尝委一吏，料一夫，但命十僧分干。始谋兴工，亦俾诸僧分喻上户，往往出赀为助。震泽王闹者，朱勔之党，乃积逋数千缗，连券百纸，请同自督之。同笑曰：“此逋岂可督也？”徐命闹坐，取火焚其券。同以台疏言扰民，罢。此闹嗾之。张端义《贵耳录》。

石湖居士，以乾道壬辰十二月七日，发吴郡帅广西，泊船姑苏馆。十四日，出盘门，大风雨，不行，泊赤门湾。十五日，发赤门，早饭松江，送客人臞庵。夜登垂虹，霜月满江，船不忍发，送者亦忘归，遂泊桥下。十六日，发垂虹，宿震泽。前福州教授闻人阜民伯卿、贺州文学周震亨，皆来会。余去年北征，感腹疾于滑州，

且死复生，今惟皮骨粗存。比怀桂林之章，再上疏丐外祠，以老弗获命，乃襍被行。则从故人李嘉言圣俞致一老成馆客与偕。圣俞举震亨，故今日远来。震亨举业外，尤精珞琭子林开诸书，【眉批：《老子》：“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琭琭，喻小也；珞珞，喻大也。】试评余五行，则曰：“吾知之旧矣，数语可决。公欲遄归，以老抑未也。今南去三千里，安坐再期。末年冬中，复西南行万里，亦期乃归。但此时，某恐不及被公饮食，教载之赐耳。”以其言诡异，姑笔志之。范成大《骖鸾录》。

近岁，浙右洩水，田野流离可念。震泽小寺壁间一诗云：“民力久已竭，天乎不见怜。三年两遭水，十室九无烟。田没官征赋，家贫子卖钱。秋风江上路，忽见渡头船。”周密《浩然斋雅谈》。

吴江蠡泽村人朱三，有子年十三四，佣于应天寺僧子孚房为行童。淳熙戊戌九月间，孚往近市张湾桥黄家作佛事。朱童立门外，见群儿拾螺蚌水中，往从之。忽见白衣人呼之与偕，行至塘岸，与坐地上，取泥作团，强令吞之。复以泥窒其鼻耳，则昏不知人。俄觉有人殴其背，泥尽脱出，开目见金甲人。令跨一犬，乘之若南去甚驶，即至其家。犬跃去，而朱童仆卧篱落间。家闻呻吟，出视甚惊，莫知所从来。诘之不能语，昇归。久之始醒，乃言其事。其家素事真武甚谨，疑其阴护也。

郭彖《睽车志》。

吴江檀邱村人陈布袋，业匠氏。其妇家在震泽。

淳熙辛丑，有故来谒其外姑。将至，路逢相识金大郎者，相揖而过。陈先闻金死月馀矣，私怪之。欲至妻家，谒其信否。入拜其外姑，又拜其妻祖，而伏不能起，挟掖已不省人。舁卧榻上，手足拘挛若被执缚状。阅两时顷乃醒，始言路逢金事。方拜欲起时，金忽自外入，直控其颈，即觉昏愦，若有人猝之东去海岸山巅。执问曾见金某日为某事否？对以与金初无干涉，皆不知之。旁有人持文书展示云：误矣。即执陈投别一山上，乃自寻路归。自临安由德清，所过街衢人物不异常时。至浔溪，距震泽十八里，见岳祠甚雄，面正向北，门外路平阔七八丈。入者纷纷，绝无出者。凡其所识近亡没者，往往见之。浔溪素无岳庙，心独怪之。既入门，栏楯皆纯铁。有人叱之出，曰：“汝未当留。”即由路东还。过市桥后，遇金露首，有人驱之甚速。陈问：何匆猝如此？金且行且应曰：“被急取案追摄，对公事耳。”陈徐至家，若过高阜甚峻，有人自后推扑，遂醒。同上

承节郎孙俊民家于震泽。岁除夜，梦长大人，其高出屋，行通衢。一手持牛角，一手持铁钉槌。睥睨其家，以牛角拟门上，欲钉之。梦中与之辨解，长人乃去，以其角钉对门姚氏家。其春，姚氏举家病疫死者数人。同上

王季德尚之，以故九卿起守平江，到官仅一月而卒。府僚合木为治丧。临入殓，尸忽猛服不可容。其

子泣告众曰：“先人向自作寿具，颇为华壮。在家之日，每小有不适，辄偃卧其中，或至三两夕。寻常见之则喜笑，必引手摩拊。今寄于震泽一甲仆家，料神欲是物送终，故显此异。若急遣人取之，载以小舟，不两日当可（到）^[1]。”于是用杯琰审其可否，一掷即听，香烟才息，尸已如初。翌日，原棺至，遂克殓。时郭大夫云方下世，其家以五十万钱就买新制者，而用之。洪迈《夷坚志》。

绍彭先大夫侨居笠泽。先生年甫弱冠，藉藉有能文声。先大夫礼致斋馆，喜曰：“汝得所矜式矣。”受业六载，开迪宏多。先大人日夕相与优游宴处，定为文字交。继宰华容力挽偕行，先生以亲老辞。虽相望荆浙，先生得一善，必以告绍彭。先大夫一觞一咏，未尝不属意先生也。郭绍彭《王琳圹铭》。

友人尝为子言，震泽镇北有古冢，每夜月明，辄有红衣女子清吟其侧。士人吴秋山步月至此，闻女吟诗云：“春衫褪尽旧红纱，寒食年年苦忆家。惟有画楼双燕子，衔泥来上野棠花。”吴以告沈义甫。义甫作文祭之，其鬼遂绝。顾鸿生《笠泽琐言》。

木香张氏出自吴东曹掾，允至宋绍兴初，有名廷杰者为靖州推官。未几乞休，宦橐萧然，仅得所爱紫心白木香以归，隐苏城之华山。廷杰五世孙士能名恒，娶于倪氏，游震泽镇学，有文名。购室读书，追念先人手泽，移植木香于庭，曰“木香亭”，即今张氏祠堂基也。
卷三

[1] “到”，《中国地方志集成·震泽镇志》将此字挖去。

世，有号裘清叟者，性通敏，好读书。于居之旁列十八景，各题以名，以待名人赋咏。曰“木香亭”、“万竹坡”、“嘉熙井”、“福缘桥”、“丰乐社”、“桔园”，皆先世旧物也。曰“桃源洞”、“小武陵溪”、“械朴垣”、“春风街”、“德邻石”、“侍郎石”，今存者惟嘉熙井、福缘桥、复古桃源洞、春风街，余不可考。皆三贤遗迹也。曰“钓滩”、“鹿房”、“招鹤墩”、“牡丹台”、“伯夷桂”、“石棋枰”，皆叟所添设也。四方骚人墨客道经震泽，寻三贤遗迹者，必叩叟之庐而咨询焉。一日，湖州张子静过其居，叟留之饮。时坐者皆儒绅，适一童子侍侧。子静出对曰：“潮退水痕留石岸。”童子不能对，众客亦属思未就。叟笑曰：“何不以古诗一句对之？”众问云何，叟曰：“月移花影上阑干。”举坐为之倾倒。其精敏类如此。叟名元端，号文正，天顺时人。本张氏谱。【眉批：侍郎石，即杨绍云侍郎桃源洞石也。桃源洞迤西与木香亭相近。自明沈有光兴筑复古桃源，当然加以整理，自撰碑记，亦提及之。经明末乱后，零落不堪。清康熙末，沈氏已逐渐售送。桃源洞遗迹仅剩洞口数石，木香亭亦改为张氏祠屋。惟当日邑庙后园官殿基址场，属沈氏家庵。于乾隆朝，沈氏愿舍地扩大庙址，有碑可志。当日桃源洞内佳石，均收拾在此庵空地。里中前辈，以扩建庙宫、庙园，或商于沈氏叠架，一并保存古迹。兹者倦鸟飞归，征文贡献，应尽天职。岁在丙子，莲萍炼师募资修葺。数十年僵蹇林石，皆挺秀呈奇于窗牖间，古人尚可作乎。希冀。】

蠡泽湖一名斩龙潭，相传大禹治水斩黑龙于此。岁旱，居民往往于滩间得龙骨为征。史鑑《龙坟志》云：

成化间，有巡抚广东李公谒庙毕，问于诸生曰：“昔大禹治水至震泽，斩黑龙以祭天。永乐间，此土尝获龙骨，可详乎？”诸生不能对，以问鑑。鑑按：龙坟在今秀水县小律原。永乐间，有左珰李黄子，见乡人卖龙骨者，因掘得龙骨角、齿牙数十艘，献于朝云。按此说，则永乐间所获信矣。惟巡抚李公之言不知何本，与震泽斩龙潭之说相合，姑俟考古者。《吴江（徐）志》。

嘉靖间，乌镇妖人李南诱致愚民烧香礼佛，屯聚本镇谋乱。事觉，南脱走。时严墓村、震泽镇相继有妖，夜入民家挤人，有至死者，远近骚动。或得其状，率多兽皮或翦纸为之，缀针于爪翼，以术令驰走为害。先是郡城有之，俄有李南之乱。同上。

张源通判湖广德安时，牛头山贼数百倚险为固，当南直隶河南、湖^[1]广之界，四出劫掠，多被其害。源谋于知府，知府戒勿言。源佯以他事见台司，密陈之。台司即密差官，赴南直隶河南都御史，定议期日起兵，分道剿捕，生擒百二十人，置之狱，民始得安。本张氏谱。

胡梅林取各寺观铜钟，【眉批：此钟尚在，半属黄铜，并无铸年月，惟断纽不能悬耳。】制大将军击倭，殆无孑遗。去余居可十二里，寺曰“应天”，僻远，四周环以大水，罕有报者，独得免。余每叩之，声清越，度可闻数十里，惜悬深屋中，閟閟耳。朱国桢《涌幢小品》。【阅《澈水新志》，许九杞《与胡梅林中丞书》尾云，“又况报事敬承简拔专制方面云云”。胡或为浙抚

[1] “湖”，原稿作“河”，误。

使者，时为倭寇急而任之也。隽志。】

吴平山先生性敦朴。自孝廉时，出则授徒，归则力耕。置田百亩，下潦，每淹于水。丁石台先生祖业颇饶，辛未同第，时相过从，亦最相契。闻吴贫，周之不肯受，曰：“大丈夫不能自食，乃仰给于人？”丁先生惘然自失，曰：“我乃不知吴公。”吴以《春秋》魁其经，时总裁为张江陵，本房则王太仓两相公也。江陵将引入吏部，会丁丑分试，吴以次得与阅文，最精勤，所取多名士，为主考蒲州相公所称。江陵疑之，会居平，亦自落落乃止。后竟得脱党祸，出守江州，改扬州。孤子行一意，众嫉之，坐墨罢归。按：秀自为《匡庐道人传》云：檄议黄淮，众主提，我主疏。众主分，我主合。犯当事者之怒，以至黜夺。是秀之罢归，由议事不合，然不见《松陵献集》及府县志。姑附注于此。家去太仓仅二百里，素以文字义气相知，岁必一往，馈米十石，绵百两。太仓亦喜曰：“吴生衣食我也。”既罢，复往，拒不见，饷亦不受。吴向门再拜恸哭，弃其米绵而去。然修岁事不废，凡数年。吴邑邑抱恨殊甚。后予过太仓谈及，百口明其不然。相公喜谓其子缑山曰：“平涵，非妄言者。”其冬，吴复往，引见出，不意跪泣，问故，告以实乃就坐。受馈，欢好如初。吴归，余适游其园，引人垂涕曰：“非公，谁为我剖此心者。”同上。

达观和尚声满天下，诸贵人无不折节推重，却不知族家何处，自称曰吴江人，又曰你辈到底晓得。余见之戒坛，相别为文送我，甚属意。寂之日，余方舣舟震泽

普济寺前，梦和尚下舟，肃肃带风声。次早，入寺门盘桓古柏下，恍惚如有见。此柏乃数千年物，能为神。永乐中，吴江一粮长在京师遇老叟，与语相合。问其居址，曰“震泽寺门左侧”。后寻之，止有此柏，并无人住，意和尚树神转世修行。与余相近，故末年示意，大不偶然。此柏奇古苍翠，近年转茂，当是和尚得道复归，远过老树精乞灵洞宾矣。其侍者钱山，死跟不去，痛杖无怨色，形似猿猴。余因是益疑之，和尚亦自称曰“紫柏道人”。

同上。

两淮徐巐使图怒某通判忤己，乃以赃私狼籍参之。行綦直指提问时，平山吴宪副守维扬，力雪其冤。疏上大中丞渐庵李公，请左迁巐使，而纪录宪副，从之。微吴公，孰肯矫上官之非？微綦公，孰肯彰同列之短？微李公，又孰肯黜内台之官，而嘉外郡之守哉？一时闻之，无不大快。而宪副竟以此得罪，亦足明任事任怨者之难矣。伍袁萃《林居漫录》。

王培恒之北游燕京也，附漕艘以归。过临清，饥民数十辈噪而出，将劫之。舟中愕眙，培恒从容谕之曰：“若曹迫于饥，非得已也。然劫漕艘犯国法，只速其死。能听我，我令汝一饱，又不罹于死，何如？”应曰：“诺。”遂敛诸艘，得米十馀石，散给之。众喜而散，艘得无恙。《杨园集》。

孙孟朴、吴去盈、沈圣符与伯兄扶九、仲兄振六五人，同结复社，事在崇祯戊辰、己巳间。虎邱社集，四方

名士数千里来赴者千馀人。社刻如国表南彥、国门广业俱纸贵。国门遂为异己者所嫉，三构飞章，几成党人之祸。吴翹《松岩诗集·自注》。

阮大铖构党祸，桐城钱澄之变姓名出走，妻方氏踪迹至武塘。捕益急，乃移居城外，与同宗仲驭遇。左兵下，党禁稍宽。未几，南京、杭州相继失守。三吴兵起，所在揭竿，仲驭亦聚众芦衡，与云间陈大樽、徐复庵为声援，澄之挈家从焉。兵溃，将之新安，取道震泽。时八月十六夜，月甚明，桥上吹箫度曲如故。翌日，澄之怀刺登岸，将谒熊开元。时开元寓沈圣符家。未及里许，闻河中炮声，急回，遇吴鉴在赤脚流血走至，谓澄之曰：“仲驭死矣。子舟已焚，妻女赴水死。”澄之望见烧船烟焰，不可近，遂相与匿迹八都沈圣符家。八都在镇北，一名北栅口。明日，迹得仲驭及妻子尸，乃鬻女婢为费，藁殡于普济寺，惟小女尸不得。未抵震泽时，泊舟汾湖，方氏知难保全，劝澄之远行，薙两儿头舍为僧，己抱女沉诸湖。澄之不可，遂及于难。后于长子敝衣中得绝句一首，云：“女子生身薄命多，随夫飘荡欲如何。移舟到处惊兵火，死作吴江一段波”，则其死志固不在临时决也。诗出，和其甚众，故澄之哭之曰：“震泽尸浮通市泣，汾湖诗出万人传。”澄之，字饮光，亦名秉镫。本《田间集》。

钱澄之哭仲驭墓文，其略云：比至震泽，风月甚佳。桥畔闻吹箫之声，市上无谈兵之事。弟与闇公克咸怀

刺登岸，兄同吴子鉴在解带维舟。羽箭突如，戈船猬集。兄忘众寡之不敌，犹攘袂以誓师。念锋刃之难加，遂褰裳而赴水。呜呼，军已尽矣，还奋睢阳之髯。檄谁草耶，竟践骆丞之梦。原注：起兵日，鉴在梦骆宾王题句其宅。昆冈失火，玉石同焦。沧海绝流，鱼龙并烂。遂使我糟糠之妇，娇稚之儿，提抱之女，皆枕藉波涛，宛转于刀俎。呜呼，伤矣。尔乃雨声彻夜，江岸皆平。天色微明，人鬼莫辨。弟也独沿堤畔，方号泣以求尸。兄乃突起波心，随招呼而近岸。水方奔注，尸竟截流，原注：水东下，尸随手招，截流而来。植立如生，引手斯得。力弱无援，独揽冲冠之怒发。人来协助，并获牵裾之稚子。原注：小僮秋烟持其裙，抵死不舍。呜呼，朋友之诚，主仆之谊，幽明无间，生死不离。一市为之伤嗟，路人莫不感叹。又云，知兄者，言兄不沉震泽之波，定罹松江之祸。倘归身于闽粤，必委骨于滇黔。即震泽之难脱者四人，然而克咸磔死于霞关，鉴在遗骸于象郡，閩公流离岛上，甫登岸而云亡。弟也穷饿田间，有孝子而被杀。由是论之，弟之生，不如兄之死。诸子死之少迟，岂胜于兄死之独早也？同上。

国初，邑镇之被兵者三。湖盜劫杀孔令，有言于巡抚土国宝，盜多黎里人者，遂集兵屠黎里。沈胖聚众掠松江，归而持其物货于盛泽。官侦知盗之在是也，遂屠盛泽。二镇人皆不及觉，被戮甚多。其一则震泽。大兵过镇，为市人所歼。国宝遣万卒剿之，死者亦什之六。

沈彤《吴江县志》。

吴炎《潘力田〈今乐府〉序》：“余与潘子生同邑，幼同志，长同业，又同隐也。余长潘子二龄。方己卯、庚辰间，余从家叔父南村先生游震泽王氏，而潘子亦从其先尊人贞靖先生，舍康庄吴氏。相距二里许，诸往来二氏者，向潘子称余，亦向余称潘子，余于是始耳潘子。距三年，而余稍稍挟中书君，与诸贤从事。余于是始目潘子。又余方为史，而“乐府”先成。其和余两人者，家叔父南村先生、王子寅旭也。寅旭又助余两人为史，所作十表皆出其手。家叔父及寅旭尤恶名，《今乐府》成，皆不肯问世。”据此，则潘、吴与南村、贞靖二先生尝寓震泽镇。其一时友朋之乐，意气之孚，犹可想见云。

沈贞女事未详。按《昭灵侯祠记》、《沈氏舍地碑记》云，守贞庵，别驾敦愚沈公之家庵也。乾隆间，其裔孙以基地舍于庙，奉其祖姑贞像于玉皇殿右，今仍移在昭灵侯祠后。永挹香火。据此，则贞女非别驾之女，当即其女兄弟。殆已字夫亡而守贞者与？然不可考矣。别驾名有光，详“荐辟”。

明季，普济寺大殿不戒于火，高甍巨栋，悉成灰烬，独两罗汉像岿然如故。嗣有两僧人抵新安，募缘起殿。其人至寺踪迹之，则宛然两罗汉像也。本《研斋集》。

普济寺石刻为湖州太守孙觌书，明天启间毁于火。吴去盈太学曾拓得数本。予少时乞一本藏于家，后失去。今碑与拓本俱不可得。同上。

笠泽三贤祠前古柏，鳞皮黛肤，盖千年物也。前人

历有题咏。崇祯甲申之次，渐就枯萎，今止存根株而已。先是，祠后竹圃中，忽于地出一花如木芍药，并无枝叶。里人施姓者见之，以为下必有异，持锸坎之。尽花之茎，则有细丝缘络土中。丝断锸止，亦无所见。又阅月，复生一花。施坎之如前，其丝蜒蜿丈馀，得物圆大如土茯苓。碎之，中脱而出，则宛然一鹿也，头、角、尾、足皆具。于是好事者穴土而入，见柏根回环无端，大可二十围。中径之木，色光润而清芬，触手皆有细丝分悬其间。迹丝求取，若茯苓者盈畚累梶，或为人形，或为禽形，或为兽形。土人以鬻于吴门，多得善值。是岁，有客从吴兴来，道遇寄舟者，服制古朴而形神憔悴。问其姓，曰姓柏；问其家若何，曰曩颇饶，今衰矣；问所往，曰将之杭州，今日已晡，欲宿于震泽之普济寺。既至，舣舟寺前，趋而入，顾榜人曰：“少待即归汝值。”久之不出，遍索寺内无若人，从古柏下瓦砾间，拾碎铿少许，则所偿寄舟之值也。俗传，此柏能为神，达观禅师其化身也。观此，信有之乎？仰柏既能神，而何以槁死？岂神以树为形，其萎也，亦如仙家之遗蜕而去邪？《觚臯》。

天同一生王锡阐，别号馀不。精究历理，兼通中西之学。遇天色晴霁，辄登屋卧鵠吻间，仰观星象，竟夕不寐。作书与人，俱用古文奇字，人多不识。王亦不欲人识也。里中有询以水旱之占者，答曰：“若将此事问先生，先生肚里黑漆漆。”王隐居笠泽，有自著《天同一生传》。同上。

秀水沈丹曙，葬其亲之日，王锡阐吊焉，亲友咸会。适有贵者，延丹曙课子燕邸，备脯醴，一时亲友无不为幸。锡阐昌言于众曰：“丹曙母老，嗣祖母年尤高，不宜远行。”闻者骇异，然以劝行者众。丹曙不能自主而出，无何甚悔。比归，二母幸无恙。锡阐可谓爱友之笃也。《杨园集》。

震泽沈石城子某幼，父事吴南村。南村没，相传为神。一日，某病亟，家多鬼怪，召巫者禳之。巫者俄仆地，大声呼曰：“我大梁使者，奉府公吴命，迎夫人潘氏过此。夫人甚怜沈家郎，郎福未艾，乃为鬼揶揄？令我缚鬼去，病且愈矣。”某瞑而苏曰：“幸慈母救我，不然几死鬼手。”《东篱文集》。

己酉仲秋，先生同张宣城、张企周至震泽，吊王晓庵夫人之丧，吊仪白布一端。晓庵辞谢，先生曰：“某平生未尝以虚礼加友朋。”晓庵不敢却。临别，闻镇西三贤书院，遂往谒焉。见书院倾圮衰落，恻然久之。将拜，企周以尘杂，又不得拜席为辞。先生曰：“拜先贤，奚用席为？”即地行四拜礼。《杨园集·训门人语》。

沈文昌之请减赋额也，里人德之。没后，西付、南凉等圩，塑像于凉之北，庙而尸祝之。康熙六年，绅士沈虬等复迎入三贤祠。后子孙以配食三贤非礼，乃奉归家祠祀焉。则其遗爱入人之深，而后人之善体先志，两得之矣。本沈氏谱。

辛丑冬十月，牛言于震泽徐氏奴，曰主人灾。佣

者怪而鞭之。牛骂曰：“佣奴，若与吾命皆尽今日，何鞭我？”旁二牛应之曰：“即尔可奈何？”牛先言者曰：“尔无恐，独鞭我者，与我偕死耳。遂与若长别，命也。”佣者去鞭，走告主人，主人大惊。或曰：“何不杀牛厌之？”主人从之，于是杀牛先言者。牛曰：“我固知之。然杀我何益，祝融不汝赦也。”牛已死，将剥其皮，室卑暗，举火烛之，火至，遂延于屋，烈然四达。而佣既报主人，则倦而寝。火且及，其兄呼之不应。抱起之，奋身投火中，遂死。徐氏之庐烬，而馀牛皆突出无恙。吴炎《浩然堂集》。

宋侍郎杨绍云，吴江人，去官归里于震泽镇之中，筑桃源洞，至今犹存。去镇西三里许，地名马赋。明万历时，诸生钱泊庵自鳧湖徙居焉。有桃园十二亩，中坎小池，外环幽竹。春时，花光灿照两岸，日与诸名人觞咏其中，风流胜地，足继宋贤。百年来，宅废园空，子孙俱尽，无有过而问者。余表弟钱云，字宛朱，其族孙也。好古工文，怆然怀旧，遍索追题诗句，汇而成集。自冠以序云：千株夹岸，记写幽源。百亩盈庭，句吟紫陌。醉归杜老，赋韦曲之家家；棹去白仙，歌武夷之处处。乃至揣刘郎之路，满涧连溪；忆曼卿之山，倚天照海。桃花胜地，作者名篇自昔为然，于今亦有如我泊庵公少爱园居，老多花癖。营成别业，槎浮笠泽之家；选遍名葩，核裹龙门之种。激流植卉，伫雨露之三年；渍酒涂笺，候风光于二月。流脂点点，晓放千娇；冒粉重

重，午分一笑。犬吠红阶之影，人惊客到门中。鱼吞碧水之香，风送春流村外。几度诗成金谷，曾自解花贪结子之嘲。一时宾集兰亭，亦共有觞泛流霞之乐。境殊不隔，争看棹入渔郎。心既常闲，尽谓岩栖云客。地止逾乎十亩，原对衡门；时忽阅夫百年，已成古路。池欹衰柳，黯萦数树荒烟；径没平芜，冷堕半轮残月。苍凉之后，难言香迹成蹊；零落之馀，孰睹紫丝若障。渺矣话传送果，玉井常分；慨焉意识逃名，柳桥共访。园中事往，缅小亭覆绮之年；江上村多，溯密树烘云之处。李吟锦浪，近体生新；韩赋红霞，古风绝丽。叙宾朋之觞咏，述士女之游观。竹里芳华，恍见有一家占住；林间春色，俨如从当日看来。故或只语生香，江花独灿；亦有数章叠绮，蜀锦纷披。一问栖山，永怀傍井，将比诸人面东风之忆。句可流传，抑视为兔葵燕麦之嗟，序堪并录云也。居虽分乎北阮，同在吴乡；路亦出乎南塘，常过甫里。斜阳燕子无地寻芳，流水鳜鱼有时怀旧。子孙何处，洞中几世人家；书卷谁传，陌上一篇风月。公诗失传，止留《陌上吟》一幅。正赖诗题西瀼，识杜老之花潭；已多韵用东坡，品我家之锦树。遂使人歌一曲，兴紫云红雨之思；因令客唱数声，动白草黄桑之感。不必过读书之坞，始知树接溪桥；无须访载酒之堤，已见烟迷村路。纵多诸体，皆比琼瑶；爰勒一编，共登梨枣。冀永垂艺圃，争看好句如花；且共识桃园，续赋佳篇似画。《觚牋》。

蔡亮工进士与倪峰堂太史，幼同学。尝戏谓倪曰：“倪小儿也。”倪即应声曰：“蔡大龟也。”人谓其聪颖善谑。癸卯、甲辰，相继成进士。蔡以病不对策，卒于京。太史哭之曰：“著先愧我登芸馆，虚左期君共木天。”沈金渠《震泽备志》。

慈云寺塔一名七井塔。旧传，初建时土常坟起，有异人过，命穿其地，得井七，而塔成，故名。今三井尚存，一在寺左偏，一在慈云桥东祠山庙，一在东方丈花台下。同上。

圆明庵西偏有古藤一株，夭矫屈曲，殆数百年物。花时游观不绝，浓阴满径，清香袭人。庵僧恶游人之烦也，爇火灼其半，闻者惜之。又有罗汉松，亦数百年物，结子如罗汉状。同上。

后河或呼藕河，中有养鸭滩，相传为陆龟蒙养鸭之所。有石桥二。南为桃源洞，有濠，今已湮。有土阜曰花山，山下即春风街，以三贤遗迹故名。余少时尝戏作《藕河十景》诗，兹犹记其四。《藕河夜月》云：“钓具茶铛绝点尘，藕河深处结为邻。夜来一片波心月，曾照江湖旧散人。”《鸭滩春涨》云：“旋看新绿又盈盈，一夜春潮拍岸平。寄语王孙休挟弹，滩前野鸭解呼名。”《桃源古洞》云：“庭前一段好风烟，相传旧有‘一段风烟’额，为朱子遗迹。古迹依然隔世喧。若使武林人再到，倩谁重记后桃源。”《板桥晓霜》云：“残星几点路低迷，野店轻寒唱晓鸡。溪水无声霜有迹，不知谁过板桥西。”同上。

沈蕙玉畹亭有兄女二，长曰幼兰，次曰纓芷。并少颖悟，才七八岁，即能握管为诗。每当绣馀春倦，弄柔翰染轻绡，更唱迭和，真闺中韵事也。惜皆不永年，遗稿散佚，零缃断绢无复存者。有《与蕙玉月夜葭溪联句》一首，见蕙玉《聊一轩稿》中，录之以见其概：鸳鸯栖金蟾，蛤墙曳缟带。畹亭。暝色望渐微，清光坐可丐。幼兰。团闌浸若耶，缥缈来吴会。纓芷。谢女絮已飞，班家扇可绘。畹亭。巷永白雀惊，林浅黄口哕。幼兰。乌衣隔曩今，赤甲寄感慨。纓芷。鸣筝入层楼，馔玉簇华盖。畹亭。文斲矿内金，才网海中贝。幼兰。春旗焕晨曦，书幌连夕靄。纓芷。缃帙发九歌，斑管拈十赉。畹亭。矫若游龙翔，蹁如丹凤溯。幼兰。维船追张凭，作志劳郭泰。纓芷。晰理有异同，从公无小大。畹亭。羊昙策叩门，伍相金投濑。幼兰。花看前度刘，琴忆中郎蔡。纓芷。白门柳著霜，黄台瓜摘蒂。畹亭。呼名鸭已鳬，饮露蝉自蜕。幼兰。恻怆历高台，呜咽流畎浍。纓芷。写哀将腐毫，遗病过灼艾。畹亭。远水石磷磷，平畴禾旆旆。幼兰。檻曲钓丝闲，堂敞云物荟。纓芷。凭眺有残山，偃卧为病肺。畹亭。于军孰前茅，在卦得少兑。幼兰。左芬实清腴，麻姑少狡狯。纓芷。鸚鵡足标题，舴艋好击汰。畹亭。渚宫听采菱，渔舍坐斫鲙。幼兰。风露凄三更，吟咏清万籁。纓芷。绣馀筐箧中，珠落欸唾外。畹亭。到眼集琳琅，回首远埃塢。幼兰。披豁见本真，行坐开蒙昧。纓芷。志此代清言，无讥歌自郐。畹亭。

乾隆三十年十一月辛卯夜，居民不戒于火。时北风甚，火随风炽。北自后河，南至义嘉桥，东逾斜桥，西及丝行埭，延烧数百家。列肆民居，悉为灰烬，烟焰三四日不熄。此有镇以来所未有者。

震泽镇普济寺多乔木，有两黑鹊巢于此者十馀年矣。其子孙皆聚居焉，以故鹊极众。忽一日，鴟据其巢，黑鹊与之争。鴟强，群鹊噪而助之，勿敢近也。哄于树者累日。既而群鹊绕于黑鹊之前，作首肯状，若劝黑鹊之弗与争者。黑鹊斗益力。鴟知不可胜，竟去入厕戴秽以来，意鹊好洁，恶其秽，必舍巢而他徙。比至，则黑鹊方导神鹰横空而至。鹊之巢有户，鹰轩然立户外。鴟虽凶顽，见鹰有畏缩意。鹰恶其秽，亦弗遽击。群鹊立枝头寂无声，若项王救赵，诸侯从壁上观也。无何，天雷雨，鴟愈怯，身复淋漓。寺僧见而恶之，投以瓦砾，坠杀之。鹰乃长鸣振翮去，黑鹊率群鹊噪而送之数里外，欢声动天。此与少陵诗中义鹊颇相类。西云僧为予言之。《笠泽琐言》。

镇北里许曰渔村，俗呼鲤鱼浜。有龙女庙。或称乘舟娘娘庙。每黄梅时，暴雨水涨，必有巨鲤鼓浪来朝，人不得网取，取之多有殃咎。今庙圮，像留圆通庵中。居人于夜中闻风雨声，则鲤鱼至也。《震泽备志》。

双杨会，会以地名也。会，赛会也。离镇三里许，柳塘村一名双杨。其地有城隍庙，庙著神异。香火之盛，沿运河东至梅堰，西至南浔，计数十里路长。入会者，计有七十二

圩半之多。十载一赛，或一圩独装办一船，或二三圩合装办一船，名曰会船。锣鼓喧天，笙箫聒地。首二日，王家庄，名曰点会船。次三日，入镇市。又次三日，梅堰塘。又次五日，盛泽镇。此会肇自何代，无考。庚申乱后，依旧举行。费出自各圩车经机绸工资多数，故会之兴盛与否，足以觇农村经济副业之旺衰。

张十三者，江苏巡抚张师诚弟也。侨居震泽，与沈兆嘉邻。信任门客谋夺里人田，起狱州县，诬沈作证。沈恚，自缢死。兆嘉妻吴氏衔哀历诉，张抚惧，奏闻仁宗睿皇帝。有旨问官，毋许袒庇。狱上十三律，绞。门客三人分窜，死。守令削职免，而沈冤获伸。此嘉庆二十年事也。里人方廷楠为作《沈节母吴氏》古乐府，以纪其事：睿皇二十载，中丞来抚姑苏。有弟豪夺人田，争讼乡里，毙命无辜。一解。仰嗟七旬姥老，俯叹六尺儿痴。州里归魂，留滞室中，闻讯奔驰。二解。往憩守令，惧以威刑。母伏哀鸣，夫仇不能报，妾义不独生。三解。控告牧伯，说以金珠。母仰奋呼，闻有夫卖妇，从无妇卖夫。四解。煮豆燃豆萁，遑恤根本同。在地冤狱黑，在天旭日红。五解。论死。从远徙郡邑，除名放归里。匹夫匹妇志皆伸，於戏，不忘明天子。六解。

白旗帮者，每纳粮船插一小白旗而名也。先是，纳粮城仓。时因粤匪窜据金陵，朝命江南、北两大营围攻。南为向忠武公营，驻丹阳，北为某提督营，驻扬州。饷需殷繁，乃定纳粮以米折银洋。不肖官吏因缘婪索，激动民愤，酿成此变。倡此举者，为后练乡庙祝李明奎。参观“公署”门。

王六住花山头，开设酒肆。妻悍甚，离居善庆桥堍酒作坊内，生业不恶。相传其资本由来，出于暧昧。先是，粤寇到镇，六之邻方某偕六及姚某，诨名长膀三者，藏银六百元于楼梯下，外无人知。寇去，方往取，失银所在。方恚，自缢死。越数年，某日晚，闻叩门声急，迭呼王六。六之兄启门，无人，冷风一阵，寒噤退步。既而骂，仍闭门进内。旋闻六于床上惊呼方家大叔，状类疯颠，迄午即死。一日，其妻梦六被发云，案已审决，斩首。厥后子及孙均类六病状死。此同治朝末事也。咸谓昧取之报云。

洋白人，以生而肌肉、须眉、毫发纯白如雪，目视眈眈，如外洋白种人而名也。里中表戚吴氏子，兄弟均然，而独妹则否。有谓黄白种配偶所致，有谓社日受胎所致。前说，则海禁未开前已有之。明中叶，长洲俞弁《续医说》内已论及之，不足信也。后说，则兄弟男性皆然，而女性独否，抑何其巧也。生理变态，尚待有究取原因。录此志异。

里人曹鹫僧产时，其父在厅堂凝思，恍睹一僧登堂入室，女仆即出报告产一男孩，父因字曰“鹫僧”。及长，了无他异，惟倦时倚壁立睡。父业丝，故后鹫僧继其业。常标异亿中，较有居积，中年即逝。逝时，其子又以父病，踌躇堂中，倏睹一僧直出门外，追之即杳。人谓鹫僧父逸亭生平乐善好施之因果云。按：《季祖笔记》、《鄞县史》及赵少宗伯戎通参上德，前身皆僧，其父皆梦僧入室而生。

镇北有鬻五香豆某，佚其姓名。事母孝，背驼，头侧，群呼以驼子，又称为五香豆孝子。于光绪朝二十年间，通泰桥

西堍 俗称观音桥。鹤龄春茶楼上，时值丝市开秤，某乡人遗忘鬻丝银二十四元茶楼桌畔。鬻豆者至，睹有纸包，知是银元，取藏怀内，寂坐而待。稍顷，某乡人仓皇至，觅银所在。鬻豆者起问缘由。某乡人告以故，乃即探怀赏归还，启包视符其数。某乡人愿以半数感谢之，鬻豆者曰：“予贪尔银，早他去矣，何久待？”为语毕，即扬长下楼去。乡人追踪至楼下，一固固酬，一固固逊。经旁人慰劝，乃受银两元去。此为周君宰平目睹事，亦有记载。予久客在外，归里闻鬻豆某有德性，事亲孝，曾心仪之，惜根尘未净，未探姓名，是否即其人耶？

震泽镇志续稿 卷末

里人 沈眉寿子绥 乌程纪 磊位三 同辑 龚希麟 续

刊讹

《县志》卷三十“修塘”篇。天历二年，知县孙伯恭修石塘。至顺元年，又葺荻塘。按元制，州设达鲁花赤一员，蒙古人任；知州一员，汉人任。吴江自元贞时升县为州后，应有知州，无知县矣。又按《吴江（徐）志》“守令表”，天历年，亦作知州孙伯恭。《县志》称伯恭为知县，误，今改正。

《县志》卷二十七“灾变”篇。明洪武八年，大旱。又《吴江（沈）志》云，按《明史》，是年十二月，遣使赈苏松等府水灾，而吴江独大旱，则灾荒之不齐也。抑旧志或误书水灾为旱与？按《府志》“蠲赈”篇，洪武八年，免苏松旱租。郑晓《吾学篇》。十二月，遣使赈苏松等府水灾。《明史》。据《府志》，则是年先旱后水，非旧志误书为旱，偶失载水灾耳。但《府志》于“祥异”，亦止云洪武八年水，而不及旱，则又《府志》失载也。

《县志》卷七“公署”篇。巡检司署，明洪武四年，巡检李进重建于庄河桥北。下注云：庄河桥，今无考。按庄观《研斋集》云，洪武四年重建衙署于庄桥河北，即

酒醋局废址为之。又按《吴江（徐）志》，新兴桥俗呼庄桥，《县志》同。至今谓新兴桥河为庄桥河。然则庄河桥乃庄桥河之讹，二字偶倒置耳。

《县志》卷三十六“集文”。吴秀《重建震泽司碑记》：“震泽旧有市井，而无官曹。强陵弱，众暴寡，势不能免。我太祖高皇帝以其地独远郡邑，西连苕霅，东接吴淞，南接槜李，北枕太湖，无知之徒哨聚出没，不有以镇之，孰从而警之？于是设巡馆，置吏兵，以保障兹土。此震泽司之所由立也。”按《县志》“公署”篇，震泽巡检司，宋元时并设，明因之。又“属官表”，宋高宗绍兴十五年，震泽司巡检祝师龙，则巡检自宋已有。明乃因旧，非创设也。吴文殊失考。

《县志》卷七“公署”篇。“社仓”，在震泽镇镇东圩。按：社仓在镇西思范桥北道院街，故址尚存。《县志》云镇东圩，误。

《县志》卷五“桥梁”篇。政安桥俗呼张湾桥，明洪武中，邑人沈子进建。按郭彖《睽车志》，淳熙五年九月，应天寺僧，往近市张湾桥黄家作佛事，则张湾桥已见于宋，非明洪武中始建也。

《县志》卷八“园第”篇。“尊经阁”下引张氏谱云，杨邦弼孙绍云于故居之北建定轩，购太湖石数十枚，叠为桃源洞。又以余石于镇西三里许，筑水桃源洞。后山长沈义甫即水桃源洞建义塾明教堂、三贤祠。又卷三十七“旧事”。万历时，诸生钱泊庵自鳧湖徙居震泽

镇之马赋，其地为宋侍郎杨绍云别业，去镇西三里许。绍云去官归里，于其地筑水桃源洞，至今犹存。泊庵居时，有桃园十二亩，风流胜地，足继宋贤云云。按：水桃源洞在镇西，观张氏谱所载可见。张氏谱备载处士杨万三语，中云，以徐石于镇西为水桃源洞，无“三里许”三字。徐并与《县志》所引同。今即未能详考所在，总之不离通泰桥西者。近是，疑即张元端所列十八景之“小武陵溪”也。详“杂录”。如《县志》所云，则在镇西三里马赋矣。岂镇学明教堂、三贤祠亦皆在马赋邪？此由误解《觚臚续编》，故遂于“镇西”下加“三里许”三字，以牵合耳。不知《觚臚续编》明云：“宋侍郎杨绍云去官归里，于震泽镇之中筑桃源洞，至今犹存。去镇三里许，地名马赋。明万历时，诸生钱泊庵自鳧湖徙居焉，有桃园十二亩。中坎小池，外环幽竹，风流胜地，足继宋贤。”盖谓钱泊庵之桃园，足继杨绍云之桃源洞耳。亦非谓其地即水桃源故址也。《县志》颠倒其文，故有此误。

《府志》卷五十“第宅园林”。“陆龟蒙震泽别业”条下云“龟蒙有《自遣》诗三十首，震泽别业之所作。其首章云：‘五年重别旧山村，树有交柯犊有孙。更感卞峰颜色好，晓云才散便当门。’”盖其地可见弁山，当在太湖之滨，近以震泽镇为天随旧迹，特沿震泽之名耳。按《吴江（史）志》，世传先生居震泽，有斗鸭一栏，今遗迹犹存镇北。又《松陵文献》，陆龟蒙所居，一在震泽镇，一名笠泽。集中《自遣》诗为震泽别业所作，有云：

“更感卞峰颜色好，晓云才散便当门。一派溪随箬下流，春来无处不汀洲。”而胡宿撰碑亦称：“笠泽幽居，南直弁峰之色，西带重湖之光。”弁峰即卞峰，在吴兴境，与震泽接壤。而镇之西有桃源洞者，乃宋侍郎杨绍云故居。其后则养鸭栏故址在焉。综二说观之，则以震泽别业在震泽镇，由来旧矣。震泽与乌程之南浔接壤，弁山即在西北，举首可见。况在唐时，一望芦荻，尤非今之比邪？《府志》殊未确。

《县志》卷三十五“集文”。《定轩记》，宋刘爚。按：《定轩记》乃真德秀作，见《真文忠集》。《县志》承旧志之误，故以真文为刘文耳。

《县志》卷八“墓域”篇。御史黄著墓，在十一都。按黄氏谱，明正德十一年，裔孙镛求复乌程钱山祖墓奏章，内载“坟茔一，所在本县七都，钱山安葬，参政黄俊、教谕黄份、经历黄坪、御史黄著、州判黄华等柩”，则黄著墓在乌程，非震泽也。

《县志》卷九“寺观”篇。奉真道院，元至大二年，道士陈竹泉建。明成化八年，住持倪元纲增建三元阁。按赵清献《奉真道院碑》，宋熙宁四年，提点洞真宫沈守元建。据此，则建奉真道院乃守元，非竹泉也，竹泉乃重建耳。《县志》未见清献碑，遂沿旧志之误。又按庄观云，据道士朱东侯云：“三元阁在西院，元纲亦西院住持。”而《县志》列奉真道院下，亦误，今改正。

《县志》卷十二“废官署”。“顺帝至正口年，陈祐”

下云：“《莫志》云，至元中任”，而列于元贞前。今按《震泽镇志》云：“至元中设教谕。至正十八年，教谕陈祐立沈义甫像。”则当在至正中任矣，故改列于此。按张氏谱，宋理宗宝祐元年，山长沈义甫即杨绍云镇西水桃源洞立义塾，建明教堂，又建三贤祠。元世祖立，因设教谕、训导官三员。至元二十八年辛卯，教谕陈祐又于学宫旁立沈义甫祠，则陈祐之任正在世祖至元时。《县志》误信吴允夏《震泽镇志》，反改列至正，非是，故今仍从《莫志》改正。

《县志》卷十三“科第表”。王蘋，绍兴□年特赐进士。《叶志》云“嘉祐二年”，大误。《屈志》云“绍兴四年”，亦误。今以当时科分及本传、授赐先后度之，当为绍兴二年。然不敢遽定，姑阙其年数。按《著作集·荐上殿札子》：“绍兴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圣旨，布衣王蘋令人内，除官赐出身。十二月四日，引见对。十二月五日，三省同奉圣旨，王蘋特与右迪功郎。十二月九日，三省同奉圣旨，王蘋特赐进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是特赐进士。据《上殿札子》，正在绍兴四年。《屈志》所云无误。而《县志》谓当为绍兴二年，则反误矣。且《县志》既以本传度其先后授赐，则本传明言“绍兴四年，高宗幸平江。知府孙佑荐其学行”，岂有荐举在四年，而先于二年特赐乎？今从《著作集》，定为绍兴四年。又按：蘋以荐举得官，故《吴江（徐）志》不列于“科第”。今亦归入“荐辟表”云。

又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恩科，倪承桂；乾隆三年戊午科，倪承茂。并吴县籍。按倪氏谱，承桂、承茂为倪兆麟孙；兆麟、兆彪、兆熊皆倪云龙子。云龙迁居苏州孙家桥棋杆浜，故兆彪已占籍吴县。兆麟妻汤氏，亦由吴县题旌。惟兆熊仍以原籍中。然俱去迁时未久，犹为镇人，故并存之。至承桂、承茂，已为云龙曾孙，则不录焉。

《县志》卷十四“荐辟表”。哲宗绍圣五年，闻人阜民，字伯卿，福州教授。按：《嘉兴府（伊）志》“选举表”，绍兴二十七年，闻人阜民，崇德人，符弟，上舍，婺州通判。则阜民为崇德人。《县志》但据《屈志》补入，未及详核耳。且绍圣止四年，无五年。又按范成大《骖鸾录》，乾道壬辰十二月十六日，发垂虹，宿震泽，前福州教授闻人阜民伯卿来会云云。乾道壬辰上距绍圣四年，历年已七十六。《县志》云“绍圣时举”，其误无疑，兹故不录。

《县志》卷十七“儒林”传。王蘋子大本，浙江安抚参议。按：宋时两浙东、西路，未有总称浙江者，官制亦然。《宋史·地理志》“临安府”下云，旧领两浙西路兵马钤辖。建炎元年，带本路安抚使。又云，绍兴五年，兼浙西安抚使。“绍兴府”下云，旧领两浙东路兵马钤辖。不言按抚使。则两浙止有浙西路安抚使，从可断矣。又按：《职官志》“安抚使”下，有参谋、参议等官，则参议乃安抚使属官耳。今称“安抚参议”，亦未明晰，

当改称“浙西路安抚使参议”为是。

又，陈长方父侁，娶吴人林旦女，生长方。少依外家。又，绍兴中，举进士，授江阴教授，寻归，徙家步里。按胡百能《陈唯室先生行状》，父侁，官洪州司录事，母林氏，故太仆卿旦女。父卒，奉母来客于吴。又绍兴戊午，擢进士第，调太平州芜湖尉，以荐授江阴军学教授，未行，以疾卒。则是长方未尝赴江阴教授也。其居步里，当即奉母来吴时。《县志》所云误。传已据行状改正，插附辨于此。

又，杨邦弼通判信州，迁大理卿。按：《宋史·职官志》“大理寺”下云，元丰官制行，置卿一人正五，少卿二人正六，正二人从七，推丞四人、断丞四人、司直六人、评事十有二人皆正八，主簿二人从八，其诸学博士品与大理主簿同。转运司即漕臣判官品与大理丞司直评事同，秘书丞品与大理正同。叙迁之制虽不尽合，然进者曰“迁”，同者曰“改”。杨从博士而起，大约当由“从八”迁“正八”，再由“正八”迁“从七”，方合通判信州。又累迁方可至大理卿。然其后由湖漕迁秘书丞，必无先迁大理卿之理，卿似当作丞。然旧志皆然，良以传写多误故耳。今略为考正如此。

《县志》卷十五“名臣”传。黄坪父份，字原质，永乐初举秀才，由峰县教谕迁嵊县知县，卒于官。按：曹鼐撰份墓志云，永乐间，应经明行修，授浙之嵊县儒学训导，在嵊十年，升山东峄县教谕。据此，则由嵊县训

导迁峰县教谕，非由峰县教谕迁嵊县知县也。又按墓志，既致仕，鹤发乌纱，优游桑梓，凡八年而卒，亦非卒于官也。当从墓志为是。

《县志》卷十九“文学”传。庄元臣奉使封平原、安邱二王。按《明史》诸王表传，鲁藩有安邱，而无平原。他藩中，止庆靖王之孙怀王邃壅，初尝封此，后改袭庆王。余未尝有封平原者。平原当为邹平或东原之误。“鲁王表”内，有邹平王寿礎，东原王寿瑛，同于万历三十三年袭封。又安邱温僖王、东原温懿王，皆于二十七年薨，邹平康顺王亦于三十年薨，相去不远，其嗣子、嗣孙或同时袭封，并命一人颁册耳。《县志》所云“平原”，其为邹平、东原之讹无疑。

《县志》卷二十“隐逸”传。王林，蘋从孙。又，子德文，官止承节郎。《府志》作承德郎。按《著作集·王德文〈立嗣札子〉》：“德文曾大父蘋”，则林当为蘋孙。《县志》作“蘋从孙”误。又按：《札子》结衔称“承信郎新差遣宁国府南陵县酒税务”。又吴宽《跋王德文公据》中引德文墓志“以功奏补承信郎”云云，则德文之官乃承信郎。《县志》云承节郎者，亦非。至承德郎，《宋史·职官志》并无此官名。《府志》尤失考。

《县志》卷三十一“书目”。《寒芳草堂文集》、《五经要旨》，倪宗基著。按：《寒芳草堂文集》乃制艺，《五经要旨》亦举业读本，兹故不录。

赵兰佩《江震人物续志》卷四“文学”传。沈金渠，

以邑志久不修，于典籍所载，故老所传，凡前人遗事与民风土习，录成《震泽备志》十二卷，没后散逸，仅存乙卯编四卷。下注：张士元撰《诗集序》。按：《备志》所纂，实一镇之事，并非一邑，且止二卷，悉《县志》旧文，间增附传闻之事及近人题咏。原书俱在，亦非没后散逸。《续志》所云，未知何据。且下注“张士元撰《诗集序》”，今序中亦无此言。

刊讹补录

《县志》卷五“桥梁”篇。富润桥，明洪武中，里人周氏建。安庆桥，初建无考，明洪武九年，里人张信重建。以上二桥，并在震泽镇云云。按：镇上并无二桥。《屈志》云，在十三都，似当在镇南数里。《县志》疑误，兹故不列。

《县志》卷十四“荐辟”表。孝宗乾道八年，“陈少方”下，注详“儒林”传。又卷十七“儒林”传。陈长方弟少方，孝宗朝为东宫讲官。按：陈长方《唯室集》铭弟墓云，建炎庚戌夏四月，举家病疫。余病特甚，君不解衣半月。未几，君病而不起矣。实五月七日，年二十二。据墓铭，少方未曾荐举，况已卒于高宗建炎四年。则《县志》所云乾道八年荐辟与孝宗朝为东宫讲官，误甚。此皆承袭旧志，不复深考故耳。兹据墓铭削之，而附辨于此。

《震泽镇志》卷末